序　言

修订完1982年 6 月以铅字形式印刷的拙著《维吾尔文学史》（初稿），觉得仍有几句不能已于言的余话要说。因为我先后以它为蓝本，给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的同学，连续讲授过五、六遍。在教学中，发现了它的不足，甚至有错误之处。几年来，随发现，随修改。至于集中精力，从事系统的修订或改写，这是一年多以来的事。

整个维吾尔文学的百花园里，姹紫嫣红，蜂喧蝶闹，中外研究资料，虽非汗牛充栋，亦属多硕得可观，本应开出一份详备的参考书目，表示对它们的原作者的谢忱，和不敢掠美之至意，因恐这样一来，会不适当地加大书的厚度，为出版带来不必要的困难与负担，只好割爱，暂时付之阙如，实非得已，此其一。

维吾尔文学史，除了极少数如《乌古斯汗传说》，和十九世纪毛拉·赛底克·叶儿羌地的《五卷书》以外，可以说，全是诗歌。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仅见。

中世纪以后，维吾尔诗人灿若星辰，朗朗满天，名著佳篇，盈千累万，令人目不暇接。仅新疆人民出版社在《源泉》的名义下，以丛书形式，截至目前，已出版了21大本，粗略估计，也不会少于几百万字。这一伟大艰巨的工程，为编写一部完整的维族文学史，提供了无比方便的优越条件。我衷心铭佩他们辛苦的点、校、注释工作，可以说，倘没有他们的丰硕成果，也许此刻，我还在1982年 6 月的原地上踏步，或者在漆黑的野地里踉跄着，修订工作，势必还要拖后若干年。语云："巧妇难为无米之

欤”，吾有深感焉。“修订”也者，按习惯上的理解，当然包括“修改”和“订正”两层意义。从文字数量上说，有增更应有减；从行文要求言，应有进一步的提高，推敲。冗杂者，悉数剔除；思想认识，自当是纯个人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凭空给古人乱贴标签，扣什么帽子，就认为是高论，如“四人帮”之所为。错了的东西，必须纠正过来，自是无庸说的了。但这岂是易事？因为旧错虽去，很可能又有新的错误出现。自己方面，虽云尽力而为了，结果怎样，不敢自是，一切唯有听凭读者发言了，此其二。

面对几百万字，浩如烟海的原著，光走马观花地粗粗涉猎一遍，已足够令人目迷神眩，加上那些艰涩的古文，加上千百年来在历史长河中融会吸收的各种外来因素，词汇，难度就更大，而自己的辞书工具，实在不敷应用。有的时候，说句真心话，只能象蚂蚁啃骨头，外加几分想象，和冥思苦索，求之上下文，甚或瞎猜，与望文生义。错误恐是不可免的事。只有借助读者的博识与巨大耐性，硬着头皮运斤挥斧，纠正错误了，此其三。

既是一部文学史，我想总得能反映出“历史”长河奔腾涌流的伟岸风貌，和滚滚向前的历程，以及在某些地区或时期，回旋激荡的走向。透过对作家和其作品的介绍，摸清他们的师承和发展，与灵犀相通的轨迹。首先说清这种演进的过程和实质，文体的衍变和整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但要做到这些，没有长期的含英咀华，或浸润其中的涵养，往往会失之武断或无知的偏颇，我很担心。

自840年唐开成五年维吾尔西迁以后，其间经历了高昌王国、喀喇汗国，迄于1213年；中亚和新疆方面，进入察合台、帖木儿时代，维吾尔文学史上，出现了以纳瓦衣为旗手的第二次高潮。以后如叶儿羌汗国、清王朝和准噶尔的统治和压迫，白山黑山这两派冤家对头的轮番作乱，广大的维吾尔劳动人民，吃尽了水深

火热的苦头，和战无虚岁的灾难。但世界上的事，偏就是如此的离奇，凤凰之出，总在烈火之后。灾难为维吾尔民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到来，反倒奠了基，起了催生作用。从来压力愈大，反抗愈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一大批杰出的，敢于为民请命，大声呼喊的作家诗人，冲出政治宗教的罗网与桎梏，抒写他们愤慨的心情，控诉疯狂的剥削者，压迫者，纳札尔和他的《冉碧雅——赛丁》，成了维吾尔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第三次高潮时期的一支响箭，划过天空。

写文学史，不该止于纯是变相的点将谱，作家也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是活生生的人，得把他们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去认识，才能看清他们的面貌和身影，套一句时髦话来说，增加他们的透明度。他们的思想观点和作品的价值，得以对人民怀有的感情深厚与否，为衡量的一把尺子。究竟是同呼吸，共命运，抑或相反，这当是主要的依据。对于作家其人，不允许搞大刀阔斧的三段论，或"四人帮"式的框架。我们应该透过全景与特写之结合，把作家作品的轮廓，忠实地和盘托出来，加以介绍，也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这样才能达到全面，中肯，无负于一部文学史，但愿我没有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以上说的是修订1982年6月铅印本初稿的简单经过。另外，我还想啰嗦几句自己的认识：

一、写文学史首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期断代。按理，这不该有什么问题，也许有人会这么说，维吾尔有史，时间不是很长，犯不着过多考虑，放手写出来就是了。但是问题也并非这么简单。我们知道，维吾尔是一个颇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文献资料多，只是未经系统整理罢了。所以才引起了某些人的错觉。人没有踩过的地方，怎会有路呢？那么，也让我第一次跌跌撞撞地走一遭吧。也许是我的愚勇，鼓励我坚持走下去的，做一

个鲁莽的“始作俑者”，倒是自己的宿愿。

有人认为，维吾尔既是大家庭的一员，文学史就应和大家共有一个总的框架，让读者便于比附和参照，多一条相通的渠道，加深了解，可以更快些。比如现成的先秦两汉之类朝代的名称。这些话当然不无道理，写起来也挺方便。只是丝毫也不能反映维吾尔的历史实际，政治事件，前进的步伐，或转捩之点。但如完全摒除汉史的朝代或年号等，则“突厥”在汉史上首次出现之日的西魏大统八年（542），唐开成二年（840）回鹘之西迁等属于世界史范畴，表示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大事日期，史学界都已熟悉并已接受的东西，硬性地抹去，孤立地谈问题，对维吾尔史，试问有何建设性的积极意义？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又比附参照，又不完全照搬，沿用史学家业已熟悉并统一的东西，作了这么一些分期断代，和章次：

鄂尔浑时代

维吾尔的西迁（840—）

高昌文学

喀喇汗国时期（10世纪半——1213）

察合台时代（13——15世纪）

纳瓦衣

叶儿羌汗国时代（16——17世纪）

清代维吾尔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之来临（19世纪）

这个分法，我在新疆伊犁尼勒克二牧场开突厥学年会时，曾征询过伊不拉音·穆提义、米尔苏里唐两位专家的意见，他们表示赞同。那是好几年以前，我的铅印初稿刚出之后，自己也就聊以自慰，认为大的分期上，没有问题，而心安理得了，也许是过早的笑。

二、在修订的过程中，贯穿在整个维吾尔文学里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时刻深深感染着我，这里信手拈几例：

1．“余贤明暾欲谷，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因为当日突厥民族属于中国也”。（8世纪《暾欲谷碑》）

2．“李杜诗坛吾欣赏”（唐元和10年815坎曼尔“忆学字”）

3．“以秦国圣哲的至理微言写成”《福乐智慧》（11世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

4．“心烦意乱兮，像琴板上缺了弦线，

坐立难安，只因远离祖国的门边”。（18世纪翟梨里）

爱国主义是一根贯穿在维吾尔文学中的红线。

三、维吾尔、汉族两民族间友好的悠久传统。

远从西魏大统八年（542）突厥“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起，直到阿斯兰时，西域与内地，“道路清谧，行旅如流”，使臣往还，无有虚岁，有时“岁再至”，丝绸大道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

四、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爱情诗的数量，大得惊人。一部维吾尔文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部爱的历史。这种现象，余初不解，至为骇异。感觉很难处理。厥后在翻译十四世纪哈喇子弥和十八世纪诺比德的格则尔时，始恍然大悟。原来诗人所歌咏的对象，并非真的就是自己的情人，而是指理想中的美好事物，如安拉，祖国，故乡，自由，解放等等。这和汉族的文学传统，如出一辙。屈原歌颂的香草美人，《诗经》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由此以观，一部维族文学史，堪称一部自由颂，或爱之歌。

最后，我还要赘述一句1982年10月，新疆喀什，出了两套维族文学史的资料，自己在这次的修订过程中，也时作参考，未敢掠美，特此提及，以示谢忱。

1987年12月兰州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鲁迅

"当我们把诗人按其家族或氏族加以分类，并追溯他们所继承的前辈时，文学史就出现了。"①

——大卫·尼柯尔·斯密司

"文学史总是明显表现出向系统即结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②

——克劳迪奥·纪廉

①When poets are grouped by families and clans and when their descents are traced, history is coming.

------ David Nichol Smith

②参见《作为系统的文学》(Literature as System)



目　　录

第一章　维吾尔溯源

光辉灿烂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是由伟大祖国大家庭56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在几千年共同生活、劳动、互相接触、交往的过程中，辛勤创造的，论功行赏，自也有维吾尔民族的一份。

维吾尔（Uighur）

维吾尔这一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直接沿用了元代的"畏兀儿"。欧阳玄《圭斋集・高昌偰氏家传》："偰氏，伟兀人也"。

根据现有文献和可资信赖的汉史记载，维吾尔的祖先，远在七、八世纪①，或者更早，甚至在纪元以前好多世纪，很可能已有完美的文学记载了。至于他们的先民生息活动的地区范围，辽阔窎远，几及中亚和整个西伯利亚和亚北，西方最远直到伏尔加河流域。世界上还不曾有过一个民族，能跟他们相比。但其发祥地的准确方位，根据汉史翔实的记载，和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大致可以说，在阿尔太山地区和叶尼赛河的中上流。

考古学家从现今苏联渥衣巴特地区的坟冢（Kurgan）里，掘得许多陶罐，稍后在叶尼赛河中流的米努辛斯克区域和上游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建筑遗迹，和瓦当文物，知道这些地区，早就住着许多古老的民族。他们有相当发达的文化，懂得使用金属和农业技术，与灌溉。有些西方史家，尤其是苏联研究人员，根据文物发现的地点所在，称他们为叶尼赛人。

---

①根据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苟境内布古特西方发现的粟特文木杆可汗（Mukan Tegin553—572），王族的纪功碑，说明六或七世纪的突厥官方，仍在使用粟特文。

汉史的称谓比较多，春秋战国时代为狄或狄历；战国秦汉之际为丁零(和许多同音的异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敕勒（铁勒）等等。我们不妨沿用大多数学者同意的说法，认定他们与日后出现的Türk（突厥）一词，为不同时期译音时产生的异体，彼此间当有一定关系。

当我们这样谈论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北山之北”、“赤石山北”、“金山之阳”、“西海之右”，甚或更远，迤西直到阿得水（今伏尔加河）流域的突厥各族，才可望说清族源问题，不至于失之偏颇。

丁零

丁零民族的活动范围，就我们所知，原在西和南西伯利亚，贝加尔之北，及阿尔太山附近一带。汉史所知者，约有三部：司马迁（约前145/135—？）指出丁零方位，在“匈奴北”，后遂有北丁零之名；丁零极盛时，领土“西抵西海”（Caspian），魏人鱼豢《魏略》云：丁零“在康国(Samarkand）西北”，此即所谓的西丁零；近世从南西伯利亚的地下发掘，得到许多文物，证明远古的时候，从安加拉河流域与叶尼赛河上游地区，都有过丁零部落的分布。这一来，我国古代所谓的北、西丁零问题，得到了统一。至于东丁零，其地当在今贝加尔周围及其东西附近一带的广大地区。

公元前3世纪，战国末，丁零政权，臻于极盛，在南西伯利亚，蔚然自立，向外扩张，大力西进、南下，进行侵略。我们知道，匈奴民族及其帝国，在丁零之南，很有一段时期，欺压四邻部族或国家，丁零即曾连续受过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的统治，因不堪其苦，常和别的部族联合，共攻过匈奴。

1世纪末（约当东汉中叶），情况有了变化。匈奴开始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直接受其统治；北匈奴屡败于汉，当时他们的处境，是严峻的，“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

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南匈奴传》）这一来，蒙古草原空虚，北丁零于是轻易地进入漠北。当时他们占领的土地，北自蒙古之北，东起贝加尔，库苏古勒，西抵青河（Ixil ügüz）。还在汉代，已成为匈奴的劲敌了。

连同在“乌孙西”，“在康国西北”，包括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以西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之间的一带，直“西抵西海”的西丁零说，他们的活动地盘，可谓辽阔矣。

就在北匈奴远引西去之时，东胡的鲜卑也应势崛起，于一世纪之末占领匈奴在漠北的故地。及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的势力膨胀，此时的丁零，只得再次向北发展，退回西北方的老根据地。据《三国志·鲜卑传》：鲜卑“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可见得当时檀石槐的势力，虽然强大，也仅只是能够“北拒丁零”，而终于未能像往日的匈奴一样，把丁零征服了。

高车

《魏书》卷103：“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由于善造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乘高车，逐水草，畜牧繁息”。这几句话，如果不加探讨，很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推理，好象丁零与高车，是同一码子事，其实我们绝不能这么贪图省事，率尔做出结论。因为南北朝时，敕勒之中，就已有“十二姓”或“九姓铁勒”了哩。

高车本住在蠕蠕之北，鹿浑海东南，①后来因不堪其统治和压迫，于四世纪初，乃徙鹿浑海西北百余里，这是高车人的首次西迁，但并未出鄂尔浑河流域。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

①《魏书·高车传》“后太武（北魏拓跋焘）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高车部在巳尼陂（Baikal），人畜甚众。”鹿浑海，应即今蒙古鄂尔浑上游东侧的乌吉淖尔，另一说认为是入色楞格河的汇合处。

拓跋宏时，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而率弟穷奇和所部之众，十多万帐落集体西迁，经过阿尔太，直到前部西北准噶尔盆地西丁零住地一带，遂自为王，建立了独立的高车王国，这可算是第二次西迁后的根据地了。总之，高车诸部的活动范围，西边超不出准噶尔的西界。

高车之种有六，曰：狄，袁（袁）纥（Uighur），斛律，解批（Kipqak），护骨（Oghuz），异奇斤（Izgil）。其实这些都是客族，只有作为统治氏族的副伏至罗所属的十二姓，才是本族。

高车强大后，丁零旋受其役属，成了高车的一部，军队中也当有丁零的兵众，故魏人对北海之南的丁零，统称高车，不是没有道理的。宋初澹更撰《后魏书》，上仍有《丁零传》，足证丁零在后魏时，仍与高车并存。

铁勒

《隋书》所载："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韦纥……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Türküt），并无君长。"

关于铁勒的这段记载，相当完整，全面，既有部落名称，也有活动地区，组织情况。既云"并无君长"，可知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组织上严密巩固的军事联盟。《晋书》110慕容儁载记："升平元年357正月……遣其抚军慕容俿，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这里把丁零与敕勒分别并举，可知他们各为一族，事实上，漠北还有"九姓铁勒"哩。

《魏书》"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

《隋书》"…独洛河北有…韦纥。"

《新唐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凡十五种，皆散处碛北。"

《魏书》"后诏将军伊谓帅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破之。"

从以上正史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铁勒为“姓氏各别”的民族总称，二、他们的活动范围广，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三、组织情况，是松散的，“并无君长”，四、铁勒之中，复有“九姓”“十五种”之别，五、袁纥系“高车余种”，至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当在土拉，鄂尔浑之间，袁纥也罢，韦纥也罢，当即后来所谓的”十姓回纥（On Uighur）。

突厥

‘突厥’一名，首次出现汉史，是在西魏大统八年（542），从连谷（榆林）之入侵。

汉史谓“突厥之先……在匈奴之北”。《周书·异域》“姓阿史那氏……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dubulgha），其俗称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魏书·高昌传》“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汗山（Tamghan），此山北，铁勒界也”。天山自北魏至隋唐，被称为贪汗山，隋唐时代，为折罗漫山，在突厥史上，至为重要，因他们初从叶尼赛河上游，匈奴之北迁来时，即屯居此山，因在吐鲁番之北，距高昌仅六七十里，故亦名高昌北山，五世纪四十年代柔然征高昌时，必然地也顾及突厥，主要是让他们直接为自己服役，世世代代为锻奴。

当时金山之阳，“夜则火光，昼日但烟”的一派冶炼景色，可知柔然对突厥锻工的压迫，繁苛到了何等程度。五世纪下半叶时，柔然汗国内部，接连发生奴隶的反叛和逃亡。比如前已述及的公元487年高车十多万帐落的西走，并最终在吐鲁番盆地立足，建起强大的高车王国（存在了约54年），可算是最动摇它的国本的一次事件。丢失了大量的生产者，且不去说它，直接间接还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掘墓人，在阿尔太山附近，与柔然差不多进行了几乎三十年的拉锯战争。这对突厥部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就在柔然忙于对付高车的夹缝中，脱离了柔然的羁绊，得到了彻底解决。及六世纪初，突厥已成为一个足以独立出征的大部落。

大统11年（545），突厥人在土门的领导下，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要求通商。终在与西魏通商贸易的过程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增强了国力，脱离了柔然的羁绊与统治。但是未过多时，柔然再次征服了阿尔太山一带独立了的部落。不过一个得到西魏正式承认的民族，决不会安心于遭受奴役的无权状态的。果然546年，土门在半途中成功地袭击了将欲东征柔然的高车军队，西并了准噶尔盆地的铁勒部，自恃其功，求婚于柔然主阿那环，却受到一番辱骂：“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耶？”土门怒，斩其使者，乃转而求之西魏，得长乐公主。突厥兴兵东攻，于552年颠复了柔然，建立起自己的突厥汗国，此即所谓的“东突厥”或称“北突厥”，土门自号伊利可汗（El），妻为可贺敦（Khatun），建庭于都斤山，这是前后约有200年历史的一个多部落国家。比如其中就有“九姓铁勒”等等，《毖伽可汗碑》：“九姓铁勒者，吾之同族也。”即所谓的外九部。回纥之内，复有内九族，列举如下：

外九部	内九族
仆固（Barghut）	药罗葛（Yaghlakar）
浑（奉兰）（xun）	胡咄葛（Utiger）
拔野古（在仆固东，邻靺鞨）（Bayarku=Baikal）	咄罗勿（Kürābir）
同罗（在薛延陀北，多览东）（Tongra）	貊歌息讫（Baxgirt）
回纥（Uyghur）	阿勿嘀（Avarxar）
思结（在阿尔太东麓）（Izgil）	葛萨（Kazar）
契苾（由鹰娑川迁振武）（Siba）	斛温素（Oghuz）
拔悉蜜（《会要》作阿布思，在乌德鞬，北庭）（Basmil）	药勿葛（Yamarkar）
葛逻禄（《会要》作骨仑屋骨，在金山西。乌德鞬山）（Karluk）	奚耶勿（Ayavir）

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隋文帝诏曰：“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果然没有多久，于581年，即告分裂为东、西两突厥汗国了。

突厥汗国的历史

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形成期（552—583）前后约有30年。

2．东突厥汗国（583—630）建牙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ütükän），至其疆域，《周书·突厥传》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Baikal）五六千里，皆属焉”。

东突厥于630—646分裂为南北两部，南突厥南徙，附属于唐朝（630—678）。

3．西突厥汗国（583—659），开国者，即土门之弟室点密（Istämi），初称“翼贺咄叶护”（Bogha Turk yabghu），统十姓部落十万人，往平西域诸国。东西突厥未分裂前，土门及其直系子嗣，胤任可汗，为宗主国。室点密及其子嗣，胤任叶护，为分封国，两者原是统一的，政治上，行使一个法令。

及征服了六世纪中叶以前西域最大的国家𠼝哒（Ephtalites），即所渭的白匈奴国家以后，不仅中亚一带，即天山以南诸国，也先后合并于西突厥。

室点密的牙帐，初设在龟兹以北的阿羯田山（Ak Tagh）北麓的鹰娑裕尔都斯谷（Yoldu z）此为南都，冬都。灭了𠼝哒以后，在石国（Taxkent）之北，碎叶河流域之千家（Bingyul）①又设北庭，此为夏都。

①参阅，《大唐西域记》“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

西突厥的疆域，东界玉门，青海，西北至黑海，南抵喀什，占领吐火罗斯坦（Bactriane），北至哈萨克斯坦中部草原，西南至兴都库什山，逾阿姆河，控弦之士数十万。

总东西两部而言，北有九姓铁勒，九姓回纥，三姓骨利干（Kourikan），四十姓拔悉密。《隋书·铁勒传》云："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盖在叶尼赛河上游，曲漫山（Kögman）之北，及伊列河怛逻斯河流域有十箭（On Ok）突厥统治下的葛逻禄及其他铁勒部落。塔里木盆地的龟兹，焉耆，于阗等；中亚的哌哒人，粟特人及一部分波斯人，在哌哒破灭之后，咸都臣服于突厥。

贞观二年（628），国内青河流域的三姓葛逻禄，首先发难。当年十二月，不可一世的统叶护可汗，为伯父所杀，国遂分裂：碎叶川以西及西南为弩失毕（Ulugh Xadapet）五部，号十姓部落；碎叶川东北为咄陆（Turuk）五部，互立可汗，各争雄长，唐遂于659年灭之，并在其地设置了羁縻府州。

4．东突厥复兴（674—745）。突厥既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唐朝役使其人民，东西征讨，突厥颇苦之。682（永淳元年），骨咄禄（Kutlugh）终于率众起事了。

骨咄禄者，是颉利可汗的族人，世袭吐屯啜(Tutun qur)。南迁后，最初，担任云中都督舍利元英部众的首领，后来跟伏念可汗起义。伏念败后，骨咄禄偕十七人出走，栖总材山（Qugai guzi），得众七百，旋占领了黑沙城（Kara Kum）（在今呼和浩特北），招集亡散五千，出掠九姓铁勒畜马，声势壮大，自为颉跌利施可汗（Elterix），意言'复兴'也。史家把复兴后的突厥也称为'后突厥'。

但是'复兴'（Elterix），又岂是易事？当时南有大唐帝国；东为契丹、奚、三十姓鞑靼；北有九姓铁勒，黠戛斯为世仇。骨咄禄转战其间，用兵四十七役，身经二十战，可见复兴之

艰苦。他在脱离唐之羁绊后，起用暾欲谷（Tonyukuk）。在此之先，漠北回纥联合契丹和唐帝国，谋共攻突厥，暾欲谷先发制人，引导突厥兵进攻回纥所据的乌德犍山。回纥闻讯，赶了牛羊橐驼迁徙独洛河流域，其留居者，仓慌应战，死亡惨重，余部均附突厥。

颉跌利施可汗建牙乌德犍山，作为北牙，以黑沙城为南牙，派弟默啜为'突利设'驻守其地。691(天授二年)骨咄禄卒，默啜继位，是为阿波干可汗（Kapagan Kagan）以攻契丹有功，受到了唐之晋封"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默啜于699年依突厥惯例，把草原划为两个行政区域，以弟咄悉匐为左厢察（Tolis xad），以其兄骨咄禄之子默矩为右厢察（Tardux xad），又立己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列两厢之上，后号为怀西可汗。连年四出征战，拓地日广，声势大振。703年，助唐再次征服西域别失八里之拔悉密，714年攻灭西突厥，暾欲谷更由十箭部民领路，渡真珠河(按即锡尔河)，至铁门关，降服了康国。

这时候的突厥（即后突厥），东西拓地万余里，控弦之士四十万，形成了颉利可汗之后的新局面。但是默啜到了老年，"虐用其下"，"愈昏暴"，导致"部落怨叛"。如714年之后，葛逻禄至凉州降唐，西突厥十姓胡禄屋，鼠尼斯至北庭都护府请降，715—716年之间，又有东西九姓铁勒叛变等。

716年，默啜死于拔也固叛兵之手，初由其子小可汗匐俱继位。这一来，默啜和骨咄禄两系之间发生了汗位之争。骨咄禄之次子阙特勤（Kül Tegin）鸠合旧部，杀小可汗及默啜系的亲党，立其兄默矩为苾伽可汗，而自己则退居突利设（左贤王），专掌突厥兵马。

苾伽继位后，困难重重，叛部时有。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乃起用暾欲谷。暾欲谷者，乃三朝元老，计先后臣侍过骨咄禄，默啜和苾伽，是突厥开国的元勋，不可多得的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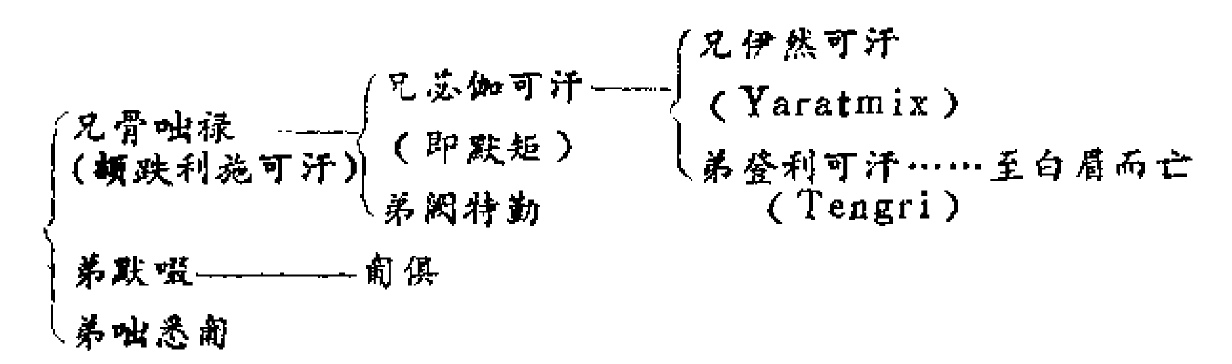
暾欲谷首先招来铁勒之降唐者归国。

721年，王晙请唐庭策西方的拔悉密，东方的奚和契丹，掩袭苾伽可汗的牙帐于稽落水（Kera）上。但苾伽因用了暾欲谷之谋，先发制人击败拔悉密于北庭，引兵南下，掠凉州羊马及原驻该地的契苾，一部分回纥、思结（Izgil）、浑等三部的属众，得到成功。727年，这些部落，均奔突厥，从此，苾伽乃尽有默啜的众部，国力得以巩固。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苾伽为大臣梅禄啜（Buyruk Qur）所毒，〔国人遂立其子，这即是伊然可汗（Yaratmix）〕唐玄宗派宗正卿李佺往吊祭，为之立庙树碑。不久，伊然死，因继位者为年幼的登利可汗（Tengri），宫廷发生政变，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乘机独立。742年，推拔悉密之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与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而突厥余众共立乌苏米施（Ozmix Kagan）可汗，唐遣使者劝三部合攻之，可汗逃亡，遂杀之，突厥又立白眉可汗。745年回纥怀仁可汗杀白眉，突厥遂亡。

继之而起，建国于蒙古草原者，为以铁勒九姓为基础的回纥汗国。

现将突厥复兴后诸汗的关系，列表如下：



回纥

回纥者，原铁勒之一部也。为内九族的药罗葛，在薛延陀之北，居色楞格之侧，备受突厥压迫与暴虐役使之苦。《旧唐书·回纥传》说：“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

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故与突厥为世仇，或单独与之斗争，或联合他部，共同抗击，或响应唐军，进行征讨。628年，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为伯父所杀之后，国大乱。先有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部落七万余家，东踰阿尔太，附于东突厥。接着有原西突厥汗国中的铁勒诸部与东突厥之薛延陀、回纥、拔也固，同罗等相继叛突厥，夷易率所部攻其四设，于是诸部皆归薛延陀，共推夷易为真珠毗伽可汗，建牙于都军山下。630年，东突厥分裂，漠北空虚。“帷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新唐书》）但是事实上“回纥诸部”，“伏属”于薛延陀，薛延陀之领土，“东极室韦（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之地。”

回纥有时健俟斤（Dijian Ziken）者，为众推之君长，其子曰菩萨，勇而有谋。贞观初，曾与薛延陀共侵突厥北边，以五千之骑，在马鬃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之子欲谷俊所率十万骑后，声威始振，并在土拉河畔建立牙帐，号颉利发，与薛延陀平分漠北。菩萨后，其酋为吐迷度，联合诸部共攻薛延陀，于646年破之，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天宝初，突厥乱，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乘机独立，742年，众推拔悉密之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之裴罗（Boyle）与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于助拔悉密攻杀乌苏米施（Ozmix）之后三年，又击败拔悉密，斩颉跌伊施，乃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南居突厥故地，以明年，攻杀白眉，灭了东突厥，徙牙乌德犍山嗢昆河之间，至此，默啜盛时，所并九姓之地，悉归怀仁可汗矣。

756年，裴罗死，其子磨延啜（Moyen Qur）立，号葛勒可汗，又曰特勤葛勒（Tegin Kale），以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758年，受唐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妻以宁国公主。760年（肃宗乾元2年）葛勒卒后，随由次子移地犍嗣位，是为登里可汗，后为相顿莫贺达干所杀。顿莫贺达干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

阙可汗（Alp Kutlugh Bilge Kul Khan），上书唐国，要易国号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

回纥汗国到了后来，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君臣攻杀之风颇盛，《唐会要》：“开成四年（839）……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人民困苦，无法维持生活；所以当839年，沙陀以少数兵力，直捣可汗牙帐，杀其可汗；840年黠戛斯南下时，回纥就再也无法自立于鄂尔浑河之上了。好在北庭方面，还有一个别失八里，是回纥人的天下，可以出走投奔。

《旧唐书·回纥传》：“有回鹘相驳职者，拥（乌介之）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新唐书·回鹘传》也说，“其相驳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

上边，我们结合维吾尔远祖当时生息活动的地区范围，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勾勒，就此，我们已可感到他们的文化发皇早；活动地域广，流动性大而频繁，往往数千余里，旋踵之间到达，诚如突厥文碑铭之所载，“有如原火”，飘忽而过。对于其间的过程，可资依赖之材料，特别欠缺，不可能有详尽的描叙，这只好等待将来了。但有一言，应及时提出，要追溯维吾尔的远祖，绝不能把眼睛死盯住东方，而忘记了西方，否则便难说清千古一脉的主线，和整体，因为他们都有东西之分，比如叶尼赛人，比如东西丁零，东西突厥，比如回纥，特别是北庭，乌护（Oghuz）……必须记得“西海之西”，“金山之阳”，“北山之北”的“白山丁零”①，阿羯田山的南牙，“西抵西海”“青

①宋赵明诚：《金石录》20页“胥护羌校尉彭祈碑”。

河”流域的三姓葛逻禄，弩失毕五部，咄陆（Turuk）五部，西部的十箭（On Ok），屏聿（Bing yul）的北牙，中亚，新疆的许多问题，以及《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爱经》这么一些著作，才能弄清其整体，见其端倪。

第二章 维吾尔语

前边我只概略地叙述了一下维吾尔族远祖活动聚散的足迹和或显或隐的情况，合而隐，并非就是部族的消失；分而现，也不一定意味属于各异的民族。要充分注意他们之间的联合，每多源于军事上一时的胜败，并不是什么巩固的政治集体，往往此时为统治者，移时又是被统治者。为了争取草场，掠夺财物，尤其是生产劳力、奴隶，往往彼此攻伐，兵戎相见。

现在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语言演变过程。

阿尔太语

维吾尔语在最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很难准确地描述，只能笼统地说，有那么一种尚在共同时期的语言，比如，假想的阿尔太语吧。Б·Я·符拉基米尔草夫说：“突厥语，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有共同的祖先，那就是阿尔太语。阿尔太语，我们不知道，但是阿尔太诸语言，却是晓得的。即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是在阿尔太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几句话，纯系假设之辞，但顺理成章，不妨即以此为发端。

匈奴语

继阿尔太语之后出现的是匈奴期，这当无大问题，原来在公元前3、4世纪时，蒙古地区，出现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帝国。领土之广，远及中亚和东欧。一世纪末，由于内讧和鲜卑入侵，分裂为南北二部，其中各有以突厥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在慢慢形成，也连带影响其突厥氏族和其语言之发展。С·Е·马洛夫在《古代和近代的突厥

语》①一文中指出："首先出现的各别的突厥语单词或整个句子（匈奴语）。在公元开始时的汉文史志中，已有记述。例如："秀支替戾冈，仆固秃勾当"两句话，法人伯希和（P. Pelliot）曾作过一番设想和探讨性的转写阐释，它的正确性如何，还有待于今后学者们更扎实的研究结果来验证。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秀支'（Sugi）或su，即在《突厥语大辞典》中，其意仍为'军队'。"而根据突厥人自己的记载，大约在公元5、6世纪，才有关于突厥语的记载。"②

古突厥语

从5到8、9甚或10世纪，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分化加深了，因为说蒙古语的与参加东匈的部族的交往，更趋频繁；而操突厥语的则与西匈地区范围内的绝大多数突厥族，关系分外密切了，并迤西发展。

六世纪中叶（552），突厥日渐强大，建立起了自己的汗国，版图之广，西及阿姆河，木鹿（Merv）、缚刍（Balkh）与印度。但以内外矛盾，终分为二。东突厥以蒙古地区为中心，西突厥以七河（Yette Su）为中心。到了8世纪中叶，突骑施的汗国北部，由于经受不住乌古斯和葛逻禄的强大压力，被迫把权力慢慢让了出来，葛逻禄于是占领了整个七河地区，以及前此突骑施在吹河上的大本营碎叶（Su-ab）。

乌古斯只好向西引去，在抵锡尔河下游，疆域远及Kara Kum，才停顿下来。

至于后突厥的复兴，虽为时短暂，没有多久，就被回纥人摧毁。根据现已出土的后突厥和回纥汗国的碑铭材料来看，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立国的时间，都不算长，但对维吾尔的历史，特别是文化

①参阅拙译《突厥语分类问题》195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

②参阅伊·穆提义："古代丝绸之路上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一文。

史、文学语言上的贡献，极为珍贵，假如说，我们对于六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言不怎么了解的话，到了此时，由于这两个朝代一些重要碑铭的相继出土，对于他们的语言、方言和文字形制、结构，就有了比较具体的概念和比较充分的掌握。

也只是从这时起，我们对于当时维吾尔远祖的历史、文学面貌，才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材料，不仅止于是描写突厥和回纥两汗国开国元勋的碑铭，或文献，而且是极精彩的传记文学，和抒情诗篇。暾欲谷和也勒哥（Yoligh），便可算得上是司马迁式的作家，他们的文字，不仅写得有气魄、活泼、生动、绘影绘声，文字也极谨严精练。不事过分雕饰往往开门见山，浓厚的生活气息，直迎面扑来。

另一方面，它们一无例外，都写战争，和元勋们的戎马生涯，在战场上所表现的英勇无畏，机警果断的高大形象。使我们感同身受，闻其声，见其人。像幅幅的战地蒙太奇，重现眼前。字里行间，既有修辞技法上的明喻暗比，也有诗歌、格言谚语等，如颗颗明珠、熠熠闪光，美不胜收。

中古突厥语（10—15世纪）

10世纪以后，葛逻禄人的联盟，得到西迁的十五部回鹘的来归后，更为壮大了。在七河附近地区，建立了先以八剌沙衮，亦即裴罗将军城为中心，后以喀什为中心的强大国家，这即是喀喇汗王朝①。它的影响，远及河中地及锡尔河下游的整个河谷。有很长一段时期，喀喇汗的文化，至为发达，成了中亚的翘首，终于从政治上把阿姆和锡尔两河流域和在其间居住的突厥和伊兰人地区，统统夺为已有。这一来，喀喇汗领土之内，无形中有了两个大的中心：即东方的八喇沙衮和喀什；西方的河中府。而波斯文化，在喀喇汗领土之上，获得了

①也有人沿用宋以后的翻译，称‘黑汗’者。

传播的机会，结果之一，是自己的语言中涌进了大量的阿拉伯，特别是波斯词汇，直到扎根、溶化、吸收。这当中，不容否认，自然也有宗教的因素，起了推动作用。比如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也未能免俗，从书名到内容诠释，全用阿拉伯文，表示它的庄严神圣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想必也是作者要让自己的著作，能凭借阿拉伯文的庇荫，不径而走，传之久远。这是作者深入各族实地进行语言调查的结果，把当时中亚突厥语各族的语言、诗歌和民间文学，统统如实做了记录，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突厥语百科全书①。

八喇沙衮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导向幸福的知识）成书于462（1069—70）。现存三种本子，即维也纳本，开罗本和乃蛮干本，其中有两种以阿拉伯文，一种的部分用回鹘文写成。为我们提供了东方葛逻禄回鹘方言，基本上保存着回鹘文学语言的传统，而其内容，涉及经邦济世之理论。它的主旨，和《资治通鉴》有几分相似②。

到了12世纪中叶1166/7年，豪加·艾合麦德·牙萨味（Hoja Ahmed Yassawi）写了一本僧侣诗歌集《警言》（Diwani Hikmet）他的学生艾合麦德·尤格纳克于13世纪初，写了《真理的礼品》③（Hibatu'l Hakayik）这两本书，

①参阅拙著《突厥语大辞典》琐谈（1985），“从《突厥语大辞典》看中世纪的突厥民族”（1986）；“从《突厥语大辞典》看中世纪突厥民族的诗歌和民间文学”（1986）三文。

②参阅拙著“《福乐智慧》是怎样一部书”（1986．2《民族文学研究》北京）

③参阅1980．11北京哈米提·铁木尔等人为《真理的入门》（Etebatül' Hakayik）一书写的序言：“本书也有人称为《真理的礼品》，源于对B和C两种稿本的名称；至于A种本，比所有稿本更为古老、完全，名为《真理的入门》，无论从名、从实，都更为合理，故改今名。”（译意）

都是以乌古斯·钦察方言为基础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里边，古代突厥回鹘的文学语言规范的影响，已很微弱，而更多反映了原本是喀喇汗盛时辖区的花喇子模河中府一带突厥语的风格。这种文学语言传统（即东部葛逻禄·回鹘和西部乌古斯·钦察的）一直延续到了14、15世纪从蒙古入侵到帖木儿和其王朝而始开花，放出了异彩。

西部的（乌古斯·钦察）花喇子模传统，反映在1232年名为阿里的诗人所写的长诗《玉素甫轶闻》（Kessasu'l Yusuf），而东部的（葛逻禄·回鹘）传统，见之于1310/11年谢衣赫·卡底牙·拉布古孜（Sheih-Kadia Rabghuzi äz Nehshebi）的以阿文拼写的《拉布古孜故歌集》（Kessasu'l Rabghuzi）（这本书习惯上通称《先知传》或《先知轶闻》”（Kessasu'l Anbia）①，以及后蒙古期的其他作品。

11世纪以后，喀喇汗王朝日趋衰微，逐渐失掉了自己的独立，就在此时，乌古斯族却渐渐壮大，甚至把喀喇汗王朝也统辖到了自己势力之下。及12世纪中叶，他们的政治影响，已远及西方和南方，出名的最古老文献有《考尔苦德老爷爷传》（Kitabi Dedem Korkud）②，这个考尔苦德是一个民间歌手，专门收集并整理民间诗歌和俗文学，也许和希腊的荷马（Homer）其人差不多。至于书，似为乌古斯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产物。B·B·拉德洛夫认为它成书于蒙古期，最后在高加索定稿；至于《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当萌芽于8—10世纪之间，乌古斯汗国形成的过程中。

后来，契丹在吹河上建立了西辽，称雄北方，乌古斯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只得更进一步西走。

---

①理由见拉布古孜专节。

②dede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祖父”、“老者”。

察合台语

13世纪初蒙古势力西来之后，没有多久，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特大的国家。这即是所谓的察合台汗国（Chagatai Ulusi）。汗国延续期间，先后经过了两次重建〔首由其孙子哈喇旭亚兀（Kara Helagu）于1242—1246年，后又由后裔都哇汗于1274—1306〕1347年合赞汗死后，汗国分成东西两部，这即是河中地区和蒙兀斯单（包括塔拉斯河东的七河流域和维吾尔地面）。1360年为秃黑鲁·帖木儿统一。1363年秃黑鲁·帖木尔死后，察合台旋由帖木尔所统治。

察合台语（Chagatai tili）或察合台突厥语（Chagatai Turkisi）者，就是上承11至14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书面突厥语和花剌子模游牧突厥人的书面语，里边夹杂着过多阿拉伯波斯词汇，有人统计严重的时候，阿、波成分儿占十分之八，以至一般人都不能了解，在帖木儿王朝统治之下（1405—1506）形成起来，代表帖木儿帝国的突厥人所操语言的书面语的名称。从15世纪连续使用直到19甚至20世纪初①。这在当时，受到大批优秀作家诗人的坚决反对和实际上的抵制，拒绝接受。他们最喜欢的倒是所谓的纯突厥语（Turk tili, Turk alfazi）或简称Turkca，而不是什么察合台语。换句话说，他们所使用的，也就是广大的突厥劳动人民所操的语言。纳瓦依曾说："我用突厥语（Turk tili bile）描写的词，和才华横溢的伊朗诗人装饰一个处女时所用的各种修饰手法，没有什么两样；我用察合台语（Chagatai alfazi bile）所表示的意思，是从它成为书面语（til we alfaz）的基础以来，没有任何一位诗人或作家象我这样成功过。"这几句话，说得极妙，它表明了两层意思：一、突厥语

①这种语言，二十世纪初，还在甘肃的裕固宗教上层人士和已临末期的印度莫卧儿王朝里使用着。

在深层内含和表达能力方面，与波斯语没有什么两样，确是完美、伟大的语言；二、我对察合台语的驾驭操纵能力，不容怀疑，恐怕还没有人能超出我之右。话到此为止，再也没有说下去，但主旨已经充分表达，没有丝毫遗漏了。他偏爱本民族的语言——突厥语。

17世纪著名史学家希瓦的汗王阿布尔·噶齐·巴哈都尔汗（Abi Gazi Bahadurhan）的《突厥族谱》（Xajarai Turk 1863—64—69）①中说："我在编写这本历史时，用的是突厥语（Turki tili bile），以便任何人，不管他受到教育或没有受过教育，都可以明白。我以连五岁的孩子也懂的方式来使用突厥语。很显然，我没有从察合台突厥语或从阿拉伯，波斯借用过一个词。"可见得当时突厥维吾尔作家们对于察合台语的反感情绪之强烈，已到了冰炭不容，非同一般的程度。

话虽如此说，但察合台语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著名的《Babur Nama》和谢里甫定·阿里·雅孜地的《Zafar Nama》（帖木儿武功记1401/2—1404），穆罕默德·撒里赫（Muhammed Salih）表彰月即别王朝名主穆罕默德·昔班尼（Muhammed Xibani）的诗篇《Xibani Nama》，最后，还有希尔·穆罕默德·缪尼克·希宾（Xir Muhammed Munic Xibin 1778—1829）和奥玛尔·浩罕（Omar Khan Kohand）于1812—1821写成的著作。金帐汗朝的语言和文学（分东西两部，西部可以不谈，东部的花喇子模、乌古斯·钦察语写成的《爱经》（Muhabbat Nama1353）和民间文学，生动的口头文学的文献，固无论矣，即如伟大的纳瓦依和前前后后的不少作家的著作本身，依然深深打着察合台语的烙印，难怪16、17世纪，有不少人，迳以"纳瓦依语言"（Lughati Nawayi）来称呼察

---

①此书的真本是在希瓦写成的，这一点，已在第二部手稿之末谈及了："是蛇年我六十又六岁时，在希瓦完成的"。

合台语了。土耳其词典编纂家谢衣赫·苏莱曼·阿凡提（Sheih Suleyman Efendi）更是大胆，把全部古乌孜别克语，统统收进了他的《察合台字典》（Lughati Chaghatai We Turkiye Osmani）。

总之察合台语是13、14世纪在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的广大领土上滋生发展，至于古典书面形式，则是在帖木儿（1370—1405）年代直到巴布儿（？—1530卒）①，特别是15世纪确立的。

米儿咱·玛赫提·汗（Mirza Mahti Khan）在他的察合台波斯语辞典《Sanglah》②（约为1759年）引言"Mabanu'l Lughat"（词的构造基础）中，直把自已描述的语言，称之为突厥语。(Lughati Turk)或察合台语(Lughati Chaghatai)。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事实上，他的辞典材料的来源，主要取自帖木儿时代最重要的作家，如鲁提斐、纳瓦依、巴布尔等。

现在的突厥语中，察合台语最与乌孜别克语和维吾尔语两者的关系接近。

---

①《巴布尔纪事》（Babur Nama1494—1530），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以前的事迹。

②Sanglah这个词的意思不甚了然，但哈语的"眼睛""孔"为Sanglaw，倘系同一字，我的估计无误，则Sanglah，似可译为《察合台语词目》。

第三章 鄂尔浑时代突厥回纥的碑铭文学

远在7、8世纪，鄂尔浑流域的突厥和回纥民族为我们创造并遗留了辉煌瑰丽的文化奇迹，以碑铭形式，镌刻出许多伟大诗篇之前，5世纪中叶，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时（452—465），"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我们知道，大漠之南，聚居的民族主要是敕勒人，因之，他们把这一带地方称之为'敕勒川'（Turk Wadisi）。有一次，北齐高欢（字贺六浑496—547）于546与周年的韦孝宽作战，虽然施尽了计谋，苦攻五十多天，终未得逞，损兵折将，十之四五，积忿成疾。为了鼓舞士气，召见诸显贵，让斛律金（488—567）①，即席咏唱了《敕勒歌》：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一牛羊。"

描写了北国草原莽苍苍辽阔无边，气象雄浑的景色。有许多学者，从诗歌体裁，音韵组合等等方面，反复体会琢磨分析，认为原文即是敕勒语言，但汉族古诗的三四言，在译写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那么，这首民歌所达到的翻译水平，真是炉火纯青，不

①斛律金字阿六敦（Altun），朔州敕勒部人，其高祖名倍侯利。82．1《北京大学学报》载日本小川环树：《敕勒之歌》认为斛律二字当系Oghul，我意可否即定为Uyghur还更自然些。

见斧痕，在我国甚或世界译坛上，堪称绝无仅见。看吧，多少广袤雄浑的景色，迎面扑来的又是多么清新豪放的气息，充分体现了敕勒人恢宏恣肆的轩昂气势，和情景交融的诗情画意。敕勒民族对生活，对家乡的拳拳之爱，溢于言表。既云“游绕歌吟忻忻”，可见不是“徒歌”，而是带乐的歌（“在乐为歌”），用现在的话说，大约是群众性的大型歌舞，场面当然是很壮阔的。

就斛律金咏唱的《敕勒歌》之究为鲜卑语，抑敕勒语问题，学者们中间，争论激烈，各持己见，言人人殊。但是出之于具有“好引声长歌”传统①的敕勒民族的斛律金，唱本族的歌子，自更当行。即如是鲜卑语，也该是从突厥语翻译的。

这对后来鄂尔浑河上的突厥人和土拉之浜的回纥人以强烈的感染，岂仅止于他们，即对汉族的诗歌，也注入了难以估量的新鲜豪放气息，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

刘世清

从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早就进行着伟大的翻译活动，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总得有人来“达其志，通其欲”，这类人才，很多，东、南、西、北，各有专司，各有专名，“西方曰狄鞮”，借以“传言喻说”，狄鞮一名，即是对于突厥语翻译人员的称呼，由于他们在进行“传言喻说”的时候，咀里经常使用didi（他说），因有是名。

北齐后主皇帝得知东突厥汗国的陀钵可汗（Taspar Kagan 572—581）听了名僧惠琳宣讲佛教后，随即在国内建起伽兰（Samgharama）后主乃令“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的刘世清”作突厥语《涅槃经》，译以遗突厥可汗”，赠给了陀钵。这件事本身，除了说明刘世清是一个多面手，懂好多少数民族语言

①《北史·高车传》98。

外，也精通突厥语，能直接从汉文翻译佛经，这真不简单。也间接证明各民族间频繁的友好往来，和翻译事业之兴盛。

8世纪以前突厥人使用什么文字？

当时的突厥人民，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呢？《周书·突厥传》云："其书字类胡。"'胡'，所代表的概念，在汉史上，比较含糊，失之于泛，而杂，有时指北方民族，有时指中亚或西方民族，甚至包括印度，波斯一带。《史记·赵世家》："东有胡"，"胡服骑射"；《洛阳伽兰记·城南》"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这许多都证明'胡'的概念，变动不居，"其书字类胡"，究指何种文字，实在说，不可得而知。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境内布古特西方发现的木杆可汗王族的纪功碑，上为粟特文。那么《北齐书·斛律羌举传》和《周书·突厥传》中所指的'类胡'，是不是即类粟特文呢？时至6、7世纪，既然突厥官方仍在使用粟特文，那么突厥文，试问又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起用的？迄于今日，尚系一谜。

突 厥 文

从1730年叶尼赛河上发现第一批用突厥文镌刻的碑铭图片起，直到1889年相继在土拉、鄂尔浑、翁金河上发现大量比较完整而具有重大语言、历史和文学价值的碑铭，由最初的无人能识，而终于被破读，这中间有几个值得永远怀念的学者，如：丹麦语言学家V·汤姆森，俄人B·B·拉德洛夫，中国学者王国维，沈曾植，岑仲勉，韩儒林，王镜如，冯家昇；苏之C·E·马洛夫。他们中间，有的积数年之功，作破读工作，有的以渊博学识，勤于考证，理出了与汉史攸关的史地名称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使我们得以坐享其成，沿已知的线索而深入探讨，继承祖国文化宝库中的这一份文学遗产。

古突厥文碑铭

百多年来，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不少碑铭，上有前此未曾见过，不为人识的文字符号，顷刻之间，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家、语言学家和古文化文献研究专家，靡不向往，赞叹不绝，醉心于研究它们。

从551到840年的近三百年间，曾经在大漠之北的草原上，先后建立过东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与回纥（后改称回鹘）汗国的突厥与回纥民族，特别是后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为我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瑰宝，这就是突厥文诸碑铭（奇怪的是回纥汗国，也用突厥文），比较完整而有重大历史、文学、语言价值的大块碑铭，就有十一块（至于零星碎片，或带有刻文的器皿，瓦当等，不计在内），如：

一、《雀林碑》，约建于686—687，记述的对象，极可能为后突厥汗国大臣暾欲谷，因系在距离乌兰巴托东南180公里的雀林（Qonen）地方发现，故名。

二、《翁金碑》，约建于690—693，因为是在玛奈（Maret）山下的翁金河（Kök öngüg）畔发现，故名。纪念的对象，研究者的观点，互不一致。重要的有四说：拉德洛夫认为记述的是后突厥开国汗颉跌利施可汗及其妻可敦的。其馀三人有德人J·马尔夸特（Marquart）英人J·克劳森（Sir James Clauson），日人小野川秀美的观点，也值得参考。石碑正面前八行上部，所刻的部落标记（Tamga），很类似《阙特勤碑》，从其标记，我们可以认为碑所纪念的人，当与阙特勤同属一个部落，而不是其他民族或部落。

三、《暾欲谷碑》，立于720年（即唐开元8年），共有二碑，纪念曾经辅弼过三朝（即颉跌利施，默啜，毗伽三可汗），享了高寿（年百二十而终）的大臣暾欲谷，歌颂他一生的韬略和斐然政绩。通篇用第一人称，显系出自本人手笔。首句即言“余

贤明暾欲谷，深受中国文化熏沐，因当时突厥属于唐也。”

碑很可能是在暾欲谷死后，由毗伽可汗立于墓前。岑仲勉和韩儒林先后都有过专文绍介。岑谓“此碑……通篇意义，不啻为弱小民族振聋发聩，而警时之良药，即就文章论，亦东亚古代有数之作也。”

唐杜佑《通典》谓暾“深沉有谋，老而益壮，李靖徐勣之流也。”与《暾碑》29条所言“其谋臣贤智”，若合符契。

这对研究当时突厥汗国的历史，实为极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暾洞悉天下大势，和中国“边塞虚实”，所以在国际往来，发生刀兵时，常操主动之权。与大唐帝国，折冲尊俎，周旋应付了几十年，真乃煞费经营也。

碑文采对话形式，韵散结合，端庄而不板滞，活泼幽默，然无轻浮痕迹。有不少句子，形象生动，刚健质朴，颇类格言谚语，直比明喻，富于草原人民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如：

“吾等敌人，环绕若肉食之鸟。吾人之处境若此”。

“吾等宛若由上天意志缚诸石块。物若细小，则束之非难；物若纤弱，则碎之亦易。然而细小者若变粗厚，束之必费大力；纤弱者若变粗大，碎之亦费大力。”

“次日，彼等奋勇来攻，有若原火。”《暾碑》的用韵情况，有这么一些：

“juiqa qalyn bolsar	细小者若变粗壮
taplaghaly alp ermis	束之必费大力
jinicke joghan bolsar	纤弱者若变粗壮
üzgülüg alp ermis	碎之亦费大力

（暾碑13）

以上几行，用的是交叉韵，用单尾韵的地方也不少，如：

“berje tabghaqygh	A	于南击败唐人
ongre qitangygh	A	于东则契丹人

jyraja oghzygh　　A　北则击败回纥人
üküs ök olurty"　　B　他们是强大威胁
"kijik jiju　　4 A　食以大兽
tabsyghan jiju　　5 A　自给以野兔
olurur ertimiz"　　6 B　这样才得不死
"ol sabygh esidip　　B　余得此报告后
tün udusqum kelmedi"　　A　晚上觉睡不安生
küntüz olurusqym kelmedi　　A　白天连坐也坐不平稳

在《暾碑》里，还有通韵之例。如：

"any joq qysalym timis　　"我们要前往进犯
türges qaghanygh anqa timis：　　突骑施汗这么谈：
'bening bodunym anta erur timis　　'吾众将要去那边
turk kaghan jeme tolghanq ol timis　　突厥族正在混战
oghuz kaghan jeme torghanq ol timis'"　　乌古斯人要谋叛'"

（暾碑21—22）

四、《阙特勤碑》，建于732年（即唐玄宗开元20年），与建于735（即开元23年）的《毗伽可汗碑》，于1889年同时被发现。很有趣，这两座碑的原文，都出诸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外甥也勒哥之手，以是两碑有很多地方雷同，比如碑铭小记。碑所记述，是关于后突厥汗国开国可汗颉跌利施的长子毗伽可汗和次子阙特勤（Kül Tegin）的武功。两碑建立的经过，《新旧唐书·突厥传》均有记载。关于《阙碑》是这么说的："阙特勤死（731年），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

阙的石像，13世纪时，元太宗之中书左丞相诗人耶律铸（耶律楚材之次子）还曾亲见，并在其《双溪醉隐集·取和林

诗》中说："和林城[1]，毗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祖皇帝城此，起万安居。城西北七十里有毗伽可汗宫城遗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732）御制御书《阙特勤碑》。

碑文像一首绝佳的英雄史诗，也是突厥汗国的一份总结材料，详细叙述了汗国缔造之艰辛，幸福得来之匪易，因而呼吁全体突厥人民，和睦团结，永矢弗谖，共守伟业。

全文共分两大部，第一部分为题铭或小议，计11段，与《毗伽可汗碑》的题铭相同。

《厥特勤碑》题记[2]

1．齐天的，天降的突厥毗伽可汗，朕今登极。我的话（你们）要整个听取，跟了我走的晚辈族人和青年，我的联盟的部族和百姓；（你们，站在）右边的'设'，匐，（你们，站在）左边的'达干'（Tarhan）和梅禄，官员们（Buirug-bäg），（你们）三十姓……

2．（你们）'九姓乌护'（Tokuz-Oghuz）的头人和百姓，要好生聆听我的谈话，并且（把它）记牢！前到日出之方，右抵日中之国，后至日落之地，左接夜中之国——在四极之内生活的百姓，全依仗我，我把他们

3．全都安顿停当了。如果坐在乌德犍林原皇座上的朕突厥可汗，不曾蜕化变质，那么（自然地）在（突厥）部族联盟里，任何方面，就不会有忧患。朕曾带着部队几达山东平原[3]，差一

①和林的全称为哈喇和林（Kara Korum）。它座落在鄂尔浑河右岸，位于蒙古今日的乌兰巴托西南400公里，属于达拉钦塔勒地区。

②另有韩儒林的译文，载1936．Ⅶ卷6期《禹贡》；

岑仲勉的译文，见《突厥集史》（下）

③这里所指的不是现在的山东地区，而是河北平原。



闕特勤碑（右上角已毀損）



翁金碑（一一八）

点没有到海滨；右边我带着军队直到九额济纳（Tokuz-Ersin）人那儿，差一点没有到吐蕃（Tüpüt）；后边我带领军队渡过珍珠河（Yenqü-ügüz），直到

4．铁门关（Tämir Kapigh）；左边，我带着军队直到捕鱼儿（Yer Bayirku），我带着（自己的军队）直到那么样（多的）国家。（在那些远征的年代）乌德犍林原上并没有好君王，但是乌德犍林原（确）是一块（可以）建立部族联盟的地方。住在这里，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百姓的生活），同中国（Tabghaq）（的生活）联系起来。

5．无限地供应（我们）这么多金银烧酒和丝绸的中国人有甜蜜流利的语言，宝物。他们用甜言蜜语和华贵的宝物，进行诱惑，如此强烈地勾引（住在）远方的人。这些人紧邻地住下后，从他们学会了诡计。

6．中国人和他们的维护者未能使善良聪明的人，部落高贵的勇士离开（正道）。假如（个

别的）突厥人（受了诱惑），那么整个家族，（甚至）宗族（直到远亲）不会走上歧路。任令自己为甘言和华丽的财宝引诱，你们，突厥人啊，死去了不少。突厥人啊，你们当中有的说：我愿意不仅住在右方的琢邪谷林野。

7．同时也愿意住在Tron平原（？），当地的坏人就会来煽动这部分突厥人说：谁住在远方，（中国人）就给他们薄礼，谁住在近处，就给厚礼。正是用了这一类话，来着实刺激你们，（而）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人，竟信以为真，走了过去，（在那里）死了很多。

8．（因此），啊，突厥人民，当你走向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便走上了死亡的边缘；当你住在乌德鞬地方，（仅只）派遣运输队进贡，那你就完全不会忧伤。当你住在乌德鞬林野时，你可以生存，建立自己永久的部落联盟。而你，突厥百姓，将会温饱。当你饿肚和清瘦时（纵然如此），你并不明温饱（的原因），而，一朝吃饱了，却又忘了贫困。因之，你们啊，就是这样。

9．你，既不接受抬举（你们）的汗王，也不听他的话，（因而）流浪四方，并在那里疲惫困顿；而你们，存（活）下来的，又不得不到处浪迹，生死莫卜。赖上天仁慈，以及我的福气，我登了皇极，作了可汗，即位之后

10．我唤起全体濒死、贫困的百姓，贫困的，富有了，为数不多的丁口，成了林林总总。难道在我的谈话里边有丝毫的虚假？！啊，突厥的头人和百姓，记住我的话吧。我在这里刻写了，你们头人和百姓，如何集合突厥人民，建立（自己的）部落联盟，你们怎么犯了错误，分离出去，我统统

11．刻在这里，我想要讲的话，都刻在这块永恒的碑石上。一看见它，你们当今突厥的头人和百姓，就会知道！仰望王座的你们，难道愿意陷入错误？！我这永恒的石头……从中国的天子

那里，召来工匠，委托（他们）完成镌刻工作，他们没有毁坏我的话。”

第二部分为正文，分四大段，叙述汗国缔造的五十年过程：

碑文主要叙述了四个人，这即是颉跌利施，默啜，毗伽（734年卒）和阙特勤。

1．东1—10段，记述颉跌利施如何偕十七人出走，在林石之中，得众七百，出征四十七次，身临二十役。

2．11—16段，记述后继者默啜曾出征二十五次，战争十三回，前后征服过黠戛斯，突骑施。

3．17—30段，记述毗伽出征十二次，亲战……次。

4．30—53段，记述阙特勤的功勋，在描写历次的战役时，特别着重他如何身先士卒，冲入敌阵。骑用的马匹，从毛色、体态、马种，有时还记出它们的名字，绘影绘声，如睹其物，如聆其声，极为生动。从碑文内容看，8世纪的突厥文字，结构已很缜密，完整，语法谨严，表达能力强，轻灵流便，造句时富于弹性。在追述突厥民族盛衰兴亡的过程时，颇多感慨，语重心长。给我们留下了披肝沥胆的训诲，深沉亲切，令闻之者奋起，是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如：

“令朕弟死矣，朕甚哀之！余目光虽能视，已变如瞽，思想虽有知，已同于聩，……泪从眼出，悲从中来。”（见韩儒林译文）

碑文主体为散文，但在行文之际，颇多哲理性的排比句，词藻灿丽，形象生动，诗意浓烈。所以这部汗国开国史，实是一篇司马迁《史记》式的优美散文，也是一首绝佳的抒情诗。苏联Ц·В·斯捷布列娃在她的《鄂尔浑叶尼赛突厥人的诗篇》（Поэзия Орхоно-Енисейских Тюрок《亚非人民》1963，1）一文中，详论过各碑的韵律问题。最近以来，C·哈尔诺乌巴衣在1987×11（20）期的“Studia Mongolica”（蒙古学）

上，发表了一篇《古代突厥和蒙古诗的尾韵》，也有类似斯捷布列娃的观点，旁征转引了不少例证，极具说服力，尤有胜者，哈尔诺乌巴衣，还对比了古代突厥和蒙古诗韵的异同。并对比了古代和中古协韵的规律，除了尾韵，还有双韵，对韵，十字韵（交叉韵），环韵，单韵头韵等，不一而足，他们两人对古代突厥碑文之研究是可喜的收获：

①十字韵：

ilgerü sangtung, jazyqa tegi süledim　　13.5

朕尝东征至山东平原

talujqa kiqig tegmedim　　8.3

几达海滨

birgeru toquz-ersingke tegi süledim　　13.5

南征至吐谷浑（？）（九额济纳？）

tüpütke kiqig tegmedim　　8.3

（阙碑铭记3）

②近似韵：

qangym el-töresi qaghanygh

ögim el bilge qatunygh

（阙碑10）

③双韵：

edgü bilge kisig　　（b）善良聪明之人

edgü alp kisig　　（b）善良勇敢之人

（阙碑6）

④环韵：

bilge anta ojur ermis　　遂亦习为奸慝

edgü bilge kisig　　善良聪明之人

edgü alp kisig　　善良勇敢之人

jorytmaz ermis　　决不受其诱惑

（阙碑正文 6 ）

⑤通韵：

qul qullygh bolmys erti　　　A 当奴隶者已非奴隶
kung kunglig bolmis erti　　　A 本妾婢者已非妾婢
inisi eqisin bilmez erti　　　A 弟不知道当哥的
oghyly qangyn bilmez erti　　　A 儿子不知道当父的

（阙碑正文21）

⑥中断或语气停顿：

cyghang bodunygh // bai qyltym　　　贫者//富之
az bodunygh // üküs qyltym　　　寡者//众之

（阙碑铭记10）

beglik ury oghlyng // qul bolty
silik qyz oghlyng // kung bolty

（阙碑正文 7 ）

（汝等之高贵子弟 // 尽成奴隶
汝等之清白处女 // 悉成妾婢）

ilgeru kün // toqsyqqa　向东方朝日出之方向
birgeru kün // ortusyngaru　向南方朝日中之方向
qyrgharu kün // batysqynga　向西方朝日落之方向
jyrgharu kün // ortusyngaru　向北方朝半夜之方向（阙碑铭记 2 ）

ilgeru // qadyrqaru jysqa tegi
jyrgharu // temir qapyghqa tegi

（向东方 // 令其移至卡山林向西
方 // 令其远移至铁门）

（阙碑正文 1 ）

也还使用同音异义（paranomasia）足证即在遥远的古代，他们已对具有类似音的词，有了清楚强烈的概念和喜爱，如：

alkentegh areltegh ①衰弱了，减少了。

五、《毗伽可汗碑》，本碑是专门纪念颉跌利施之长子，阙特勤之兄毗伽可汗（683—735）已受不少困穷矣的，又名《默棘连碑》。《唐书》谓："默棘连请婚既勤，帝许可，……俄为梅禄啜所毒，……诏宗正卿李诠吊祭，因立庙，诏史官李融文其碑。"

也勒哥所撰碑铭的突厥文字母，似先流行于叶尼赛河上游之剑河（Cam）流域的黠戛斯族中。

对于这些突厥碑铭所拼写的字母来源，有过几种假想，最主要的是1896年O·奥唐奈在他的"论亚洲北部突厥字母的起源"（Sur l'origine de l'alphabet turc du Nord de l'Asie）中，认为源于较安息（Arsacides）字母更古的一种亚拉米文字（Armamaic），在公元前后数世纪，流行中亚。与小亚细亚及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satrapies钱币上的文字及较晚的埃及papurus纸上的文字，十分接近。也有人认为外形略似北欧日耳曼人使用过的Runic，因而有些人（国内也有些人）习焉不察，惯于在突厥文的前边，加上一个鲁尼或如尼，其实这是极可笑的风马牛不相及。

本碑描述毗伽可汗14年为'设'，31年为'特勤'（Tegin），19年为汗过程中的南征北战，相当生动，如谓"突厥施可汗之军队"，"如暴雨"，神速过于草原上的飘风，往往能出敌之不意，攻其无防，于梦中掩至敌营，实属难得的堂皇文字。叙事说理，圆融周到，娓娓道来，令人奋起。

"朕既执政后，突厥诸匐及民众早忧其必死者，已喜悦快乐，而睁目仰视矣。自余登极，已为世界四方（民众），颁布诸多重要法令……当上方蓝天，下方暗地创造时，两大间亦造成人

① kop anta alkentegh areltegh

类之子孙。”

《毗伽可汗碑》中的对韵也可以称之为对称韵：

46	türk budun üle sikig	吾突厥民众	7.3
47	birija qughai jex tügül	吾欲南迁琢邪山	8.3
48	tüm jaxe konajen tisar	入平原耳	8.3
49	turk budun üle siking		7.3

六、《阙利啜碑》（kulj qur）

8世纪初建，是纪念后突厥汗国达头部高官阙利啜一生武功和其政治才干的碑，并记述他如何安排达头设民众，裁处他们的纠纷。《毗伽可汗碑》中曾经极生动地记述过他和达头设诸匐于716年以默棘连国籍的身份出现，参与或处理许多事情。曾在对别失八里的四次战役中，亲自临阵，以及与中国人、九姓乌古斯、契丹、奚、葛逻禄等进行的战争。

七、《磨延啜碑》

亦即《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建于759年（鸡年丁酉、唐至德2年），记述的是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即葛勒可汗747—759）一生的事迹。

回纥民族在娑陵（sälänga）河上，已有百年之久，统治嗢昆流域，也有半个世纪。

743（天宝2年）出征，并俘虏了后突厥的乌苏米施可汗，颠覆了他的国家。756年，裴罗死后，始为可汗，在嗢昆河与繁鱼河（Baliglig）二河交叉处，建立了宫廷。这即是由中国人和粟特人（于756—759）帮助建立的富贵城。

碑文是这么说的：“我于759（鸡年），让汉人，粟特人在娑陵河流域建富贵城。”最具兴味的是：回纥汗立碑，却用的是突厥文，而不是回纥文。

八、《铁尔汗碑》（Terhun）

约建于753（蛇年）后不久。1957年在杭爱山西北铁尔浑河流入

铁尔浑查干诺尔Terhun Chagan Nor）不到12公里的地方，距北岸只有一公里处的 Tariat Sum发现，所以初名《塔里亚特碑》，但因叫 Tariat Sum的地方，不止一个，恐发生混乱，遂改定为《铁尔浑碑》·从其碑文看，知系回纥突厥文的早期阶段，与《磨延啜碑》和苏吉地区的《塞维列碑》极为近似，语法特点也差不多，是艾勒特米施贤明可汗（Eletmix Bilgä）的自述。碑文的撰者为他的儿子骨咄禄·达干·将军（Kutlug Tarhan Sen'gun，又名Eilga Terhan Eletmix。

碑文的内容，谈了：艾勒特米施可汗的武功；作者自己即贤明·达干的事迹；父汗对汗国的历史地理的叙述，及与突厥的斗争。这些与《苏札碑》的记载相符。

九、《九姓回鹘可汗碑》

一名《保义可汗记功碑》，或以发现的地点，称《哈喇巴喇哈逊碑》，建于808—821年之间，记述回鹘建国后迄于第八代保义可汗及其间历代可汗的武功，并涉及摩尼教入国的材料。

王静如在1937年的《辅仁学报》第8卷1—2期上，进行了翻译，并对碑文以注释。可资参考。

十、《苏札碑》（Suja）

840年回纥汗国灭亡后不久建立。碑文主人公自称是黠戛斯之子，官号为裴罗·骨咄禄·牙尔干，"有牲畜无数"，并给摩尼法师"一百人和住房。"

С.Г.克俩实托尔耐于1959年5月在《东方学问题》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苏札碑文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涉及一、三两行的解释："8世纪的最初十年，叶尼赛黠戛斯汗国成为突厥和回纥汗国在夺取中亚牛耳斗争中的敌手，尽管它也遭受过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终究还是保全了实际上的独立。820年，汉史称之为阿热（Ajo）的黠戛斯统治者与回纥汗国开始在该地区的政权之争。840年，与回纥的叛帅勾鲁·莫贺（Gülu Bogha）联合，

夺下了回纥首府（Ordu Balig），回纥汗死于阵。因而在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汗国（840—917）。《苏札碑》的第一行，所谈的正是这些事件里的一段插曲：

"中箭，在药罗葛汗的回纥土地上，我这里来。

"我，黠戛斯之子，裴罗·骨咄禄·牙尔干。"

《苏札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我们能够评述一个黠戛斯贵族梅禄·裴罗·骨咄禄·牙尔干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按他在贵族制度中的地位看，他并没有占据最高的地位；碑文说他给摩尼教法师送礼，还有一百人（当是自由的平民'er'，而不是奴隶'Kül'）。由此，可以推知，九世纪中叶时，黠戛斯汗国，已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形式存在了。

十一、《塞维列碑》（Sevrey）

建于840年，是1969年在蒙古的南戈壁盟塞维列地区发现的，故名。碑文上有Ingi Yaghlaghar（英义药罗葛）一词，可知为西迁甘肃的甘州回鹘的第一代可汗。受唐封为英义可汗。

各碑的简明情况，见附表。

叶尼赛鄂尔浑诸突厥文碑铭之意义

诸突厥文碑铭的相继出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至为宝贵的资料，和解决有关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线索；也证明了我国正史如《周书》、《隋书》、《新·旧唐书》诸突厥传，回纥传所载绝大多数材料之为正确；补充了历史上某些称谓的阙如，丰富了汉语译名的意义，帮助我们明确了不少历史大事，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八世纪前突厥回纥两汗国的组织，南征北战，互相攻伐，以及与汉族之间的通商贸易，友好往来的历史。

它们是突厥、回纥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叙事诗，形象生动，朴素亲切，堪称维吾尔古代文学的总记录。我们有充分的理

附表：

碑名	建立年代	撰写人	纪念对象
雀林碑	686—687		后突厥汗国的暾欲谷
翁金碑	690—693	极可能为暾欲谷	有四说： 1.俄人拉德洛夫认为是颉跌利施夫妇 2.德人马尔夸特认为是默啜 3.英人克劳森也认为是默啜 4.日人小野川秀美认为是咄悉匐
暾欲谷碑	720（唐开元8年）	暾欲谷本人	自传
阙利啜碑	721（？）		后突厥汗国达头部高官阙利啜
阙特勤碑	732（唐开元20年）	也勒哥	阙特勤
毗伽可汗碑	735（唐开元23年）	〃	毗伽可汗
铁尔浑碑	753（蛇年）后不久	伊勒特弥施之子骨咄禄·达干·相温（毗伽。达干）	磨延啜，第一行说明汗廷在于都斤山西边，忒兹河上游

发现年月	发现地点	发现人	备注
1971	蒙古乌兰巴托尔南180公里[illegible]驿站东北15公里处。	克俩实托尔耐	
1981	蒙古[illegible]山下翁金河畔距鄂尔浑河二碑南100里，距[illegible]碑西南250里。	〃	参阅附图翁金碑上的符号
1897	距乌兰巴托60公里的巴颜楚克图	克勒蒙茨	
1912	乌兰巴托依赫和硕特	考特威茨	
1889	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地方	雅得林泽夫	参阅附图碑额上的符号
〃	〃	〃	
1957	塔里阿特从杭爱西北铁尔浑流域的塔里阿特·速木，流入铁尔浑·查干·淖尔湖，约12公里之北岸	蒙古C。道尔吉苏荣	

碑　　名	建立年代	撰　写　人	纪　念　对　象
磨延啜碑	759（鸡年）丁酉（至德2年）		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亦称葛勒可汗（745/7—759）
忒兹碑（牟羽可汗碑）	761—62	牟羽的亲族	回纥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759—780）（系磨延啜之子）757年，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收复长安。
九姓回鹘可汗碑 1.保义可汗记功碑 2.哈喇巴喇哈逊碑	808—821		历代可汗及保义事迹
苏　扎　碑	840回纥灭亡后不久	黠戛斯之子裴罗·骨咄禄·牙尔干	
塞维列碑	840以后		甘州回鹘英义可汗

发现年月	发现地点	发现人	备注
1909	在色椤格河及西奈——乌苏湖附近	芬人兰司铁	
1976	扣乌斯哥勒省武兹河上游右岸诺贡·托勒盖的小山上发现	克俩实托尔耐	
1890	哈喇巴喇哈逊遗址北	雅得林泽夫	碑上有二龙缠绕的五角盾形
1909	蒙古北部苏扎达坂附近	兰司铁	
1966	蒙古南戈壁盟塞维列		

由，相信他们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有着光辉的文学传统，和灿烂瑰丽的历史。因为这些碑铭的语言文字完美，结构严谨，也是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果。碑铭横空出世，照跃千秋，把这一段时期，定为第一个发展高潮，当不致有大问题。

从此，维吾尔民族的战争文学，作家文学、传记文学、就开始了。

第四章　维吾尔的西迁（840—）

9 世纪三十年代的末期，回纥汗国，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叛徒里通外国，强敌压境，兵临城下，终于不能再在鄂尔浑地区立足。

中西史谈回纥西迁

《唐会要》“开成 4 年（839）…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长期以来，回纥汗国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君臣相谋，彼此屠戮，愈演愈烈，“太和 6 年（832），回鹘昭礼可汗（葛萨特勤）为其下所杀。”子胡特勤继位，后被唐册封为彰信可汗。836年，汗国宰相安允合与特勤柴革欲篡汗位，事为胡特勤觉，遂杀柴革及安允合。参加这次颠覆活动的，还有宰相掘罗勿，其时正将兵在外，得知事已败露，伙伴被杀，深感不妙，遂以马三百贿通了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作里应外合，共攻可汗。可汗兵败，自杀。

掘罗勿阴谋得逞后，乃立㕎馺公为㕎馺可汗。840年，渠长（相当于将军）句录莫贺（Gūlu Bogha）因怨掘罗勿跋扈骄横，过于专权，竟不惜叛卖祖国，勾结黠戛斯。我们知道，推翻漠北最大的敌手回纥汗国，多年来，一直是耿在黠戛斯统治者心头，而迄未得逞的唯一军事目标。黠戛斯于是在句录莫贺的向导下，合骑十万，自北而下，直捣回纥牙帐，杀了㕎馺可汗。

这一来，回纥一蹶不振，各部落顿呈分崩离析之势，只得外逃。《旧唐书·回纥传》载：“有近可汗十三部……南来附汉”。

“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安西。”

《新唐书·回纥传》也说：“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

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德(Rašid ad-Din)搜集当时有关回鹘人的传闻，写入他的《史集》(Jami'al Tawarikh)。17世纪阿布尔·噶齐·巴哈都尔汗(Abul Gazi Bahadurhan1643—1663)又在他的《突厥族谱》(Xajara-i Turk)中，做了类似的记述：

“这些维吾尔人……离散了。有一小部分，仍留故土；其他的游牧到了也儿的石河的两岸去，并且由此分裂成了三大组：第一组到了别失八里,从事耕作……；另一组……在别失八里附近，过着游牧的生活；最后一组，生活在也儿的石河森林中……从事渔猎。”

这里所谈的历史事件，脉络轮廓是很清楚的，但是近人在援史立论，进行阐释的时候，发生了分歧：一派以冯家昇为代表，认为西迁时除南来附汉的不计外，其余分三支西迁。若是粗枝大叶，从广义来说，也可以凑合说得过去，但这无形中牵涉到了对正史的态度问题。新疆方面，谷苞同志首先反对，认为：正史上明明写着不同的数目，各异的量词，根据汉语语法，它们所表示的概念，是明确的，不应该产生模糊，熟视无睹，把它们笼而统之，混同起来，不加筛选地，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部’，‘支’，‘残众’这些词，其所代表的对象，显有大小的分别，怎么能随随便便说成旗鼓相当的三‘支’？倘然这样，未免太武断，‘有主观随意性’。我认为谷苞的话，是妥当的，得体的。至于阿布尔·噶齐·巴哈都尔汗的三组之说，虽可引来参考，若欲据此以反证，或混同‘部’，‘支’，‘残众’三词，恐徒劳矣。

其次，高昌、喀喇汗（或黑汗）之建立，虽不能说与‘西

迁”无关，然欲把全部都归之于‘西迁’的结果，实难令人信服，谷苞同志前后曾写过两篇文章，评论一些漫不经心的错误论点 论证缜密，颇值得一读。

西迁以前新疆有无回鹘人？

这个问题，极具探讨的价值和兴味，但每每被人忽略了，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西迁的回鹘人有着颇大的关系。

远在4世纪中叶，丁零南下，沿色楞格河西徙，抵达鄂尔浑河口的时候，西方的一支，已在阿尔太之间，或其附近区域活动了。俄罗斯的研究人员认为阿尔太是突厥部落的祖籍。但也有人认为南阿尔太人，是高车部落的后代。姑不论他们究竟是原住，抑或是外来户。不过有一点，可以说是确凿无误的：即高车有过两次西迁，442年，高车人第一次西征，向车师挺进，车师前部被其击败，其王车夷落，只得率所部三分之一，逃奔焉耆；489年（太和15年），高车迫于柔然的剥削压榨，阿伏至罗举起反叛的旗帜，率十万多帐落，大规模集体西迁，经过阿尔太，“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建立了独立的高车王国，这是第二次西迁后的硕果。

《魏书·高昌传》：“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汗山，此山北，铁勒界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他们原来即在那里。正因为距离高昌仅只六七十里，所以五世纪四十年代，柔然征讨高昌时，顺道也打跨了高车。柔然之所以要这样，主要是想掠取他们的冶炼工业和锻铁劳力，为自己在独洛河畔的王庭永远服务。

840年之前，新疆北部的拔悉密部，保有着回纥人的领地，他们的都城就在别失八里，大概说来，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和其附

①见《新疆社会科学动态》。

近一带。

“高昌……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可见得当时的高昌，确有回鹘人。而且是‘颇有’，这就是说人数很不少。

A·冯·勒·柯克（Von Le Coq）认为：“在第八世纪中，约公元760年左右（？），这个地域被突厥人开始征服了……征服新疆的东北角，站稳吐鲁番的喀喇和卓。”（《中国突厥斯坦地下的宝物》）这些人很可能是立意西迁的早期移民，

《隋书·铁勒传》：“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北山，则有契弊，乌讙（护），纥骨，于尼讙(护)（On Uyghur）等等。“这些铁勒人居住的地方，大多属于高昌的疆域，是将吐鲁番盆地和焉耆，统统包括在内的。

还有高车六部里的袁纥“亦曰乌护，曰乌纥。”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回纥至迟在五世纪，有些已居住在新疆，那里早有回鹘人，他们语言相同，情感相通，所以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的人，何以要西迁，而不是向其他地方了。

高昌王国

《魏书·高昌传》有：“地势高敞，民物昌盛，因云高昌。”这两句话，显系史家行文之际信口开河的美辞，和‘高昌’的原义，毫不相干，因为回鹘语称其地为Koqo,能和‘高敞’，‘昌盛’扯得上吗？事实上，其地不但不‘高敞’，反低于海平面154米哩！‘高昌’，恐也只是Koqo一词的译音罢了。

但也不必因此而过分地苛求于古人了。

新疆在上古为三危与荒服地，三代为宾服地。高昌的建置，历经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里，是汉代的戊己校尉屯住之所，从汉初元元年（纪元前48年）到东晋成帝咸和2年(327)，为高昌壁（或垒）时代。前凉张骏于其地置郡县，从咸和2年到魏太平真君3年（442），为高昌郡时代。以太平真君3年开始，以后

经历五姓之国，首先是且渠无讳，从鄯善进居其地，于承平元年（443），建国称王，迄麴氏延寿17年（640），伯雅后为唐所灭，为高昌国时代。

五姓之国，按即且渠无讳(442—460)，阚伯周(460—491)，张孟明（491—496），马儒（496—499），麴嘉（499—640）等五人所建的国家。

"唐贞观中（627—649），侯君集平其国（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安史之乱（675—763），其地陷殁，乃复为国。"这当指最早的西迁者，在"征服了新疆的东北部，并在那儿站稳了脚跟"后，和其地的土著回鹘联合起来，以哈喇和卓为国都，建立了一个国家，此之谓高昌回鹘，从九世纪中叶，直到13世纪，甚至十四世纪前半叶，他们都是西域东北方的主权者，这些披荆斩棘的开国者，究是什么人？9世纪10世纪阿拉伯的地理学者称他们为Tagazgaz，研究家认为，这是九姓乌古斯发音的不怎么准确模拟。开国以后，旋即向西发展，到1001年左右，其势力已扩及龟兹一带了。

那么当时的龟兹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

10世纪时，史地学家麦斯武德（Mas'ud—956）说："在他的时代，九姓乌古斯在突厥系部族中，是最勇敢，人数最多，最会治理国家的一个民族，首都叫 Kushu。"巴比尔·德·迈纳德（Babier de Meynard）证明 Kushu，即是库车(Kucha)。到了此时，高昌回厥与喀喇汗王朝和李圣天的拥有且末（Calmadana）以西，直到叶城，莎车等地的于阗国，骎骎王成为西域中亚地区的三大割据。但是他们与中央的宋王朝，一直保持着臣服的关系。据史书记载，当时"道路清谧，行旅如流，"使者远不踰一二岁，近则岁再至"，看来，文化学术的交流，是密切

频繁的。就连喀喇汗王朝的内廷大臣（Khass Khajib）哈吉·玉素甫在其学术巨著《福乐智慧》的序言中，公开声言“本书纯以采编自中国圣哲之至理微言，整理而成。”应该说，这就是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硕果。

太平兴国6年(981）五月，北宋供奉官王延德承旨使高昌，于雍熙元年（984）四月始还，历时三载，在其《使高昌记》里讲，“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王延德在高昌时，还看见当地人使用的历书为唐开元7年历，时距已遥差二百数十年矣，这真太有意思了。

上边我们极其概略地叙述了一下840年回鹘西迁，与当地原有的突厥民族葛逻禄部族联合，成为西域的主权者，自庞特勤而后，“居是者几百七十余载”期间，一些应该涉及的事情，希望从中能对它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这就是我认为的高昌王国的第二大阶段。

到了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势力西渐，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于太祖4年1209降元时，疆域“北自别失八里（旧有回鹘五城，故名），至哈喇火州以南，皆其辖也。”“由吐鲁番以至乌鲁木齐，再西至精河城，皆其国也。”归顺成吉思汗并作了他的第五个女婿之后，高昌王国，不管它的亦都护（Id-kut）是在高昌，或身居大都遥领，盖已名存而实亡，虽有亦若无了。

关于《高昌王世勋碑》

根据《五凉志》，武威县北三十里永昌堡石碑沟，有《高昌王世勋碑》，原文系虞集撰，康里大书法家巎巎（1295—1345）①书。凉国公赵世延篆额。《新通志稿》：“此碑初发现时，尚完好，土人取以为砺，争碎之。”因之今日所存，仅为中段，

①（注）字子山，号恕叟。

计三十四行，行三十七字。上下均阙如，按之道圃《学古录》，原碑每行当为89字，高十二尺，背为回鹘文，也是缺头短尾，惜哉。

亦都护，本在高昌，何以把世勋碑立在武威永昌堡？话得从长多说几句。我们知道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亦都护归顺后，将部曲万人从太祖南征北战，在进军你沙卜里，和河西的战役中，屡建奇功，爱子玉古伦赤的斤（1252—3）；孙马木剌的斤从宪宗蒙哥伐宋合州，攻钓鱼山，有功，尤其是曾孙火赤哈儿的斤，死于奋战。保卫火州之役，为元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子纽林的斤（1308—1318）继承遗志，率兵北征，以复父仇，后留永昌，沿袭亦都护，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始稽故实，仍封高昌王。其子帖睦而补化封中书左丞相，加御史大夫，于顺帝元统2年（1331．9）遂在父亲的墓地上，立《高昌王世勋碑》，文分三部，首从远古和林之山，秃忽剌，薛灵哥二水之地，从卜古（牟羽）可汗①起传三十余君而至玉伦的斤的族系（Xajara），中言高昌亦都护以来所建的功勋，未为美辞。

高昌的世系，若从840庞特勤而下，回鹘当权，传百七十余载，至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传纽林的斤（1308—1318），直至帖睦而补化，似断实续，约350年。

回教的传入

回教约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始传入新疆②，是一个为时颇长的渐进

---

①这里的玉伦（古突厥文为örüng）'白'）王静如谓即阙毗伽可汗惟其事则指菩萨而言，此由菩萨音近步伽，故又转布可汗也。可参考。

②巴基斯坦史学家赛义德·菲雅孜·玛赫穆德（Sayyid Fayyaz Mahmud）的《伊斯兰教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Islam），"751年，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在新疆发生冲突，中国军队败于穆斯林的手下……伊斯兰的和平传教，随即开始"这一叙述，不知有无根据，笔者尚未查清，特先录存，以资参考。

的斗争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奏效。它先从喀什、叶儿羌到和田，估计这种情况，直到12世纪西辽建立国家，以至13世纪初，乃蛮屈出律篡位期间，都没有什么改变。即是说，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处，始终为回教徒所在地。后来到了库车，才扩散全疆的。简单说，是由西南而东北走的。因为那时的东北方面，高昌尚在第一阶段，佛教势力仍占主导。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记》指出13世纪初，回教与佛教在新疆的分界地为昌八剌（即张堡城），实际为济木萨尔，以西为回教势力，以东仍为佛教。

据十六世纪下半叶史学家米儿咱·韩衣旦儿，本·米儿咱·穆罕麦德·忽珊因，以及木萨·萨衣拉米的《安宁史》（Tarihi Emenia）等讲，约在14世纪三十年代，当即卡笛儿·和卓·罕之时，吐鲁番地区，才算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方面，这我们还可以从明陈诚的《使西域记》得到反证，高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吐鲁番……居民多信佛法，多建僧寺。"明代许多课文都是以回鹘文写的。

高昌的佛经翻译

回鹘民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和摩尼教，随着西迁，到西域之后，这部分人于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在慢慢扬弃对于摩尼教信仰的同时，终于，迫于形势和周围的气氛，耳濡目染，甚或压力，改宗了佛祖。为了讲说佛经或学习上的迫切需求，势必得有本民族文字的经卷，大量供应善男信女和苾刍居士。这样一来，以回鹘文翻译佛经（以梵文，汉文，藏文，吐火罗文），成了刻不容缓的工作。从那时以后，留存下来散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各地。新中国成立后，历年从新疆各地（尤其吐鲁番以及南疆等处）发掘出的回鹘文佛经重要文献之多，正说明了我们所估计的情况。

僧古沙力突董

在当时以回鹘文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比较突出，量大，文笔优美而贡献卓著的翻译家，首推10世纪别失八里人僧古沙力突董①。他精通梵文，汉文，回鹘文功底深厚，以是为研究家们所盛称。我国已故回鹘文专家冯家昇，称其文"辞句茂美，费尽斟酌"，洵为的当之评。他的译文很多，现存者即有一，从汉文本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意即（闪闪金光，赞美高临万有之王的经），回鹘文中，亦简称《Altun Jaruk》，下边举出两段，以见文笔之优美：

1．《金光明经》：

ötrü ol ödün bu aghyr ulugh jaghiz jir alty, türlügin täbräty qabsaty inqa kelty ulugh jiil kälip, kül suvin takip, jaimixtäg, jagharu kadi jajilti jaik alti, kök kalik jüüzintaki küntängri Raghuka Siqir-tmixtäg jruk sus jasuk sus öngsüz üläz bolty. Bul-ugh jiyak barqa bütürü karardi, kara tuman üzä ärtüldi kök kalik tin tängritän jyd jypar kua qäqä-klär tüshti jaghdi. Ol arig sämäk iqi kua qäqäk üzä tolu-bolty…

我没有看见过这段译文所根据的原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但从《菩萨本生鬘论》Jatakamālā卷一"投身饲虎缘起"中的一段来看，僧古沙力突董的翻译，确是"费尽斟酌"了：

①参阅陈寅恪：《金明馆丛刊二编52页》（中华）《新唐书·突厥传》中称'吐屯'。

“于是大地六种震动[1]，如风激水，涌没不安。日无精明，如罗喉障。天雨众华及妙香末，缤纷乱堕，遍满林中。”

现根据僧古沙力突董的译文，重译出来，将是这样：

“忽然，稳定阴郁的大地，不同程度地震动了六次。接着，巨风狂作，湖水翻腾，似将横溢，上下激荡，汹涌澎湃。日无精明，为罗喉遮盖，暗然失色，无光无彩，九重天体，顿时昏黑，云雾弥漫，天雨众华及妙香末，缤纷乱坠，顷刻，河谷草原，林中遍满。”

就从我翻译的这段僧古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译文忠实，没有丢失重要的内容，风格也极接近，难得之作也。

再如这首七言偈：

“祸哉爱子端严相，
因何死苦先来逼，
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事。”

僧古是这样翻译的：

“ne ada erdi atayim,
kθrklc-kie θghüküm,
θlmek amgek naqükin,
θngri kelip ertturdi?
sintide θngri θlmekig,
bulayin ay-kün-kiem!
kθrmeyin erti muniteg,

---

①六种震动，为动六方也。有三种之六动。《大品般若经》：“东涌①西没，西涌东没②，南涌北没③，北涌南没④，边涌中没⑤，中涌边没⑥，地皆柔软。”

ulugh aqigh amgekigı ”

为了显示他的功力，和所达到的翻译水平，特再把它重译一次，看他是不是走了样或有什么闪失：

“苦命呀我的宝贝，
宁馨儿呀宝贝蛋，
死神为何来逼迫，
硬要把你拽阴间。

我愿代你先去死，
我的太阳我月亮，
不愿经受要命事，
如此大难落头上。”

这两段译文，无论从文字的古朴，情感的深厚，真挚，俱达到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是上追《敕勒歌》的佳作。

2.《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亦称《玄奘传》或《慈恩传》。

这也是僧古的译本，从中可以看出三点：一、他对两种语文的领会深透，功底厚，造诣高；二、对玄奘等极为崇敬；三、对汉回鹘文的翻译建了不朽的开拓性功绩：

①如对下列四句话的翻译：

金铺藻栋
altunlugh limläri bädizligh bilmiläri
日晧晖霞
aünüg sight … tušrug tongläri
鸟鱼异性
kuxli balikli öngi tüzlug ärip
飞沉迷失
uqtughta aqamtukta yoling yangilur

这里有钉对钉，卯对卯的配词，协韵时既选阳韵，也有包韵（阴

韵）。表现了他过人的语言天才，比如‘飞沉迷失’一句的译文，辞句之美，可以说臻于顶峰了。

②《玄奘传》第七卷中的这封汉文信，是永徽 5 年（654）写给师子光的：

“大唐国苾刍玄奘，谨修书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座前：自一辞违，俄十余载，境遇遐远，音徽莫闻。思恋之情，每增延结。彼苾刍法长至，蒙问，并承起居安豫，予豁然目朗，若睹尊颜。踊跃之怀，笔墨难述。节候渐暖，不审信后何如？又往来使还，承正法藏大法师（按即戒贤法师）无常，奉问摧割，不能已已。呜呼！可谓苦海舟沉，天人眼灭，迁夺之痛，何其速欤……”这封信的其余部分，可参看朱偰：《玄奘西游记》（170页），和苏渊雷：《玄奘》（105页）。

这么古色古香的一封信，他译得流畅自然。好像原文，本就是用回鹘文写成的一样，毫无拗口矫饰之处：

“ulugh tawghaq ilintaki toyin huintso esengü bitigim. ortun anetkek ilintaki magadligh üq aghiligh nom bilmix inanpirdi aqarika.pir kie adrilmixdin berü anim ara on yil bolti. el ulus yirakingä edgü sawin exidgeli bolmazbiz. sakinmak amranmak kθsüxümüz kün kunina üstälür bolur. toyin drgadimi kelip esen tegdi aqarining dat … mahabutlari inqin tüzin axidip anta … kia ok kθzümiz yarulti kalti, ayaghulukin kθrmüxtäk bolup, kali … kalangurdi kθngülümüz birli makali sθzlagüsüz ol. kim anta tòg … ad kolular kaziginte erü erü isig baxladi. bu isig θdte bilmezbiz balagda kin netak inqmu arki. yeme biltir yil darma anatkaktin kelgili arkinxtin drmagupta atligh nomqi aqari baghrimizni

kiyitti tip exidip sininakimiz buzulmakimizni tüka-tgali umadimiz. ay … amgaklig taluyning kimisi batmix. tangrili kixilining kozi tagilmix. adra-mlig toru kcimaknin amgaki na yama tang na yama tawrak ay! …"

③僧古·沙力·突董译完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和《玄奘传》后，还在译书之末，诚挚地表述了他对玄奘、义净法师的极端景仰膜拜心情；说他们如何如何精通三藏：

"于大小乘一切经论，洞彻无遗，多闻博学"他们从梵文译成汉文，而自已又从汉文译为回鹘文等①。

在译经的过程中，凡是汉文用字已够醒豁，易于为回鹘人接受者，僧古一律就以汉文为根据，而不再引用梵字，也不再创新名，迳直从汉文译音，如大小乘（taising, sivsing），历日（likzer），莲花（linhua），行（tavranmak），六入处（alti kaeiy orunlar），檩（limlar），受（täginmäk），爱（amranmak），道人（toyin），布施（buxi），佛僧(bu-rsang)，罪（tsuy），慈（tsi），慈悲（tsi tsiyuraka）。这一光辉传统，到了后来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吸收的范围和气势，就更为扩大了。

除了僧古的翻译外，还有很多。这里只择要讲几种，其余就不论及了②：

①《弥勒三弥底经》（Maitreyasimit），现存的回鹘文译本告诉我们，它是：

"arya kantri bodhisvt kxi aqari anatkak tili-ntin toghri tilinqa yaratmix, prtanrakxit aqari

①参阅拙著《维吾尔翻译史初探》（87.4西北民院学报）

②参阅拙著《维吾尔翻译史初探》（87.4.88.1西北民院学报）

tilintin turk tilinqa awirmix Maitreyasimit nom bitig."

意即"圣月菩萨大师阿阇梨从梵语制成(译为吐火罗语)(焉耆一龟兹语);普利標剌河西提(又)从吐火罗语译成回鹘语的《弥勒三弥底经》第一卷。1958年8月在哈密发现,系天山公社吐米底村的农民挖土积肥,从一个用泥土封闭的小洞中发现的,计608页。第三卷名《阿那律陀阿罗汗比喻经》(Aniruti arhan(t)ning äwdani),记述的是佛的姨母大爱道桥昙弥夫人(Maha Praqap(a)ti Gutami)为佛织制僧衣的故事。

这部经的译成时代,当在10—11世纪之间,Prtanrakxit可能是一位精通梵、吐火罗与回鹘语的'毗婆尸论'(Waybaš)大师。

②1913—14年,在吐鲁番发现了一本有关佛教传说的作品。它是高昌时期由龟兹语译成汉文的,至于回鹘文之写成,究在什么时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它的影响很大,深入人心,几乎家喻户晓,应该多说几句。这就是《乞希塔纳·伊利格·伯克的传说》(Qxtani Elig Beg)。它的内容,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乞希塔纳王为了斩妖降魔从疫疠手里拯救人民,来到蝎子城。亲见散布鼠疫的恶魔拉克谢斯(Rakxes),肆意蹂躏百姓,乱施淫威,为了拯救人民,他的浑身迸发出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以无比的力量,投入一场极端艰苦的战斗,终于战胜了恶魔拉克谢斯和异克(Yik)。

故事的语言优美,富于戏剧性,人物刻划具有强烈的旋律和节奏感:

"korkghutak kork mangiz tutup yawlak katigh önin kikiru su, darzul, badruk eliglarinta tutup kaptara ulugh, baduk tagh at-özin onayu ot onglug exin saqlarni inkinlarinta tüxürüp aghulgh yilanin

aṭ-üzlirin etinip yiratinip kay baltir sayu yüri-yürlar ardi."

（他们露着狰狞的面孔，以粗野的厉声嚎叫着；手持三叉戟和旌旗，挺着高大的黑山一样的身躯，肩上披着烈火一样的头发，用各种毒蛇装饰着，沿着街巷拐角在爬行。"

描写到恶魔拉克谢斯时，是这样的："他的三只大眼睛闪动在烈火般的发须之间。瞳仁似燃烧的灯笼，与泪珠同时滚动，长期以来，正是以此种冷酷的心肠，利刃般的尖齿撕吃万千生灵。"

整个作品里，到处有古代维吾尔人民曾经一度信仰过的拜火教（Atesh parasti）的影子。比如"烈火般的头发"，"瞳仁似燃烧的灯笼，与泪珠同时滚动。"等等。这个传说的汉文译本，已由日本收入二十六卷的《佛经汇综》。回鹘文本首尾残缺，现存德国柏林。

当时高昌的佛教之盛，可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苾刍众多，庙宇林立，译经浩繁。虽不敢说梵、汉、藏三种文字的佛典，全部都有回鹘文本，但也可以说，重要的大小乘经论，一例应有尽有，其况之盛，规模之大，差可与中土和梵乡媲美。当时倘无回教东来，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的。

佛经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昌的文学，使它更多地带上了佛教色彩；这和喀喇汗国的文学，更多地带有回教色彩，反映喀什地区回鹘人所谓哈卡尼亚（Hakaniya）官话的特征，恰恰相映成趣，南北辉耀。

第五章 高昌文学

上章，我们极其概略地介绍了一下高昌东部的佛经翻译（包括从梵文，汉文，藏文和吐火罗文）的光辉成果，及其翻译技巧方面达到的高水平。但还有很多东西，诸如译事的进行，究竟是在国家政府的组织下，网罗名家集体进行的呢？抑纯是个人单干？倘是后者，就不必去说了。如系前者，那么译场的组织，具体的安排，规模多大，人员多少，译审的手续又是如何，所有这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故尔根本还未触及，即就佛经之翻译而言，谈得也极概略，而不够全面，深入，挂一漏万的地方，想必不少①，但以限于材料，和篇幅，不容铺陈，只好暂时谈到这个程度。不过，绝不能因此而率尔做出“整个高昌文学，止于此矣”的结论。应该说，我们才刚起步，或拉开序幕。大家知道，火州一直是高昌王国的首府，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因‘丝绸之路’②（Jade-ye abresham）中转站的作用而急剧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的中心。为了笼络，愚弄人民，官府大搞佛经翻译，大兴土木，建立伽兰，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是广大的西北地区，有的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葛逻禄、回鹘、乌护以及其他许多突厥民族活动，劳动生产，斗争的大舞台上，绝不会是一花冷清地独放，万卉萎萎的局面。假如说，农业地区的高昌东部，在佛经翻译工作上，做出了辉煌成绩；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草原地区的高昌西部，山花烂熳，民间文学绽出了

①参考拙作《维吾尔翻译史初探》（87·4，88.2. 西北民院学报）

芳香无比的第一批奇葩。

语言学家，根据各种语言的历史事实，和规律转化，确定了当时同属突厥语系的许多民族的活动范围，粗线条地勾勒出了他们所在地区轮廓的设想：葛逻禄回鹘居东①，乌古斯居西，钦察在西北。汉史盛称的'九姓乌护'，也就是闻名世界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所自出的民族。

为了能把乌古斯说得清楚一些，有必要先从葛逻禄谈起。

840年，回纥苦于黠戛斯的南下攻击，无还手之力，不复能在蒙古地区立足，解体四散之后，根据波斯史家拉施德《史集》的记载，西走的回鹘民族，其中有一部分定居九河一带，名'九姓回鹘'，一部分定居十河，称'袁纥'。这里的'九姓'，'十姓'民族也者，就是"九姓乌护"（Tokuz Oghuz或Uyghur），和"十姓回鹘"（On Uyghur）。

《史集》中还谈到Halluh，按这正就是在鄂尔浑碑铭中一再出现的"三姓葛逻禄"（üq Karluk）。说明他们原本就是由三个民族组成的。远在八世纪之前，已在东、西方的广大地区游牧，活动了。那时东部的葛逻禄住在乌德犍一带，和九姓回鹘同属一个联盟，而归其统属，并与中国朝廷保持着稳定密切的友好关系。而住在西方沿阿尔太山游牧的葛逻禄到了756—7年左右时，日益强大，占领了"十姓回鹘"的领土。

关于此，波斯史家穆罕默德·奥菲（Muhammed'Awfi），在他的《Lubabu'l Albab》《精义之精义》里，做着这样的叙述："突厥的另一部分——Halluh（葛逻禄），他们居住的地点是

---

①有关他们的最早消息，见之于8—9世纪（744—759）的《苏扎碑》。请参阅G·J·兰司铁的《希尼·乌苏出土的碑铭之时代》（Вреи написания пацяшичка из шене-усу）一文。11世纪《福乐智慧》的作者也曾提及过。

‘日落之山’（Kubi Yūnās）〔估计即是《突厥语大辞典》中的‘黑太阳城’（Kara Kuyax）—作者〕其地产金。Halluh受制于九姓回鹘（Bandgane Tokuz Oghuz budand）但是到了后来，起而反抗，直赴突厥斯坦，其中一部分，甚至到了伊斯兰国家。”这里的差异，仅只‘九姓’‘十姓’而已，事情的经过，应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麻·喀什噶里认为：“葛逻禄是突厥蛮（土克曼）民族的一种。”（Ⅰ，276），“葛逻禄是自乌古斯分出来的突厥民族”（Ⅰ，473）。《辞典》的话，说得非常清楚：一、葛逻禄是突厥民族；二、出自乌古斯民族。

这样看来，当日同属一个联盟的九姓回鹘，到了后来，何以又转到九箭乌古斯，其理就不待证而自明了。

高昌的文学

高昌时期，出现了大量用回鹘文写成的包括传说、故事、诗歌，尤其是许多内容精湛，趣味隽永，文字优美，境界高雅的民歌。有的赞美绮丽的自然风光，有的歌颂纯真的爱情与思慕，有的侧重伦理训诲，晓喻知识之重要，应该及时努力。如：

“在层峦迭嶂的山间
在宁谧无诤的空场
在浓密的垂柳下面
小溪里流水汩汩淌
在百鸟欢鸣声声乱
在聚栖处间间关关
在百不愁来心不烦
这样的地方

处浓荫幽邃的山间

处杳远宁谧的空场
处峰岩高耸似一线
当万籁俱阒无繁响
处烟花细丝飘拂间
处潺潺流珠的溪上
处百无忧虑神不烦
这样的地方

面对峰高谷幽的群山
面对牵人爱思的空场
面对潺潺珠流的溪边
面对静无诤天高野旷
面对八世风①不动不颤
面对空翠世界恣徜徉
面对空寂寥廓无牵缠
这样的地方

看这葱郁如绮如画的山间
看这绿荫如团撩拨人心弦
看细线凌空下成淙淙小溪
看破除这六欲②而毫不贪恋
看目之所见心已洞彻无遗
看无欲无求此生了无牵缠
这样的地方”

---

①八世风，亦名八风，语出《智论》。
能动物情，名为八风。”

②六欲，见《智度论》二十一，一、色欲，二、形貌欲，三、威仪姿态欲，四、语言音声欲，五、细滑欲，六、人相欲。

这是一首极美的山水诗，但通篇贯穿着禅味，足证当时佛教在高昌人中间已经深及骨髓了。情景交融的结果，愈见景之清幽，所谓“蝉吵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也。尤其第一段之所写更表现了这种意思。全诗四段，通用头韵（alliteration），而不见怪诞，但四段协韵，交相穿插，又各不雷同，似单调，而实有加深静谧、清出的作用，消却人间烟火气，尾韵不怎么强调，纯视行文之际的实际需要，毫无勉强的痕迹，好象只是为了提醒读者有这么一回子事儿罢了。总的来说，能寓变化于严谨之中，严而不板，难得之作也。又如这首小诗：

“容许我苍狼样与您共行
容许我黑鹰样翱翔临空
容我为煤带给贫寒温暖
容我给琢磨者力量凭添

您是我们至尊至强的王
（您是我们）纯赤如金的王
（您是我们）的王如珠浑圆
您是贤明的萄、福佑人间

您把率土之滨万千子民
庇佑在怀抱如大海无垠
您宽阔的襟裾无比温暖
恩爱抚育着健康地发展”

高昌西部的民间文学

事情往往是离奇的，超乎我们的意料，比如高昌，东西方间竟会有那么大的差异，火州一带的佛经翻译，感到难于想象

的程度，而在西方，岂但没有感受到佛教的影响，从不少迹象看，还严重地残存着萨满教的影子，这只要你翻翻《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便可领会出来，求得一些答案。

总的说，西部的民间文学，似较突出。由来当也较久，说不定还可以远溯到鄂尔浑土拉河时代，C・E・马洛夫就有这种看法。因为民间文学，总是凭靠口耳相传，动辄有千百年无名氏的咀嚼，加工修饰，千锤百炼，最终才成为如此珠园玉润的硕果。流传至今的例子，首为《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习惯上通称为《Oghuz Nama》。但也有人称《Tazkira-i Oghuz》。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据说，它是献给一位传说中的勇士，突厥民族的祖先名Eponim的故事，基本上以散文写成。其中描叙的对象，除了乌古斯汗以外，还有他的大大小小的伯克，及其整个部族生龙活虎地活动的情况。语言纯朴质直，叙事风趣生动，文笔新奇，内容涉及的很多，富于象征意味，结构简明，脉络清晰。

全部故事的叙述，以这样开门见山的一句引出：

“让他出世吧—他们讲，他的模样儿这就是：”

这劈头一句，说得实在精采，有如“横空出世”的莽昆仑。跟《圣经・创世记》上的“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自然，一样样擒人注意，孩子生下了。

“脸是青的，
咀—火红，眼睛殷红，头发和眉毛
滴乌。”

《传说》以简到不能再简的语言，表示深刻：

“想到，
就说。”

对于事物发展过程的速度，《传说》总是表现得干净，利索，恰到好处：

"过了四十天，

他长大了，走路了，玩耍了。"

对于细腻深刻的感情，笔法则更洒脱漂亮。从不假借堆积累赘的修饰，描绘，而是单刀直入，用朴素而天真有趣的语言，如第七段：

"脸上，炯炯闪光，

眉子发亮

像北极星一样

她这样漂亮；她笑，高高的

天空哈哈回响。她哭，高高的

天空跟着悲伤。乌古斯汗

看见她，失掉了理智，魂不附体，

爱她，带走她，

和她在一起，恣意徜徉。"

通篇都是这样流畅自然，清新的语言，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因之，故事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只一阵子，便告了结束。但它的内涵，却无比丰富、涉及的问题，绝非几篇文章所能尽述。故事的框架，包括两个部分：

1．开头（从乌古斯成长到想统治国家）和结尾（回禄·突厥之梦和以后的穿插）。

2．乌古斯的出征和战争。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乌古斯一生下来，就有非同一般的体形，除了头发和眉毛是黑的以外，他的脸是青的，咀是红的，眼睛殷红，牛腿，狼腰，貂肩，熊胸，一句话，长相非凡。四十天以后，已经长大，会走，会玩了。

第一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长名昆（太阳），次名哀（月

亮），三名允秃思（星星）。第二个妻子，也生了三个儿子，长名阔（兰天），二名塔（山岳），三名得嶷（海洋）。

乌古斯为汗以后，就带着军队，四出征战。先后战胜罗马，身毒（印度），苫国（Sham按即叙利亚），唐古特（西夏）等等。弥留之际，给六个儿子分封领地，长房三弟兄在东，晚房三弟兄在西。

给长房三弟兄，赐分了从东方拾来的金弓，断成三截，许其各持一段，即称他们Buzuk（折弓），而繁衍；把从西方拾来的三只银箭，允许晚房三子各持其一，即称他们为üqok（üq三，ok箭）而繁衍。弓族为长，箭族为弟，箭须服从弓，弟须服从兄。

故事到此结束。

据阿拉伯史家本·阿瑟尔（Ibnu'l Athir）提供的材料：12世纪时，乌古斯部族还有布祖克（Buzuk），和乌乔克（üqok）两部，很可能乃即故事传说之所本也。

至于《传说》究竟何时才趋于定型，尚无一致的意见。我们暂且不妨定为在13世纪之前吧，它的萌芽，想来当较早些，因为乌古斯毕竟是传奇式的人物，很难说是历史人物哩！

两个王子的故事

也叫《善事太子入海品》是根据汉译佛经《大藏经》中的《贤愚因缘经》（Damamûkl Nidâna sûtra）与《善事太子入海品》的本生故事转译而成。其中叙述勒那跋弥国王（Ratnavarmin宝铠）的善事太子，被其弟刺瞎双眼后，历尽艰辛，辗转逃往梨师跋陀国，后又经牧人将其护送至一城中。善事太子请求牧人："汝哀我者，买索一琴，与我自娱。"继之，又叙述善事太子在街头持琴弹唱。"时牧人买寻索与，共相辞谢，于是别去。尔时太子素多技能，歌颂文辞，极善巧妙。即于陌岩，激声歌颂，弹琴以和。音甚清雅，城中人闻其音者，皆乐听闻，无有厌足。各持饮

食，竞相与之。”法人伯希和于1907—1909在甘肃敦煌千佛洞窃得，名之为《L'historire des Princes Kalghan Amkara et Pap Amkara》（善恶王子的故事），共40页（80面）。一经介绍，极大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惜回鹘文本的译者，及时间等，一概不详。

《善事太子入海品》的汉文原文是这样的："昔宝镜王有二王子，兄曰善事，弟云恶事。二人共入海求宝，弟窃刺兄眼，使为盲人，夺其财而还，后兄还国，眼目已愈，父王闻之大怒，欲罪弟，兄请免其罪。善事太子今释迦如来是也，恶事太子提婆达多（Dêvadatta）是也。"回鹘文本讲的是："玛哈莱提·额利（Maharet Elck）。

国王，有两个特勤，长名善心，次名恶意。某日，善心出游，看见许多贫穷苦难的老百姓，心里分外悲悯，便自作主张，把父王国库里的财宝，分给他们。但这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去求教哲者，哲者告诉他："倘能下海，采取一颗有求必应的如意珠（Qintämäni）[1]，就可满足大地上众生的欲求和愿望。"听了这番话后，善心决定要完成这一件大事。虽经国王百般阻拦，也归无用。

临行时，国王派了五百人马同路。恶意闻讯，心想：父王母后倒底偏爱大哥，一旦探得宝珠，他在双亲眼里，不更神气了吗？于是产生了妒念，公开扬言，自己也要一同前去。善心把他编进大队人马。而自己却只身下海，直奔蛟王金山，根本不理睬千难万险。始终以赤诚的善心，终于折服了蛟王，取得'如意珠'，平安上岸，与恶意会见。弟弟佯说，同来的五百人马，全部牺牲。善心听后，悲恸异常，说："我已取得如意珠。"恶意假惺惺体贴备至地说："请哥哥好生休息。"善心接受了这一提

①原出梵文。

议，交出宝珠，并要他妥为保存，免得被坏人偷走。说过，就去睡觉，进入了梦乡。恶意寻思，倘父王见此，不知要把大哥疼爱到什么地步，而我哩，未免太难堪了。于是，找了两根竹刺，趁善心正在酣睡，弄瞎了当哥的两只眼。

善心得到仙人引路，回到人民中间，以其过人的善德，和精湛的音乐天赋，在十字路口，为过往行人献艺，借以糊口，并接济穷苦的乞儿和落魄汉。很久以后，众皆惊异，说，你很像一个王子，而绝对不是一个乞儿，为什么落到了这种困境？他说，自从我来到这世界上，就一无所有，倘要我说出身世，只怕我的弟弟连性命也难保。

另一方面，恶意告诉父王，当哥的已死，（他这样相信），国王听后，至为悲痛，但也不无怀疑，接着把恶意下入狱中。

像这样兄弟两人，一好一坏，善与恶进行斗争的故事，不但佛经中有，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无例外地都有。差不多已成套式了。

高昌的作家文学

高昌的作家文学，尽管遗留下来的不多，但是8世纪末9世纪初，米兰（今婼羌）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于唐元和10年（815）所写的三首诗，1959年10月被发现了。他在《诉豺狼》中，血泪控诉了吐蕃贵族入侵高昌的罪行：

“东家豺狼恶，
食吾肉，饮吾血。
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
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
吾却云开复见天。”

又如《忆学字》：

“古来汉文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

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

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

迄今皆通习为之。”

这些诗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关于坎曼尔的材料，可参看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中“坎曼尔诗签试探”。

因谈坎曼尔，使我又想到了好几位回鹘作家，尽管他们没有以母语写作，在本族本土留下什么影响或名声，却在世界各处，以其他民族的文字，留下了出色的著作，从9世纪末，直到元代，人才辈出，其荦荦大者，计有法拉比，偰氏弟兄，小云石海牙（1286—1324），薛昂夫（1273—1345）等，似乎都不该受到冷落。新疆方面有几个朋友，出于关心，曾经委婉地提醒我，《维吾尔文学史》能接触他们吗？因之，我也曾经很踌躇过一些时候。真的，写这些人是否犯胡拉八扯之嫌，多此一举？比如波兰文学史，就不写约瑟夫·康拉德（Ioseph Conrad）么，而自己为什么非写这些人不可呢？但是继而寻思，那么长一段时期之内，回鹘人里的这些精英，既然能以欧洲文字（如法拉比）或汉文（如贯云石等等）写出那么优美传诵千古的诗文，难道我们竟能以不是用回鹘文写作为理由，硬把他们摒之门外，拒不接纳吗？恐怕有些不尽情理吧。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写他们，恐也的确是出格。考虑的结果是，尽管使用的表达工具不是回鹘语文，但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依然具有浓烈的回鹘人生活气息，辟出几页篇幅给他们，也并不破坏《维吾尔文学史》的整体构思，还可以激励本民族的历史自豪感，引为骄傲哩。

法拉比（878—950）

他的全名为Muhammad ibn Muhammad ibn Tarkan ibn Uzalagh al-Farabi也叫Abu Nasr al-Farabi，中世纪的拉丁文献中，称之为Avennasr，欧洲人称Al-Pharabius，878

年，生于药杀河区的突厥斯坦村。他的声名，在欧洲远比在亚洲的突厥语民族中间为显赫。因父亲在哈力发的近卫团中工作，后乃随之去了报答，并在那里学习。940年受赛衣德·道拉·哈马丹（Sayt al-Dawla al-Hamadāni）之召，开始在阿勒坡（Aleppo）的宫廷服务，有令名。直到950年，卒于大马士革城巴布思·珊格尔（Babus Saghir）门附近，享了八十多岁的高寿。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多面手，一生著作极夥，约有百余种。大部分留存在拉丁文中。主攻哲学，继亚里士多德为'第一大师'之后，他获得了'第二大师'的头衔。数学，医学，音乐诸领域，也很有建树。曾著《音乐大全》（Kitab al-Musiki al-Kabir）一书，系统地介绍乐理。非但理论，音乐实践，也很惊人。据说，他最擅长弹奏短颈琵琶（al'ud）能使人破啼为笑，或催人进入睡乡，技巧之精而娴熟，可见一斑。

一生除过哲学专著之外，还零星写过一百多篇散文，和晶莹可爱的一些抒情小诗。这也就是我何以要抖胆把他拉进文学史来的道理：

Ⅰ. 我哪有心思打扮自己的生活，
花样的年华随箭离弦飞天涯。
当幸运开始，不幸偏来紧相跟，
天意默默，催我们快快回老家。

Ⅱ. 吃了这么多苦痛，是你给我生命，
满腔心思火辣辣扑进你的灵魂。
岂止眠食难安，走路步子也紊乱，
兴趣，希冀，扬起蹄子齐朝你飞旋。
要玩，没有去处，宇宙小如一个点，
不去你身边，哪再有什么好替换。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比你好，

我要扛起这份苦情朝住你喊叫。

Ⅲ. 我总在两只晶莹的杯间流连往返，
拿自己的忙乱来把它们注得满满。
一杯是黑黑的墨水漫溢荡漾，
另一杯却有紫罗兰色的琼浆。
一个装满智慧的珠玑，
另一个却饮吞着悲凄。

西州归顺辽与元之经过

且说耶律大石为了向西方的大食国借兵，以光复故国。首先写信给西州的回鹘王毕勒哥（Bilgä），请求他允许借道过境，毕勒哥看信之后，深为感动，迎至官邸，设宴款待。越三宿。进发时，毕勒哥还赠马6000匹，驼百只，羊3000头，护送出境。耶律大石到了中亚后，收服了突厥各部，建立西辽，自称葛儿汗。到了这时，西州实已成为西辽的属国，受西辽派遣的总督监管，赋税繁重，不堪忍受。

恰就在此时（13世纪初），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Barquk Alte Tegin）听说成吉思汗起兵漠北，感觉时运来临，遂于1209，杀西辽监国。一面派出使臣阿锡乞喇黑（At Qirak），前去成吉思汗处报信，愿与交好①成吉思汗大悦，立允其请，还答应把女儿阿勒阿勒屯（Al-Altun）嫁给他。随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帮助者必那颜（Jebe Noyan）征服波斯中亚各国，为蒙古立了大功。尽管如此，亦都护的处境，也不过是臣附的关系罢了。到了1275年，蒙古在其境内，派驻了‘达鲁花赤’，（Darughaqi）常年监视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并驻重兵于陪都别失八里，调遣它的军队，参加侵略性的远征。亦都护

①参阅《元朝秘史》11卷。

受蒙古的册封，征调技艺文化人才，允许他住在首都，作精神首领，遥领故地，到了这时，情况就今非昔比了。

1224年以后，维吾尔长期属于元察合台汗国，直到明洪武三年（1370）察合台之亡。

蒙古自从有了文化水平较高而自愿臣附的维吾尔前来后，一条广阔的道路就告开始："得塔塔统阿，始知符印之用。"这是维吾尔文化之输入。有元一代，维吾尔人（色目人）中，凡有一技之长，或一才一艺的，悉数被招致以去。文史、语言、书画等等领域的人才都有。何入仕元廷的，计二十九族。二十四史中的《辽史》，《宋史》，《金史》的编纂人，有不少就是维族。如《辽史》的纂修官，第一人廉惠山海牙。他还修了英宗、显宗实录；《金史》的六个纂修官的第一人沙喇班；《宋史》提调官中的岳柱，全普俺撒里两人。元世祖时，大藏经的整理大师当中，也有维吾尔。

偰氏弟兄三人（偰哲笃、偰玉立、偰百僚），在诗文方面，造诣极高，有诗集传世。如玉立，哲笃二人的《玉立诗集》，《世玉集》，王僚的《进忍斋遗稿》。对汉族古籍研究最深的，除了廉惠山海牙，还有小云石海牙（1286—1324），薛昂夫（1273—1345），廉希宪，阿鲁浑萨里等。尤其小云石海牙，工诗能文，擅歌曲，明代的'海盐腔'，就出自他。书画音乐方面，有廉希贡的扁膀大字，沙喇班的大字，喜山善书，隐也那失理精楷书，伯颜不花的斤善草与画，边鲁善花鸟，巎巎（子山）精于草，闾闾僧人，滨篮襟，唐人祖邃音律。

贯云石（1286—1324）

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他的维吾尔姓名，原是小云石海涯，系元代功臣阿里海牙之孙，父名贯只哥（Küza-tkü），后遂以贯为姓，云石为名，采用了一个汉化名字。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比汉人逊色。尤其在诗和散曲方面。自号酸

斋，与号甜斋的散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遂把他们俩的作品合辑刊行，称“酸甜乐府”。

云石本人，一度官至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数年之后，对于宦海感到厌倦，让位其弟忽都海涯，归隐山林，啸傲禽鸟，行医钱塘。一生趣事极多，善骑射，武艺高强，膂力过人，擅长使槊，跃身烈马，驰骋山地，追擒猛兽。

云石开始读书，进步极快，从当时与虞集并称的文坛泰斗姚燧（1239—1314）学，颇受赏识。早期的散曲，多写艳情，后来题材一变，作风渐趋豪放。文章气势凌厉，有“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之句，所指极为具体：原来当他出世的那一年，祖父因与权臣桑哥的亲戚诉讼，受尽迫害，病中忧愤自杀。死后，还被忽必烈抄家，后来虽然得到平反和追赠，但已于事无补了。弃官之后，云石有一首《清江引》，足以说明他的人生观：

“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早年的艳情诗，诗情绵密，音韵和谐，幽默含蓄而不涉庸俗，如《红绣鞋》：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什么？”文字自然，犹如口语，明初学人朱权《太和正音谱》谓：“贯酸斋之词，如天马脱羁。”指的正是他的维吾尔民族的率真豪放之风，可以说，他直接貂续了《敕勒歌》的优良传统。

薛昂夫（1273—1345）

曾经担任过三衢达鲁花赤，后来也走了归隐的一条路，他在《朝天曲》里，有“人生六十便宜闲”之句，自叹“已落渊明后”了。赵孟頫谓昂夫的诗“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所不及”。本人极自勉，认为“词句潇洒，自命千古一人”。

第六章　喀喇汗国时代的维吾尔文学

（9世纪末—1213）

迄于今日，喀喇汗王朝的起源，仍是学者们争论不休，而莫衷一是的热门题目。我意既不能草率从事，过于贪图方便，一口认定汗国的建立者，就是西迁的回鹘；也不能说纯是原有的葛逻禄，或别的某一民族。单纯地认定是两者之一，都难令人折服，史料不充分，凭空争论，也归徒然。

须知回鹘汗国，是在强敌压境，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难于再在蒙古地区立足，迫于无奈之际，决定流迁他走的。西奔葛逻禄的，虽云系回鹘的主力部队，人数多到十五部，《新唐书·回鹘传》谓“号十万”，且在其相馺职及乌介可汗之外甥庞特勤，男庞并遏粉兄弟五人的率领下，有组织地出走。但跋涉几千里之后，兵疲人乏，狼狈万状，是意料中事，岂能在旋踵之间，客主易位，一跃而成为异地的统治者？难道葛逻禄汗国的中枢，竟甘于拱手服输，任其如此吗？

葛逻禄汗国

前边我们谈过，在回鹘汗国时代，葛逻禄还是回纥部落联盟的组织成员‘外九部’之一。它的原籍或大本营在金山西与天山之北的北庭之间的草原地带。后以不堪回鹘的残酷剥削和穷兵黩武，四出征战，终年为之奔命之苦，一部分人，乃就近迁往天山南部，与吐蕃修好。《新唐书·回鹘传》谓：“三葛逻禄，白眼突厥素臣回鹘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至于其余的大部分，复向达林库儿（按即今之巴尔喀什）湖及七河流域的草原地带西迁。及8世纪

中叶，这部分葛逻禄人，已发展壮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径自取代了早呈土崩瓦解之势的突骑施（Tohsi）部落，创建了自己的独立政权——葛逻禄汗国。《新唐书·葛逻禄传》云："至德（756—757）后，葛逻禄寝盛，与回鹘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关于此，我们已在前边高昌部分，作了叙述。

喀喇汗王朝

庞特勤率回鹘十五部之众的'投奔'，我认为是分了几个阶段的。虽非步步为营，经过严密的计划，但随着行军到达天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理所当然，定要进行一番休息或调整，和新的布署，以期能继续进军。《新唐书·回鹘传》曰："每行止斗战，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既云"行止斗战"，足证有休整，也有斗战，而且斗战之际，"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看来，这当是回鹘惯用的战术，先让"客部落"当炮灰。无怪乎葛逻禄要"怨苦"之不迭，且要叛离了。西向投奔的回鹘，到达北庭地区，而安西，而新复州，庞特勤随即宣布自己为可汗，其所以能做到这样，端在回鹘的人马，在北庭一带，获得了彻底的将息，羽毛已丰，进可以攻，而退可以守了。越葱岭（Kawak Art）时，更不是什么'西奔'，而是要在七河之上，兵戎相见，与已经'寝盛'并建立了汗国的葛逻禄人，职失人（Qigil）逐鹿，进行较量，一决雌雄了。结果是"后破有拔悉密，葛逻禄"。及10世纪初，西迁的回鹘人，终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达到客主易位。继之而起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喀喇汗王国。而原有的葛逻禄民族，竟连自己的名字，也归于销声匿迹。

两个问题

喀喇汗王国之兴起，简略的轮廓大概如此。不过有两个问题，值得在此提出，作为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一、《高昌王世勋碑》（1334）寻根溯源，虽然微嫌失之过简，但毕竟明确提及了他们的先世："和林之山，传三十余君，从卜古至玉伦的斤（Orung Tegin）①的光辉悠久的历史传统。何以文化高度发达的喀喇汗王朝，竟无一字涉及先世？（连《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这两部古典名著，百科全书，亦未例外），实在令人费解。

二、喀喇汗王国的世系中，不见那些840年西奔葛逻禄，且曾'逐鹿七河'之上的开国元勋的踪影，试问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功业未成身先死，早在西奔途中倒下？抑别有原因？有人认为创业的"毗伽阙·哈笛儿汗"即是庞特勤，我意作为推测，不失为美妙的联想，并减少许多纠葛，但是资料阙如，光这么一笔，恐难把空档填平或衔接起来。

总之、喀喇汗国之出现，略迟于高昌，然赓续的时间，大致相当。在历史上，各有大小不同的贡献。若从深一层的意义说，喀喇汗王朝的贡献，似更丰硕，更辉煌，形成了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或高峰。严格地说，维吾尔文学，实以这段时期为滥觞，亦不过份。这和当时王朝在政治上的比较开明，经济上的繁荣稳定，有密切关系。所以文化领域，才产生诸如《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等震撼世界的名著。

---

①王静如教授谓为"即阙毗伽可汗，惟其事则指菩萨汗而言，此由音近步伽，故又转为布可汗也"我意此说极具参考价值。

汗国的疆域

至于汗国的领土四至，诸家的意见纷歧，短时之间，似乎尚难取得划一。我们也不准备在这儿过多地花时间，只粗略谈谈：大约包括唐朝的北庭和安西两部护府之所辖，与河中府一带，这在当时之中亚，论幅员之广，实属独一无二。

喀喇汗国的分裂

但是，自打苏来曼之孙阿里·本·哈三，即所谓的阿里的斤，在西部河中府，得到塞耳柱人的支持，寝寝日盛，喀喇汗王朝分裂之势，似已不可逆转。1032年，他终于按捺不住，宣布自己为可汗，其管辖范围，囊括了整个河中地区。这一来，喀喇汗王朝，事实上，就已成为东西两部了。

西部大可汗的首府，先后为讹迹邗（üzkand），撒秣鞬，副可汗住不花剌；至于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领域，包括七河流域，喀什，和田及费尔干东部一带，东北以库车而与高昌王国为界。大可汗的首府在虎思斡耳朵，副可汗初在怛逻斯，后移至喀什。这里事实上已成为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称Ordu Kand（通译俄都肯），相当于王都或大都。

1213年，最后的一个可汗奥斯曼为花喇子模的马哈木算端所杀，其国成了花喇子模的一个省后，西部遂告结束；而且王朝，从12世纪30年代起，也成为西辽的附庸，赓续了近四百年的喀喇汗王国，盖已有若无，而寿终正寝了。

至于汗国式微的因素，归纳言之，不外三个。玉素甫·哈笛儿汗一举而推翻了前后达一百二十八年之久的萨曼尼王朝，取得河中府地区，固然给喀喇汗国的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使汗国达到了鼎盛，但也伏下了汗国之走向分裂为东西两部与式微的必然契机，这是一。兄弟阋墙，觊觎河中这一块肥肉，明争暗斗，

都想当那里的总督。外部有伽色尼王国，虎视眈眈，伺机阿姆河之南，时而与之和亲，时而派遣密使，利用喀喇汗国内部矛盾，挑拨离间，打进不稳定的楔子，这是二。喀喇汗国内部最大的危险因素，厥为巴拉沙衮的主和派；河中府方面，有主战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互有消长，既严重分散政府的精力，不得不忙于去应付，或起兵镇压，大动干戈。也给伽色尼王国以可乘之机，时来干扰，要尽纵横捭阖，上下其手的能事。使好端端的一个王国，以分裂而告终。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已经预感到末世式微的阴云了。所以才立意写《福乐智慧》这一部维文的《资治通鉴》。

在整个喀喇汗国期间，总东西两部而言，文化灿烂，诗人学者辈出，前后计有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贾玛尔定，艾合默提·亚萨味，尤格纳克，还有见之于《突厥语大辞典》的诗人Juju等。西部有花喇子弥（Harazmi）等。其中以诗人兼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与语言大师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两人最为出名。是喀喇汗王朝的双璧，可以说，两个人差不多生在同时代。即如不曾有相晤之缘，起码，也应该彼此闻名，略知一二，而不该陌生的。可惜两人在各自的著作中，丝毫都不曾涉及，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只有俟诸日后的研究来解决了。

哈吉·优素甫

哈吉·优素甫，（Haji Yusuf 1018/9—92?），诗人，他的生平事迹，材料不多，根据长诗《福乐智慧》（Kudatghu Bilik1069—70），完成的时间即回历四百六十二年为即将到来的五十岁计算，他当生于1018年的虎思斡耳朵（Quz Ordu），汉史盛称的裴罗将军城（Balasagun，亦译八剌沙衮）的'名门之家'。为了撰写传世之作，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投奔喀什，他说：

“为了撰写自己的诗作，
甘愿背井离家走他乡。”

这样的讲话，可能是诗人故意要打马虎眼儿，我们知道，喀喇汗王朝初起时，其统治中心，原本在巴拉沙衮，大可汗也驻扎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可汗，住在陪都恒逻斯。诗人既身出名门，干么要负笈他走，行儿千里路去喀什进行写作呢？我意这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因为西部的萨曼尼王朝(Samanides874—999)时来侵扰，连恒逻斯一度也被攻占，有不少人，其中包括副可汗斛律恰克的可敦，都被掳去了。这种形势，对于新兴而羽毛未丰的喀喇汗来说，自然是一种颇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富庶而文化又极发达的喀什农业地区，自具无比的吸引力。因之，自然而然，他们便放弃了巴拉沙衮，将政治中心，向东南移动，出伊犁河谷，越天山而进入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诗人随了与喀喇汗王朝命运攸关的政治大势，落居喀什，并完成了他的著作。其次哈吉·优素甫，十有八九，与推翻其叔父收复其应得权益的萨吐克·布格拉汗系密切有关，甚至很可能是这一系的嫡系亲人或后嗣，所以才能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立足，作为新来乍到的客地户，一下子就能进入宫廷供职，诗成之后，复蒙汗王赏识，得到擢升，荣任Khass Khajib（内廷侍臣），官虽不大，但能经常随在左右，就不难理解了。

《福乐智慧》

这部长诗之写成，仅仅花了短短的十八个月，但它却是世界上少有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主旨是要给秉国钧的人君，提供一整套参考资料，有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书名的取义，也极仿佛，很值得比较研究。诗人自己，绕了个弯儿，说“秦人称其书为Adabu'l Muluk”（Qinliklar ' Adabu'l Muluk ' at-adilar.）我认为它就是宋大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译名

借用。根据英人詹姆士·赖德·豪司的《新土英大辞典》，adab一词，是“正规的风俗习惯，优美的礼仪”，丹尼尔·赖格的《阿法大辞典》说它是“高雅风度和良好教育”的意思。从两人的诠释来引伸，我的看法，似乎可以成立。它就是要提供出一套足以鼓舞世道人心，成为经邦济世的手册或通鉴哩。

优素甫创作《福乐智慧》的时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早已于1066开始，进行了四年光景了，尽管距离全部杀青，最后完成，还得再等十四年。但这一巨著，在当时全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和各族学者中，当是无人不知，尽人皆晓的大事。博学的优素甫，必是熟悉的。况且当时喀喇汗王朝与中央宋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正史记载，和内地之间的往来频繁：“道路清谧，行旅如流”，使者“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文化信息，学术情报之交流，自会及时，从全诗看，优素甫对世界各国情况，堪称了如指掌。类似《资治通鉴》这样的书，绝不会轶出他的视野，结果是两人的观点，竟如此一致，司马光说：“人君不可不观史”，优素甫说：“谁想秉持国钧，得听智者言论；谁想经邦济业，就得参考本书。”

《福乐智慧》的主旨

《福乐智慧》的构思层次，概括起来，不外颂、赞、训、诲，以及关于百行百业的分析，对19世纪作家艾力比，色保瑞的影响至大。颂指对真主、先知的歌颂，赞指对布格拉汗的称誉，至于训与诲的范围，不外四者：一曰公正（adl），二曰福祉（doulat），三曰睿智（hiradi），四曰知足（kana'at），怎么样始可达到四者，关键在于知识（bilik）。我们现在讲，“知识就是力量”，他说：

“谁要有了知识，
谁将获得世界。”

“要封闭地狱门，

舍知识其无由。”

这是诗人的真知卓识，能忧于天下人之先，当时的喀喇汗王国，尽管尚在鼎盛时期，却已如中天之日，露出大厦将倾的隐兆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日中则昃，乃是自然的规律么。随着伊斯兰教的东渐，苏非主义（Sufism）及其信徒，也混进来了。优素甫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能力，看到一般无所事事，游来逛去，不关心国计民生之徒，忧心忡忡，忿不可遏，痛斥他们蓬首垢面，

“浑身上下都不干净”

又说：

“有知识的人的睡眠，

强过苏菲分子打坐。”

全诗共计一万三千二百九十行，两篇散文序言，正文八十五章，三个附篇，纯系诗人直抒胸臆的抒情诗，叹世风之日下，悲愤填膺，真如屈子的《离骚》，催人泪下。全诗为了分析和深入，采用诗剧形式，叙事说理，概采一问一答。

故事梗概：

诗人为了阐述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用了四个概念化的艺术形象，透过问答形式，来深刻地演述四种中心思想：比如日出（Kün Toghdi）代表公正，月圆（Ay Toldi），代表福祉，贤明（Ogdülmix）代表睿智，觉醒（Odghurmix）代表知足。

故事情节是这么展开的：

从前有一个国王，名叫‘日出’以公正的法律，治理国家，政绩斐然，闻名遐迩。唯年事已高，迫切需要一个辅弼之臣，赞襄中枢。‘月圆’透过朋友考赛米施(Kus mix希望)的引荐，晋谒国王。经过长时晤谈，和唇枪舌剑的辩论，终于以其聪明才智，知识品德，赢得国王赏识与器重，被擢用为相，他的才能得

到了充分的施展机会。国运昌隆，万民安居乐业，出现了“狼羊共处”的盛世景象。临终之际，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贤明’。尽管贤明的才华，不逊父亲，他却经常感觉，如能得一助手，则其成绩，会更突出。族人有叫‘觉醒’者，年青而才德过人，合乎应选资格。虽经反复邀请，他就是不肯出山，应征从政，而宁愿遁迹山林，最终寂然死去。

觉醒是一个典型的苏菲主义者，也是诗人所最痛恨，用大量篇幅，着意刻划，而极力挞伐的对象。理由是他不关心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前途，虽才德过人，亦等于零。

诗人为他取名‘觉醒’，实是最大讽刺，因为他本人恰恰是死在不觉醒的冥顽不灵之中，与草木同腐罢了。

《福乐智慧》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对B·B·巴尔托尔德在他的《中亚突厥历史十二讲》“西辽和可夫哈儿的突厥文化”里对《福乐智慧》所表示的观点，即：一、“《福乐智慧》远赶不上它的波斯样板”；二、“《福乐智慧》遵循庙堂的传统”；三、“《福乐智慧》对于其后时代的命运的影响，是很微小”的观点，未敢苟同。

我以为《福乐智慧》一诗所缵绪的有两个伟大传统：

1、它全面总结了光辉的鄂尔浑时代草原游牧文化，取得了成绩，开日后维吾尔突厥文学之滥觞。它缜密的逻辑思维，表现在对事理之分析上，树立了空前伟大的丰碑。

他在1962条联句里，曾这么说：

“请听乌德楗伯克之言，

他的言语符合于理性”。

2、他吸收，继承了汉族文化的伟大传统。公开宣称《福乐智慧》“以秦国圣哲的至理微言写成”，它的文化根基，是无比深厚扎实的。怎么能大而化之，采用轻率的态度，摆出一付‘权威’的架子，妄加评议。

不否认优素甫受过波斯文化，或早于《福乐智慧》19年的《Xahnama》（《列王记》，或译《王书》）的影响，并在吸收和消化之后，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和风格，构思出许多维吾尔化了的艺术形象，终于写成一部富有创造性的巨著，不是什么亦步亦趋的仿制品。不但形式新颖，内容构思的细密，也是亘古未有，容不得把它们扯在一起乱加评论。不错，它的主体结构中，涉及了庙堂之上的一些情节，但是庙堂之外、之下的东西，更多，比如第四章歌颂春天的诗歌，较之《圣经》里的“诗篇”与“雅歌”，毫不逊色，难道这也是庙堂之上才有的东西吗？

我们认为维吾尔文学，自有了《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这两块丰碑后，才真正迈上了康壮大道、趋于成熟，披荆斩棘之功，自应归于他们。像后来的纳瓦衣，阿布都热衣木·纳札尔等等，有哪一位不是继承了优素甫这一份光辉遗产呢？硬说“《福乐智慧》对其后时代的命运的影响是很微小的，”蛮横地采取否定主义，勾销优素甫的深远历史意义和在该时代的现实意义，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在披阅《福乐智慧》时，常常要为它析理的圆熟细密，形象之优美绚丽，语言文字的无比生动，诗律技巧的精审娴熟所倾倒。说它是维吾尔文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是理有固然的。

喀喇汗王朝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巴尔托尔德本人所谓的“可失哈儿时代”。当时的“王朝突厥语”，亦即“官话”，已经形成，《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即是它最优异的代表作。麻·喀什噶里从语言上做了厘定与检阅，审查了辞源与归属；优素甫从诗学上做了杰出的成绩。打破了在阿拉伯、波斯语文凭借宗教威势，独霸一切的压力下，突厥语言“像受惊颤抖的黄羊”的可怜处境，硬是树立了突厥维吾尔语的权威，这和日后的但丁，以塔斯卡尼语写作一样，都是千古不朽的盛事。但丁坚持以严谨的三环套韵（Terza rima）

写成了轰动世界文坛的巨著《神曲》。优素甫采用的是阿拉伯、波斯语里的阿鲁兹（Aruz wazni）的穆塔卡瑞浦(Mutakarib)即十一音节为一行的形式（短长长/短长长/短长长/短长）。至于协韵，采用的是联行体（Masnawi），每两行同韵，与英国诗里的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相仿佛。就这样，贯彻了一万三千二百九十行，充分证明了诗人在新形式移植上的努力、韧劲与巨大魄力。

诗人在全书里还夹写了几十首四行诗（rubayat），不少双关语体诗（tajnis）、饱韵诗（tuyuk）、八行诗(musamman)、略语体诗（mahzut）等多种形式，据专家们说，它有6000根词和派生词，六万八千词条的词典价值，至于阿、波、借词，仅只500左右。词汇量之大，说明他的修养深厚，学识渊博。

诗人在第四章里，把对春天和布格拉汗的赞颂，紧密融合，意味至为深长。严冬过后，春天来临，大地复苏，明媚的春光，普照大地，百卉竞放，欢乐处处，万类均在欢欣，一切含着深情，满注着希望。当今的汗啊，消除了人世的压迫，仇敌也低了头，“假如他需要，我愿把生命奉献。”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是自然之美和理想的八音谐奏，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化境，如果说这也是“遵循庙堂的传统”，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从全诗的构思和表现方式来看，大量使用的是象征手法，对于人物的刻划，从外部轮廓和内心活动与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细腻情感，均能以传神之笔，描绘得活灵活现：

“姑娘的脾性，多么扑朔迷离，
你就他，她偏把手儿轻抽起。
有时是花枝招展，追你不放，
有时佯装没看见，使你踉跄。

你瞧她，她偏偏把脸儿转开，

你求她，却又不肯把你理睬。”

这是很难得的手笔，至于日出、月圆、贤明、觉醒等四个抽象概念的拟人化，更是栩栩如生，性格饱满，富有戏剧性动作，土耳其的文学界，在很早的时候，即已把《福乐智慧》搬上舞台，是很有见识的。

谈到这里，我想再把优素甫的《福乐智慧》和但丁的《神曲》，略加比较。尽管突厥族的文化传统，和欧洲的意大利传统，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之间，相距二百五十年之遥。但故事的发展，颇为仿佛，令人至感兴味。

《福乐智慧》和《神曲》：

这两部著作之间，颇有值得比较的东西：在优素甫的故事里，向导为库赛米西（希望），但丁的向导在地狱和净界为维吉尔（人智），在天堂为贝娅特丽齐（神智）。开场时，日出国王庄严地坐在一把三条腿互不相接的银罐上，手持宝剑，一边放着蜜糖，一边放着毒药。三条腿象征平稳安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尊卑，不论留宿或行客，不论亲疏远近，裁决一律秉公。但丁《神曲》里的罪人，都希望重见光明，但因为本身的劣性未除，不能自拔，必须凭借外来的援助——此所以两书俱有向导，以期达于至善。政治要清明，刀剑是需要的，也象征当机立断，乱麻必须快斩，蜜糖能给弱者以勇气信心和前进的力量，毒药是惩罚恶人的象征。等等。

除了《福乐智慧》，诗人是不是还有其他著作，尚无可资信赖的确凿材料。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bn al-Husain bn Mahmud al-Kaxghari），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位语言大师的生平，所知仍很有限。根据他自己的介绍：“善于辞令，直言无隐，出身豪

门，最擅使枪。”说豪门，是确实的，他的父亲胡赛因就是喀喇汗王朝穆罕麦德·本·尤索甫之子，原在热海附近东南，七河区首府巴尔斯罕（Barshan）。至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本人，却生在喀什西南约36公里的乌帕尔乡的阿兹克村（Azigh）。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阿图什度过。及长，上喀什经文学校，钻研阿拉伯、波斯语文。遍游喀什之后，旋去乌什、伊犁，并远及七河流域和塔林库尔一带和中亚，特别是突厥各民族聚居的地方，大至山山水水，小至一壑一岘（arghu），都有他的足迹。他说："我走遍了他们的城镇和乡村。突厥，突厥蛮，乌古斯，职失（Qigil），样磨（Yaghma），黠戛斯这些部族的语言，都做有记录。因之，每一部族的讲法，深深扎进了我的脑海。"

本想抓紧时间，马上投入辞典的编写工作。但恰恰就在这时，喀什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颇为严峻而对他不利的变异。曾经为巴尔斯罕异密（Amir）的父亲胡赛因，于1058年，继承了祖父穆罕麦德·本·尤素甫的汗位后，他的异母兄弟伊不拉引，与其母串通，在宫中制造了下毒事件。所幸者，麻·喀什噶里独免于难，但这一来，不好再呆在喀什了，只得远走他国，去当时西亚的文化名城报答（Bagdad），于1072—74年间，完成了《突厥语大辞典》，并就近奉献给阿拨斯朝的哈里发穆克塔狄（Al-Muktadi）。他说：

"着手写作本书，始于回历464（蛇年）。"

"谨将此书奉献阿希木家族阿拔斯朝君王……穆民异密天命哈里发穆罕麦德之子阿布尔·卡斯木·阿布都拉·穆克塔狄·毕安木端拉阁下。"

《突厥语大辞典》（Diwani Lughat at-Turk Mu'allifi 1072—74）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谈到编写本书的目的时，曾以恢宏恣肆的自豪心

情说：“万能的主给突厥星座里升起强劲的太阳，并使七天星群，围绕着它运行……把驾驭万民的缰绳递到他的手中。”也就是说，为了宏扬汗王的高大形象和贤明圣旨的需要，突厥语言是能够担负起这一光辉神圣的使命的。编写一部突厥语言辞典，实属刻不容缓。

这部辞典，确是“独步世界语坛”，说“独步”，并非没有根据。它比欧洲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发皇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还要早八、九百年，从辞典角度谈，比1745年英国撒母年·约翰孙的《英文字典》，不光是时间早几百年，无论所花的精力，或态度的严谨来衡量，都比约翰孙的远为出色。约翰孙在自己的字典里，对于词义的阐释，举例，纯凭一已的爱恶，带着极大随意性，欠缺科学的严谨，实在不足为训。如对oats（燕麦）和pension（养老金）两词的注释，他说‘燕麦是一种麦，在英吉利是给马吃的，在苏格兰则是给人吃的。”又如“养老金”是“一笔钱付给不论那一个，没有个准儿，或规定，在英吉利，养老金是用以付给国家的叛徒的工钱。”等等。

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则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充分调查，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巨细无遗地记录，以阿拉伯语法词法为准绳，分别厘定，归纳整理，辨析词之语源出处，发音差异，构词规律，简明扼要地阐释之后，配以例证。共计得词7500多个。更其难得的是，除了单词，还有散见各册的大量诗歌、民歌和珍贵的民间文学资料。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可分四类：1．叙事诗（dastan），2．挽歌悼词（Marsiya），3．各地各突厥民族的民歌（Koxak）4．酒歌（Sakinama），有类汉族文学中的压酒歌，或劝酒行。另有二百多条格言谚语（Makal-tamsil）。《突厥语大辞典》直可说是中世纪的一部文学专集，或诗词的海洋。

像这么艰巨的工程，7500词条之外，复加许多额外项目，以

及编写过程中，对每一个词，都要以阿文的构词法，分二字词，三字词（ath-thulathi），四字词（ar-rubai），或多字词的纵横交错，比附归类，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索引工作量之大、之繁复，真是不堪想象的。

《辞典》中的佳诗名句精选：

1、“冬春宿仇积怨，时间已长，
吹胡子瞪眼，都不肯相让，
如今更亮出，各自的刀枪，
磨拳擦掌，想把对手打倒。”

（Ⅰ 230）

2、“战士个个金刚怒目气鼓鼓，
肺都快要爆炸，誓死去报仇，
枪声一打响，咬牙切齿扑去，
胡子里开始冒出熊熊黑烟。”

（Ⅰ 306）

（这两首四行诗，都写得很生动而形象。前者写冬春论战，剑拔弩张，‘吹胡子瞪眼’；后者写战士义愤填膺，连胡子里都冒出黑烟，证明胡子已因为怒火而燃烧了。）

3、“鲜红的血，汩汩向外喷淌，
直像皮囊捅了个窟窿样，
如今他已走进死神门廊，
生命的太阳兮徐徐落下。”

（Ⅱ 178）

（这首诗描写失败了的英雄，立意险窄奇特，类似屈原的“国殇”，大大开拓了读者的视野，有极大的新鲜感和异样的魅力。一个说：“首身离兮心不惩，魂魄毅兮为鬼雄，终刚强兮不可凌。”一个说，“生命的太阳兮徐徐落下。”他们为国捐躯，身影高大崇伟，值得千秋万载景仰。“首身离兮心不惩，”“像皮

囊捅了个窟窿样，”都是惨绝人寰的纪实。但他们是永生的刚强汉，谁也抹不去的太阳。一个是“终刚强兮不 可凌，” 一个 是‘生命的太阳’，虽已徐徐落下，还会在晨曦中冉冉升起，照亮六合之内，给宇宙间的生物，无私地普洒温煦的光辉。‘徐徐落下’是暂时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4、“看那走马迎风驰骋，
　火星子紧随着蹄声，
　猛可飕飕飘过耳门，
　一路枯草忽忽燃烧。”

（杜甫有“风入四蹄轻，所 向 无 空 阔”之句，写的是风入四蹄，所向无空阔的天马。“踏花归来马蹄香”，写的是踏花之后，款款归来，马蹄为香的闲散神态。《辞典》的四行诗，写骏马蹄起火星飞，飕飕过处枯草燃的情景。不言神速，不言力劲，而一幅走马急驰的图象，已经映入眼底。写马都从蹄上找到了形象。一个是风入四蹄，一个是马蹄飘香，一个是马蹄过处，一路枯草起火。构思立意之奇妙，叹为观止。）

5、“懒鬼眼里，门坎也是高耸入云的大坂。”
　“天上的云彩，也是他不堪忍受的负担。”

（这是刻划懒鬼的思想和心情状态的。堪称妙绝。）

6、“男的说，你怎么翻过了这陡峭的高山？
　女的说，有了心上人，再高也如低岗峦。”

（诗写的是有了纯真的爱，虽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拦，只两句话，就道出了核心问题。不言爱，而爱已在其中矣。）

《突厥语大辞典》的伟大意义：

《辞典》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其贡献，是多方面的。自从有了这部书，首先，我们就能够凭借它来研究突厥 语族 诸语 言的过去，设想语法变异的轮廓和其历史轨迹。除了词汇、语言比较等等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方面，继玄奘《大唐西域记》后，为我们

又提供了同样珍贵的信息，而且是本证，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关于历史的、英雄人物的记述，当时（中世纪）中亚一带突厥语各族的分布情况和驻在地。山山水水的地图，高昌维吾尔五城与土蕃的地望，大小怛逻斯和巴剌沙衮的记述等等。其丰富程度，前未之见。

自古以来，突厥语各民族生息活动的地区、方位，欧洲历史对此可以说毫无所知，汉史虽有一些，但是扑朔迷离，难于确定。《大唐西域记》勾录了三十多国，诸如语言、地望，甚至路途里程，都谈及了，但是失之简略，难于复按。《辞典》之记载，却全是亲自走访调查得来的材料，可资信赖的程度高。还对突厥各族的历史渊源，活动范围，都有详细叙述：

"突厥人原先是二十个部族……每一部族究有多少氏族，只有安拉能够数得清……从Ram（小亚细亚）算起，迤东依次为配切涅格（Paqnak），钦察乌古斯，咽蔑促（Yamak），巴什基尔特，拔悉密，卡衣（Kay），牙巴库（Yabaku），塔塔儿（Tatar），黠戛斯。

南部自西迤东，依次为职失（Qigil）或译处月，突骑施（Tohsi）样磨，奥格拉克（Oghrak），恰鲁刻（Qaruk），珠摩尔（Qumul），回鹘，唐古特（Tangut），契丹（Kitay）桃花石（亦译陀跋Tavghaq）即马秦。"再加上散见《辞典》各处的Aramut，Suwar，Kaqit，和Arghu，整个突厥民族约为二十一个，而恰鲁刻，配切涅格，属于乌古斯民族内的二十二部族，不应该单独计算，至于Arghu，《辞典》称它与乌古斯相邻，彼此的语言，互有掺杂，是否为突厥民族，讲得不够清楚，未便冒然刊入，连同Kay在内，当时的突厥民族，最多也超不过十八个。

《辞典》介绍的突厥民族：

《辞典》对各民族的介绍，繁简不一，有的明确指认为突厥

民族，所在的地望，以及语言特征，有的还附了民歌，不同民族对于某一词语说法上的异同规律。爰在此略加介绍：

1、Kipqak（钦察）各部，其中包括Yamak，在里海东北与西南，和也儿的石河谷。

〔钦察民族，非但部族夥，所在地点，也极分散，但是总的来说，主要在里海之东北与南。至其部族之一的Yamak我认为就是《隋书》上的咽蔑促，只是所在地望，有异《隋书》说它在得嶷海东西，而《辞典》却认为它在也儿的石河谷，I，425页上的，'Artix suwi Yamak'正是指此，看来'咽蔑促'确在也儿的石河上，这是突厥人的本证，不能受到怀疑。〕

2、Yabaku（牙巴库）散处在牙巴库河流域，这是一条导源于喀什山间而流向拨汗那和讹迹邗（Ozkend）的河流。

〔正文说得清楚，但地图上没有标出〕

3、uq Turh（三突厥或三屠各），在伊犁河谷，包括Qigil（职失）、Tohsi（突骑施）和Yaghma（样磨）、一名Kara Yaghma的三个突厥民族，总称Qigil（职失）。这里有一段传说：

"祖尔哈儿纳因（意为'两角人'，指的是亚力山大）来到Arghu（阿尔户）民族的地方时，天忽大雨，道路泥泞，难于前行，看到这种情况，他用波斯语嘀咕说：'In qakal est！'（这太糟糕了！）后来，便在此筑了一座城堡，起名Qakal，把城里的突厥人称Qigili。这一称呼，慢慢就扩散到了附近地区。乌古斯人常和他们交战，互为仇敌。因之，一、把凡带有类似Qigil人风貌或习气的其他突厥人，也目之为Qigil。二、把从乌浒水直到中国的突厥人，改称Qigil。这当然是错误而荒唐的。三、把居住在喀什乡间的突厥部落，也叫Qigil，其实他们是从别处流迁来的。兹分言之：

（a）Qigil是在巴尔斯罕下方的'太阳城'（Kuyax）〔是

青太阳（Saplik Kuyax）白太阳（ürüng Kuyax）和黑太阳（Kara Kuyax）三个城的总称〕附近的游牧民。乌古斯把居住在阿姆河和中国之间的突厥人，统称之为Qigil，喀喇汗王朝就出在他们之中。

（b）Tohsi，住在怛逻斯附近的一个小城里，也称Qigil，或Tohsi Qigil。

（c）Yaghma 也称Kara Yaghma住在伊犁河谷。

〔这里的Qigil，岑仲勉教授认为就是汉史中之'职失'或'处月'，Tohsi即'突骑施'，Yaghma即'样磨'，但作者在地图上，都没有作任何反映，原因见后〕

4、Oghrak在《辞典》I．612页的一首诗里，说他们是一个骁勇的民族，食肉饮酪，使用木碗，住地为荒山野岭。

〔在地图上没有标出〕

5、Tatar，与中国紧邻。

〔在地图上标在伊犁河中游一带〕

6、Jumul，住在也儿的石河左侧的牙玛儿河河谷一带。

〔反映在地图上的位置与正文的叙述吻合。〕

7、Uyghur其国有五城，这即是唆里迷，高昌，汗八里，衣蠹八里。居民不信回教，精于射术，能左右开弓，前后射击，百发百中，猎物鲜能脱逃，他们从不仰仗别人，能自食其力。

〔对于回鹘的五城，地图上有标示〕

8、Keqit是活动在花剌子模一带的突厥人。

9、Aramut，是紧邻回鹘国家的突厥人之一部。

10、Arghu《辞典》上曾在两处提及，说明他们是紧邻乌古斯的一个民族，在另一处又说，他们活动在从伊斯庇札不到巴剌沙衮的地方（见I，41页）。

〔以上四个民族，地图上均无反映〕

11、Kay，非纯突厥，住在牙玛儿河谷一带。

〔地图上有交代。〕

12、Baxgirt住在伊犁河下游一带。

〔我认为Baxgirt，就是《隋书》上的'比悉'，其活动的地点，地图上有清楚的反映〕

13、Basmil，住在伊犁河入湖（未写明名称）的地方。

〔伊犁河注入的湖，想必是今日的巴尔喀什湖。〕

14、Kirghiz与中国相接。

〔图上没有标出〕

15、Suwer，《辞典》说他们在里海之西，接近Rus（罗斯）国家。

〔地图上标在阿得水附近：

英人杰·克劳森在《突厥语蒙古语研究》（伦敦1962）里认为Suwer就是对于鲜卑（Hsien pei）的转写。我没有参考过匈牙利人的有关资料，对克劳森的观点，暂不便作出什么肯定与否定。但我认为当是《隋书》上的'苏拔'。〕

16、Oghuz，《辞典》告诉我们，"乌古斯就是突厥蛮①，有二十二个部族，包括：

Kenik，当时有许多苏丹，出自这一部族。

Kayigh奥斯满王朝，出自这一部族。

Bayundur	Iwa
Salghur	Afxar
Beuktili	Bügdüz
Bayat	Yazghir

①《辞典》作者告诉我们'乌古斯就是突厥蛮，包括二十二个部族'，但是另有两个名叫Hallah的部族，蓄着长发，生活习惯，酷似突厥，祖勒哈儿纳因经过时，说他们Turk Manand（像突厥人）因之后来就有了'突厥蛮'这个名称。

Eymur	Kara Bθlük
Alka Bθlük	Igdir
ürgir	Tutirka
Ulayundlugh	Tüger
Paqnak	Quwuldar
Qebni	Qarukluk

"乌古斯的语言轻盈柔婉；突骑施，样磨，还有伊犁，也儿的石，牙玛儿，阿得水诸河谷直到回鹘各城的人所说的语言，最精审；喀什官话最为流畅明快……"

17、Paqnak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把它列为乌古斯民族的二十二部族之一，在地图上，与罗斯民族紧邻，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知道，罗斯民族因与它为邻，历史上，吃过Paqnak人的不少苦头，甚至连小孩子一听到'Paqnak人来了'，都吓得直哆嗦，图上的方位，似在里海西南，当无大误，张星烺认为它就是《隋书》上的'比千'，我意极是。

18、Qaruk在图上没有任何标示。

19、Bolghar在里海之西北，

〔按即'拔忽'〕

20、Kara Beukli，是乌古斯民族中二十二部族之一。

〔岑仲勉认为Kara Beukli乃《隋书》上的'九离伏'（'犹言'黑帽），我意极是〕

最后就是《辞典》提到过的Karlugh（葛逻禄或割禄）这个突厥民族，但在地图上，没有任何反映，也从未谈及他们活动的地盘，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此时的葛逻禄，已经流散各地了？

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线索：

《辞典》绘制了一份独步世界的突厥民族分布地图，涉及了珠摩儿、卡衣、比悉、拨悉密、塔塔儿、拔忽、苏拔、钦察、比

千、咽篾促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民族，《辞典》正文，虽有详细的说明，但在地图上，却没有任何反映或表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该不会是作者一时的疏忽吧？！我们先不防来个大胆假设，做一番简述。比如说，作者是不是在绘制时，已有一个严格的框框或标准，够了标准的，即上地图，如不够格，虽该民族重要，也只得割爱。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尺度衡量，作为上图不上图的参考，那么我想，民族的大小，人口的多寡，该是一条标准。也只有这样，《辞典》正文的叙述和地图上，是否采选，才好理解。这是作者构思缜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的反映，比如钦察，好像从古以来，就一直在里海的东北和西南一带，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眼里，钦察是一个大户头，精确反映是理所当然的。而对曾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上、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伊犁河谷的三突厥（屠各）、职失（处月）、吐合赛（突骑施）和样磨，却未予重视，排斥在地图之外，该是值得深思的。这其一。还有，作者，何以要在地图上采用迥乎不同的字眼，来标示各个民族？这岂是随意的？我认为这是由民族之大小，国家实力之强弱，来决定其取舍，而不会是别的什么。比如：arz，maskan，masākan，fiyafi，balad，balād等，有至关重大的问题。透过它们，就可望对中世纪中亚地区突厥各民族的政治机构或聚合形式，甚至国家体制有个概括的了解，获得有用的信息。根据英人F．Steingass的《波英大字典》，上列诸字的意义，是这样的：

arz在波斯语里，意为‘国家’。

maskan意为‘住地’（单数），

masākan意为‘住地’（复数），

fiyafi意为‘地面’。

balad意为‘乡镇’、‘区域’或‘省’（单数）

balād意同上（复数）。

只有重视这些了，才可望弄明白当时各民族的社会组织情况，国家体制之类。如，同是钦察，对于在里海东北的部分，写的是Maskan-ikipqak采用了单数的maskan，而里海西南部的钦察，用的却是复数的Masākan-ikipqak。我以为这里所表示出来的，就是作者的细心。证明东北部的钦察人，人口少，仅只是一个部族（Kabila）；而西南部的钦察，却包括着许多部族，所以他才用了一个复数式Masakan，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证出他们当时还没有什么国家形式，因之未用arz这个字，却用了'住地'和复数的'住地'。

同理，balad或balād的使用，也是严格地得到了贯彻的，如回鹘五城，就用balād Uyghur。但关于印度、信德、柏柏尔，起儿漫、波斯、胡齐斯坦、埃塞俄比亚（Aljanj）等用的，一律为balād而不是单数的balad

至于咽蔑促、珠摩儿（Jumul）、卡衣（Kay）、比悉（Baxgirt）、拔悉密（Basmil）等民族，作者都另用了fiyafi（地面）一词，这充分证明了他们的人数较少，活动范围也稍小。

这样看来，职失（Qigil）、突骑施（Tohsi）、样磨（Yaghma）三屠各的上不了地图，是格于作者早定的标准，而决不会是别的什么原因。

arz，表示大的国家，如呼罗珊，阿哲儿拜占，也门……便冠了这个词。

最饶兴味的是，从伊犁河到里海之间的民族，既有新斯拉夫城，也有钦察和乌古斯的住地，既有焦特山民（Jabl-Kara Juti），也有乌古斯的城邦。这里的斯拉夫人，似乎在11世纪时，和罗斯（Rus）还不是一码子事。因为当时的罗斯，一清二楚还远在里海西南呢！

在作者看来，这大地，并不是平面的圆，已是一个球体了。

因之Sihun（锡尔河）和Jihun（阿姆河），就出现在喀什之南了。这想法很天真。还有一点。不能讳言，很可能是他搞错了，比如伊犁河和也儿的石河，怎么好倾进同一个湖呢？至于把于都犍放到了也儿的石河谷，也有些欠妥，难道地球绉缩得就那么样厉害吗？如果图上的ütükan不是蒙古地区的ütükan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总之，这幅地图对突厥民族问题之深入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翔实资料，和宝贵的线索。

从《辞典》看维汉两民族的文化交流

透过《辞典》，我们充分领会到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明白自己肩负着的历史使命，所以在编写《辞典》的过程中，严重关注到了突厥语言的纯洁性，健康发展不受外来干扰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编出一部名实相副，百分之百的《突厥语大辞典》。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作了如下的考虑：一、他为了让辞典能凭借宗教的力量，传之久远，不得不带一些神圣的色彩；二、为了整个辞典具有缜密周到的统一性，他把阿拉伯文语法中的构词规律，和元音标音的符号，全盘移植进了突厥语大辞典的编写，有些突厥词法，成语，习语，或难于表达清楚的词组，都一一与阿拉伯文进行对比；三、在从事两种文字的对比上，为了要显示突厥语言的优美所在，就得尽最大努力把使用阿文的比例加大，整个辞典，约有三分之二，完全用阿文进行注释；有三分之一，用回鹘文注释。但是从开头直到结束，从原来收录的词条，根本看不出伊斯兰教进入突厥民族地区后，阿文对突厥民族语言的丝毫影响，甚至连一个借词也没有，你说怪也不怪！我估计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有意而为之。对于波斯词，也是如法炮制。这纯粹是逆当时风气的一大勇敢行动。很可能是，他认为突厥语言的表达能力，已够尽善尽美，用不着再从阿文'拿来'什么，免得反倒

侵害突厥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发现了一些颇值深思的词条，San′gun将军），Kunchu（公主），qüz（绸子），kez（缂丝），Zümküm（缯），gugu（姑姑），qi‘（尺），memu（妈姨），Shi（是）等等。San′gun，Kunchu等词，远在鄂尔浑时代，早已进入突厥人民的生活，上了碑铭，《辞典》又录取之，只能算是沿用。到了十一世纪，汉维民族之间的这类文化交流，似乎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程度更深，所以连Shi（是），memu（妈姨），qi‘（尺）。gugu（姑姑），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接受，以至严格遵守词条录取规格的作者，也只得开了绿灯，允许其进入突厥辞典了。这当然是汉维民族团结友好，深入交流的硕果。语言词汇的渗入，仅只一端而已。

《辞典》里的地图简介：

按照地图的严格意义和精确要求来谈，它有些够不上，因为只有粗略的方位示意和远近的标志，迫于八九百年前的条件，能做到这种程度，就不简单。充分标志出作者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更其重要的是他的过人才华，和渊博学识，大无畏的地球观，在宫廷斗争，那么严峻，苏菲主义吓人的时代，巧妙地画出这么一幅地图，使我们可据以了解中亚以及周围突厥人分布的概况，真是一幅取之不尽，极为难得的地图。

首先他以圆来表示，说明他已从天圆地方的旧框框里走出来了，实际上，是对宗教极大的不敬，冒着一定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故意略去了不必要的诠解，以防遭受攻击，这算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斗争策略。圆外所标的‘东南西北’，当然不可少。这是一幅地图最起码的要求，凭借它，我们才可以分析、研究。前边我已谈过，它只是一张远近方位示意图。但这都是许多学者皓首毕生，没有弄清的东西，如中亚以及新疆各突厥民族的分布，一清二楚地写在那里，比如回鹘（维吾尔）五城之一唆里迷

(Sulmi)，中外研究它的人，不在少数，如德之A·赫尔曼(A、Herrmann)日之松田寿南，森鹿三，法之雅木·韩密尔顿(James Hamilton)国内如耿世民同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有一个粗浅而不成熟的设想，如果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还有一丁点可资信赖，他把唆里迷放在Koqo之南，而且是在橘黄粗线条方框之外距库车之东甚远是一件意味深长，费人推测的事，是不是迤东那一片即为高昌地界，倘然是的话，我的观点比较倾向于A·赫尔曼，即是说，唆里迷当在Koqo之南近处的什么地方。至于那一枝草绿的花朵，意味什么呢？是花，抑指蒲类海(Bar-köl)？我想，很有可能。

粗线条大衣柜式的方框之内，我意当指喀喇汗王朝管辖的领土，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即伊奇奥古士Ikki ögüz由于是在伊犁河和耶封奇(Yafinq)之间而得名，麻赫穆德却在地图上把它放在伊犁河谷之南，伊奇奥古士在北，是不是有点搞错了？这是一。其次，怛逻斯有大小之分，大的叫Ulugh Talas那么西边的Talas，是不是即为小怛逻斯呢？

在东北的那一大片土地上，也儿的石河和伊犁河都会注进了同一个海，令人难于索解。

钦察，还有打耳班(Derband Hazuran)的位置，放在黑海之东、之西与西南，是很精确的。

对于沙漠(reml)的描绘，富有诗意，且有意缩小，非但没有用沙黄色，意味深长地用了三条长长的草绿色飘带，煞似绿色长城。

最令人感兴味的是，图上的南部，特别辟出了老大一块地方，标明为亚朱己和马朱己的国土(Arzi Yaj ujMajuj)。我想这当是15世纪纳瓦衣，据以写成他的《亚历山大的城堡》Saddi Iskedari里的凶恶敌人亚朱己和马朱己的模特儿吧！

把日本(Jaqarka)在图上就隔离在海之外，或大海之中，

说明作者对它是有了解的。奇怪的是在绘埃塞俄庇亚（Bilad al-Zanj）时，却似乎又忘记了海！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什么？

曷·䮕·通阿的问题：

曷·䮕·通阿（Alp ər Tonga），在突厥历史上实有其人，英勇善战，能出奇制胜，已成为传说中的民族英雄人物，连波斯文学，也受到了他强烈的感染，而终于接受了，其后费道西（Firdawsi 640—1020）的《列王记》（Shah—Nama1010），还为他列了专条；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大辞典》都反复地谈过他，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倒是有些研究家，反而怀疑起他的族源出身，究是波斯抑突厥的问题来。我认为他出身突厥，是肯定的。一则波斯接受他，主要因为他用兵神奇，富于神话传奇色彩；二、我们知道，无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也好，或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也好，都出身贵胄皇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贵族的学者诗人，肯把异国之人，列进本民族，而加以膜拜或赞颂的前例。三、费道西的挽歌，显系受了突厥民歌的影响，我们绝不能倒果为因，做出通阿英雄是波斯人的结论，尽管费道西的《列王记》出世稍早一二十年也罢：

“难道我们的通阿英雄果真溘然长逝？
这万恶的世界却安然无恙，长此维持！
不义的世界啊，尽管你感到解恨称心，
我们却永远心如刀割，五内火焚剧痛。”

优素甫在他的《福乐智慧》里，主要写曷·䮕·阿通是一个著名的突厥圣君形象：

“突厥族有一个圣君赫赫英名，
曷·䮕·通阿，祝他千秋万代芳芬。

他的情操出众，品格不同凡响，

论起才学文章，全国人的榜样。

聪颖干练，是响当当血性汉子，
熟知国家大事，统驭万民以礼。

塔吉克称他为阿芙拉塞亚甫，
阿芙拉塞亚甫深受万国敬服。”

优素甫的这几行诗，把他的民族出身、英明与在国际上的影响统统提到了。

麻赫穆德的《突厥大辞典》，涉及通阿的地方，共计三十二处之多，连同他的故乡，就在新疆巴楚一带、儿子叫Barschan等也谈到了：

“顿利发通阿离开了人世，
薄情的世界已把他抛弃。
岁月也向他进行了报复，
人民却把他深深地哀悼。”

麻赫穆德所用的悼词，采用口耳相传的民歌，它的起源，当是流传了好久好久，绝不会是费道西《列王记》的产品。

麻赫穆德在编写辞典的过程中，肯定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不管他们多么艰巨，倘和伟大的事业，比较起来，就渺小得不足挂齿。因为他把辞典之编纂工作，提到了无负于真主栽培之恩的高度，要把突厥语言纯洁化，精确化，科学化，使之达到圣语阿拉伯语的水平，所以才不惜跋山涉水，踏遍中亚突厥各民族地区，详细查询不同的表达方法，某些词素之有无，细及吐音咬字的轻重规律，字母之替换，词意之微细差别，真正做到了尽心竭力，才完成自己多年的宏愿。

《辞典》的局限性：

《辞典》尽管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丰富的信息资料，但也有

其不足之处，虽系白圭之瑕，不足以掩瑜，但作为一本辞书，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因为它给读者带来了检索时的繁琐与不便，比如它的编辑体例，不像正常的字典或类书那样，依单词中字母之先后顺序，统一排列；也不是分门别类，而是一味地遵循阿拉伯语语法的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和多字词，这当然算不得是什么错误，问题出在每一分类里，又有许多例外和特别的词条，夹杂其中。比如阿拉伯语中的 mankus, muza'af, ghunnilik 呀等等，这样一来，把原来的编辑体例搅乱了，破坏了。结果是它成了介乎语法和词典之间的一个东西，说是辞典吧，到处是语法，说是语法吧，大量是辞典。读者想要检阅一个词，只好从头到尾地翻读，真是不胜其烦。

又如f'l，为阿文语法所特有的一种支撑字，须带元音符号，才表示各种各样的意义，减轻了阿文中需要记忆规律的繁琐，本有极大好处。但硬要把它移植到突厥文字，意义并不是很大。只能说受了当时时代风气的感染，装饰的意味很浓，借以增加辞典的神圣性，抬高突厥语的地位罢了。其实他的工作本身，已够伟大，出色，足以传之千古，用不着做任何样的攀附。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麻・喀什噶里和他的《辞典》，其实，除此之外，他还写过一部专讲翻译技巧的著作，名《突厥语翻译真谛》，惜已佚失。

贾玛尔定
Jamal-ad-Dinibn Muhanna ？—？

关于他的生平，一直有争论。但无论如何，他是麻・喀什噶里的学生或其后继人，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贾玛尔定一生写过两部著作，一曰《人类的精华・语言的珠玑》(Kitab-i Hilyat al-Ansan we Hilyat al-Lisan)，是用喀什维吾尔官话写的论语法和字典的书。另外的一本叫《突厥语言句式精义》(Jawahirun Nahwi fi Lughati't Turk)《突厥语大辞

典》中曾提到过它，所可惜者，已经佚失。

和卓·艾合麦提·亚萨味
(Hoja Ahmad Yasawi 1086—1166)

关于艾合麦提·亚萨味的生平事迹，我们掌握的材料，至为有限。仅知他是11世纪下半叶中期，生于巴蒂·突厥斯坦（Bati Turkstan）的萨衣拉木镇一位名叫伊不拉引的教长之家。还当年幼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喀喇汗王朝行政和宗教文化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的布哈拉，在伊斯兰教大学者玉素甫·赫马达因（Yusuf Hamadan约1140）身边去学习。这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后来他去了叶赛（Yesi）城，成了一个叶赛人，并建立了以此为名的理论体系。他精通伊斯兰理论和波斯文学。他以突厥人民的诗歌形式，音节和韵，简明的语言写诗，但却与别人的神秘主义诗迥异其趣，因之称为‘警言’（Hikmet），其中有伊斯兰的史诗，神秘主义小诗，但也有控诉世界，苦修，涉及天堂地狱的东西。不过他所宣扬的，意在言外，这是至为重要的。

《警言集》(Diwani Hikmet 1142)

他的这本诗集，诗体多样，具有特别风格。但是他的玄学观点，如对世界无常（terki dunya）等之宣传，在喀喇汗时代，影响至坏，感染了不少人。他的身边和周围，经常有很多门徒簇拥，这便是所谓的“亚萨味派”，其中较著名的，有写过《巴克尔安尼》（Bakirghani）

---

①1987年，土耳其《Erdem》杂志第三卷九期上载文详论和卓·艾合麦提·亚萨味，颇值得参考。Mürsel öztürk：Ahmad Yasawn，Haci Bektashi Veli Ve Yunus Emre（艾合麦提·亚萨味，哈吉·伯克塔西·味力与玉诺司·艾木瑞诗人群）

的哈奇木·阿塔（Hakim Ata—1186）。此所以也是有人以巴克尔安尼称呼诗人的道理，但这是绝大的误会。

尽管《箴言集》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亚萨味仍不愧为人民的诗人，对劳苦大众辛酸的生活，至为同情，他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起而揭发，谴责压迫者，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写出了一些铮铮有声的闪光诗句：

“说世界归我的人，总喜把他人财富，恣意掠抢，
就像黑色兀鹰两眼死死盯住烂肉不离开。
什么毛拉，穆甫提哪一个不睁着眼瞎嚷嚷，
白的说成黑，这些家伙早该进地狱才对。
什么卡孜，伊麻目又有谁不反诬真理扯谎，
应明白最后一根稻草也会压断骆驼脊背。
受贿上了瘾，哈奇木见钱口水会不断流淌，
咬着自己的指头，假装半推半就不敢纳贿。
回家有饭菜流油，出门穿绸披缎尽属高档，
尽管坐椅金镶银裹，到头来依然黄土一堆。
虔心归依成奴才，忠厚老实又有什么下场，
待度完人生一世，也只有闭眼让黄土压埋。”

也就是说，诗人采取的是强烈对比的修辞手法：善良的劳苦大众多么易于满足，自得其乐，过一种恬静生活，诗人对他们表达了怜悯同情；而对达官贵胄，毛拉，高级僧侣，卡孜，伊麻目之类，惯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人民，贪污受贿，以卑鄙无耻的手段，聚财敛富，互相攀比，过一种穷奢极欲，糜烂生活的上层统治阶级，宗教界人士的丑恶面貌，进行无情揭露与鞭挞。

所以对于亚萨味的人民性方面，应进一步研究。

艾合默提·本·默合木提·尤格纳克
（Ahmadbn Mahmub Ynqnaki 12—13世纪）

他是喀喇汗朝最后的一个诗人。Yugnaki是诗人故乡的名字。《真理的礼品》（Hibaytu'l Hakayik）B之三的第一联诗是这么写的：

“我的家乡的名字叫尤格纳克，
空气清新好不叫人心旷神乐。”

他是亚萨味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他的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亚萨味的影子。但是并没有被带入苏菲主义的歧途。他为我们遗留下来的《真理的礼品》是奉献给达德·伊斯培思萨拉甫（Dad Is-pehsalar Beg）的一个本子。较晚而比它更古老也更完全的一种版本，名《真理入门》（Hatabatu'l Hakayik），计14章484行（目前所见的仅有11章）。

这是一本训诲性的著作，以其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和洗炼的语言，向人们灌输知识和文明的重要。他所直接继承的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麻·喀什噶里等重视知识的伟大传统。全书除过最前边的部分，歌颂安拉和先知外，其余分别讲述智慧、知识、谨言、世变、慷慨大方、谦虚、宽宏大量、豁达、坚忍等。另一方面，谴责了骄傲、贪婪、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等。文字醒朗流畅。

本诗的重要性，除了上述诸点外，还表现在它所使用的是纯粹的喀什语上·他说：

“全诗以喀什语写成，
出自我肺腑的声音。”

对自己著作之将会传世，深信不疑，他说：

“这是我艾合默提的忠言，
躯体尽管泯灭，忠言永远。”

但这部著作的不足甚或错误，也是严重的。强调知识，到了不恰

当的地步，把有知者与无知者绝对化，殊不知没有文化者，照样有着丰富的系统的知识。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就是这个道理。而诗人则把女人与无知联系起来，不是过于荒唐了吗？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这些作家和诗人外，也还有不少学者、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名医等，值得一提，比如：

阿布都鄂帕尔·本·胡珊因·喀什噶尔
（Abduopar bn Hussain kaxqari？—1082）

生于王都喀什，是有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就我们所知，曾写过两本著作，即：《喀什史》《名师会萃之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蜚声遐迩。有不少作家和学者，曾经参考过他的这两部著作，可惜原书却没有遗留下来。

嘉玛尔·卡尔喜
（Jamal Karxi13—14四纪）

他的全名为阿布勒帕孜尔·本·穆罕麦提·嘉玛尔·卡尔喜（Abu lpazil bni Muhammat Jamal Karxi），生于阿里麻力，青年和晚年时期，在自己的原籍喀什和八剌沙衮度过。回历681/1282，把一本名为《Al Sahab Pillu ghat》和仅有四章的《Sorah》，从阿拉伯文，译成了波斯文，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名为《Mul Hikatus Sorah》的词典，记述当时中亚一带各汗国的情况，以及各地的文人学者，并以维文或注释或补充了阿文不足之处。

依麻底丁·喀什噶尔
（Imadidin Kaxqari？—？）

学者一生，献身医学，把阿维森纳的学说，介绍到了自己的国家，并大加充实了。为深入探讨医学，专门写了一本《Xarhi al-Kanun》（医案释义）。

艾德纳尼（**Majidin Muhammat bni Adnani？—？**）　著有《突厥斯单与中国史》记述的是喀喇汗王朝第七世汗伊不拉引的事迹。波斯史家穆合麦德·奥斐（Muhammad 'Awfi）曾经参考过本书。惜原出已佚。

曼赫曼提·撒马儿罕提（**Mahammat bni al Katibal SamarKandi？—？**）　他是历史学家，散文作家，传世的作品有二，即《政治动机论》（Aghrazu Siyasi），和《论政》（Kalmi Siyasi），记述塞耳柱当时苏丹麦斯武德·本·艾里（Mas'ud bni Ali 1095卒）以及散加尔（Sanjar 1157卒）苏丹。

第七章　察合台汗国时代
（1227—1370）

历史背景

关于察合台（Chagatai）及其汗国（Chagatai Ulusi），已在第二章里，简单做过一番介绍，但是现在，必须深入探讨，以见端倪。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前，对四个孩子，一一给了封国（尹住），规定每人各得四千蒙古精兵，可从一定数量的游牧部落（ulus），征发军队，和本部落的生活地段（玉儿）。次子察合台（Chagatai—1241/2）所得的一份，掩有东从伊吾（IVirghul），感木鲁（Kumul）起，经维吾尔地面（Yar Yangak）和帕米尔，西到河中地（Mavrannahr）锡尔和阿穆二河的下游直到大盐池，北从阿尔太之阳，库克恰腾吉斯（今之巴尔喀什湖，包括七河地区），南到可不里、奇疾宁为止的疆域。大帐设在阿力麻里（约在今之霍尔果斯）；另在伊犁河谷中，距阿力麻里不远的两河（ikki ögüz）流域柯克山附近的贵牙什（Koyax）城，建有夏宫；在玛劳力克·伊拉（Mallik Ila），离贵牙什不远的一个名为'库鲁'（幸福的）的村子里，建有冬宫。

察合台王朝

察合台自从1227年受封，到1241/2 去世，共计在位约15年。在此期间，他本人并未称其统领之地为汗国，而是他的子嗣和一些历史学家，日后才为之命名的。1370年4月8日（明洪武3年）为巴鲁剌氏的帖木儿所颠覆，前后约历143年，最多也不会超过150年。

其间，1318年顷，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了两个汗国，东国统

治东西突厥斯单之地，西国统治河中府。东西突厥斯单的汗王，先后有也先不花（Isa Bogha 1309—1318卒），他之后，相继有怯台（Djete 1326卒），燕只吉台（Eljigidei 1327—1330），笃來帖木儿（Durai Temür 1330—1331），答尔麻失里（Darmaxrim 1331—1334），不赞（Buzan 1334），靖克失（Qangxi 1335—1338），也孙帖木儿（Yesün Temür 1338—1339为窝阔台的后裔所推翻），阿里算端（Ali Sultan 1340），合赞算端（Qazan Sultan 134? —1347）等，这就是通称的察合台汗朝，但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察合台汗时代，远不止此。其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似乎没有什么充分的道理，也不够科学，但是积重难返，人们似乎都已习惯于这一并不多么精确的称呼，安之若素，不以为怪，也不肯再去探讨它的时间之为长或短了。相应地，还出现了各家纷歧不一的观点。但是不同之中，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历史上的察合台时代拖长了，至于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恐也难于给出圆满足以服人的”答复。

帖儿木（Temurlang 1336·4·11—1405）

帖木儿起兵，并了河中地，建立了帖木儿汗国以后，中亚地区，出现了动荡不定的局面。卜撒因即位之初，东察合台汗国再次分裂，东为畏兀斯单，亦即《明史》之别失八里，也先不花二世治之；至于西方热海附近之地，自达失干，迄于伊犁的地区，即所谓的蒙兀斯单，贾奴思（Younous）即后来八八儿的外祖治之。

帖木儿的家业，经过沙哈鲁（Shah Rukh）的广事考订，一直追溯到了前八世：

1．秃蔑牙（Toum'enay）

2．哈出来（Katchoulay）

3．亦儿占赤巴鲁剌（Irzamtchi Baroula）

4．速忽赤臣（Saughoutchitchin）
5．哈剌察儿那颜（Karachar Nayan）—他是成吉思汗的兄弟
6．亦连吉儿（Ilenguir）
7．不儿赫勒（Burhel）
8．塔剌海（Taraghay）—帖木儿

这一谱系的翔实性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若据以推算，帖木儿当为成吉思汗的同族，或有密切关系的重孙辈。

帖木儿王朝

帖木儿生于1336年，1369年即位，1405年71岁时去世，计在位36年。整个帖木儿汗国，前后共计6代10余主，1506年结束，共计137年，其中主要的汗王，为：

1．帖木儿（Timur 1336—1369—1405）
2．沙哈鲁（Shah Rukh 1377—1414—1447）
3．兀鲁伯（Ulug Beg 1447—49）
4．奥都剌迪甫（Abdol-Latif 1449—1450）
5．阿卜都剌·米儿咱（Abdullah-Mirza 1443—1451）
6．阿卜哈希木八八儿米儿咱（Abbashim Baber Mirza 1452—60）
7．卜撒因（Basech 1427—1455—69）
8．萨尔坛阿黑麻（Sultan Ahmed 1469—1494）
9．萨尔坛麻合木（Sultan Mahmud 1494—1495）
10．萨尔坛麻速忽拜宋豁儿米儿咱（Sultan Mas'ud Baysonkor Mirza 1495—1499）
11．忽辛拜哈剌米儿咱（Husain Baykara Mirza 1438—1469—1506）
12．巴的籁思咱蛮（Badioz Zaman 1506—07）

13. 穆明米儿咱（Mumin Mirza）

14. 玛赫木德咱蛮（Mahmmud Zaman 1514—15）

帖木儿汗国，从1369年到此，就算结束了，直到亦鲁之亡，也不过179年。

总察合台、帖木儿两个朝代而言，并没有超过300年，但是在不少'称谓'的头上却都冠了察合台的名字。A·K·保罗夫柯夫对此曾说："这是14世纪，首先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领地的西部，开始使用起来的。在学术著作中，'察合台文学'，'察合台语'这类术语，经常用得有些含混不清。因之，B·B·拉德洛夫，П·И·米里奥兰斯基，A·H·萨玛耶洛维奇等主张使用它们的时候，必须控制在帖木儿时代的范围。东方的辞书编纂家，鉴于该时期文学语言所处的优势地位，遂以'察合台语'，'察合台文学'称之"①。不论是出于错误的理解，甚或偏见，或某种蛮横的执着也罢，反正，'察合台'一词，已经被沿用几百年了。人们也似乎忘记再去追究它的精确性了。而且连当时维吾尔的文学，语言等也统统冠上了察合台作为修饰词了。

这一时期内，先后涌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和学者，如：必阑纳识里，安藏，拉布古孜，喀喇子弥，杜尔别克，鲁提菲，阿塔依，赛喀克，玉素甫·阿合买提，胡赛因，拜卡拉等。至于伟大诗人纳瓦衣，我们拟在下章专门论述。

必阑纳识里（Bilanaxeri 14世纪）

北庭感木鲁（Kumul人），初名只刺瓦弥的理（Zilwami Dili），"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皇庆（1312—1314）中，

①参阅李国香译A．K．保罗夫柯夫《Bada'i al-Lughat》（辞源），为明确起见，改称《纳瓦衣字典》的前言。

命翻译诸佛经典”《元史·释老》，他的翻译魄力，至为惊人。计从汉文译出了《楞严经》；从梵文译出了《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从藏文译出了《不可思议禅观经》。后以参加叛逆罪被诛，致使许多译书，一并泯灭，甚可惜也。

安藏

安藏字国宝，居别失八里，习佛法，兼通儒学。曾译《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贞观政要》等书。《大藏经》内，还有他译的《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

八哈石（Bahxi 1268—1332）

是一个比丘尼（Bhikchuri）。《八哈石传》谓："师讳舍蓝蓝，高昌人，其地隶北庭，其地好佛，故为苾蒭者多。"八哈石曾以黄金写蕃字藏经，汉文佛典，畏兀儿文《法华》《金光明经》二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谈过回鹘人翻译事业之盛。到了此时，只能说是余波之荡漾了。事实上，永乐十七年明使陈诚出使吐鲁番，十三年始还，其记行尚谓当时该地多奉佛，有僧寺，足证十五世纪初，佛教仍未绝灭。

拉布古孜（Rabghuzi Harazm）

名拉布古孜者，因为他是花剌子模拉巴特乌古孜（Rəbətghuz）地方人。生卒年月俱不详，父名纳斯尔定·布尔哈尼丁（Nasr ad-Din Burhani'ddin），一般称纳斯尔（Nasr）。通阿拉伯文，平时收集了大量有关宗教的神话、传说资料，在1309—1310/11①或1330，写成了一本

①见苏联μ.保格达诺瓦：《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文学史》P.127

纪述文学，这就是《Kissa-i Rahghuzi》①。整个故事，有的段落以回鹘文，有的段落以阿拉伯文写成。宗教的味儿较浓，训诲多于抒情。故事每多宣扬安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威力。有许多事情，直如作者亲睹与耳闻或其经历，极为生动，其中还夹杂了一些抒情小诗（Keqinma）。至于以阿文写东西，则是当时风尚使之然也。有些描写春天的格则尔，堪与《福乐智慧》上的小诗媲美，如：

"到了哈玛儿②，太阳升进了牡羊座标，
冰化雪消，严冬早溜之夭夭。

太阳，飞升上来，大地穿起花衫，
二月碧桃绽，满山遍野似火烧。

大清早微风吹来，——从四方八面，
山鹿扬蹄，向无垠的草原飞跑。

天上白云飘，万点野花映闪，
到处是温馨气息，白云缭绕。

夜莺高攀琼盏，酡颜快上眉端，
长颈鹿引吭呼唤，跟她摇起步。

---

①本书一向称《Kissasu'l Anbiya》（先知记传）。其实并不正确，因为作者早有过清楚的说明："本书的主旨，在于赞颂圣贤先知，但也有涉及亚当之前，天造地设的地方。余正从此下笔，名曰《拉布古孜故歉集》，取便发挥，恣意徜徉也。"

②哈玛儿（Hamal）为阿文中之三月。

白鼬和松鼠结伴欢跳了一个夜晚，
天鹅的翅翼在湖面上划一道银条。

百灵鸟教斑鸠学会唱歌的板眼，
在架上叽喳，像老经验骗子叫嚣。

大地百花坛，万里星空难比它更灿，
诗人心底泛起阵阵幸福感，还有悲愁。

黑眼睛站在云端把你正在瞧看，
只要拉布古孜肯献咏春诗两首。”

全书七十二个主题中，最使人感觉兴味的，是在维吾尔文学史上，首次从波斯诗人费道西（Abulkasim Firdawsi 930—1024）的手里，半借半创了《古兰经》中“玉素甫·祖莱哈”（Yusuf-Zuleiha）的故事，①这是一件极其成功，大大开阔了维吾尔作家视野的盛举。

玉素甫·祖莱哈的故事梗概

故事一开始，叙述牙考甫圣人的子嗣之间，互相歧视，仇恨斗争的情况，玉素甫坎坷的经历，祖莱哈对他怀有随时愿意贡献一切的纯真爱情。而他却视若无睹，漫不经心，问题主要出在祖莱哈是有夫之妇。不管她表示多大的情意脉脉，玉素甫始终保持一定的分寸。作者极力刻划他对人类怀有深情厚谊和圣洁的爱。

①有不少人认为这部书是从波斯文翻译来的。

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兄弟阋墙，夤缘为官者，卖国贼们卑劣无耻的丑恶咀脸，这样一来，爱国者的形象，就更光辉高大了。

全书是献给一个名叫脱·不花（Tok Bogha）的："我们的君王是统治者中的最高翘首，贤者喜爱的王家嫡系，是纯洁的英俊少年。声名显赫，气节高尚，行为善良。论种族，出身蒙古；论宗教，皈依清真，实人类的指望，穆斯林的骄傲。情豪意放，智慧海深，我们的君王纳斯尔定·脱·不花（Nasrid-Din Tok Bogha），但愿至善的真主，把他永树伊斯兰教之中。"

在快结束的时候，诗人带着自豪狂喜的精神，这样写着：

"我掘出了宝石和珍珠撒向荒原，
啊，假如我的话从东到西传遍。
那儿有埃及名城，
这边有'拉布'其人。"

他的思想观点，紧紧绍继着《福乐智慧》，具有极为细密的散文描写能力：

"这是一个夏天。速勒檀骑马离开忽特冬窝子去三月夏场。山峦滴翠，大地笑意微微，云际凝雨，茵草腾欢，万物苏醒。果园里，风在奔行急走，树杪摇曳，百卉齐绽。芙蓉摔开旧衣衫，点染大地，为自己涂眉画黛，在明媚的风光里欠伸，枝叶飘动。夜莺婉啭，鸩鸡聒鸣，严冬已经走远，夏鹅群集，相思鸟又复团聚。寂静的大地，从此沸腾起来。"

这一段文字，和《福乐智慧》第四章的春之颂歌，与《突厥大辞典》的有关诗行，摆在一起，立即可以看出，前人的精华，似在飘动，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从那里脱胎衍化而生者。

哈喇子弥（Haydar Harazmi 14世纪）和他的《爱经》

哈喇子弥的生平，我们并不掌握。仅知他曾在金帐汗庭（Altun Orda）里，一度供职。也曾在宗教寺院里，有过一段滞留，生活寒伧。但他给与后人的，却是一部艳美富丽，热情洋溢的《爱经》（Muhabba tnama）①。这里的Muhabbat一词，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爱情'，只有概括地译为'爱'，才是火候。因为诗人所歌颂的既有九天安拉，也有心上人，。比如

"我赞美最高安拉的神名，
创作了这部《爱经》。
是他赐给世界两颗珍珠②，
馈赠人类爱情的礼品。
从命运的书页抹去晦暗，
把大地托出水面，荡若浮萍。
用金粉写出七天名称，
整整六天，最高安拉伤透脑筋。

---

①《爱经》共有三部，我们仅知第二，第三两部。1957年，意大利出版了一部回鹘手稿的摩真和转写，这即是T. Gandjei: II. "Muhabbat Nama" di Horazmi（Annali del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全诗共十二章（Nama），其中一章，以回鹘文写成，有三章（这即是四、八和十一章）于回历745年（1353），始告结束。献给花剌子模的一个名叫穆合默德·火者·伯克（Muhammat Hoja Bag）的人。全诗完成于（113）1353—1354年。

②指日、月

给高空的雄鹰配了天鹅，
水珠儿滚圆像一轮满月。
绯红的面颊上，点一粒黑痣，
苗条的腰身后，垂两辫青丝。——160（a）
让黑色土壤长出水仙，
插几株蔷薇，为玫瑰作伴。
把顽石琢成金钢钻，
从粗糙的苇杆，挤出糖甜。
开辟地面吞纳海洋，
在蚌蛤里育养珍珠琳琅。
红红的玫瑰酿出古拉水，
指令轻风在草原上奔飞。
彩云似巨象边跑边吼叫，
指挥到哪里，水往那儿涌流。
您给渺小的蚊子配上利刃，
去乱砍纳木鲁特暴君的脑门。
让风给所罗门作高大的走马，
让风永远是世界欢乐的喧哗。

……”

又如这首：

您的俏丽，已成盖世无双。
有哪个不知您生相端庄。
生就好身材天仙一般美，
目秀滴采，蛾眉映出清辉。
糖甜的话，令人入迷发慌，
眼睛会玩弄魔术新花样。
一粒黑痣飘浮在您咀边，
跟着您转动，头也会晕眩。

您的腰身风韵有如杉松，
只求一事，对虔诚者虔诚。
晤谈可贵，一言赛过玉髓，
亲沐月辉一刻贵于千载。
凌波仙子的爱矢入我心，
您的丽影似菩提花缤纷。
披着珠串从大厅里走出，
直如猛虎下山急于猎取。
回眸一笑，令人甜意满怀，
珠串流苏间，宝玉时放辉。
天生丽质频频讲述高尚，
您所在处土香，话儿芬芳。
命运在爱情里贯彻始终，
……”

《爱经》是由许多书信体的诗束组成的，通篇贯注了真挚的情感和脉脉蜜意，艺术性至高，每束结束时，照例都是呈献给穆合默德·火者·伯克的，如：

“至爱的华筵常客，当玲珑的杯盈满斟，
总是您领我进盛宴已开的大厅！

我也成花团簇拥的幸运者，满面春风，
给蛾眉红粉團團围住，不能脱身。
多想找个阒静的角落，清凉冷静一阵，
怎么可能，大厅里笑语正在翻滚。”

《爱经》之外，他还写过一部《密库》(Ghahzazu'l Asrar)。

杜尔别克（Durbek 14世纪末—15世纪初）

诗人生于缚曷城（Balh），并在那儿写出了他的名篇《玉素甫与祖莱哈》（Yusuf wa Zuleika），这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已是第二次使用同一题材了：

"当时缚曷是万城之心，
公正至尊的回教锦城。

时年回历八百又十二，
过了这么多的年月日①"。

这一题材，早在《摩西五经》（Taurat或Pentateuch）和《古兰经》中，已有叙述，故事优美，轰动了世界。文人学士，或韵或散，不知写过几多遍了。最早把它写进文学的，为波斯诗人费道西，紧接着给拉布古孜和杜尔别克以极大灵感。杜尔别克透过瑰丽的文体，丰满地也更动人地刻划了人物，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强烈的突厥人民的生活气息。大胆地揭露了封建时代、伯克头人勾心斗角的丑恶活动，以及连年战争所带给广大劳动人民的水深火热的苦难。

弥兰夏（Miranshah）之子韩里尔·算端·帖木儿（Halil Sultan Temür）即位初期，在他统领的各省，出现了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暴动和战争。此期间，不光是帖木儿的子嗣，就连各地的伯克头人和地主缙绅，也都兴冲冲热衷于争夺王位。所以，韩里尔·算端君临的短短几年，也是在血腥的屠杀或镇压声

①根据Hisabi Jummal记数法（abjd）zad＝800，hi＝8 dal＝4，总结为812，即公元1409年，也就是说，《玉素甫与祖莱哈》之写成，是在帖木儿死后四、五年，他的儿子夏赫鲁赫在亦鲁当权的时候。

中度过的。

诗一开始，描绘的正是1405—1409之间的战争时期，缚曷城受围的情况。一直到帖木儿之子夏赫饶赫战胜韩里尔·算端为止的期间，有不少城池，亦如缚曷（曾受围三月），都是成年累月地受着死死的围困。

诗人以反衬的笔法，从事叙述，一方面是城中缺粮短水，万民啼饥号寒，遭受着深重苦难；另一方面，则是城外的疯狂情景，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缚曷城像地狱样的监牢，
……
被围困了有整整三个月，
人人鸠形鹄面悲悽哽咽。”

这一段诗，为我们后人探讨当时的社会内幕和诗人身世，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材料，充分表示了他是站在人民一边，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人类之爱与人民同呼吸，共脉傅：

“我和大家一起遭受熬煎，
和万众同样分担苦难”。

在当时阶级斗争，那么炽烈，浓烟遍地，谁都不敢吭声的情况下，诗人号召人们抗议奴役、迫害和不公。正因为如此，他的主人公，不是终日昏昏沉沉，迷醉在爱情之中，一昧卿卿我我，而是勇气十足，信心百倍，认定有志者，终將胜利，实现自己的宿愿。这就富于教育意义，叫人鼓舞，去踏倒困难，勇敢前进。

玉素甫虽远在异国埃及，犹在朝思暮想，眷念着祖国。

在描叙爱情的时候，揭出帝王乞丐同样都是人，并无二致，对帝王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爱情在人一生是这么庄严神圣，
任是皇王或乞丐都得对它称臣”。

另一方面，他也有妥协，安于现状的缺点。如：

“人贵知足，唯能忍者有望”。

杜尔别克的影响很大，以后有不少诗人，摹仿他，写玉素甫和祖莱哈的题材。

鲁提斐（Mawlana Abekulla lutFi 1366/7—1465/6）

诗人生于喀什，后去河中地，晚年定居亦鲁，在附近一个名叫坎纳尔村(Dahi Kanar)从事写作，迄于1465年去世。生前穷愁潦倒，活了99岁的高寿，他在长诗的开头部分，曾述及这段时期：

“那些年代日子过得这般不顺心，
破碎心儿里万苦千愁风起云涌。
智慧给忧伤压得喘不过气，烦闷，
生活艰苦是小事，工作无从过问。
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帮助，
也没有一个贴心的知己来分忧。”

诗人前后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但留存下来的并不很多。仅有以波斯文写作的抒情诗三百首左右，合为一集，名曰《Diwani Lutfi》和著名的叙事长诗《古丽和诺鲁孜》（Gül wa Nawruz）。还在当时，已为自己赢得了“艺术大师”（Yirik San'atkar），“语言皇帝(Meliku'l Kalan)的光荣称号。他还把帖木儿的传记作者波斯诗人谢瑞甫定·阿里·雅孜底（Xarafid-Din Ali Yazdi）的约有1500页，“冗长沉闷，华丽炫耀面令人作呕”（Prolifix, tedious, florid and fulsome ---G. Browne）的《Zapar Nama》（胜利记实），以诗体译成维吾尔文（所可惜者，这个译本，没有留传下来），受到了纳瓦衣在《群英盛会》（Majalisun Nafa'is)第二卷中的赏识，大加称颂直誉为：“国之瑰宝”（Aziz wa

tawaruk）并把他和赛卡克相提同论。长诗《古丽和诺鲁孜》约有2400行，纯用阿鲁孜体的Hazaj Musaddas于1411年写成长诗。

“时间是回历814，

我描述了爱的韵事”。

诗中叙述了纯真的爱情，勇敢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理想，对于美好事物及优秀品质的崇敬与向往，怒斥随心所欲践踏人类尊严的暴君，“他们张开饕餮大口，嗜血而不肯幡然悔悟。”除此之外，他还以诗体写过一本哲学著作名《真理卫士》（Mazhunu'l Hakayik），颇受当时叶儿羌当权者塔吉·穆合麦德·黑底·伯克（Taj Muhammad Hidi Bag）的好评，称他为“深及心灵的天国之钥匙”（Dahalu'ljan，Abwabu'ljan Jinan）。

《古丽和诺鲁孜》

记述的是古丽公主和诺鲁孜王子悲欢离合的故事，有类汉族的传奇，结局是大团圆。全诗共一百二十章，二千四百多行，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话说诺夏德国（Nawxat）汗王斐尔饶赫（Ferruh）的王子诺鲁孜（Nawruz），有一天在蜂喧蝶乱，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梦见了斐尔哈尔国汗王穆希空（Muxkün）的公主古丽（Gül），由于他喝过一些玫瑰露，微有醉意，对她顿时产生了爱慕，昏昏睡去，待酒醒之后，爱火仍炽，日思夜想，眠食难安。某次，出游，偶遇骆驼队商，俱告所以，有一个从斐尔哈尔（Ferhar）国来，熟悉公主的青年布尔布勒（Bulbul），上前，为王子陈述了公主的情况。王子便请他奔走，因得古丽乳母赛沃珊(Sawsan)之助，两人相见。但事有蹊跷，会晤之日，正是中国天子娶她之时。只得偷偷会晤，计划出逃。刚到中途两国交界地方，为强盗所俘，扭送朝廷，如是者两次，适天子驾崩，二人乃得趁间脱逃。途中又遇大河，遭巨风袭击，船破人散，随波漂流，古丽到

了亚丁（Aden），诺鲁孜到了也门（Yaman）。其时，两国正准备交兵，亚丁王热庇（RaPi'），昧于古丽之为女扮男装，擢升她为统帅；也门王班底（Badi'）起用诺鲁孜为帅。这一来，两方交战开始，真是将骁兵勇，难解难分。厥后，古丽刀劈也门的首领白拉木之际，从语音中认出了诺鲁孜，双双拥抱战地。此乃所谓‘阵地血花绽心花，离愁赋出相见欢’，干戈化玉帛，双方就此息战，言归于好。

最后斐尔饶赫国王联合四国，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诺鲁孜为国王，国泰民安，生活昌盛。

鲁提斐的诗

在前三子（即阿塔依，赛卡克与鲁提斐）中，鲁提斐的诗，最称优美，扣人心弦，也最奇特，情浓而哀，这和他的坎坷经历，与进步思想有关。下边拟选两首，以见其风格：

1．五联（biyt）的格则尔：

“你洒亮的辫子一直拖到脚跟底，
常言道：“华灯的影儿也是黑的。”

你俊俏的模样儿一看就没个够，
好比“不舍昼夜的流水在小溪里。”

依我看，你的眼睛比日月还漂亮，
只因呀“人眼比天平并不差毫厘。”

你忍心看我流血死亡无动于衷，
莫非是“好汉见鲜血不肯抬眼皮。”

我鲁提斐想念你，有何值得骇怪，

常言讲得好"心有所求，何必讳忌。"

这当然是一首游戏之作，属于哲理诗范畴，但写得有趣儿，我们只觉得它顺理成章，没有什么不自然。他认为爱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几百年之后，赫尔克提在《爱苦相依》的一开头，就对MHBT一词的产生，提出了好多理论，可谓一脉相承，后先辉映，无独有偶。这对当时的宗教界、政治界，是一种别致的挑战，起码也是唱不同的调子吧。

2．则是一首抒情小诗，也和上诗一样，以理论奇特取胜：

"天生倾国丽质有十停，
真主却把九停给了您，
一停给了先知玉素甫，
他死后，又让您来继承。"

阿塔依（Atayi? —? ）

关于诗人的生平，直到现在，我们所知仍极有很。仅从散见于纳瓦衣著作中的一些话，知他生在中亚赛里木和达失干之间一个名为赫兹迪亚因（Hezdiyan）的冬牧场，在亦鲁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才迁居缚曷的。由于缚曷是当时苏菲主义的中心，凡是钻研神学（Xayhlik），尤其是热衷苏菲主义的人，都乐于去那里逛逛。诗人的父亲，伊斯马义尔大伯（Ismail Ata），前边我们已经谈过，是艾合默提·亚萨味的后裔，既为一个玄学鬼，自然也就乐于如此。

伊斯马义尔大伯有两个儿子，长名艾斯哈克（Eshak），诗人是小的一个，所以称Atayi，因为他的家庭环境里，苏菲主义的气氛极为浓厚。阿塔依的诗，以语言流畅，描写细腻见长，有些诗篇，极接近大众化的口语，比如：

（万绿丛中我把你艳丽的风姿细描重染，
华筵上你的出现连玫瑰也红脸羞颜。

你的樱唇叫我如痴似醉，
人们哪晓得魂不守舍究为哪般。
你比我的生命更珍贵，
世界缺少你，这人生于我不值一文钱。
来世的天堂抵什么用噢？
有你门口的灰土掩埋我，也算遂了心愿。
至美至倩的人啊，你怎能抛我远去，
像把牙考甫圣人扔进愁渊。
你长长的青丝紧紧拴着我，
你的芳踪到处，正是我膜拜的地方。
世人竞去追逐达官高禄，
只有我阿塔依把你亭亭的玉体爱怜。）

又如下边的这首：

我有着两个皎洁的月亮，
一个浓如蜜，一个甜似糖。
一个的模样，像旭日东升，
一个跟赫拜人同样嚣张。
一个头发滴乌，油亮如丝，
一个的腰肢，活像劲松样。
一个的咀儿比红玉香艳，
一个的牙齿如编贝成行。
一个的下颏，赛过那白银，
一个天生就，单凤眼一双。
一个气宇轩昂，俨然算端，
一个的眉脸，如凯撒临堂。
一个最是工愁而又善感，
一个的睫毛，似出鞘剑光。
一个的蛾眉，像新月初吐，

一个玉颜满月高照天上。

我阿塔依愿为前者效劳，

也愿为后者，把一切献上。

像这样简单的构思，对比，列举，似乎有所偏爱，其实不然，既愿为前者效劳，也愿为后者把一切献上，朴素，纯真，没有丝毫的矫饰。所以自然。

赛卡克（Sakkak—1467/9）

他大约生于14世纪最后的25年之内，此之外，他的生平，我们所知，极为有限。但是从纳瓦衣对他的叙述来看，可以肯定一点，即1467—69之间纳瓦衣在撒马尔罕时，和他并没有见过面。足证在此之前，他已作古。有些学者认为，极可能他就是生活在察合台时代，著了《知识之钥》（Muftahil Ulum），死后，葬在今伊犁霍城，察布查尔Honhay地方的突厥学者色拉吉丁·阿布·牙考甫·玉素甫·伊本·艾比·伯克里·艾尔·花剌子弥·赛卡克(1228—1306)的后代，但是尚不能做出定论，因为证据不足。

纳瓦衣在自己的《群英盛会》中谈到赛卡克时，评价极高，认为他是"维吾尔语言园地里的佼佼者，"还把他与鲁提斐、阿塔依并列一起，誉为"在维吾尔语言艺术上，词藻灿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诗人"，深厚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诗人是15世纪发展了'坎赛德'（Kassida）这种赞诗体裁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尽管终其一生，他只写了十首，但以构思出色，意境深远，成为诗人们可望而难企及的样本。十首之中，有一首献给了火者。穆罕麦德·帕瑞萨（Hoja Muhammad Parissa），四首呈阿斯浪·火者·达干（Arslan Hoja Tarhan），四首给米儿咱·兀鲁格·伯克（Mirza Ulug Bag）。一首献哈里尔·算端（Halil Sultan1405—10）。前两人，我

们不太清楚，至于后边的两个，几乎无人不知，比如帖木儿的孙子兀鲁格·伯克，不仅是文化学术界人士的最大庇护者，关心鼓励者，本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也极大，无怪乎纳瓦衣这样歌颂他：

“帖木儿后嗣有几个如兀鲁格算端，

又有谁看见过伟大君王像他一般”。

至于哈里尔·算端，据我们所知，是这样的。1410年，夏赫鲁赫从他手里夺走了君权，随即把首都迁到了亦鲁（Herat），并任哈里尔为剌夷（Ray）太守，奇怪的是，没有过多久，即遭人毒害。赛卡克曾为他写过赞诗。

赛卡克遗留下来的格则尔，有50首。我们选两首，欣赏一下他的风格：

“你绰约的腰身，是伟岸天成的劲松，

百花园里的娇花，也没有你的芳馨。

只要你的玉步这么样姗姗地轻移，

任是天仙，也不敢当着你现脸露容。

莞尔一笑，你的咀角会彻夜地艳丽，

万绿丛，初绽的蓓蕾全要染上红晕。

自然里的松伯羞愧得没办法自处，

瞟看一眼，也会叫你从此傻了脑筋。

亭亭腰身，披两肩舒卷芳芬的青丝，

能为你服务都感三生有幸碰着缘分。

面对你的娇样，任谁也得自惭自愧，

怕的是混不下去，怕的是难被看中。

……

……”

这首格则尔之难得，首先在于他表达了自己所有的纯真爱情，深情脉脉的歌颂，丽质天生，娇于春花，更其可贵之处，是能在封建社会，宗教严重歧视妇女，从不把她们当人看待的时代，提出

“能为你服务，都感三生有幸，碰着缘分，”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又如这一首：

“不要拿你黑眼睛，逗人忧伤，经受千灾百难，
不要那么婀娜作态，应付世界，像对我一般。
对我这重病人来说，想你就是最好的灵药，
即使我的病永世无望，也才芝麻大一点点。
就怕明月姑娘，硬要让我在人世东漂西荡，
连门前土也不许人用来当作眼药水滴点。
离别之苦的幼苗，我正拿自己的血来浇洒
别把我对您的迷恋化为点金术使人萎蔫。
倘你认我是陌生路人拒而不纳踢出大门，
那又何苦当初温情脉脉媚眼儿滴溜飞转。
夏姬啊，千折百磨早弄得我神不守舍虚脱，
又何必这么样老是让我啼哭着空把泪弹。
赛卡克啊，紧紧抓住时机，半步也没要远离，
你已被伊人青丝捆住了腿，有翅也只等闲。①

这首诗写得出色，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出语诙谐有趣，尤其是最后一句，最为有名。

以上三位诗人，无论在维吾尔文学史上或突厥语言之纯洁化与权威之树立上，都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大家都有些崇洋媚外，一猛子扑到灭自己的志气，长阿拉伯波斯语，尤其是波斯语的威风上去了，认为不用波斯语，写不出好诗，②必然的结果是，看不起突厥语。而他们却和纳瓦衣一样，都是双语作家。首先能用波斯文写诗，绝顶出色，受到广大

①参考新疆阿布都热衣木·沙比提同志的注释而翻译的。

②有的人甚至这样讲：“Pars tilida yezilmighan xeir———xeir bolmaydu”（不用波斯语写的诗一就不是诗。）

群众的接受和喜爱，将在波斯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如纳瓦衣，在G。Browne的《波斯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g Persia)里，就有关于他的专门章节段。更其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写下了无数璀灿无比，回肠荡气的抒情佳作。纳瓦衣本人，也非常钦佩他们三人的成就，在不少地方，还亲自进行仿作，称他们为“在维吾尔语言文学的造诣上，赛卡克和鲁提斐二人，才华横溢，得天独厚，前者的诗，艳丽浓郁，凡有突厥人处，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后者的诗，优美隽永，蜚声伊拉克和呼罗珊。”前边已经谈过，纳瓦衣在别处称鲁提斐为“语言皇帝”，称赛卡克为“维吾尔语言百花园中的圣手”，称三人为“维吾尔语言艺术上，辞藻灿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诗人。”景仰之情，跃然纸上。这是对他们在为突厥语言地位之提高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极高的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实非过誉。

三人的文体风格，极为类似，辞藻明丽，一也；形象优美，二也；语言流畅，三也；尊重妇女的人格，四也；坚持进步，热爱祖国，五也。但由于历史局限，在不少诗篇里，仍有醇酒美人的气息，这不能不说是白圭之瑕。

总之，三人在维吾尔文学史上，拉开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序幕，并为之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纳瓦衣，维吾尔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实已辉煌灿丽，臻于顶峰。纳瓦衣的二十多部著作，像一穗丰满明丽的珍珠串，颗颗绚烂，如明星在空。

玉素甫·阿合买提（Yusuf Ahmmad 15世纪上半叶生）

诗人玉素甫·阿合买提于1432年写成了一本《Bahtiyar Nama》(幸福之书)畅谈幸福的根源，虽缘天赐，究其根本，仍在人为，嘉言善行，是之谓Bahtiyar·足证诗人继承的，乃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麻·喀什噶里以来的伟大传统。1436年，又

著《Tazkira－i Awliya》（圣贤传），1437年著成《Muraj－Nama》（呼吁集）等。

赛衣甫·赛拉依

（Sayf Sarayi14世纪下半叶）他从彼斯文把萨迪的《Gulistan》（玫瑰园）于1390/1年译成维吾尔文，其余不详。

赛衣提·阿合买提

（Sayid Ahmed生于15世纪上半叶）他是帖木儿之孙（帖木儿第三子的孩子），双语作家，他除了突厥语，还能熟练自如地用波斯文写作，纳瓦衣曾这么样讲述过：

“这人，有着硬朗的身体，清明的智慧，诗才冠世。无论格则尔，双行，无论突厥或波斯两种文字，俱有诗集行世，而尤以突厥文写成的这一首联” mətlayi “为出名”：

> 离悲使我成了一只裹间鸟，
> 同情吧，别把你的俊脸隐掉。”

他的诗留存至今的，并不很多，仅从散见于杂文中，集抄来的，有如下一些，如：《Ta'axxuk Nama》（衷肠初诉），《Muhabbat Nama》（爱情礼赞），和《Latifat Nama》（欢乐颂）。至于诗体，往往因歌颂对象之不同而变弃，比如歌颂天帝时，多用六联的祷体（Munajat），或九联的礼赞（Sana）；颂贤者智者时，用十一联的颂词（na't）；谈论自已时，则用七联体。

对于兀鲁格·伯克的父亲夏赫饶赫的颂诗，全收在“Padxahi Islam Medhi”的总题目下，各章（Nama）之末，照例以“尾声”或“祷辞”结束，如下的一些话，诗人似乎暗指的是汗王：

> “由于痛苦身体里的血已半滴不剩，
> 血流干了，人类怎么能再继续生存？
> 我惊讶自己为什么这般坐卧不安，

莫非是整个宇宙也成乱糟糟一团”。

下边引《衷肠初诉》里的一段“缘起”：

“有那么一个夜晚我恍惚看见，
自己正和曼季侬结了伴游转。

暗自寻思——能不能先在这里把话挑明，
容不得半点骄傲自大，还有漫不经心。
恋人们只能去坎尔班拉①，
一有情人，什么也会完蛋

连你自己，终必随之垮台，
重重苦难，使玫瑰刺朽毁。

有多少个人曾在这条道路上落荒四散，
只要见到伊人，就得迈开你坚实的腿杆。
拿你的幻想编一段诗的浪漫传奇，
不要怕机缘会在你的眉端多挑剔。

这传奇就是《衷肠初诉》，
愿哲人提供参考数据。

看来诗人的才思是锐敏的，活跃的。

阿合默地（Ahmadi 15世纪）

著有《So zlar Munazirisi》（辩言集）·余不详。

①巴格达西南的沙漠名。

忽珊因·拜喀拉（Husain Baykara 1438—1506）

他是帖木儿的后裔。纳瓦衣的祖父，父亲，均曾在帖木儿的宫廷里供过职，纳瓦衣的父亲与格雅施丁·小米儿咱，拜喀拉之子格雅施丁·曼速尔，还是同胞弟兄，纳瓦衣本人与胡珊因，从小同学，关系极密。

胡珊因·拜喀拉，小时就在宫廷任职，1469年3月，夺得亦鲁政权后，即成为‘夏’。4月，纳瓦衣从撒马儿罕来亦鲁，赞襄中枢政事，因之，忽珊因君临之时，没有战争，政治局势稳定，科学、文化繁荣，文人学士咸来亦鲁，胡珊因自己，也是一个诗人，纳瓦衣曾在《群英盛会》第八章中，有诗赞扬他。

胡珊因一生，写过不少诗，用的全是同一的Wazn，这倒是稀罕而引人注意的：

"何必问我眼底的血泪，心头的悲伤？
何必问旧痛肝伤，成了齑粉或末状？
花朵样媚笑的人儿，转身进了花坛，
何必再向俊俏脸儿，还是芙蓉芬芳？

欢乐眼泪花儿呀，早已迸出了眼眶，
何必再面对樱颗，向愁云可泛眉上？
从我的眼，可以见到伊人的脸和愁，
不必问漆黑夜月儿的辛劳和紧张？

忽珊因在凄凉的分离里，所受痛苦
已够，何必问玉素甫对佳尼的傻想？

第八章　纳瓦衣（1441—1501）

社会背景

上一章，我们主要介绍了13、14直到15世纪的察合台时代。并顺便谈了纳瓦衣以前或约略同时的诗人。本章将主要介绍维吾尔族最伟大的诗人、思想家，阿里希尔·纳瓦衣。

在我们正式转入15世纪，系统谈纳瓦衣之前，不应忘记明永乐17年出使吐鲁番的陈诚13年后还国时所记的一段文字：“其国（指高昌之地）城西北百里有灵山，最大，土人言此十万罗汉涅槃处也。近山有高台，寺旁捌泉石林木。从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峡，南有小土屋，从屋南登山坡得石屋奉小佛五，前有池，池东山石青黑，远望纷如毛发，土人言此十万罗汉洗头削发处也。缘峡东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累累，峰峦秀削，其下白石成堆似玉，轻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色泽明润，土人言此十万罗汉灵骨也。又东下石崖，得石笋，迸出如手足，稍南至山坡，石复莹洁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Pratyĉka Buddha盖言独觉）涅槃处也”云云。《渊鉴类函》236土鲁番国条还记当时此国人，多奉佛，有僧寺。是知高昌之地，维吾尔民族间，至15世纪初期，佛教犹在盛行。以后迄于何时，不得而知。但从687—688所写之回鹘文《金光明经》（Suvarnaprabhāsasutra）全部来估计，恐17世纪以后，维吾尔民族中间尚有信佛教者。尽管此时已近尾声，与纳瓦衣无涉，但还是值得一述。以明佛、回两教流行的地域轮廓。

纳瓦衣的生平

尼札米定·阿里希尔·纳瓦衣（Nazam-idin Alixir Nawayi 1441．2．9—1501．1．8）之前，中亚地区，有两个封建汗国：一为河中府（Mawarrannahr），首都在寻思干（Semescant），亦即通常所谓撒马儿罕；一为呼罗珊（Khorasan）①，首都是亦鲁。纳瓦衣生于亦鲁的迪牙鲁村（Diyarų）。父名格牙赛丁·克乞克耐（Ghiyasat-din Kiqikkina），曾做过萨布札伐尔（Sabża-war绿树地）的县令。四岁入学，聪慧过人，记忆特强，能背诵大量波斯、塔吉克文诗歌，众皆惊异。一生曾两次出国，流浪异方。第一次是在幼年，入学没有多久的时候，夏赫饶赫逝世，诸子嗣为了争夺汗位，兄弟阋墙，战争连年，烽火遍地，民不聊生，他遂随家远去伊拉克，落居坦甫提（Taft）地方。说来凑巧，波斯名史学家，帖木儿传和《武功记》（Zapar Nama）的作者谢里甫定·阿里·牙兹地（Sharafu'd-Din Ali Yazdi）的故乡就在这里。因之，他和牙兹地本人得有相识的机会，当时诗人为6岁，共在那儿读了四年书。此期间，他接触到了神秘诗人费瑞都定·阿塔尔（Faridu'd-Din Attar）所著的《禽言》（Mantikut Tayir），颇受影响，以至终其一生，都不曾忘记。并在自己风烛残年的1499，六十岁的时候，也写了一部类似的谈论哲理诗的《鸟语》（Lisanu't Tayir），这事遂成为文坛上的佳话。有诗曰：

"当我年届耳顺，

要把鸟语歌颂"。

诗人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写诗，并签署不同的笔名，突厥文

---

①在阿姆河之右岸，包括花剌子模、伊朗，以及阿富汗的一部分，亦鲁在今阿富汗之北部。

的诗，一律署纳瓦衣（Nawayi），波斯文的诗，署Fani①。故有‘双语诗人’（Zul-Lisanayn）或‘大师’（Yirik San'atkar）之美称。纳瓦衣的才华，远在青年时期，即已远近闻名，比如他的格则尔里的这两行，差不多就尽人皆知）：

“她侧过脸；泪珠从我的眼里飞弹，

好像太阳落山，满天星斗齐耀闪。”

哪怕是一秒钟的不见面哩，都会使诗人的眼里，溅出晶莹的泪珠，好比太阳刚一落山，满天星斗，会刷地闪烁。这构思用字，真够奇特、新颖、生动、形象，因之连大诗人鲁提斐看了之后，也自愧不如，说：

“我一辈子所写的全部诗行，也远远抵不上这两句。”

这和南宋时汉族女词人李清照的‘绿肥红瘦’之句的情形一样，成了千古佳话。又如：

“与其在帝王的家门口乞讨，

哪比得凑住自家水来洗手”。

这意思最明显不过：与其你去帝王权贵之家的门口，低声下气地乞讨，遭受冷遇而一无所得，还不如回到自己家里，无事可干

---

①Fani的笔名，是富有深意的，因为Fani一词，在波斯文中，意为‘灭亡’，‘瞬息即逝’，诗人尽管能以波斯文为诗，也写下了两部名著，《群英盛会》《对两种语言的仲裁》，在波斯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地位，但纳瓦衣认为波斯文的命运，不会久长，绝不会比突厥文的前途美好，故署名Fani，见《鸟语》（Lisanu't Tayir）：

“资禀和灵思的云端，珠玑不断飞泻，

下决心要用‘纳瓦衣’来把诗歌谱写。”

“猛可有了这么一个主意，

写波斯诗改用笔名‘乏泥’。”

时，随意儿洗手。1457年，随奥布尔卡斯木·巴布尔·米儿咱（Obulkasm Baher Mirza）去马什哈德（Maxhad），奥死后，王位之争，继之而起。诗人于1464年，回到亦鲁时，忽罗珊一片混乱，河中地的汗王阿布·赛衣德乘机消灭了忽罗珊王国，并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亦鲁，恣意屠杀自己的骨肉和亲人，纳瓦衣本人，亦不能免于难。首先，他从父亲所继承的全部财产家当，悉被没收。赛衣德认为纳瓦衣是一个危险分子，因之，把他流放到了撒马儿罕，险些遭了阴谋家的暗算和毒手。这便是他的第二次出走设刺子，在那儿住了七年之因。1469年，阿布·赛衣德发动了征服西部伊朗的战争，士兵不愿卖命，终被阿哲儿拜占的突厥人杀死。胡珊因·拜喀拉，趁此机会，进入亦鲁，夺得王位。同年4月，纳瓦衣才又回来。

纳瓦衣初为掌墨官，1472年任宰相，1476年辞职。

1501年1月3日谢世，生荣死哀，历史学家韩德米尔（Handamir）曾以下列诗句，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噩耗传到了千家万户的大门，
哭哭晃晃儿哭声汇成了一片。
铁肺肝石心肠全都泣不成声，
听了惨痛消息万人抢地哭天”。

纳瓦衣的著作

诗人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有过坎坷，有过悲愤，和焦忧，也有过尊荣，交织着欢欣。他给后人留下了二十好几部以突厥文写的著作，以波斯文写成的，主要为两部，零星的尚不计在内。从一开始写作，诗人就为自己树立了稳定的幸福观，和一生将要怎样度过的雄心壮志，他说：

“决不虚掷年华，而要吃苦辛勤，
有了辛勤，最大幸福自会产生。”

每一部著作之出，立即引起轰动，万家争相传诵。他的题材范围，至为广泛，有哲学论述，专业评介（包括音乐、绘画，建筑等）。文学诗歌方面，差不多维吾尔民族所有的传统或外来的体裁，他都一一尝试。且做出了光辉的范例，比如：格则尔，穆斯坦札提（Mustahzad），五行诗（Muhammas），六行诗（Musaddas），八行诗（Musamman），重迭诗（Tarji'band），双行诗（T-arkiband masnawi）是每节诗末，带有两行协韵的伴唱。坎赛德劝酒行（Sakinama），Kit'a，四行诗，谜语诗（Muamma）暗韵诗（Qistan），语义双关诗（Tuyuk），对句（Fard）等等歌唱爱情的抒情之作，数量很大，如《四卷诗》（Qar-Diw-an），主要的叙事诗有《帕尔哈德与希琳》，涉及哲学伦理的亦复不少，如《心之谓然》①等。

从十一、十二岁诗人开始写作起，在近50年的过程中，他究竟写了多少，我们所知道的，极不完全②。但是主要作品，根据中外有关的资料（尤其是波斯文学史上的论述，主要的有如下一些：

《五卷诗》（Hamsa估计1483—85完成）：

《五卷诗》是纳瓦衣最重要的著作，共有64章，52000行，64章之中，有20章为主体，序言及尾声占了44章，五部诗的故事，互不相涉，毫无关连。从写作时间看，这三、四年，是诗人的成熟期，丰产期。

A《正直人的惊愕》（Hayratu'l Abrar 1483）

每章为一论（Makalat），每论透过具体的故事，阐释一个问题，笔锋直接指向暴君，贪官，污吏，坏人坏事，说他们是：

“他们挨户乱撞，灾难临门，

---

①拙著《维吾尔文学史》初版译为《心之所钟》，现改今名。

②据1854—1855年毛拉·伊斯迈托拉·穆吉孜的《乐师传》谓有63部。

何止灾难，和瘟君无不同”。

又说：

“这些家伙真是坏中之坏，

没有人比他们更心黑”。

所以他要求的，是‘大写的人’，或‘真正的人：’

“一心扑在百姓身上，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群众忧愁，你怎能不痛断了肝肠，成天惶恐。

倘是真正的人，怎能和老百姓不同苦共乐，

脱离群众的欢乐与愁苦，不得进入‘人’，之列”。

B.《莱丽与麦季侬》（Layli wa Majnun 1484）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莱丽和坎依斯（即麦季侬的本名）（坎依斯是阿拉伯半岛上一个小部落头人的儿子），同在某私塾一起学习，两人互相倾慕。但是莱丽的父亲，认为坎依斯家贫，门不当户不对，把自己的女儿，径自私许萨拉木（Salam）之子。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原已半痴半傻，被人称之为麦季侬（Majnun疯子，神经病）的坎依斯和莱丽两人，均极悲痛，女的说：

“命苦呀，看来我只能悲凄中死亡，

为自己带孝，也就不算怪事一桩”。

不光是这样刻划人物的性格，分析心灵深处的活动，还借助外在环境之描绘，衬托故事的气氛，达到了情景交融，混然一体的效果。如：

小溪流水哽咽，

潺潺凄凄切切。

……

爱情使他痴痴呆呆像掉了魂，

牵牛花无依靠飘飘摇摇凌空。”

C.《帕尔哈德与希琳》（Parhad wa Xirin 1484）.

这支传说，在中亚伊朗一带，颇为流行。最先写它的是12世

纪阿哲儿拜吉甘加（Ganja）的诗人尼札米·甘加维（Nizami Ganjiwi）的波斯文长诗《赫斯罗与希琳》(Hisraw wa xirin)；其次是十三世纪艾米尔·忽斯罗·德黑黎维（Amir Husraw Dehliwi 1242—1325）的《希琳·赫斯罗》，十四世纪花剌子模诗人库图璧（Kutubi），以维吾尔，钦察语写成的同名诗；十五世纪又以维吾尔语写成了《帕尔哈德与希琳》，虽然上述三位诗人的著作，也曾给他一定的影响。但纳瓦衣所根据的是维吾尔民族原有的传说：

帕尔哈德是中国和田的一个王子，七岁入学，从小聪颖过人，肯钻研学问，和各项技艺。他有一颗火炽的心，举世罕有伦比的英勇。但是命中注定，他要为爱情客死他乡。父王怕他寂寞，特修建了春、夏、秋、冬四座豪华的宫殿，总称'四园'（Qahar Bagh），供他消遣。但是并没有引起王子的兴趣。有一天他在父王的宝库里发现了亚力山大宝镜（Jahannama），上面浮现出一个陌生美女的身影，他一见钟情。镜上还有两句话：

"谁愿打开这个宝镜赏玩，
应去希腊经历三大危险。"

国王在答应王子请求出游的同时，还去岩洞中拜访过智者苏韩衣拉（Sohayla），详询了赴希腊的路线，以及如何战胜三险的方法。越过千山万水，戈壁荒原，终于安抵希腊，首先遇到的是一条毒龙，从岩洞往外吐火，进攻帕尔哈德，他连发了二十箭，才射死毒龙，得以进洞，看见岩上写着一段文字："杀了龙的人进洞后，搬起地上的大圆石头，拿走库藏的剑和盾。"有一天，走进大森林，这里蟠聚着毒角恶魔艾赫热曼（Ahraman），帕尔哈德以剑击碎毒角，并驯服了它，获得了"所罗门戒指"。接着继续上路，按仙人指点，进了一座碉堡，碰见张牙舞爪的狮子。凭着"戒指"的威力，也获得胜利。复行九百步，登上碉堡，下有声，随之门开，有身着盔甲的铁人，朝帕尔哈德发射箭矢，王

子不但没有害怕，也以箭射铁人的护心镜，得以胜利地进洞。拾到宝镜（Jami Jamxid）把金银财宝，分给战士，而自己和大臣去寻找苏格拉底，请教治学方法。游学归来后，遇到了希琳公主，一见倾心。但恰在此时，伊朗的赫斯罗国王，听说希琳丽质绝伦，想要为后，却遭拒绝。他便兴师动众，发兵来攻。帕尔哈德，为了希琳，自动应征，到达目的地后，协助人民开挖渠道，不幸被俘，遭了赫斯罗的毒手。希琳闻讯，赶来探望遗体，也倒在了旁边。故事的细节，当然还有不少。但大体轮廓，也就是如此了。

寻找希琳，去阿尔美尼亚的途中，充满着斩妖降魔的场面。

纳瓦衣把帕尔哈德作为一个天才，加意描写：

> 世界上的学问他研究了个遍，
>
> 三百六十行，行行他都想研究。

除了帕尔哈德，作者在这部诗里，还创造了许多正面的光辉形象，精雕细刻，表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和现实主义精神，影响深远，所以诗人穆尼斯·花剌子模（Munis Kharazmi 1778—1829）称纳瓦衣：

> “在语言世界里超群而绝伦，
>
> 思想上是穆尼斯的引路人”。

评价是极高的，名小说家老舍曾说“纳瓦衣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

> 《帕尔哈德与希琳》的23章：珠宝商人①进行叙说的辰光，
>
> 语言的珠玑，像星星从天降。
>
> ……
>
> 有这么一个青年，如今出现，——

①纳瓦衣把自己比作语言的珠宝商（Sarraf）

谁看见也会迷恋并且喜欢：

破石时的那股劲儿，真叫棒，
我们有哪一个，能和他同样。

他的气宇和风度，这样出众，
天国、他实在找不到第二人。

他有仙人素质，泰山的稳健，
高挺着胸脯，不怕山崩眼前。

大家你言我语，各自夸所见，
大小不漏，一点一滴说齐全。

这些消息，好不叫皇娘高兴，
半信还半疑，常要琢磨一阵。

通报传言的人，一个接一个，
不信不行，狐疑会带来折磨。

王起身，先进宫把任务履行，
从头到尾，对希琳一一讲明。

心肝宝贝啊，你是我的劲松，
皇宫里有了您，才馥郁芳芬，

有这花朵样脸蛋，读多欢忭，
生命的纽带，就像系上发尖。

据可靠的人讲，有好事一桩，
特地跑来，让你和大家分享，

是真主把你送进了美人群，
谁不夸说你的丽质和人品。

是你要求在这里开沟挖渠，
是你坚持，叫人们开山凿石。

这该有多么艰难，直到今天，
大家还没有动手，想也不敢。

工程真是艰苦，大家着了慌，
老天爷开眼，肯来大力帮忙。

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英雄汉，
末日的悲叹，化作艳阳晴天。

皇娘把帕尔哈德的大新闻，
一五一十，如数家珍让她听。

三个年头，都没办成的事情，
他只花了一天，就水到渠成。

希琳听过皇娘的这番讲话，
兴冲冲，急着要去看看真假。

……

看看人，赏识一下工程进展，
也是对他本人的鼓励和慰安，

是老天爷送给我们英雄汉，
的的确确，应该受到大称赞。

这样的幸福鸟，任谁也羡慕，
想不到，亲自投进我们怀抱。

我为浪费的金银财宝悲伤，
他却两只脚，跳进我的罗网。

应该给他足够的珍惜、崇敬，
这样人才，踏破铁鞋无处寻。

甜咀唇姑娘，当下吩咐备马，
皇娘，也愿意和她一起同行。

美艳姑娘，由四百少女服侍，
没有她们，那怕一步也不离。

'玫瑰红'比飘风，更轻、而更快，
任是天马，也得在后边紧紧追。

姑娘一贯喜爱骑这匹马，
换了别人，它就不肯听话。

这马是一朵玫瑰，颜色深红，

百姓们都一致叫它“古丽衮”①

这样的马，世界上很少看见，
比风吹叶，驹过隙，更快更远，

不一阵儿，玫瑰红，就被牵来，
像一轮明月，她高临着彩霞飞。

亭亭有如劲松的姑娘身边，
由四百个美女围拥着向前。

你看那又说又笑的调皮相，
拥拥挤挤奔向劈石的地方。

皇娘娘早已猜出她的心意，
欢欢喜喜地出发，和她一起。

只因落在大队人马的后边，
吸了不少沙土，风尘盖满脸。

她立即给玫瑰红加了几鞭，
汗珠就象晨露落上玫瑰瓣。

‘玫瑰红’有如太空里的日华，
四蹄才刚飞起，瞬间已停下。

---

①意即‘玫瑰红’系Güligun的译音。

她的发辫，像套索投向四方，
要把调皮乱奔的畜群套上。

即令不是套索吧，在黑夜里？
脑门正中，早有白粉的线道。

蓬松馥郁的青丝，飘逸脸上，
像夜的漆黑，猛把明月遮藏。

别在鬓边的玛瑙，还有花蕾，
像群星都想跟太阳比光辉。

莫不是天空的磨盘绕太阳，
旋转的时候，浪花摔向四方。

两道弯弯的蛾眉，暗中算计，
怎样才能叫月亮，被血浸洗。

为了流血，才来碰头并商议，
两个在一起嘀嘀咕咕不已。

两只眼睛，因迷人，感到困倦。
一会儿，又因迷醉，才更赢人。

两只眼睛，短缺瞌睡已倦累，
咀唇沾了红酒，更令人气败。

唉，那两条轻晃的香辫子啊，

唉，那片充满生气的咀唇啊，

这咀唇像蜜糖，也有咸盐，[1]
但是盐里的糖，才更香甜。

谁又知道，这糖，这盐的珍贵，
它能够叫你，死去，重新活来。

那颗滴乌的小痣，真够迷人。
好像大白天，偷糖贼进院中。

他呀，原来只想着，偷些糖吃，
待要逃，两脚却被糖紧粘住。

这真是偷盐偷糖，没有小心，
手脚反被盐钱糖钱紧束捆。

玫瑰园万紫千红，香气芬芳，
灌溉的泉水，来自她的唇上。

小咀巴上边的鼻子，最惹人，
鼻子一侧，有颗黑痣在浮动。

像印度来的客商，喜欢吃糖，
在蜜糖里，还掺加印度冰糖。

像墙花一样芳香，银样玉洁，
苗条身腰啊，就像金雕银削。

秀美黛浓有如笔尖的蛾眉，
要判处人死刑，拿不定主意。

判决书的张页，好像是帅旗，
一挥准能叫整个人类倒毙。

腰肢比天国芙蓉还要娇艳，
花朵样的脸，是百花的蕊尖。

红唇是热情冲出贝齿信号，
给那粒黑痣投上一星火苗。

烈烟熊熊地燃起，直腾天庭，
把艳阳从头到脚，狠煅一阵。

热流飞过，划出了一道白线，
健康正常的人，都清晰看见。

像是艳阳身边，出现了新月，
那一条白线，时刻隐隐约约。
……

两只耳朵，悬挂着灿烂明珠，
好像金星木星①，永伴月亮宿。

---

①Qolpan（金星）象征美丽、爱情。
Mushtar（木星）象征幸福。

身腰婀娜，像玫瑰香呼鲁麻。
哪是椰树，玫瑰？！像劲松挺拔。

假如说，娇弱在她身上过量，
妩媚正好来为她贴补琼浆。

不能说，身腰粗细，正合拥抱，
但是那柔软，似欲临空轻飘。

娇唇开处，轻轻吐送蜜糖点，
一言一语，句句好像蜂蜜丸。

……

纵开缰绳，千山万壑马下过，
鞍上似有一朵玫瑰醉酡酡。

九天，在马背上轰隆隆旋转，
马和太阳，似临虚御风无前。

这气势，真能横扫万马千军，
除了悲叹和倒伏，一切无用。

任她在哪个方向勒马前纵，
全世界照例跟着她，眼大睁。
……

①Hurma即椰枣树。

纵马一跃，来到了一处高岗，
全世界顿时，燃起白炽火塘。

她看见抡斧劈石的美青年，
硬从岩石中间，引来水潺潺。

不管石头地，有多么的坚硬，
十块磨盘，也难抗他指头动。

英俊的青年，这样与石奋战，
斧头落处，花岗铮铮成碎片。

岂止是一位仪表堂堂青年，
经过的风雪严寒，多于松巅。

他的顽强，岩石退避三舍远，
镢头落地，连天空也抖半天。

弯弯的眉毛，似浓愁紧紧锁，
咀闭着，山样愁绪压腰欲折。

躯干魁伟，比同时代人更高，
那气势，比醉象情感更狂豪。

一朝头上皇冠巍峨高高戴，
满脸自会闪起王家金光辉。

自由的尘刺，最易扎进脚底，

困难如花岗，往往打进头里。

爱情的悲苦，总是浮上额头，
风沙喜扑打可怜人的眉梢。

身上有被爱情磨难的印痕，
满脸洋溢着友情的娇颜容。

手里紧握着仇恨的狼牙棒，
厮杀频繁，灰尘使利刃变样。

希琳的大眼睛把这些看见，
爱恋掺惊愕，好半天默无言。

一见就倾心，情感源于瞬间，
红云在脸上心底泛起波澜。

那股子坚毅，真正叫她落泪，
艰苦的利刃，好不摧人心扉。

当隐秘的纱网，还不曾掀起，
勒转骏马，对他诉说情谊。

艳丽的芳唇，像红宝石闪动，
脉脉情意，随语流珠玑滚滚。

啊，你真是一位英俊的勇士，
人间少有，天上也绝无一二。

这多奇绩，从你的倦困涌现，
奇绩前，又该经过多少磨难？！

你比世人，更为卓异而聪颖，
你创造的业绩，真叫人激动。

神不知鬼未觉，你已经完成，
我们的心情，怎么能不兴奋。

正因这些奇绩，才倍感难堪，
惊羡妙手挥动处，奇绩出现。

倘能对你百一的劳动歌颂，
也很少办法，酬犒一天辛功。

这辛功，谁也觉得矮个半截，
酬劳奇绩，也实是天造地设。

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盘珠宝，
勇士，这算不得对你的酬劳。

一把掀开盘盖，再来细端详，
珠玑琳琅，满能够洒他身上。

希烘温文尔雅的两句谈吐，
法尔哈，像着了魔魂不体附。

呼吸受了卡扼，身体就跌倒，
这心啊，直要冲出胸腔外逃。

浑身瑟瑟颤抖，无法再安宁，
一个劲把脸儿对准了希琳。

闻见你芳芬气息，我将复生，
你的声音，能够解我的苦痛。

你可是时牵我梦魂的丽人，
抑或使我心底的血液沸腾？！

政争令我悲痛，无处可倾诉，
远离人民、故乡，永不能驻足。

看来距我离人世，不会太久，
不睹芳容，那真是旷世凄楚。

一声叹息，卷起了飒飒微风，
轻轻地，把纱巾在脸上拂弄。

这美丽的人儿，把世界装点，
这姑娘，正时时牵动着系念。

这岂非魔镜看见过的丽影，
任谁也想和她永结白头盟。

看见过的人，有哪个不昏迷，
又有哪个，不想豁出去自己。

若说有人听了醉话，而晕倒，
尝一口，失掉理智有何可笑？！

当他看出这正是他心上人，
倒落在地上，随着叹息一声。

希琳看见面前这一幅惨景，
不觉自己也像出窍的灵魂，

这该是多热烈的叹息一声，
一轮明月，给乌云猛地遮隐。

D．《七星图》（Sab'ai Sayyar 1484）

叙述荒淫无道的巴赫拉木（Bahram）皇帝的一生，最初办事，还能一秉至公，但是到了后来，沉醉于内宫美人质朴纯真的迪拉拉（Dilaram），忘记了人民，祖国，家乡，终趋灭亡。说明一个不肯发挥自己的干劲和才能，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帝王，难得有好下场。全诗是由发生在中亚不同地区广为流传，几乎各族人民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七支民间故事改编而成。诗人分别借用了七个类型的人物，代表七种道德品质，这即是Ahi（大方慷慨），Farruh（娴淑端雅）；Za'id（多余过剩），Zahhap（洛媚寅缘）；Sa'id（幸运，舒适）；Mas'ud（幸福，随意），Jona（花蕾），Gülrüh（如花的面孔）；Dihan（农民），Mehr（亲热），Suhayl（闪耀的星）；Mukbil（作对，对抗）Mudbir（后退，不前）；San'at（艺术）。

这些人物形象，正如它们的词意一样，代表七个类型，尽管

取名纯出诸抽象概念，由于诗人能化朽腐为神奇的生华之笔、写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给维族文学，带来了大量典型人物，为维族文学中的人物刻划，描写，从外形到内心活动，都开了先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情形，屡见之中外文学史籍，如莎士比亚，果戈理，鲁迅，曹禺都是圣手。

《七星图》和《亚力山大的城堡》是纳瓦衣的精心之作，是企图影响或感染已经逐渐脱离自己神圣的职责，而日唯阴谋是务的忽珊因·拜喀拉的两部作品。因为忽珊因·拜喀拉上台之后，大兴土木，徭役赋税，多如牛毛，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怨声载道。所以他才刻意写的。但是纳瓦衣毕竟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曾提出什么彻底改革或铲除暴政的方案。他的主张，不过是为封建制度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罢了。

《七星图的故事梗概》：《七星图》也有人译为《七美图》。这是中亚地区一支在民间广为流传、各族人民喜闻乐道的传奇故事。许多诗人或先或后，都写过这个题材。故事情节，虽各小异，而实大同。纳瓦衣《七星图》的故事出自波斯大诗人费道西约有六万行的《列王记》。叙述的是萨珊尼王朝的杰出代表人物巴赫兰·古尔王娶了七个不同国家的美人为皇后的故事。浪漫气息极浓，但是此后的诗人，在描叙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添枝描叶，赋予了各自的主旨，但是总的说来，也不外乎反复阐述英明的帝王，应该如何治国为政，对待万民百姓的道理。纳瓦衣《七星图》的故事情节，却是这样的：

巴赫兰·古尔（Bahram-Gur），是一位全世界的统治者。有三件事情占据他整个心灵：打猎，（尤其是野驴，野驴在波斯文中为Gur，所以人们称他为巴赫兰·古尔），音乐，和醇酒。某一天，打猎倦了，休息之际，有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来到面前。这个贫穷的旅人，看起来，像是名艺术家马尼（Mani）。经巴赫兰一问，始知是异邦人。

他给巴赫兰详述绝世佳人（歌手音乐家，某商人的奴隶，中国美人）的历史。全中国无论老幼，鲜有不爱迪拉拉（Dilaram）的。但是这个商人，索价特高：巴赫兰全年的税收，还抵不上索价。结论是，也只有巴赫兰本人，才足以支付这么巨大的开支。马尼带了美人的相片，前去拜见国王。巴赫兰一看，中了意。派人带着礼钱前去中国说媒，终于达到了目的。她的艳丽，云发，以及擒人心灵的魅力摄住了巴赫兰。他整天浸沉在艳情逸乐中，忘记了国家大事，忘记了人民的困穷。即使出猎，也是偕带她在身边，尽管终日厮混还不能满足他的欲情。

巴赫兰出猎的时候，喜欢在她面前，百般讨好，献殷勤。要她考验自己百发百中的射击技术。希望得到她的夸奖，但是往往得到的却是迪拉拉的奚落，认为'只是功夫深，熟了巧自生'，没有什么了不起。

巴赫兰对这种说话，极为生气。命令部下把她捆起来扔进寥无人烟的荒野，直到死了完事。巴赫兰对自己的这种决定，开头很感满意。但是一阵功夫，又觉得她的毁灭，对于自己的爱情实是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感到非常后悔。爱情已经占有了他的身心，他是多么怜爱她呀，于是偷偷前去荒野探视，但是人已不见了。巴赫兰由于经受不住这种痛苦的折磨，成为疯狂。四百御医一致决议，应该让他享受享受宇宙间七星之美，从宫廷修七条路通向那里，一宫代表一星，七座宫殿分别涂以不同的颜色，里外一致，巴赫兰依次行幸。通过一系列措施和精心治疗，他的神志，总可恢复正常。七宫落成之后，七宫的君主，都要为巴赫兰纳贡，并把自己的公主嫁与巴赫兰。终于使他恢复了健康。记忆也渐转正常，但是思念迪拉拉，和七座宫殿以及七个美人的心情，始终排遣不开，寤寐难安。每个晚上，总要想起七条道路上的初遇。以及所能听到的故事。世界上不会有比它更美好的。宫各一色。比如，黄宫里美人讲金匠的故事；绿宫里，谈Xahri-

sabz的绿色国家，等等。就这样，轮流循环。

罗马有一个名叫翟宜地（Zeid）的大珠宝商。手艺出众，哲学医术，蜚声遐尔，擅于辞令。很赢得国王的赏识。每当检查的时候，大量盗窃金银。但是对自己的爱人，不惜挥霍一切。当有人请求皇帝两千帕提曼黄金时，翟宜地为之制造了一台奇妙的自动机械。国王很感惊异大大奖赏了他一番。但是，妒忌翟宜地的人，揭发他伪造：自动机不是黄金的，而是镀铜。国王得悉真象后，命令把他下狱，不得脱逃。但是，翟宜地，靠了狡猾，终于越狱。逃到法兰克人的地方，并由此辗转到了君士坦丁堡。是命运把他领进了一所富丽堂皇的崇拜偶像的寺院，里边到处有金制的偶像。他们成了这里的主祭师，膜拜阿拉伯穆斯林英灵庙里的女神拉特（Lat）和默纳提（Menat）。由于得到了两个纯粹信仰回教的穆斯林协助，他制造了铁偶像，上面镀金，以伪乱真，真伪不辨，终于成功地盗窃了寺院，最后把全部财物，装进船，运回祖国。为国王治病，赠出所有的黄金。国王原谅了他，并令砸掉偶像，而把黄金分散给贫苦的人民。

东方经院哲学认为绿色代表幸福。旅人于是又谈起绿宫的故事，英雄的名字叫萨德（Sad）表示‘幸福’。他是埃及商人的儿子。他的财产，主要挥霍在款待朋友和客人与学问上了。某日有一群从头到脚，通身着绿的客人，来到萨德面前。自称，他们来自Xahrisabz（绿色国家）。萨德认识他们。说，他们的国家里，有一座寺院，那里的人在睡梦中，能梦见预言鸟，预言未来吉凶祸福。不顾父亲的喜欢与否，萨德径自随同两个伙伴，前去寺院。果然他在梦中，也梦见了预言吉凶的预言鸟，但是他不懂他们的意义。按照伙伴的建议，萨德前去隐士非拉库苏长老（Faylakusu）的地方，请他圆梦。想不到他的命运还与自己紧紧相关哩。长老的圆说是这样的，萨德应该与绿国的公主结婚，但是须要战胜三个障碍：战胜黑巨人，回答哲人的问题，杀死老

巫婆。由于长老协助，把三大障碍，一一除去，自己终于成为国王。

兰宫的故事梗概：安擅国有一个名叫贾比尔的强盗。他以杀人越货为业，手段残酷，遐迩闻名。劫掠范围，包括陆路和海上，行旅畏之。不管多大的队商，只要他有所风闻，就别想逃脱。他建造了一些船只，停在海岸和河边，派人坐守，任何行商海运，凡有出行，坐探立即给他汇报。俘其人，而掠其货。所有财货，悉数积之岛上。后来在此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宫殿。

安擅某处，有一个名叫庇赫希提萨拉（Bihixt-Sara）的城市，由名叫南屋旦尔（Nawdar）的人统治着。他有一个姑娘，生而美艳，名弥赫尔（Mehr）。

有一天，她想乘舟去海上漫游，待准备停当，即登舟出发。离岸不久，起了大风，把船儿一直荡进了深海地方。风高浪急，艄公难于为力。东南西北，早已不辨，只好随风飘荡。终于，慢慢荡进贾比尔的坐守监视的海域。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牺牲很大，最后，弥赫尔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办法。

弥赫尔等，连同船货，被押送到了岛上。怎晓得贾比尔盯视了一阵后，晕厥过去。苏醒后，仅看了一眼，又晕厥过去。如此者数次，贾比尔才深深意识到：他实在没有办法抗拒弥赫尔的艳美。于是他下令把她安置在新建宫殿中最华丽的一座里，并对全船的舟子：

他说：各人的财货自己保留，

生活日用，请大家随意带走。

就这样，弥赫尔成了贾比尔手下的俘虏，而全船人员，能够平安回去，颇为高兴。

这个岛上的耶曼城中，有一个名叫努芒（Numan）的皇帝。王子名苏赫衣尔（Suhəyl），弥赫尔对他很有好感。两人你卿我爱，情投意合。由于婚礼举行日期接近，努芒吩咐自己的儿子着手准备，让姑娘暂且先回娘家，等待迎娶。但以陆路太远，苏

赫衣尔决定采取海道。刚刚出发，弥赫尔的船已经遇上了风暴，受到剧烈颠簸，苏赫衣尔的船，也不辨方向，一连好多天。两人的船，逐渐荡出贾比尔守望的海域。守望请求贾比尔派出增援的船只，进行追截，而贾于此时也赶到了。苏贾之间，发生了一场激战。

苏被俘虏，关进了黑暗的地牢。这样一来，贾就把相爱的两个人，强分两处，不通音讯。让苏船上的全体人员回去，告诉南屋旦尔这些天来发生的事件。南闻讯后，眼前一阵昏黑，连连叹息。思索着如何才可以尽快救出弥赫尔；南屋旦尔皇帝也开始进军。为了能赶指定的时期到达，及早地出发。走了不少路，经受不少苦，才和士兵来到一处森林。这里有形形色色的珍禽异兽。引起他要在这里打猎的念头。但以心有烦恼，重任在身，对这些也就一顾置之。忽然面前出现了一只美丽的鹿，南屋旦尔随后跟踪，进入森林深处，不曾放开。愈往前行，道路愈加崎岖，马已不克前进。看来他把这只鹿不能生擒了，只有采取搭弓射箭的办法。不过有一支折了，另外一支，没有射中，鹿逍遥而去。南屋旦尔，怒不不遏。追踪这只鹿的心意有增无已。因之继续前行，后来，进入了贾比尔守望的地界。为其所获。

守望们把这个俘虏的武器衣物，悉数分抢。一致认为，这一定不是普通人物。很可能是近处的什么皇帝，比如南屋旦尔。立即给贾比尔做了汇报。

贾比尔指示，蒙住他的眼睛，派人押送前来，既不让其知道身在宫中；也不让南屋旦尔在押的消息，泄漏外界。

不仅南屋旦尔身系囹圄，努芒的情况也十分不佳。距离指定的地点，约有两天路程，河水忽然浪涛汹涌起来。努芒的船队，被颠簸得溃不成阵，四零五散。努芒本人仅和寥寥数人一起，蹲在船上，听任风飘海荡。又有不少人，惨 遭 灭 顶。贾比尔的守望，很快发现了他们的船只。贾按自己的惯例，释 放 了 同船的

人，仅把努芒关进牢中。

诗人纳瓦衣是这么样描叙弥赫尔此时此刻的心情的：

“弥赫尔象玫瑰花放在火炭旁边，
花瓣给忧思重涂浓抹，成了紫兰，
岁月在紧敲密打，心底翻起波澜，
重重兰衣底下，还有忧郁的牡丹。
脸象经过枪托重击，红紫青块起，
好一似玫瑰园，杂生了许多蒺藜。”

弥赫尔就在忧思满怀，无可如何的情况之下，消磨光阴，想呀，想呀，终于有了主意。她晓得牢房里，还关押着一个人，情况严重。于是暗中设法搭救他，想透过此人之手，给苏赫衣尔捎几句话，某日有两个仆人来到狱中，悄悄告诉她了一些话。她于是在地上挖洞，和仆人往狱里摔了套索，把俘虏拽出来送进专门准备好的黑屋子，给他详细讲了一遍自己的经历。他也把自己的出身，姓什名谁，生平，漫游海上时，如何落到贾比尔的手中等等，统统叙述了一遍。就这样，两人从你言我语中，明白了对方就是自己的爱人。仆人颇为惊异。

贾比尔按照自己的惯习，来花园散步，苏赫衣尔遇到后，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决心和他清算旧帐。象发狠的狮子扑向敌人身上，贾比尔猝不及防，一下子被苏赫衣尔悬空摔倒，捆了手脚，被抛进自己先前囚人的地方。贾的全部金银财富，被苏据为己有。岛民大欢。于是两人着手准备喜事。被贾囚禁的人，也都得到释放。其中还有苏赫衣尔自己的父亲努芒，弥赫尔的父亲蔼屋且尔，四人互诉了经过，好不喜欢。两位大人把各自的国事，交付给了孩子。人民称快，举国同庆。

第五支故事是玫瑰宫的。

第六支故事讲的是白檀宫。这是关于正直人木克比尔(Mukbil)和大骗子穆德比儿(Mudbil)的故事。在称之为“河上

魔火”的沙野里经过了一段美妙的漫游之后，两个旅人来到海滨，又搭船航向“东方之国”。惊涛骇浪，汹涌兼天，海难发生了，这是渎神的穆德比儿激起的。于是两人登上破碎的小划子朝附近处的小岛漂去。小岛也正受着拍打冲击。岛上的岩洞里，有一把钥匙在飞跑，坠入海中。到了海边，钥匙成了石头，上边写有：本钥匙具有妖性。只要正直人就着它喝水，三个月内就可以不渴不饿。

木克比尔和穆德比儿于是就着魔钥匙喝水，果然应验。穆德比儿的脚刚刚触及钥匙，水就象滚开了一样，烫伤他的脚，他只好赶快拔出。而当木克比尔伸进去时，则不是这样。他的眼睛，还从中看到一个大花园，中有宫殿。木克比尔正在往里边走，遇见了许多艳丽的姑娘，正要去公主的地方。她的俊俏，真真使他着迷。温情脉脉地迎接客人。木克比尔深深地爱上了她。公主答应改日再开华筵，为了稍慰他的恋情，提议晚上可以为之服务。迫不得已，他只好同意。

后来又有一天，带了钥匙上海滨。再次掉落水中，什么花园宫殿，一切都消失不见了。极端痛苦地重读石头上的刻字，誓言：净手之后，立即离开此岛。两人遂一起搭上小划子去海中。划子化为大船。里边载满了尸体：成年累月他在急流险浪间颠簸，待风平浪静下来，不少人都已饿死了。船上满载着白檀木，写明是专为“东方之国”的国王准备的。原来，公主患头疼病，只有白檀的异香气味，能够疗治。因之，东国的国王，下令为公主修建白檀宫。

大骗子穆德比儿决定要拦截这只船和货物。觐见国王时，佯称自己是船老板，木克比尔是他的奴隶，但这纯属捏造。国王感觉事太离奇，就打发人去叫木克比尔，始知是他受了冤屈。国王决定把公主嫁给他。公主见他无精打采，因问所以。木克比尔遂告幻钥的一切情形。尤其使他惊奇的是自己的妻子原是海王女儿

的灵体。她还讲。许多魔鬼爱她，所以受着一些约束，只有医生可以把它们驱除回去，但是先吩咐画下公主的肖像，木克比尔还曾见到过：

“你哪能经倾国的迷惑：
看到了我，却并不深刻。
第一次相见，愿意倾心，
只有现在，才我我卿卿。”

旅人接着讲了第七支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一个音乐家和歌手，也正是他。这个花喇子模人。据他讲，花喇子模住着一个中国商人，有一个养女，音乐天赋极高，歌唱冠世。花喇子模的皇帝要她做自己的妻子；她的歌声婉转是这样迷人，令人沉醉，使他完全失去强制她与自己结婚的力量，倒是她表示愿意嫁他。故事讲说人，看出，她把他已变成自己的玩物，自己的学徒，而要保持这种情况，就得千般温柔，万样的体贴。终于获得美人的信任。

后来证明，在荒野里曾经搭救了她的人，正是她的养父。

巴赫兰深知自己爱她，终于成亲。但也未曾放弃打猎，有一次，大狩的时候，他受伤了，和士兵一起，陷入沼泽。纳瓦衣的诗是这么结束的：

我的创作是为了人民，
愿华绽笔底，栩栩如生
愿我的诗篇，谁都需要，
愿七天因此，八音谐奏，
愿友情，普天之下流淌，
愿采购者，是七星天上。

E.《亚力山大的城堡》（Saddi Iskandar'1484）

这里的亚力山大和欧洲历史上的那一位穷兵黩武，四出侵略的马其顿统帅亚力山大大帝，维吾尔历史上称为 Inkandar Zul-

karnayn（两角的亚力山大）的，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这一位是热爱公正、知识，富于人类情感和道德品质，有才干，有毅力的人物。是一个象征。“亚力山大的城堡”，乃一支强大的仁义之师的名称，和我们今天讲‘钢铁长城’之类的取义差不多。为了要把‘起儿旺’（Kirwan）地方的人民，从名为野朱赤（Yajuj）和魔朱赤（Majuj）①的野蛮人的侵略下，拯救出来，建立了一支义师，名“亚力山大的城堡”（Saddi Iskandar）。四面八方包括法国，叙利亚，罗马，罗斯等地的技师，艺术家和各类人才，都赶来踊跃参加，构成为一支‘爱民憎敌’的部队，纳瓦衣的诗是这么说的：

“四面八方争先恐后都来了人挤挤拥拥，
还有法国和俄罗斯，叙利亚，罗马兵丁。
不管任何人都是工程能手样样活都会，
还有行政人员深思熟虑手巧复多智慧，
还有老艺师工匠千千万万如万川出山，
“亚力山大城堡终于建成威震四方近远。”

亚力山大与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将士莫不用命，英勇杀敌，但是众寡不敌，悬殊过大，战事初接，很不顺利。野朱赤的头子，提出要跟亚力山大的士兵，徒手交战。亚力山大方面，彼此胆怯相顾，没有一人敢上前应战，就在这胜败攸关的关键时刻，中国皇帝馈赠给亚力山大的美女，蒙面男装，单独上前与野朱赤头子交手。一时大家都惊呆了。因为大家还不认识她为何人。她只一跃而纵身炽热的战场，没有一个人不是捏一把冷汗的。但是她却若无其事，朝野朱赤摔出套绳，对方被紧紧扯下马来，亚力山大对她的英勇，大加赞赏，拥抱过后，始问姓名原

①根据宗教传说，世界末日时，有两种人为害世界，一种为野朱赤（Yajuj）意为小人，一种为魔朱赤（Majuj）意为大人。

委，姑娘这才摘去面罩，亮出本相。

《四重奏》或《四卷诗》（Qar-Diwan）：1485年以后，纳瓦衣经常受到缙绅阶段，王公贵族的谣言中伤，终于1487年，带着皇帝特使的头衔，被下放阿斯特拉巴德（Astrabad），到达之后，他曾给胡珊因·拜卡拉写过一封呈函（Munxi'at），为自己提出了一些任务，表示要大干一番，使地方工作，走上轨道，一切得到改善。但却受到国王的冷遇。

由于心情不佳，体质困顿，老想着回亦鲁，有一首诗，记载这时的情况：

“在荒芜的园子里，时有我的身影，

啊，干枝上残存的一片黄叶临风”。

尽管这样，他在那里的一年中，共写了四万七千多行抒情诗，汇集起来，名为《四卷诗》（Qar-Diwan），所收诗篇，以抒情诗为主，内容丰富，文笔多采，舒畅活泼，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的思想感触，和心情的起伏变化。也有对于生活欢乐，如饥似渴地追求学问，钻研哲理的描叙。对于学术骗子的嘲讽，对人类的关怀，对丑恶的憎厌，和对祖国的忠诚，对于蒙昧者的捧喝。

和叙事诗中的《五卷诗》一样，总名为《意渊》（Hazain'l Maani 1492—99）的四大卷抒情诗，亦名《四卷诗》，也是纳瓦衣最重要的著作，包括十六类体裁（前边已经提过了），共计44.803行，仅格则尔就达2600首，占《四卷诗》的大部，约3/4。此外还散见于以波斯文写作的《Diwan Fanu-i》（诗学），诗体信札《Hasibi Hal》（往来纪实1460—61），以及纯是坎赛旦的《Tohpata'l Apkar》《慰问集或刍议）里。《五卷诗》《鸟语》《心之谓然》等散文著作里，也有不少。

《四卷诗》，顾名思义，有四大卷，分别起了不同的名字：

①少年浮思

②青年珍品

③中年美景

④满目夕照

但是它们并不是按年代前后归类的。

《四卷诗》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它的先进思想性，敢于向朽腐反动势力冲刺，才华横溢，绚丽多采。他什么都写，什么都可以入诗，写得天花乱坠，所以与《五卷诗》同为压卷之作。其中有强烈撼人心灵的人民性，对于反人民的丑恶的家伙，如暴君，骗子，两面派，逢迎拍马者，表示无比的愤怒，仇视并予以无情抨击，要他们关怀体贴百姓，施行仁政，废除残暴。其次揭露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骗子，教长，牧师，斥责他们言行不一，男盗女娼，说他们是坏中之坏，为虎作伥的帮凶：

“这些家伙是坏中之坏，

坏过他们的找不出来”。

这铮铮有声的否定，充分显示了诗人的铁骨钢胆，和锐敏的洞察力。对于爱情，他从不回避，谈的时候，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说：

“让僧侣他们都超凡入圣吧，我宁要美人，

给你们天堂极乐世界，我宁要酒几盅”。

也就是说，诗人不愿苦行，进什么天堂，而要入世，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诺比德身上，诗人的爱国主义，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灭此朝食的精神，在他的一生里，是非常突出的。人生各有死，唯有令名永芳芬，如：

“在世界大花园里，没有人能够永生，

只有懿行令名，可以叫你万世芳芬”。

《往来纪实》(Hasibi Hal 1460—61)，这是一部诗体书信集，也可译为《纳瓦衣书信录存》，阿布·赛衣德已经攻下亦鲁，大肆屠杀兀鲁格，伯克的皇亲贵族，抄殁其财产“地水”，扩大战争，农事荒驰，民怨沸腾，这部诗纯是他和哈三·阿尔达

希尔（Hasan Ardaxir）大师之间的通信，也是关于当时的历史实录，亲闻目睹的残酷现实，有两行诗句足以说明问题：

“为了敛钱随意杀人就是最正当的事干，

要想满足贪馋，可从死人身上剥下衣衫。”

这是多么地骇人听闻。

《群英盛会》（Majalisun Nafa-is 1491—3）：

伯林（M. Belin）把这本书译为《诗人鱼廊》（Galerie Poe`tes）。

这是一部以维语或察合台书面语写成的一部传记性作品，共有八部，约355人，记述的是作家，诗人，和与之认识并有过接触的文化人的生平，写作活动。这些人中，有30多人以维语写作。兹概略地介绍如下①：

a. 记述的是一些还当纳瓦衣自己尚在年幼之时，即已谢世而无缘见面的作家，最重要的卡西木尔·安尼瓦尔（Qasimu'l Anwar卒于1431—32），下距纳瓦衣之生，尚有9年，本章所提及的著名诗人有亦思法剌因（Isfara'in）的阿札里(Adhari)，卡提比（Katibi），哈雅里（Khayali），毕萨提（Bisati），赛巴克（Sibak），库德西（Qudsi），突赛（Tusi），巴巴骚达倚（Baba-Sawda-'i），巴达葛商（Badakhshi），扎只儿木（jajarm）的塔里布（Talib），阿瑞菲（Arifi），玛赛赫（Masihi），萨布札伐尔（Sabzawar）的沙赫（Shahi）等。

b. 记述的是纳瓦衣本人熟识的诗人，但当写本书时，其人已逝，其中最著名的有牙兹地的谢拉甫定·阿里（Sharafi'id-Din Ali of Yazd），这就是世人皆知的帖木儿史《胜利纪

---

①请参阅爱德华·G·布劳恩：《波斯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1956）PP. 437. 8. 9，这里的材料。系参考了该书。

实》（Zapar-Nama）的作者。

c. 记述纳瓦衣创作本书时，尚风华正茂的诗人，也与纳瓦衣相识，如：艾米尔·谢衣户木·速哈衣剌（Amir Shaykhum Suhayli），萨衣菲（Sayfi），阿萨菲（Asafi），班纳依（Banna'i）和秃儿昔思（Turshiz）的阿赫里（Ahli）。

d. 记述一些虽非多么了不起，但的确也写过诗，却以虔诚的宗教人士出名的诗人，如：胡珊因·瓦亦再·卡西非（Husain Wa'izi Kashifi），史学家弥尔晃的（Mirkhwand）等。

e. 记述偶尔也写诗的忽罗珊和其他地方王子和其宗族成员。

f. 记述不是世居忽罗珊，但有诗才的学者，诗人和才子。

g. 记述一些既写诗或吟诵他人诗歌，以至有列入诗人队伍资格的国王，王子。比如帖木儿本人，夏赫饶赫，哈里尔·苏尔唐，兀鲁格·伯克，拜宋豁尔·米儿咱（Baysonkor Mirza），阿布都尔·拉迪甫（Abdu'l Latif），以及帖木儿家族中的其他诸王子。

h. 记述当时正君临亦鲁的阿布尔·哈齐·苏丹·胡珊因·本·拜卡拉（Abu'l Ghazi Sultan Husain ibn Baykara）的品德和才华，以及他在各方面的政绩。

《群英盛会》对奥托曼土耳其诗歌之发展，也起了巨大作用。

《对两种语言的仲裁》（Muhakimatu'l Lughatayn 1499—1500）：

这是继麻·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和贾玛尔定的《人类的精华和语言的珠玑》之后的第三部语言著作，其所论列，不仅止于语言，还涉及了文学观点，它的重要性，在于全力抗争，自从伊斯兰教东来之后，举世靡然，盲目地推崇阿拉伯，波斯文，瞧不起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有不少作家诗人，直认为突厥

文字不堪入诗，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或诗歌，只知软骨头地吹捧阿波文，甚至这样浅薄无知地妄说："波斯文是糖"（Parsi Xikarst），"阿拉伯文是蜜"（Arabi Hasalast），至于突厥语言，维吾尔语如何，非但避而不谈，而且对以维语文写作的作家，诗人，热嘲冷讽，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句话，看不上，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纳瓦衣极为愤慨，挺身而出，捍卫本民族的语言，以大量无懈可击的例证，从词汇之丰富，建词之灵活方便，表意之深刻，细腻等方面，说明突厥语言之伟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突厥语言是完全可以胜任的（Hunarst）[1]。诗人对语言有一段妙论：

"词者——珠也，其源在海。心亦海也，犹明镜也，总摄万千之词。自有下海人，始有珠出世。珠之美在璀灿，词之贵，见诸谈吐，因学人之巧思而藻丽。因言者之机锋而完美……美言之出，朽腐可以重生，恶言之来，生体须臾死亡"

这一段话，我认为说得很精采，有一定之深度。一、词的来源很深远，如珠之在海，'心亦海也，犹明镜也，总摄万千之词。'意思是说，词乃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心是词的贮存库（storage）。二、'词之贵见诸谈吐'，'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再遵循一定的语法形式，'遣词造句'的过程，形成谈吐，即语言或文字，达到藻丽而完善。'美言'者，词被用得恰到好处也。当然有修辞问题，分明在指语言的功用而言。

诗人自己，尽管蒙受过别人的嘲笑，被称为"亦鲁城骑着驴

---

①阿布都·热衣木·沙比提（Abdurihim Sabit）：《维吾尔古代文学史》（1982，10）把Hunarst解释为"Hunar-san'at tili"，我认为非是，因为这里的-st是波斯语əst的简写，至于hunar应该引伸为'能够，胜任'解，方合原意。

子的阿里希尔”，他也丝毫不以为意，并说：

“有口才的伊朗诗人和波斯作家给新娘装饰的各种风格的美，我用突厥语描写的词，和他们装饰一个处女的各种修饰的窍门，我用察合台语所表示的意思，是从成为书面语的基础以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作家像我这样成功过。”

《五种惊愕》（Hamsatu'l Mutahayri 1490—91）：

此之外，还有《韵谱》（Mizanu'l Awzan），完成于1493—94年，纯粹论述诗韵规律；《突厥语中的阿鲁兹体》（Aruzi Turki）；《伊朗王史》（Tarihi-Muluki Ajam），是回到亦鲁后不久，完成的。《赛衣德·哈三·阿尔达歇尔生平》（Halati Se'id Hasan）1490年完成，记述的是他的至友，诗人，启蒙思想家的一生。《Wahaiya》并不纯粹如书名之所示，专谈'教产（wahpa）之类，而主要是论述亦鲁之建筑。

《心之谓然》（Mahbubu'l Kulub 1500年）：

这实是诗人一生经验之总结。对于人世百相，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问，无不涉及，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不少话，俱是名句，成了日后维吾尔格言谚语之基础。全书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有40pasil（章）论述社会各阶层，三百六十行，如国王，宰相，哈孜，商人，官吏等在社会上的地位，并对他们严加抨击，评论，主张公正人道。对于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特别表示尊重，认为他们心地善良，地位至尊。

第二部分，有10章，论述道德品质，和教养等问题，礼仪，慷慨大方，忠诚老实。

第三部分，是一些文化琐事，格言，警句等。

纳瓦衣一生，留给我们二十多部巨著，差不多所有的东方国家，都知道纳瓦衣其人，和他的思想。他曾说，只有掘墓人，揭墓贼，刽子手才希冀人民死，因为他们从别人的死灭，获取利

益，而真正善良的人，绝不会是这样。帕尔哈提和希琳能为人民先天下忧，为国家之繁荣奋斗，亚力山大能解放很多国家，驱除强梁，曼季依为爱人宁愿自己牺牲，对强暴无比愤恨。

纵使自己死于异乡，潦倒漂泊之中，也要求死后，把自己的尸体，埋到故乡，他曾经强调地说过这么一句诚挚感人的话："活着就要为祖国斗争"。

纳瓦衣与维吾尔文学

维吾尔文学，自从八世纪开始，在整个突厥民族的文学中，一直起着翘首的作用。到了15世纪纳瓦衣出世，就臻于极盛，震慑了世界。当然他绝不是'横空出世'或'平地而起'的。他也是由于肥沃的土壤，滋生他的气候，比如稍稍先于他或约略同时的许多诗家，如阿塔依、鲁提斐与赛喀克。纳瓦衣就曾在自己的《Majalisun Nafais》一书中，做过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是文学风格和美丽辞藻的大师，是突厥语言奠基的杰出人才。

喀什人AhmathajiBag曾在飒秣健和亦鲁，作过hakim，并以Wafayi的笔名写了不少诗章，寄呈纳瓦衣，受到过重视和培植。

有很多重要作品，如《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真理的礼品》都能留存，在一定程度上，得归功于他当时的奖励，人们才缮写和传抄。

纳瓦衣的抒情诗

诗人一生，除了创作过不少大部头的作品外，前后断断续续还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诗。如《四卷诗》（Qar-Diwan）中所收集的诗，以Fani的笔名所写的汇成为两大部的波斯文诗。这即是诗体书信集《Hasbi Hal》（慰问信集），《Tuhfatul Afkar》（刍议）和其他一些唱和歌颂之作。以及《Lisanu't Tayr》（鸟语）和《Mahbubu'l Kulub》（心之谓然）等里

的抒情小品，玲珑剔透，具有崇高的美学情趣与意境。扩大了抒情主题的领域，他写爱情、忠诚、也写爱国爱民的思想，揭露奸佞和冥顽不灵之辈。这一伟大光荣的传统，到了后来十八世纪，赫尔克提，翟梨里，诺比德和十九世纪阿布都热衣木。纳札尔等人的身上，更加得到了发挥，应该说，维吾尔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启迪者，或奠基人，厥为纳瓦衣。

1501年纳瓦衣去世之后，尽管继起的也不乏人，但是相形之下，总觉暗然。好比电光石火过后顿时一阵昏黑。这比喻未必允当、但是事实确也如此。也许是'盛难为继'的心理在作用吧。

和纳瓦衣同时代的诗人作家、前边，已经作了介绍。较晚或生前会见过纳瓦衣的，从人数谈，并不算少，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倾向，或特征。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小心翼翼地在模仿着纳瓦衣。这样就形成了十六、十七世纪作家所使用的所谓'纳瓦衣的语言'，而不再叫什么'察合台语'了。纳瓦衣影响之大之深，从这里也可悟出几分。法国词典学家曾克尔（J·Theodor Zenker）喜欢把这种语言，径直叫作'东突厥语'，包括鄂尔浑突厥，维吾尔、察合台和土库曼诸方言。

土耳其学者M，Fuad Köprülü认为："察合台语，中亚书面方言，是十三、十四世纪在察合台帝国和金帐汗国的几个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它的古典形式，是在帖木尔时期特别是十五世纪确立的。用这种方言，创作了丰富的文学。"这和'纳瓦衣的语言'不谋而合，是再明显不过了。

阿布尔·阿孜（Abul Gazi Bahadur khan） 17世纪名史学家Abul Gazi Bahadur Khan也认为：察合台语是混有阿波成分的帖木尔时代的书面语。而他在自已的《突厥族谱》中说："我用突厥语写这本历史，以便任何人不论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

育的都可以懂。我是用一个五岁的孩子都能懂的方式来运用突厥语的。很清楚，我没有从察合台突厥语或从波斯，阿拉伯语借用一个词。”也就是说，“察合台语”这个名称，并未被十四、十六世纪的作家广泛使用，或接受，他们为了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化，健康化，进行了自觉的斗争，喜欢用普通的突厥语，纳瓦衣虽曾承认并使用过Qaghatai lafzi这个词或写过东西，但是他的重要作品，都是用的纯正的Turki，这就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康庄大道。

明代中亚及新疆地区之形势

秃黑鲁·帖木儿1363年运用军事、政治、宗教三者的力量所统一的别失八里（天山南北），首都在亦力把里，他死后，于十四世纪末叶，又走向分裂，在东起哈密，西迄和阗的广大维吾尔地区，出现了许多城邦和地面，“……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它们”各自割据，不相统属，“这类”本效臣职，奉表笺，稽首阙下者，”“迄宣德朝……多至七八十部”（明史232西域卷四）。总之从帖木儿死，一直到万历中，共六代十馀主，岁贡未绝。

哈密的速鲁檀，如诸忠顺王等，先后在永乐、洪熙、正统、景泰、弘政诸帝时，吐鲁番的也蜜里，阿黑麻和亦力把里，均曾一再遣使入贡，要求“住坐地方”，进行贸易和友好往还。

就连去嘉峪关一万二千馀里的西域大国，如亦鲁，其王沙哈鲁，也于1420（永乐17年），派遣了沙的和卓（Xadi Hoja）进关，云：“欲表其城敬之意也”。这就意味着睦邻友好，奉中国为上国，以后或三年或四年，不辞艰辛和道远，总要进贡一次，有时甚至是“贡无虚月”。故明帝亦数次派遣使臣至飒秣健。明代出使西域之人，其在明史西域传中可数者，有：傅安、郭骥、陈德文、陈诚，把太，李达，白阿尔恰台，鲁安，李暹，

金哈兰伯、郭敬、李贵、海荣、马金、马云、詹升等。其中并撰有行记者，似仅陈诚一人。他出使西域，皆在帖木儿，沙哈鲁两代①。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的这一段时间，各王国与地面的斗争，迄未中断。发展的结果，建成了一个喀什噶尔汗国（Kaxgaria），旋迁都叶尔羌，故亦称叶儿羌汗国。其疆域东起哈蜜，南迄于田，席卷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此时的统治者，虽为察合台的苗裔，但都早已维吾尔化了。与内廷的关系，极为密切。如别失八里和于阗王，均受过明廷册封，死了也要告丧，嗣王及其属下各级官吏，常遵明之诰命，彼此间有了争执时，也都服从明廷的裁处，与调遣，明史西域传，于阗传："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16世纪继帖木儿汗国而起的昔班王朝也以回鹘文为官方文字，至于新疆的某些地区和甘肃的裕固地区，则回鹘文使用的时间，更长，直到19世纪末叶。

但是诸王不相统属，互相攻伐，战无虚岁，终至村舍为墟②人民就只好"流移"四方。

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并涣散人民斗争，瓦解斗志，在提倡一切宗教都是元的传统的政策下，宗教自然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回教、景教、充斥新疆地区，有些宗教参预政治："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新元史）

在这样大动荡的情况下，文学在16，以及17的上半叶，有了衰微。尽管这样，此期间，还有过一些较佳的作品，如描写新疆地区生活的《玉素甫·阿合买提》和《幸福颂》（Bəhtiyar nama）等民间叙事长诗。

---

①参阅L、Bouvat：《帖木儿帝国》。

②参阅L、Bouvat的《帖木儿汗国》。

第九章　叶尔羌汗国时代（1514—1678）的维吾尔文学

时代背景

16、17世纪的维吾尔文学，西部方面，黯然色暗，无法与上世纪纳瓦衣在世光荣臻于极峰的时期相比；东部新疆方面，除了音乐上横空出世的十二穆卡木（12 Mukam），光辉夺目外，文艺界尽管也有一二名家及其杰作如《Jahan-Nama》（世事记）等点缀，但为数寥寥，太感寂寞。原因很多，秃黑鲁·帖木儿（Tughluk Timur 1348—1362/3）的后代子嗣，兄弟相争，兵连祸结，农村凋蔽，民不聊生，至有关焉。

叶儿羌汗国时代，从赛衣德（Sayid 1487—1533）算起，直到1678年伊斯马伊耳之最终垮台，为时不过164年，论极盛时代，最多也只有80年光景，即从1514年赛衣德起始建汗为苏丹，而阿布都热西德汗（Abdurixidhan 1510—1570），到阿布都克里木汗（Abdukirimhan？—1570—1591）这祖孙三代在位的时期。

出身察合台皇族的秃黑鲁·帖木儿，以亦力把里为首都，1363年逝世之后，其子亦里牙思火者（Ilyas Hoja 1363—1365）与黑的儿火者（Hizir Hoja）兄弟二人，开始内讧，热衷夺权。跛子帖木儿（1333—1405）遂乘机进军南疆，把秃黑鲁·帖木儿的全部领地，并入自己治下，使其成为撒马儿罕的附庸，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帖木儿之逝世。

汗国的东部，亦即畏兀斯单，《明史》所称的别失八里，

黑的儿火者逝世后，1462年，四代孙玉诺思即位，统一了邻近的各国。1467年，击败占据叶儿羌的阿巴贝克尔·米儿咱·韩衣旦儿·穆罕麦德·米儿咱（Aba Bakri Mirza Haydar Muhammad Mirza）并夺得喀什，成立了叶儿羌汗国。但是不能忘记阿巴贝克尔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到了后来，反更强大了。

1487年，玉诺思死后，蒙兀斯单，更趋分崩离析，长子麦合穆德罕（Mahamudhan）居西，慢慢成为达失干地区唯一的一个大国；次子艾合默提罕（Ahmathan）席卷了从阿克苏直到吐鲁番、哈密之间的全部土地。这一来，整个蒙兀斯单以及所辖的国家或部族，分之为三，成了鼎足之势，这即是阿巴贝克尔，麦合穆德和艾合默提三家并存之局。

1502年昔班汗（Xaybanhan）进兵达失干，费干纳平原，反击对自己曾有过大恩的麦合穆德。麦合穆德迫于无奈，只得向骨肉兄弟艾合默提求援。艾合默提汗命次子曼速尔汗（Mansur）留守吐鲁番，自己则亲率长子赛衣德汗（Sayidhan），进攻拥有三万之众的昔班汗于费尔干附近，不料吃了败仗，为其所俘。昔班汗攻下费尔干平原后，释放了他们老弟兄二人，至于赛衣德汗，早已逃往吐鲁番。

1509年，麦合穆德汗再次兴兵讨伐昔班汗，不料在忽占（Hojand）地方，自己和六个孩子吃了败仗，溃不成军，艾合默提又病死阿克苏，这一来，麦合穆德在蒙兀斯单所有的地盘，均归昔班治下。

艾合默提死后，曼速尔汗一面进军感木鲁及河西走廊，一面极力排斥自己的骨肉弟兄，不允许他们（即赛衣德汗堂兄韩里尔汗）在吐鲁番地区立足。赛衣德汗和韩里尔汗于1507年，只得西走热海附近，率领七河地区的柯人，对曼速尔展开进攻，结果在阿拉木图反为曼速尔击败，韩里尔逃往安集延，为当地的乌孜白克人所杀。至于赛衣德于1509年10月，经由巴达哈伤逃奔住在阿

富汗的舅父祖尔东·巴布尔夏（Zuhurdin Babur Shah），1510年以喀什为据点进攻阿巴贝克尔·米儿咱的赛衣德·穆合麦德和阿里·伯格契克·米儿咱败逃安集延，企图聚集力量，东山再起，进攻阿巴贝克尔·米儿咱，一面派人前去可不理的赛衣德汗处，请其来安集延。1511年初，赛衣德果然前来，并纠合怛逻斯，纳林，伊列河谷，热海附近的维、哈、柯族、蒙族部落，建立了一个政权。阿巴贝克尔·米儿咱闻讯，集合军队进攻安集延，双方在安集延附近的桑园子（Tuttuk＝üzmilik）地方展开激战。阿巴贝克尔败，逃至喀什，以百倍的疯狂，残杀百姓。史学家毛拉·木萨·萨衣拉米在《安宁史》（Tarihi Ameniya）中曾说：“在世界历史上，不可能找到像阿巴贝尔一样凶残的刽子手。”事情结果走向了反面，他的政权，迅速崩溃。

1514年赛衣德聚集4700多人，由吐尔噶提（Turghat）向阿图什进军去攻击阿巴贝克尔。至此，备受血腥残暴统治之害的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的百姓，相率揭竿而起，响应赛衣德汗，帕米尔高原、巴达哈伤、库车西部、南部之喀拉库鲁木，北方之怛逻斯，纳林河滨，热海和拨汗那平原诸地咸来臣服。1514．8．21，成立了喀什苏丹王国，赛衣德汗为首任苏丹。未几，首都迁往叶儿羌，改名叶儿羌汗国。

1533年，赛衣德在出师西藏途中病逝。继任的是他的长子阿布都热西德汗（1510生—1533任苏丹—1570卒）。

汗国的疆域

当其最强盛的时期，汗国的疆域，东从哈密起，西部囊括钦察，穆合默提·昔班汗所据有的原察合台整个领土，天山南部地区，直到巴尔喀什湖以南，伊赛克湖附近，费尔干盆地，以及巴达哈伤和瓦罕的地带，管辖着祖国西部的实际版图。

汗国期间的作家诗人

先后合计，有麦沃拉纳·胡尔克（Mawlana Hulki）；赛衣德（Sayid 1487—1533）；阿布都热西德（Abdurixid 1533—1570），简称热西德；阿茫尼莎（Amannisa1534—1567）；玉素甫·克的尔罕·叶儿坎地（Yusuf Kedirhan Yarkandi? —1572）；阿牙再·伯克·希坎斯提（Ayazi Bak Xikasta）；米儿咱·韩衣旦儿·喀什噶尔（Mirza Haydar Kaxkar）；奈斐司（Nafis）；火者·阿布都拉札克（Hoja Abdurazak）；麦合穆提·纠拉斯（Mahmut Juras）；米儿咱·米兰克·恰里希（Mirza Mirak Qalix）抒情诗人伊拉里（Hilali）等。（伊拉里于1639年被镇压。）叶儿羌汗国时代的文学，作家人数的确不多，但究竟该怎么评价，是一个需要进行细致探索的问题。新疆学者阿布都秀库尔·吐尔地同志在《Jahan Nama》（世事记）的序言里这么说："从16世纪初直到18世纪初（也即是说，叶儿羌汗国时代——译者）漫长的历史时期，几等空白"。未免太过于大刀阔斧。事实上，这一段时期有许多作家，尽管作品稀少，却也不乏极为优美的诗篇，值得一书。况乎像阿牙再·伯克·希坎斯坦的叙事诗《世事记》，不仅表现出横溢的诗才，更其可贵的是具有补充汉史之缺漏的史料价值。所以把叶儿羌汗国时代，说成文学上的空白，似乎有些失之偏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虚无主义。

麦沃拉纳·胡尔克

生平不详，约在15—16世纪之间，很可能约略与赛衣德同时。《拉施德史》上虽有文论及，但是说得过于简略，不够具体，这是大可惋惜的。因为《拉施德史》，距赛衣德之世，时间较近，不应该杳如黄鹤。我们也就只好暂付阙如了。

赛衣德

生于1487（？），1514为苏丹，卒于1533。他是赛衣德汗国（叶儿羌汗国）的缔造者，及第一任苏丹。从政之余，颇好文事，尤喜诗歌。《拉施德史》说他“性情豪爽，慷慨好施，广延文士，能以波斯文，维文为诗。”但是留传下来的，仅有两首格则尔，其一：

“谁见过你这样娇媚的容颜？
哪个夜莺似我把玫瑰迷恋？

歌唱自由繁花似锦的天堂，
你的歌声比天堂千倍香甜。

你的樱颗就是人生的方向，
最佳的纪念来自蛾眉弯弯。

一句话儿能叫我死了复活，
你的樱颗莫非是艾沙下凡。

你的发鬓在脸上蓬松飞绕，
唉，赛衣德，你这恼人的烦乱。”

阿布都热西提

生于1510年，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及当时开明思想的启迪，毕生热爱学问。武功方面，虽没有做出顶天立地的伟业，难与乃父相比，却在文事上赓续了世代相传的爝火，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尤其在领导整理“十二穆卡木”的工作上，《拉施德史》里说他“在穆斯林世界的全部事务中，是无与伦比的杰出。”除了擅长音乐之外，还是作家，著有《Diwani Raxidi》，《Ghazaliyati

Raxidi》和《Salatin Nama》,《Maxuk Nama》诸书。惜大部分已佚，保存下来的，也不完整。原因只有一个，热西德后百年，阿帕克·和卓在文化方面，极尽洗劫之能事，热西德的诗，自也不能幸免，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著作的了解，只限于《拉施德史》中所述的至为有限的格则尔，且极肤浅。从留存的几首来看，可有三类：一、爱情小诗；二、讨论社会问题的诗；三、表示一定程度的迷惘之作，人世茫茫，今日威风凛凛皇座上，发号施令，曾几何时，已归泯灭，启示暴戾之君，手中权，库中财，无非扔给恶狗咀下的一块骨头罢了。应该及时珍惜百姓，施行仁政：

“请看清人世波折、残暴，捉摸不透，
多么像恶狗咀下的一块肉骨头。
……
莫夸自己今日雄踞皇座御万人，
翘了辫子也和乞丐相同无人问。
热西德呀且慢骄傲，世事太茫茫，
谁见过玫瑰花姹紫嫣红永芬芳？”

热西德的抒情诗，非同一般，能溶深浓的爱与隽永的理于一炉，足见其情之笃，爱之诚而无虚夸，使人感其亲切，富有情趣，而无酸溜溜之感。比如：

“要说您是高高的松杉，哪有松杉会婀
娜移步珊珊？
要说你红唇是樱颗，樱颗岂能细语绵
绵醉人心田”？

不但诗路新，形象美，语言也极流畅香甜隽永，有如空谷之中，时时掠面而过的习习清风。

女诗人音乐家阿茫尼莎（Xaire Amannisa 1534—1567） 是一个天才音乐家。称她为维吾尔音乐之母，亦不为过。一生除了整理原定《十二木卡姆》外，她自己还谱过一支木卡姆，名《欢乐的激情》（Ixret Angiz）关于她和热西德之结合，有一段奇迹般的传说，但这些应属音乐史的范畴，我们就不必在此多所辞费了。她的诗也写得好，前后有《南菲赛之诗》《美德集》（Ahlaki Jamila）和《心之悟释》（Xoruhul Kulup），但是通体看来，多是配曲之作，虽音韵跌宕，唯其蕴含，诗味不浓，偶有佳句，也只是智机词释：

“主的目光对我表现出半疑半信，
房子里今夜好像长出蒺刺丛丛。”

玉素甫·克底尔罕·叶尔坎地（Yusuf Kidirhan Yarkandi ？—1572） 莎车诗人，生前长期担任热西德汗的宰相。能诗，有《Diwani Kidiri》，对于音乐，天赋尤高，名闻遐迩，发明了八弦的Haxtar，与女诗人阿茫尼莎一起整理了“十二木卡姆”，使之更臻精美。从纳瓦衣的诗集《意渊》（Hazainu'l/Maani）中选用过不少抒情诗，谱以乐曲，对纳瓦衣诗之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阿牙再·希坎斯提（Ayazi Bak Xikasta） 生卒年不详，约略与赛衣德同时，1512年随赛衣德回到安集延，1514年，从阿巴贝克尔手中夺下喀什，可算是汗的老部下。至于卒年，可能是在热西德汗的中晚期，这是从他写诗歌颂热西德得知的。倘我的估计不错，诗人当是活了高寿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诗人的看法，新疆方面的专家们，不尽相同。

1983．9期的《源泉》上，吐合提·阿比罕（Tuhti Abihan）和阿布力米提·哈吉（Ablimit Haji）两人，认为Ayaz Bek Kuxqi和Ayaz Xikasta是一个人。1985年阿布都秀库尔·吐尔地同志在《世事记》的序言中，认为不是。声言把两个人说成一个，论证不足，只好留给读者去研究。我虽没有证据或线索，但从两人在世之日和主要活动行事来看，极有可能，从诗风的明快看，和《世事记》也颇类似，如：

“酾客，请端起幸福的美酒，春已来临，
欢乐时刻，且让酡颜在您两颊，留存”。

又如：

“趁着春天的芬芳，酾客请把盏到你的
唇边，
当饮宴正酣，请端起玫瑰琼浆莫要再
迟延”。

这里也有波斯诗人萨迪的影子。

世事记

1510年，当赛衣德汗回到安集延的时候，我们的诗人，正在那儿流浪，1512年之后，即在朝廷工作，一度肩负赛衣德付托的使命，前去中亚，去巴达哈伤。偶遇他十九、二十年前热爱过的人，旧情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浮思联翩，永夜不寐，抵客栈后，为同房朋友倾诉衷怀，接着写了这一叙事长诗：

“过来，年青的朋友，请您屏住气息聆听，
欢贺这颗心遭受过太多矢石的进攻。
允许我为您讲一支好多年前的故事，
我要控诉这不仁不义的残酷的人世。”

并在其地写《世事记》。它的完成，当在1533年之后，很可能热西德已经君临汗国，他在结束时说：

在祖国历史上，当是马年①，
1532，回历七月姹紫红艳。
我不畏人世的苦难艰辛，
用诗写成《世事记》一本。

他又说：

吃喝玩乐也只是五日京兆一场空，
这世道太残酷绝不给你什么幸福。
忧伤苦艾连同琼浆你得纵情畅饮，
这是解忧消愁良剂不要再去他求。

诗当然是为热西德阐明一个道理，要他把国事放在第一位，别蹈吃喝玩乐五日京兆之覆辙。全诗共约1325联句，2650行。

故事讲的是：

据说从前有一个夏垭王国（Xahriyar），首都在色门（simin），国王名叫谢赫塞瓦尔（Xahsiwar），唯年事已高，膝下无子，整日忧伤，后来得了一个名叫菲鲁孜（Firuzxah）的儿子，及长，有一天，因酒过量而昏睡，梦见进了一家官邸，主人的姑娘热娜（Rana），出而欢迎，并设宴备酒，款待客人。及王子酒醒，始知为一场空梦。但是此之后，他迷恋热娜，执意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她。事为宰相撒里木（Salim）获悉，命自己的孩子飞露扎拉依（Firuzarai）去打听真象，并领王子出猎，追捕途中，遇一小鹿在前奔驰，前者拚命奔跑，后者紧追不舍，来到四角楼（Qarwagh），终于看到热娜，王子晕厥倒地，热娜把他扶起，抱在怀中，始渐苏醒，因问家世，她遂提出三条件：

其一，热娜第一次睡后，他须以意义深奥的话连唤三遍。

其二，热娜第二次睡后，他得和放在面前的石碗交谈。

其三，热娜第三次入睡后，他须和她身边燃烧着的腊烛

---

①（farhunda）意为幸福的，风物‘绮丽的’。

对话。

王子一一照办，使她深受感动，遂告以自己的心意，吩咐他回父王和王后处，两月后，办喜事。

如此等等。

诗的命义，主要在于说明苦乐相随，否极泰来。号召秉国钧者，应为百姓造福，公正廉洁地施行仁政。

取名《世事记》，意至醒豁：

“根据当时的实情，
以《世事记》定名。
想它，他心情烦乱，
把经过点数一遍”。

穆罕麦提·苏莱满·鄂里·傅祖里（Muhammad Sulayman Oghli Fuzuli）16世纪

诗人的生卒年月不详，他的诗作，用的是钦察·乌古斯语，所以在维护突厥语言的权威上，走着与纳瓦衣同一的道路，他说：“据说，用突厥语创作优美的诗歌困难，但是，不采用突厥语，而想写诗，就别想连字成篇，高一脚，低一脚（总之），我有的是力量，能叫困难成为至易。”“就好比初春来到，脚下会有花叶冒出一样。“傅祖里的话，在群众中流传极广，维族的十二木卡姆中，有不少歌词，采用的即是他的诗。傅祖里的诗，总的说，偏于说理。

第十章　清代维吾尔文学

时代背景

伊斯马义尔君临的第12个年头即1678年，叶儿羌汗国到了末造，寿终正寝了。此时，清入关建国，已经30多年了。18—19世纪，新疆维吾尔族的一切方面（文学更不例外）都受到白山黑山两派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和冲击，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学是反映时代和生活最灵敏的镜子，理所当然，烙有当时深刻的印记，追源溯始，话得退回去，从叶儿羌汗国赛衣德的第二个孙子即汗国的第三位可汗阿布都克里木谈起。他因袭祖父和父亲60—70年文治武功的余荫，继而为汗，平平庸庸，了无建树。但在君临期间，却为新疆人民犯下了一个影响极坏，为害深远到了一、二百年的错误行动。

还在17世纪初的时候，从布哈拉来了一个自称圣裔名和卓·曼赫都木·艾孜木（Hoja Mahdum Azam）的人。抵喀什后，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取得了叶儿羌汗国当局的宠信，事实上汗国的头人，是想借他以蒙蔽百姓，巩固他们的统治。因之，便为他安家置产，在喀什定居落户。他有两个儿子，长名伊麻目·卡拉因（Imam Kalan），次名伊斯哈克·瓦力（Ishak wali）。父死之后，弟兄二人，广招门徒，扩充实力，旋踵之间，在喀什形成了两大派。老大的一派称谡夏克亚（Uxxakiya）或伊西克亚（Ixkiya）；弟弟的一派称伊斯哈克亚（Ishakiya）。伊麻目·克拉因居阿图什。由于该地之北有阿羯田山（Ak Tagh），因之被称为白山派；弟居Erik（即今之叶城），以其地西有黑山（Kara Tagh），故被称为黑山派。阿帕克·和卓就是当时

白山派的首领，叶儿羌汗国的伊斯马义尔支持黑山派，并把这一派的头目伊斯哈克·瓦力邀请到了喀什。另一方面，极力驱除白山派。阿帕克·和卓迫于无奈，只得逃往克什米尔，没有多久，又转而请求西藏达赖喇嘛五世之助。

此时准噶尔的头人噶尔丹（Ghaldan），以往曾在西藏当过喇嘛，与达赖五世和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达赖五世遂致函噶尔丹，请他帮助阿帕克·和卓。噶尔丹早就想染指南疆，此时乃以协助白山派为名，向喀什，和田方面，大兴问罪之师。阿帕克·和卓引狼入室，一时间，名义上虽满足私愿，报了仇，泄了愤，实际上却成为准噶尔的儿皇帝（Bala Padixah）。黑山派受到残酷的血腥镇压，二百年中，新疆的各族人民，尤其维吾尔人民，受尽剥削，吃尽了苦头，水深火热，啼饥号寒，无以为生，所以这一段时期，实为维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宗教方面，苏菲主义泛滥，甘为统治者作伥，麻醉百姓，万马齐瘖，噤若寒蝉。

令人惊异不置而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世纪（18、19），与上两个世纪（16、17）颇有类似之处，但也极为不同。叶儿羌汗国时代内部的斗争，虽远没有18、19两世纪为型。但其结果，也相仿佛。阿布都秀库尔同志认为16、17 世纪，是‘一片空白’之说，似也可以成立。18、19世纪白山黑山之争，闹到卢舍为墟，十室九空，苏菲主义肆虐，严重禁锢人民的思想，不许有越雷池。但就在当时残酷的政治气氛下，却产生了一整批卓越的诗人群，冲破了宗教上的污烟瘴气，写下了无数璀灿，思想上富于进取，喜笑怒骂，敢于抨击暴君及腐败政治的诗作。许多作品的艺术性极高。十八世纪实为维吾尔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

赫尔克提（Muhammad Imin Hojaim Kuli Oghli 1634—1724）

尽管18—19世纪白山黑山之争无有已时，准噶尔之迫害，骇人听闻。维吾尔文学的园地里，却是百花盛开，姹紫嫣红，芳香馥郁，一派欣欣向荣，生意盎然的景象。诗人之夥，有如繁星满天，光辉灿然，诗歌收获，最称丰富。其间立承先启后之功，无视政治压迫，敢于冲破宗教妖氛，主张'民为贵'，开一代诗风的主帅，便是笔名为赫尔克提（Hirkiti）的穆罕默德·伊明·和卓木·库力·鄂里。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所掌握的，并不充分。仅知他于1634，生在喀什疏勒塔孜洪区（Tazghun）的巴鄂奇村（Baghqi）。十六岁入喀什萨杰经文学院（Sajia)，学习阿、波文。三十岁时，曾在阿帕克·和卓的宫廷，担任过园丁、灯司，御厨，和另外一些杂务。36岁即1670年，完成了长篇叙事诗《爱苦相依》（Muhabbatnama wa Mihnatkama）① 卒于1724年。

诗人所处的时代，其严峻性已如上述。但是诗人却能以极大的韧性，坚持斗争，朝敌人最薄弱的环节，投出匕首，写成《爱苦相依》，这是愤怒之作，火药味浓，战斗性强，出乎预料的是诗却从迷惑性极大的爱情谈起。这部叙事诗（Dastan），共二十七章，两千零七十余行。写的是晨风如何为夜莺和玫瑰穿针引线为他们俩的爱情奔走的故事。诗中人物的性格刻划与15世纪伟大的古典诗人纳瓦衣笔下的角色，后先争辉，不相上下。而与十一世纪《福乐智慧》里概念化了的人物，迥异其趣。《福乐智慧》长于说理，启迪和晓喻，而较少分心于深刻的性格刻划，因之，缺乏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很难扣人心弦。到了赫尔克提，始一扫陈腐，有了清新，洋溢的气息。真是花解人语，

①参阅《维吾尔文学选编》（维文本）322页的介绍。

鸟亦能言，佻皮轻捷的晨风，作为义务信使，在草原上捷足迅跑，进行穿梭活动，极饶青春情趣。语言晓畅生动，性格挖掘深邃，揭示出他们之间交错的矛盾关系。赞美人生，歌颂爱情。深入论述要想求得真理，取得幸福，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思想主题。职是之故，我才把它译为《爱苦相依》。

《爱苦相依》

别具匠心而写法新颖的是诗的第一章。纯凭老式拼写法的 MHBT（爱情）一词，发了不少幽默风趣的议论，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个词之出世，每一字母，也是天造地设，都有一番深邃的道理和历史渊源，非同一般。人世的千丝万缕，也和爱情相关，极具象征意味。与《红楼梦》从一块顽石落地演述起相仿佛。不过就《爱苦相依》的总体结构来看，这一章算不得成功之笔。文字也嫌啰嗦繁冗。尽管在点破《爱苦相依》的辩证关系时，不乏闪光的诗句，如：

“有的人因爱受尽苦痛，
有的人从爱得到超升。
追求是漫漫远道的起跑线，
挫折是沿途递上来的糕点。”

也就是说：追求是‘爱’历程的起点，挫折乃是至爱的佐料，缺少不得。只有吃尽苦中苦，才能使爱情巩固。并臻于完美。爱与苦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不可须臾或离，摘一切事情，都靠这两者。二、三章记述夜莺玫瑰初见，晨风为之穿行花丛，恣意流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波文化在诗人身上的影响，“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一口气连续说出了数十种花木，蜂喧蝶闹，熙熙攘攘，煞是有趣：

“各式各样的玫瑰，有红有绿还有黄，
鸣禽恰恰，蜂蝶影乱嗡营滴出蜜浆。
芙蓉捧出了万盏美酒，浓郁而芬芳，

待你端详，她偏扭头把目光儿躲藏。

什么罗兰，水仙，紫苏，各式各样都有，
秘鲁的蔷薇，蝶恋花，悄没声探墙头。
什么琥珀黄，还有真纳和变色百合，
什么荷花，茉莉，印度吊兰，金钟倒座”。

从五直到二十六章，主要写晨风，夜莺，玫瑰三者的晤对，谈话，故事随之逶迤展开，特别是五、六、七各章的对话语言，富有隽永的禅味，和生动活泼的戏剧性，比如：

晨风：你来自什么家庭？
夜莺：并非出身名门，
晨风：为什么这般呻吟？
夜莺：玫瑰使我心儿郁闷。
晨风：为什么不借酒浇除块垒？
夜莺：我总是当炉长饮。
晨风：为什么常把酒店光临？
夜莺：命运可把一切说明。
晨风：呻吟为什么会飞迸火星？
夜莺：爱情本是一团烈火，会自爆奔行。
晨风：爱情一词，什么时候产生？
夜莺：我还没有弄清 。
晨风：你是一只什么鸟？
夜莺：没有文化，百事不懂。
晨风：能不能进一步描述？
夜莺：焦躁不安，是它最大的病征。
晨风：还有一个疑点，难道焦躁是——
夜莺：焦躁就是最大的苦恼。
晨风：请问苦恼的滋味？

夜莺：说起来话长，也少有人懂。

晨风：你希求什么？非借助‘苦恼’不可？

夜莺：你这是故意刁难，我只好拒绝回答。

晨风：究是哪一类苦恼？

夜莺：问题端在不能具体。

晨风：难道你要愁到地老天荒？

夜莺：这话讲得真够漂亮。

晨风：你的心情为什么这样沉重？

夜莺：心里有一团火烧啊！

晨风：问题究在什么方面？

夜莺：出了苦恼，一分钟也别想安闲。

晨风：这样已有多少夜晚？

夜莺：苦恼从不计较夜晚白天。

晨风：难道这场战斗万古不休？

夜莺：五内如焚，炽烈超过火炭。

晨风：请为我仔细描述。

夜莺：爱火早把我烤成肉串。

晨风：你的躯体，岂是一座烤炉？

夜莺：苦酒已为我斟满。

晨风：几声叹息，才能引燃熊熊烈火？

夜莺：爱情原自火生。

晨风：能不能讲讲爱的色彩？

夜莺：爱本无相，从何有色？！

晨风：什么点燃了你的生命之火？

夜莺：是万紫千彩映红玫瑰。

晨风：爱火是黄的，还是深红？

夜莺：人们从没见过它的面孔。

晨风：能否点燃？

夜莺：咀里冒烟，两眼泪如涌泉。

晨风：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这火浇淹？

夜莺：最好你在心底亲自体验。

晨风：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

夜莺：听吧，让我告诉你如此这般。

从结构看，全诗到了第二十六章的：

"我饱蘸墨水，提起笔杆，

故意儿要留一点纪念。

给它起名叫《爱苦相依》，

还特地采用带韵诗体。

要说的话儿，已经写完，

笔尖把稿纸密麻涂满。"

应该到此带住，留一点空闲，让读者掩卷去想。但是诗人却又续写出第二十七章，并称之为'尾声'或'赘语'。纯是诗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透过它，我们才可获得部分材料，凭据。比如诗人对于爱情，政治，统治者与人民，和许多事物的观点的辩证关系来。

从赫尔克提起，文学才开始轶出宗教的控制，而汹涌向前。视野更辽阔了，思想更深邃了。之后，许多诗人作家，都各继承了他的一个方面，各领风骚，往更深更美处发掘：如翟梨里（Zelili）得其事理，诺比德（Nobiti）①得其浓艳，纳扎尔反取其动作。

赫尔克提不但敢于言情抒志，在尾声里，对社会上的价值，敢于挑战：

"红红玫瑰，我情愿为您跑腿，

浪迹天涯，原为你生活更美。

①如他的笔名所示，他也揭开了'新的一页'（New Bat）。

……

情人眼底：毁灭堪称天堂，

价值么，又值得几斤几两？”

这是把问题一下子推到了极端，诗人认为：因爱而惨遭毁灭，与长年风和日丽，四季如春的天堂，不相上下；社会上的所谓价值，算不了什么，更不必去追求。世界应该用冷眼相看，这便是沉默的抗议。

贵为帝王，也不过是安装在尸骨堆上的塔尖。皇家的丰盛御宴，只是榨干了人民血汗烹调的结果：

“有了乞丐，王公才富有四海，

乞丐饿肚，御宴才更能开怀。”

诗人的不朽就在这几句朴素之极的语言里，这里有千人都知，万人皆晓，但谁也不敢道及的平凡事实。

《爱苦相依》，正像莎士比亚的有些诗剧一样，剧中套剧。比如第二章里，诗人夹写了飞蛾打灯的故事，借喻‘爱’与‘苦’的至理的辩证关系，形象优美，情感细腻，诙谐幽默，至为动人：

“听我讲一讲，飞蛾，灯火的爱情

在你的心底，点燃起一盏明灯。

让你的灵魂，被照得透亮灿烂，

说一声‘掌灯’！就此打发走白天。

趣语笑话在唇边疯狂地跳荡，

大家看着火舌彪彪飘摇直上。

绛紫色的火焰，上下左右飞绕，

听这火的欢唱嬉闹，兴致多豪。

一轮红日，猛可把地面上刷亮，

入夜，诗兴随着豪情，两眼大张。

全家团团围住灯火，坐着谈笑，
个个尽情发挥天才，高声欢叫。

穷家富户，有哪个不愿意这样，
趁住满屋灯火明亮，欢乐洋洋？
倘你随便溜进门去，杂在这伙
英雄们中间，男的，女的，和娃娃。

这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风韵，
灯光里，不会有谁搞阴谋暗攻？！
智慧为满屋点亮了一盏明灯，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体贴爱疼。

姑娘，少妇，都富有赢人的媚态，
个个都是伶俐大方风姿逸采。
一举一动，似在进行绝招表演，
借明媚春光，给人间留些纪念。

姣姣的脸蛋儿，肤色比花还倩，
这等眉眼，经常扰乱人的判断。
用黛笔把两道眉毛细心绘描，
用铅粉在脸上频频抹丑添俏。

个个都像用粉扑子轻轻粉成，
通身上下，由花盘稳稳地托捧。
耳边颈项满是珠串一圈一圈，
珍珠串上还缀饰着金星银点。

穿着红红绿绿的花绸子衬衫，
去出游，模样儿，显得更加浪漫。
大家都怀着一片虔诚的信仰，
没有自私自利，不带自我扩张。

满满一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民歌家和琴手，琴声伴着欢笑。
小伙子的眼睛，紧盯着姑娘跑，
一声声叫着心肝肉，从不发恼。

姑娘，少妇，都称得上是第一流，
肯用心思的小伙子不停地笑。
有时慢慢吞吞，也叹息三两声，
为鼓舞自己，咽唾沫也听不清。

要我做贡献，不打精神也敢上，
要我做牺牲，宝家性命管他娘。
你的一番情意，倘她心领神会，
莱衣丽是你，那他准是曼季侬。

把这些拼凑起来，一切便弄清，
人和人相处，最需要信赖虔诚。
灯光暗了，就应该及时添些油，
油多了，灯才能亮悠悠地高烧。

按照各人脾气，满意地哈哈笑，
面对绮丽风光，谁能吝于自豪？！
大伙儿面面相觑，一肚子高兴，

语言就像马儿脱了缰绳狂奔。

灯影里，你我的轮廓，朦朦胧胧，
任何时候，谁把倩丽输给阴影。
灯影里，大家才能够尽情陶醉，
什么时候，满屋的人才能散开。

若说：灯光灿美，该没有人反对，
好久以来，谁也不把这事关怀。
大家没有一丁点紧张的心情，
一杯酒，起码得呷它好几分钟。

猛可一只扑灯蛾从远处来前，
瞧见虹彩，受了迷惑，飞绕盘旋。
死盯住灯光，连眼皮也不霎闪，
只见焰头晃动，油点火星四溅。

满注的酒杯，波光在悠悠跳荡，
灯影绰约似乎跟着助兴欢唱。
微带嘲讽要她献出弱小生命，
只一阵昏眩，和一阵嘶嘶之声。

有的说：黑美人娇在一双眼睛，
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卖弄！
但是，当她参加朋友们的华宴，
也未曾惹起什么讥笑和不满。

扑灯蛾一分一秒也不肯安静，

惯爱凑住灯火高烧衔杯狂饮。
没有注意一粒火星溅上她身，
还没来得及叹息已化成灰烬。

问题就出在幻想朝灯火扑打，
从不肯静心地仔细琢磨一下。
……
灯火的火焰彪彪地发嘶晃动，
爱波在心底下，迅猛奔突翻腾，
瞧瞧灯蛾这一段稀有的经历，
幸福就是这样升华终于亮起。

可曾见华筵袅旁，空着肚皮愁，
面对着良辰美景，反气喘咻咻？
借住灯火的光焰，你疼而我爱，
视玩命为正经事，面色从不改。

时而鼓起翅膀，奋力冲击烈焰，
时而轻弹慢挑这生命的弦线。
时而轻轻飞驰过人们的头顶，
时而要和旁边的花岗岩硬碰。

一阵子头昏沉沉，天旋大地也转，
倒栽下来，一点理智也归完蛋。
腿脚瞎扑腾了一阵，不声不吭，
翅膀折碎，像枯花败枝的残茎。
……
生命赤条条来，回去一丝不挂，

尽管灯蛾的躯体，碎成灰烬碴。
和自己追求的灯火融成一体，
两两紧紧拥抱，再也不会分离。

你要恋爱，就得经受火的洗礼，
追求，意味着和死亡近在咫尺。
你的爱情，是不是火一样奔腾，
为了伊人，是否怜惜身家性命？

有了爱情，任谁也愿豁出性命，
拿整个生命去爱，才算爱得深。
谁能证明烧焦前灯虫是真心，
谁曾见过火未点起，灯已光明？！
……
为什么灯虫愿意跟虚空拼命？
聪明人却不为理想拔毛一根？

为图一己高兴，什么也愿牺牲？
对祖国，竟是这般的麻木不仁？
……
要是农民不豁出性命去耕耘，
荒瘠土地，岂能冒出饱满籽种？
……
幸福只能在劳苦中体认涌现，
狂沙吹尽，始有纯金无比灿烂。”

赫尔克提是拯16、17世纪维吾尔文学之衰，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18世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诗风的先驱人物，甘冒当时政治上的风险，敢于挫苏非主义嚣张气焰，而无

所畏惧。他的《爱苦相依》，犹如黑夜掠过林中的一支响箭，宣告维吾尔文学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所昭示我们的，有不少东西值得记取：

诗人笔下的爱情也好，飞蛾奋力接近一星灯红也好，都是理想的同义词。要想取得它们，非经至大的努力与苦难之备尝，是无望的，他说：

“要是农民不豁出性命去耕耘，
荒瘠土地，岂能冒出饱满籽种？”
“幸福只能在劳苦中体验，涌现，
狂沙吹尽，始有纯金无比灿烂。”

这样看来，诗人的幸福观，是建筑在劳苦（Mihnat）之上的。否极泰来，诗穷而后工，读书破万卷，笔下才来神，这盖是逻辑的必然。

诗人对人民和祖国之爱，有若从肺腑中喷射而出的岩浆，能熔化一切，光照千秋，把人民与“胡达”相提并论，意味是至为深长而勇敢的：

心里有爱，怎么能不付出生命？
为了至尊至伟的‘胡达’和人民。

而他所奋力挞伐的是那些利己主义者，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为的可耻分子，抨击的对象，岂止是利己主义者？他分明已点出了聪明人，自有特定的含义。‘祖国’，在诗人心目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无处不在处处在：

“天不能知，水在小溪里哗笑着，
星星从天空向地面缤纷坠泻。
看这一马平川，多么令人欢畅，
谁也该承认：这即是人间天堂。”

诗人说“天不能知”，意思是，天太高杳，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无从知道，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追求渺茫难知的事物呢？实

际上，大地到处都有从天空缤纷辉泻的星光闪烁，喏，除了姹紫嫣红的百卉千花，还有溪沟里哗哗欢笑的流水，平明如镜的湖中，更是有星月争辉，这就是人间天堂，应该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国，这样的爱国主义，亲切实在，滚热烫人。

巴巴热衣木·曼希热甫（Babarahim Maxrap1640／56—1711）诗人1640年，一说为1656／7，生于费尔干纳平原乃蛮干县安集延村（Andijan）的一个织布匠家庭。父名毛拉·威利（Molla Wali），母名色里曼罕（Salimahan）。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耳濡目染，深深启迪了儿子的思路，为了加意培养，首先把他送到一个穆合里斯派（Muhlis）名叫毛拉·巴札拉洪(Molla Bazar Ahun)那里，随后又送他去喀什地区最大的伊善派赫达伊图拉·阿帕克·和卓处为徒，希望他异日成为一个杰出的神学家。恰在此时，父亲病故，自己成了孤儿。这样一来，只能给阿帕克·和卓家放牧，七年期间，生活至为艰苦，时有不满情绪，过激言论，和自由进步思想之流露，17世纪70年代，他火辣辣或缠绵绵的抒情诗句，与嘲讽之作，已在社会上，群众中，广为流传。阿帕克·和卓得知，极为惊恐，捏造曼希热甫与自己的爱妾有私，并以此为借口，于1672年，把他流放，逐出喀什。但是没有多久，阿帕克·和卓本人也被赛衣德王朝的末代汗王伊司马伊尔汗驱逐出境，但由于得西藏方面达赖五世之助，致函准噶尔的噶尔丹·洪台吉，嘱其出兵干涉，终于1678年，摧垮了赛衣德王朝，登上了皇座，1685年去世。

诗人从1672年离开喀什，在外整整流浪了三十九年，走遍天山南北，河中地，忽罗珊以及中近东各地，艰苦备尝，他说：

“岂止困穷，时运老不肯让我安定，
祸不单行，这日子怎能叫人开心。”

终于，1711年在昆都兹城（Kunduz），因各种借谋中伤，被执教官麦合木提·卡塔噶尼（Mahmud Kataghani）送上了绞架。

诗人的性格，诗章，就像寒光闪灼的匕首：

"祖国倘有人，口若悬河，任咀扯谈，
对这些坏蛋，我会上前把他踢翻。"

"我的每一句话，直是无价之宝的珠玑，
何必再为那些微不足道的侏儒提起。"

翟黎里（Mahammat Sidik Zelili 1680？—1775？）

关于诗人的生卒年月，我们并没有确凿的材料。学者们中间，有好几种揣测，并无统一的结论，仅从诗作，了解一个大概和时代的先后。留下来的叙事诗《纪行》(Sapar-Nama）1131/1720）末尾处有四行诗是这么说的：

"论纪元为1720年，
而且就在当年的春天。
《纪行》从构思直到成形，
是在一个星期三杀青。"

据此估计，他极可能是一个生于17世纪后半叶，卒于18世纪初叶的跨代诗人。约在赫尔克提之后三四十年吧。至其出生地，从他多次歌颂的对象来判断，想必即为十八城之一的莎车，生逢强敌压境，白山黑山两派斗争激烈，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家庭贫穷：

"想在莎车干一番，只是缺少地和钱"。一生坎坷。当其不惑之年的时候，认为自己犹如无知的孩童，常想参拜圣地，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培育精神境界，透过'行万里路'，熟悉异地的风土人情，达到获取创作食粮的目的，但在家无'地水'的情况下，想也只是一句空话罢了。他说：

“无馕，又无钱，唉声作腰带，两腿比骑马平安”。这是对自己身无分文的风趣而又形象的表达。维族人以束腰带表示办事的决心和干劲。没有腰带，权以唉声代替，没有马骑，只好靠自己的两腿，安步当车么，犹之乎我们现在开玩笑说“坐11号汽车”一样。腰包里没有分文，走路没有牲畜代步，诗人依然走了不少地方，这里边无疑也不能排除政治上的原因，如派系之迫害等，使他出于无奈，只得东颠西簸，到处流浪。他说：

“出去流浪流浪更好，

吃苦怕什么，再从头。”

因之“披上烂麻布，系紧裤腰带”，离开莎车出走，对此，他感觉欣慰，处之泰然，认为毋宁具有深远意义：

“以求知开始，最终会把智慧捞到手，

解决两者，不也抵得上爱人的欢笑？”

差不多在外鞊鞪流浪了四十年，自称是‘情痴’或‘情丐’，最早去的地方为当时南疆的文化名城喀什；其次为阿图什的马什哈德（Maxhad），以其地有喀喇汗王朝名王布格拉汗的陵寝也，并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三个月。因为乡思，又回到了莎车。最后和胞弟德梨里（Dalili）与好友毛拉·格则尔（Molla Ghazal）同去民丰（Niya）旅游，归途中，曾在和田住过七年，并将自己的母亲，也接了出来同住。她后来就是在这里去世的。

从前后几次的外出中〔去过的地方有和田、埃尔德维儿（即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他接触过各行各业的人，深深了解百姓的疾苦，为自己日后的诗创作，积攒了丰富的素材，和养料。他一生最佳的作品，就是这期间完成的。最后回到本土去世。翟梨里一生的著作，可分两大类：一为抒情诗，一为叙事诗。两类作品，分别收在《翟梨里全集》（Kolliyati Zelili）和《翟梨里诗集》（Diwani Zelili）之中。两诗的型制和规模大小，很不相同，有些两书俱收，有些则不然。一般说，前者较

全，后者仅收格则尔（126首），柔巴衣及《纪行》。当然了，并非止于两部书，诗人全部的作品，留传至今的，约有196首格则尔（其中有46首以波斯文写成），19首五行诗（Muhammas），5首飘带体诗（即所谓的穆斯塔扎提Mustahzat）①，27首四行诗（即柔巴衣'Rubai'）。其中以《纪行》为压卷之作，有565联（Biyat），和《和卓·穆合麦提·谢里甫传》（Tazkira-i Hoja Muhammat Sherip），计有770联，为历史性传记。

翟梨里继赫尔克提之后，以写抒情的格则尔出了名，时人称他为'娴熟的音乐家'（Yituk Mughani），为'精雕细刻者（Napis Xair）'，尤喜吹笛（Naghma）。他写诗精雕细刻，确是事实，但也有欠公正。因他进步的政治思想，爱国忧民的炽热情怀，非但未曾断丧了分毫，恰正相反，精美之中，弥见拳拳之心，现出磨而不磷的棱角，和崛强的头颅。字里行间，有着金刚怒目，和为民请命的大喊大叫。对屠夫民贼的揭露，声讨与挞伐。当然了，也有明月下，黄昏后和清风里的等待与的的切切。见到伊人时，手足无措和继之而来的敞开心扉。

对于吹笛和各类乐器的喜爱，还有专门的诗：

"有了笛子吹，生命自会馨香，
有了笛子吹，悲苦转成欢狂。
有了笛子吹，全城顿时欢欣，
好一似那骆驼挣断了缰绳。
有了笛子吹，躯体就有灵气，
有了笛子吹，躯体也可不理。"

推而广之，他似乎对所有的乐器，都一例喜爱：

"有了爱的卡伦，我浑身的骨骼都响起琴声，
难道四肢的脉跳，成了羲爱依弦线的颤动？"

---

①这是一种带续行而且必须在续行协韵的诗体。

"每一联诗的字母，就像千万把萩爱依齐奏哀鸣"。
这些诗句，实在细密得感人，只能说是翟梨里的音乐修养高，所以谈得如此深刻。

对于恶人，他是锋利而寒光刺人的毒剑，周身长满巨刺的箭猪：

"对待世间所有的恶棍，
我的语言是毒刃利剑，
我的机智比箭猪更狠。"

在他的诗集里，类似这样铮铮有声的句子，俯拾即是。他认为那些伪善者和骗子，就是洞中蛇，花间刺。诗人的游踪，几乎遍及全疆，不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尽是血腥，残暴，压迫，剥削。回历1131年，在和田写下了他最长的一部叙事诗，《纪行》，也许译为《闻见记》，我看更切合主旨一些。

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相当于颂（Munajat），是循着当时的风尚，谁也不敢背离的原则的应景之作，纯属套话。第二部分，记述自己的故乡莎车的风物，喀什，和阿图什的马什哈德之行。第三部分，记述再次回到莎车不久，复与乃弟戴梨里（Dalili）和他的至友毛拉·格则尔之出游，他说：

"谁在出游中，吃尽了苦头，
归终到底，总会有些报酬"。

这是绝对真理，而诗人所得的报酬，其中之一厥为《纪行》的出世。

"难得在山间有一天清闲，
这里风光明媚还有驿站。
山村的驿站直美过天堂，
你要水喝主人递上琼浆。
到处是绿荫葡萄缀满架，
沟里沟外家家户户种它。

四面山环抱，草野不镶边，
风吹草低野生物似云翻。
风光绮丽美无限供欣赏，
山气日夕佳胜地难名状。”

诺比德（Noblti 1683—1740？）

诺比德究是何人，迄今为止，仍是一个谜，正如笔名所启示的，维吾尔文学，到了诺比德，的确算得上是‘新的一页’。他刻意为诗，注重抒情，整天在‘裁红量绿’‘红似相思绿似愁’（龚自珍）上下功夫，闯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前此的文人和诗家。

诺比德的生平：

根据诗人的第三十四首柔巴衣“时当回历千一六，诺比德心血咏就”，‘千一六’按Abjd算法，当为1740，这是唯一的一条本证，说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诗人还活着。但他究竟享年多少，依然落实不下来。

第六十二首里，有这么一句：Θmurum allik yettaga yatti hanuz man al emes。（已届五十七岁，还不曾搞出什么名堂。）所可惜者，这首诗的另一种本子，却为：Θmurum allikka yetip kaldi hanuz al emes。（已届五十岁……）谁能想到，同一首诗的两种本子告诉我们的年岁，竟有七岁之差，孰是孰非，使我们莫知所从。尽管这个数字，并没有告诉出诗人的全部享年，但从诗的语气看，当在五十岁以后。因为他已在慨叹自己‘花样的年华空消逝’‘徒然垂垂已老’‘还不曾搞出什么名堂’了。该不是强爱说愁的青春年少时的作品吧！

我们如果即以1740为57岁，向前顺推，则他生于1683年，以

①从字面意义看，Nawbtai在维文里为‘新的一页’。

1740年为50岁，则诗人生于莎车的阿六敦·迪牙儿的时间，为1690年。

诗人的一生，坎坷多难，颠沛流离。直到晚年，才辗转回到了花团锦簇，风物旖丽，人文荟萃的父母之邦的和田。这和当时南疆各城的政治形势，密切有关。我们知道，察合台汗国式微之后，子嗣和其亲族戚属，都散处各地，诺比德的故乡，似乎就在距离喀什不远的和田。根据利玛窦所著《鄂本笃访契丹记》（1603—1605），有这么一段，“喀什噶尔王名麻哈默德汗，其妹乃和阗王之母也。”“她名叫Hajji Khanom，意思是参圣公主，1603年，鄂本笃和她同道归自麦地那。”

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Hajji Khanom，和诺比德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1655年叶尔羌汗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布都喇汗是阿都喇汗九个儿子里的老大，老九名伊卜喇伊木，居和田。这些都是一清二楚的。以1659年来归，170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被加封为辅国公的和什克的阿都喇汗，就是诗人的父亲。继位的伊卜喇伊木，显系诗人的弟兄。有了这样的家族关系，第八十四首格则尔里的诗句，才好理解：

……

多少回的月圆月缺，
我曾把大皇帝觐朝。
也曾访问古老麻扎，
趁空闲把逝者凭吊。

意思是他朝觐称臣，每天都可见到大皇帝，这不是说明了自己是一个皇亲或王子吗？我们认为大皇帝也者，决轮不到伊卜喇伊木，因为诗人分明用azim修饰padxah，表示强调，当然指的是父王了。

南疆从17世纪到19世纪，白山黑山的斗争，时高时低，一直赓续了三百多年光景，起初，从表面上看这两派似乎纯是宗

教上的派别之争，但后来血腥的事实证明，完全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势，互为敌对，不共戴天的营垒。白山为攫取更大利益，不惜引狼入室，把汗国权力拱手让与准噶尔，而自己甘为敌人的走卒和鹰犬，血腥镇压对方。这一来，原来旗鼓相当，实力不相上下的黑山派就再也没有招架之力了，只得把阿克苏，库车和喀什让给对方，为自己仅只留下叶尔羌和和田。十七世纪初，新建没有多久的喀什噶尔汗国，其所以要把首都随即搬迁到叶尔羌，一方面固然由于当时的叶尔羌是一个“商贾如鲫，百货交汇”的繁华城市，但另一方面，白山的迫害，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一个曾经领土广袤，几乎囊括了整个南疆的汗国，沦为小不点儿的王国，处境极为可悲了。

为此之故，诗人从小小年纪，四岁起即离开自己出生之地的叶尔羌，并和家庭断了关系。这是形势之所逼，无可奈何，而绝不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闲情逸致，或那么轻松：‘为把广大世界欣赏’，‘为的是把速都克·布格拉汗王国观赏’；或‘为了寻求知识，从四岁起，即负笈他乡。’我认为这些话，纯是诗人为遮掩难言之隐的欺人之谈。就在这同一首诗的下半部，也隐隐约约足以证明我的估计之为正确：“白天黑夜在外奔波，自然地没有成家/朋友们都怜惜我孤苦伶仃，孑然一身，……倦于漂泊浪荡，像深秋落叶漫空飘荡/诺比德完旦了，没头没脑瞎混几十年/连自己也说不清，怎么潦倒成这模样。”

这就是说“我逃出城市樊笼”，并不是出于自愿，才“从莎车（阿六敦）迪牙儿出走，和家庭断了关系”，到南疆各地去投亲靠友，但从白山黑山之争，席卷七城之际，人世炎凉，奢望岂能产生结果？！岂但没有什么结果，更坏的是，诗人笔下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这牢狱的苦艾，化为浓情斟满了酒杯。”其中Zindanlar一词，虽可有诸多解释或衍生意义，根据《新赖氏土英大辞典》，也不外‘牢狱、黑牢、狱吏、囚犯’诸端，那么这

一行诗的含义，就很値得深思，作为皇亲之一的诺比德，有什么不幸，或横祸，落到头上，非这么写不可呢？依我浅见，是不是诗人也曾身陷囹圄？！可能性是有的。

总之，经过了不知多少年的漂泊流浪和人们的冷遇，才倦然落叶归根，回到了梦魂时牵尚未亲履其地的和田。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和田礼赞”，像这样完美灿丽的篇章，自纳瓦衣而后，我们很长时间已经听不到了：

想起和田，直像蜜糖甜上心尖，
比伊甸更绚丽，馥郁芳芬满园。
肥沃乐土是包治百病的妙药，
和田捧着姹紫嫣红荡漾眉端。
仙姬的一吻啊，该有何等甜蜜，
丽姝的樱唇胜过糖渍的蜜饯。
容似艳阳焕发，美目盼兮星光，
弯弯的娥眉，比新月还更俏艳。
世界名师，也难比她能言善辩，
和田是学童百读不厌的诗篇；
也是诗人梦寐向往着的花坛，
将是您挥写的《五卷诗》的序篇。
……”

倦鸟归来，惊魂始定，一块石头落地，诗人可算是寻到自己真正的根了。半生辛酸，痛定思痛势必要形诸笔墨，如骨梗之在喉，不能不吐。一个持“人死当有遗物留，芳名最贵亦永馥”的观点的人如诺比德者，岂能不大干一番？！

《五卷诗》的构思和序篇之写成，正是要达到这一平生宏愿的具体体现。“时当回历千一六，诺比德心血咏就”，既云“心血咏就”，一定是鸿篇巨著，不会是第三十四首柔巴衣这样的小诗，Hamsa完成之后，诗人感到辛酸事虽已咏就，但意犹未尽，

于是提起笔来，顺手写了第34首柔巴衣，方作结束和交代，时间是1740。

这是极为自然之事。所可惜者，这一巨著，不曾留存下来。我们只能从“咏和田”一诗，想像其轮廓了。

过此以后，诗人即入老境，国内白山黑山依然在相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安宁的生活；再则准噶尔压境，横征暴敛，人民的苦难，有增无已，盛世之象，杳如黄鹤。他有68首格则尔，情调思想，迥异从前，带上了浓重的迷惘色彩。我估计他未得亲见1755年清高宗之平定准部，假定他活上70岁，则1740之后，还有十三左右的时间，那么能写出现存的68首诗，也就算不得低产了。

诺比德的诗：

在现存的诺比德诗里，写爱情的有四十首，论比重不算太大。但是情浓于酒，辞比花灿，最感人肺腑，直可追十五世纪诸诗人，甚或过之。

对于爱情，思想上他有深刻的认识，做过透彻、细密、冷静的辨证分析。对于爱情中的甜蜜与痛苦，能以亲身的体验，极其坦率地和盘托出。他认为“爱是生活的第一章”，这和同时代翟梨里的“只要一天不死，爱情就会来敲门”，一个调子。爱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项目，偏它又是这般的高骛而遥远。攀登固然不易，追求吧，距离又是如此遥远。所以他认为爱情总是与痛苦相邻、与饥饿为伴。在爱情的过程里，只有忍耐、坚持、目不旁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可以缩短距离，冲淡距离感。爱情才会像累累垂在枝头的红苹果一样，近在咫尺，伸手可摘。正因为如此，要获得爱情，忍耐就成了最起码的一个条件。时间漫长，需要坚持；距离遥远，贵在忍耐；心灵上的痛苦，才可以冲淡，可以转化；躯体的痛楚，可以熬撑。爱了，你就甘愿捐输生命。压根儿，诗人认为爱与死原本一个东西，没有痛苦的爱情，

就没有浓情蜜意：

“为了爱情死，味道儿甜过那蜜糖，
在爱的炼火里烧结，比蜜糖甜香。
掺几滴苦料进去，杯底掀起风暴，
爱情的火焰，会烧得千百倍炽旺。”

只有懂得了苦乐的辩证关系，在爱的历程上，才会出现这一极其有趣的现象：

“干活的时候，老觉着脚底下总在垫掌。”

我们在心情舒畅，乐滋滋兴高采烈的时候，总是觉得轻飘飘要飞起来似的，但诺比德却换了一个说法，选择最典型的意识感觉，“老觉着脚底下总在垫掌”，不断地增厚、加高、人在向上延伸，话就显得幽默而有风趣。

在爱情的道路上，尽管他也有过欢乐的时刻，不过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或成果，没有出头，而以失败告终了。到了57岁的时候，仍是孑然一身。尽管如此，他还是饱蘸着浓情的诗笔，极力描绘了伊人的天生丽质，充分表叙自己对她望眼欲穿的思念。苏格兰诗人R·彭斯把自己的所爱比作一朵红红的玫瑰；诺比德却把心上人比作枝头红红的苹果。相形之下，彭斯的形象，鲜嫩娇憨；而诺比德的苹果，豪爽轻快，两人都写下了名篇，后先辉映，脍炙人口。

但是谁又能想到诺比德的诗篇，所描绘的伊人，偏是一位冷若冰霜，反复无常的女子，使诗人受尽了冷落，和无尽的熬煎，而终于孑然一身的呢？这一失败，是不是诗人‘面目黧黑’其貌不扬所引起，现在还不能断定。

除了爱，诗人还有一个倾注深情的主题，这就是对于故乡的歌颂。“和田礼赞”是相当重要的一首诗。其所以如此，不光在于他以饱满的诗情，生花之笔，浓墨重抹，讴歌了和田的绮丽风光，物华天宝；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透漏了诗人

正在着手的《五卷诗》的问题：

（它）“将是您挥写的《五卷诗》的序篇”。

“朋友，寒暄过后，言归和田正题，

从肌比银灿，倩如艳阳来着眼。

话头从她说起，心情才能舒畅，

乱扯野火，没有价值，浪费时间”。

他不但以“和田礼赞”为《五卷诗》的序曲，而且在这里连同如何起笔，布局，统统作了宣布。我认为这一压卷之作，是爱国主义的结晶，是对祖国的热情讴歌。在个人的爱情破灭之后，更加领悟到祖国之伟大和对它的浓烈之爱，萦绕心头，时来冲击。因为“和田比伊甸绚丽，馥郁芳芬满园。”“真是”“造化钟神秀”，从来地灵每多人杰。

论风光：

“和田捧着姹紫嫣红，荡漾眉端。”

论丽人：

“容似艳阳焕发，美目盼兮星光，”

论学者：

“世界名师，也难比她能言善辩”。

和田是智慧的海洋，百花吐艳的花坛。“学童百读不厌的诗篇”，诗人梦魂时牵的地方。

诗人讴歌的第三个主题，就是知识，学问，他说：

“人有了学问应该是多大一笔财产，

它不像暴君手里掌握的那种强权。

有了学问大小事情完全可以办到，”

很显然在诗人眼里，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任什么事情，犯不着发愁。怎样才可以取得知识？他认为有两个渠道：一是走出去，周游世界名山大川，拜访古老麻札，或人文荟萃之区。也就是说，要深入基层、群众、接触实

际，体验生活、进行调查；还有就是寻师访友，请教名流：

“我逃出城市樊笼，为把广大世界欣赏”，“为的是把速都克·布格拉汗王国观赏”，“为了寻求知识，从四岁起即负笈他乡。”“为找指引道路的大师，我一直在流浪。”

“倘在某处找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
我极愿在学术会上和他接触并来往。
谁肯为我展示学海的苦难历程，方法，
我愿尊他为长者，侍他如父辈或学长。”

所有这些话，充分证明了诗人渴切的求知欲，和迫切心情，除此之外，他还有的是方法和措施：

“不止一次我选择了自愿研究的方向。
……
从细微处发动进攻，像抽丝剥蕉那样。
每当我想要前进，如有拦路敌人扑来，
我也就严肃地对待，吹起冲锋号猛上。”

有这种敢冲善闯，能于细微之处发动进攻的人，学术上，必然会取得高的造诣。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来一句插话。即诗人在进攻的过程中，不知是疲倦了呢，抑或寂寞了呢，反正，曾经有过一番煞饶兴趣的非非想。在一首名为“慢慢轻轻”的五行古体诗里，流露了这么一种情绪：

“要成学者，得有贤内助的殷勤，
席衽之间，枕畔耳边切切见心，
尔之不知，伊人时刻息息相萦，
倦眼相看，相濡以沫吉可化凶，
要不这样，蠕蠕腐蚀慢慢轻轻”。

看来，诺比德确乎感到自己缺少一位“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

知”①的人儿。

诺比德曾经叙写过的第四个主题，厥为宗教。

尽管他不是一位职业宗教家，对于宗教，却并不回避，留存至今的，一共有68首诗，涉及了宗教的各个方面，字里行间，充塞着不少宗教术语，如天堂、地狱、炼火、日课与五功之类。但认真说来，并不阴森吓人，也没有半点陈腐气息，反给人一种亲切有趣之感，诙谐处，往往叫你发笑。因为一切事物，都是透过了诗人的慧眼，一颗赤子之心，难说它们是宣扬唯心主义的纯粹宗教诗。尽管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迷惘色彩，和时不时掠过心头的幻灭感：

“当人生结束，这世界也归虚惘。
人生的百花国，终有一天枯萎，
除了真主，什么都值不得指望。
……
死神的苦酒，已搁诺比德眼前，
慢说父辈均作古，唯我独登场。”

这不是够灰色颓唐吗？但这首诗的主旨，依然是要人们积极起来，着手行动：

“何必硬拿满腔壮志，徒托悲凄？
让青春火样红旺，不要再彷徨！

所以我们丝毫也没有权利，说他是一位宗教诗人。他只不过想借用宗教的招牌，掩护自己，装璜自己，并不是名教的罪人或叛徒罢了。事实上，他所揭示的，不是海市蜃楼式的迷障，而是扎根在人间的合乎情理的一种‘宗教’，较易为人所接受。比如他宣传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似乎并非宗教才有。又如：

“要想不进地狱，你得慷慨施舍，

①鲁迅语

真主出声，去天堂乃有了盘缠。”

只有你肯舍得花钱，真主会答应你，饶恕你，你的施舍，无异于为自己积攒了一笔盘缠。这番解释，既浅显，又风趣。能慷慨施舍的人，即如不去天国‘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也和天堂相差无几，可得到无上慰藉。

诗人眼底的天国里，也和人间一样，有七情六欲，可以随意挑选仙姬丽姝，当面诉情，这和宗教的内容，完全不同，纯粹是一个单身汉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思想之流露：

“惬意又从容，飘飘进入天国，

仙姬丽姝任你选，当面诉情。”

事实上，我们从格则尔63知道，诗人的思想实际，是这样的：

“我既不奢望天国，也不愿进地狱，”

不愿进地狱，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连天国都不奢望的人，不成问题，是个立足人间的现实主义者，才会有此胸襟和认识。诺比德的伟大难及之处，还在于他把这一问题推进了一步：“主啊，人世间没有罪过的究是谁？”所以不奢望天国事情本身，起码意味这么两层意思：其一，不相信虚无飘渺的事物，其二是即使有，他也不奢望，认为自己不具备条件，其实，认真说，又有哪个具备进天堂的条件？在尔虞我诈的时代，没有罪过的，倒是稀罕事儿。要是真有地狱，只怕大家都挺合打进十八层去哩！

诗人亲历战乱，饱经忧患，颠沛流离，与凶顽搏斗过一辈子：

“有哪个经受过这般凶恶的世界，像我？！

亲自和凶顽搏斗，大好年华白白流失。”

诺比德一方面概叹自己的大好年华，白白流失于与凶顽之搏斗，另一方面，也颇以此自豪。也许诗人的宏愿，是要扫除进天国的大道上的一切邪恶哩！对于宗教，倒是了无兴趣：

“野槐古木我不要，
　与尔山林我务园。”

他宁肯务庄稼，种植蔬菜，也绝不遁入山林，标榜宗教，欺世盗名，白吃老百姓。

诺比德的诗歌特征：

诺比德上承察合台时代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出于兰而胜于兰，写下了四十多首抒情的格则尔，做到了“丽句与深采并流”“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的极致。在“裁红量绿”方面，可以说前无古人。

他最擅长的诗歌创作技法，其一为形象性，能以极少的笔墨，把虚写实，化静为动。往往一个字，能填到恰好处，跃然纸上。对于自己眷爱的人，从不过分雕琢，多事藻饰。却能捕捉住一刹那间的感受与印象，轻轻几笔，便把一个倩丽无比、举止轻盈的女子的形象，勾勒到维妙维肖：

“苗条的腰身，似流光在波间跳荡，
　顾盼比雨珠儿晶莹，眉睫映飞光。”

以波间浪峰上闪烁的流光、状轻盈的腰身；以晶莹的雨珠儿形容顾盼，动人之处，完全用不着工笔刻划，已够活灵活现了。对于辗转反侧，眠食难安之苦，诗人并没有啰嗦，只用

“天天登门拜访，已成生活第一章。”

这么概括而口语化的一句，就已经透彻地让读者了解到爱情在他生活里的比重。这是对于实的虚写，以虚来拔高其概括，显示极端重要。

音乐性，不光是从几首型制较小的格则尔，可以看出。连历来公认拥肿、凝重、迂缓、堆砌的五行古体诗，他也能以轻快的调式、重叠的衬字，Ahista-ahista（慢慢轻轻）这样的阴附韵，从容写来，借以减轻单调迟重的缺点，此种功力，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唯诺比德一人，最擅胜场：

“从太古赓续传到我，慢慢轻轻，
爱之熖火不断燃烧，慢慢轻轻，
像扑灯蛾萦绕撞碰，慢慢轻轻，
从早到晚，厮守身边，慢慢轻轻，
想从樱颗吮饮甘露，慢慢轻轻”。

这Ahista-ahista给全诗带来了一种错落有致的轻松气氛和活跃跳荡的作用，把迂缓化成了音乐的从容。在每节之末，重复出现，更具一唱三叹之妙，使读者忘记了它是一首繁复的五行古诗（Muhammas），而沉浸在跌宕幽扬，回环反复之中。

说理性：诺比德是很健谈的，往往能把一件不为人所相信的事物或道理，用形象化带有强烈节奏感音乐性的语言，娓娓讲给读者听，使你受到深深的感染，相信并接受它；一个普通之极的道理或某种概念，一透过他，就能跃然纸上，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更其重要的是，他能从大众化的口语里，提取营养，丰富自己，化陈腐为神奇。加上他谨严的逻辑性显得一切都说来入情入理，空洞的概念，或莫须有，你也会深信其必是事实，理当如此，非属子虚。他说：

“……主是虔诚信仰的结晶。”

这和孔夫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说法，是同一道理，仅只说法不同罢了。相形之下，孔子的话，讲得抽象，而诺比德的比较具体，更富说服性。

诺比德在十八世纪辉灿的诗星中，论才华，最为突出；论决心，他最坚韧。但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沉默，寂寞的韧性战斗者。在举世靡然，风偃于神秘哲学的淫威之肘，独他毫无畏惧地揭起爱的大纛，刻意为诗，专心于自己的抒情，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特等战斗者。同时代的翟梨里，对此非常心领神会，并做了声援，他说：“只要一天不死，爱情就会来敲门。”赫尔克提，亦复如此，他在《爱苦相依》里，对MHBT，

还作七层分析，阐明爱之神圣性，和其天经地义。稍后的A·纳扎尔，在《冉碧亚——赛丁》里，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们诸位荜路蓝缕之功，当时的假道学和封建的污烟瘴气，始稍澄清，纳瓦衣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才又得到衔接，且有了辉煌发展，为日后的批判现实主义，开阔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穆合麦提·本·阿布都拉·哈拉巴提
（Muhammad Bni Abdulla Harabati 1638—1730）

哈拉巴提，是诗人的笔名，含两层意思：一、摧枯拉朽者，二、酒家常客，1638年，出生于阿克苏的乔鄂塔勒（Qoghtal）村。前半生值叶尔羌汗国末造，即当前后三个汗王如阿布都拉汗（Abdullahan 1628—68），尤尔瓦斯·苏尔唐（Yolwas Sultan 1668—70），伊司马义耳汗（1670—78）之世，1678年时，他已四十岁了。值准噶尔的噶尔丹应赫达图拉·阿帕克·和卓(Hidayitulla Appak Hoja)之请，率军前来，毁灭了叶尔羌汗国。伊司马义耳举家逃往伊犁，哈拉巴提就在阿帕克·和卓(1694年）及其子嗣营造政权的严酷年代里，又活了52年，直到92岁，才安息。

哈拉巴提学识渊博，钻研领域辽阔。他对翟梨里和巴巴热衣木·曼希热甫火焰般的诗篇，有极深刻的理解。诗人自己对万恶的社会，无比愤懑，因而在自己的《哈拉巴提双行控诉诗汇》（Kulliyati Masnawi Harabat）里，尽情作了控诉，全书共1124个主题，分别评论政治，社会，当时的道德风尚等。当然也还有关于爱情的诗约1300余行，统以Bahri Ramal（六侍短诗体）写成。于1726年，诗人88岁时告峻的。

“按住年代推算，

当是1146年”。①

①即公元1726年。

诗人一生，曾去布哈拉学习，回到故乡后，教书之余，全力从事写作，总观他的诗，记叙说理居多，纯粹抒情极少，思路开阔，豁达倜傥，溶理于诗，似出于翟梨里一路。比如这首“论诗人”，就很能说明他的风格：

“诗歌作品有两个大类，
诗人分理想现实两派。

诗人或者经常唱赞歌，
有时难免要把地狱说。

理想的诗人歌唱天恩，
伊甸胜境在眼前晃动。

现实诗人什么都思考，
理想诗人跟着天神跑。

现实诗人为现实高兴，
未经斧凿一切似不存。

理想认一切都是真理赠品，
现实却认为一切信仰非真。

现实诗人自豪于现实，
昨天好像铁链已锈蚀。

诗人原本喜欢唱自己的赞歌，
偏偏不作美的世界出现眼角。

诗人要想永远唱赞歌，
人间地狱也大有可写。

倘要描绘创造万物之灵的神，
有了地狱，他仍是世界的救星。

热爱现实并不要崇拜神，
世界并非只有大理石重。

理想诗人的眼里，一切都老实虔诚，
偏万恶世界，时刻多着苦难的呻吟。

诗人写诗由不得自己，
只因人间有过多荆棘。

诗人琢磨自己的诗章，
整日盼望灵感从天降。

现实要砸破你的酒觥，
这样你才会日益坚强。

人透过委屈才高尚，
在群众中受尽冤枉。

是恶魔偏说自己才华出众，
经受过与八灾九害的交锋。

和人相处何必定要知交，
需要听话，不须句句点头。

和邦中讲话，最忌讳不真，
对垂泪的人，再不要呻吟。

诗人在人世哼哼唧唧一生，
究竟在人世押妥了几个韵。

漫不经心过一生，了无所闻，
或迟或早会想起什么是真。

为什么我能够这么高兴，
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牵心。”

诗人一生，主持正义，敢于抨击邪恶和社会上的腐朽，尔虞我诈和虚伪。始终不失赤子之心。这些在诗中到处，都有流露，诗思横溢，用词丰富。

和卓·加罕因·艾尔希（Hoja Jahan Arxi 1685—1756）

诗人和卓·加罕因·艾尔希是达尼雅勒·和卓（Daniyal Hoja）的长子，黑山派和卓·叔依布（Hoja Shuyib）之孙，父祖两辈因不堪白山派的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1677年，举家西逃中亚，八年之后，1685年艾尔希在忽占（Khojand）出世。从小以口齿伶俐，擅于辩论闻名远近。1690年应叶儿羌汗阿斯兰（Arslan），亦即阿克巴希汗（Akbaxhan），召回到南疆。1716年，准噶尔粉碎了叶儿羌

后，被流放伊犁者十四年。1735年父死，诗人始获释放。在莎车执政20年，颇有令名，后为白山派保守力量的代表人物布尔阿尼定·和卓所害。

遗有一子，名和卓·赛底克·福吐衣（Hoja Sidik Futuhi）。

关于诗人，穆合麦德·萨底克·喀什噶尔的名著《伟人记传》（Tazkere-i Azizan）以及《伊米德史》（Tarihi Hamidi），《史籓》（Tarihi Nadiriya），《突厥列王记》（Xahnama-i Turki）等里，均有记载，足证其重要也。他的诗有大量留存。所写主题，有几个方面，谈情而不唯情，在分析过程中，叙说更带幽默，诗路清新。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诗人表示了极大愤慨，有许多直抒胸臆，而非理论性的谴责，控诉，他认为比人民更光荣伟大的事物，在宇宙间是不存在的。他的爱国主义，多见诸咏物诗，这是很有风趣的，如格则尔（20）：

你的双眸似临波水仙，咀如罗勒，腰
　　身赛过松杉，
和迷恋中的夜莺一样，你最喜爱那整
　　天悲叹。
究竟为什么，定要把生命的机关，好
　　端端毁掉，
须知，总有一天，它会猛可来打你个
　　人仰马翻。
任什么东西，也比不过娇娃香甜的嘴
　　咀厉害，
可我绝非帕尔哈德，哪肯卖傻装疯，
　　下四低三？！
但此心吃过两道眉弓不少的矢雨，伤
　　痕道道，

想猎取，可那眼睛啊，比刽子手的利
　　刃还凶险。
昨天我还在独自一人，轻声哼念爱情
　　的入门，
怎料老师不曾教我，如何你来我往，
　　交手厮缠。
要我心甘情愿地拜倒石榴裙下，被项
　　练捆缚，
我又怎能够铆锄声声，获取自由，从
　　天上人间？
魔鬼这么样来刻划我，只能是终身一
　　根光棍，
艾尔希呀，果真这样，就让我和娇娃
　　同寝共眠。

绿茶咏诗：

这绿茶真正了不起，出神入化，
是美丽大自然，把它送进万家。
和中国人同时出世，扎根中国，
绿茶，你就是中国的枝叶，头发。
试问，从哪里去寻你这样神树，
能把帝王的痨症，弹指间尅化。
国家事，纠缠他眼皮也合不拢，
喝喝绿茶，一切会起根本变化。
吃多了，胃的负担必然要加重，
灵丹妙药，也比不过这绿色茶。
谁如不相信它的效验，就活该，
举办游艺，别忘记先冲几杯茶。
它最最合乎我艾尔希的胃口，

我的身子骨，心情，完全离不开它。

毛拉·萨里赫（Molla Salih 1742/3—？）

1742年，诗人生于墨玉县吐合拉（Tuhula）的芒莱（Manglay）村，塔克萨尔巷（Taksar）。他有许多诗，描叙了自己对妻子儿女的深情厚谊，也写下了名诗记述了家乡发生天花时，万民嚎叫的惨状，催人泪下：

首先我要追叙那一场浩劫，
几百里方圆，天花在狂奔着，
给小伙姑娘，抹一脸黑花朵，
这世道原本不仁，无信可说，
天花这饕餮，只知吞食猎物。
……
……
谁知道它是何时，怎么来的？
像花从枝干上和叶子分离，
大家低垂着头，面色如土地，
或嚎啕咒骂这残暴的瘟疫，
没有半点恻隐，带来麻烦粒。
……
……
真是在劫难逃，天花袭来了，
魔鬼把满脸涂抹得黑糟糟，
面孔经过撕抓一条又一道，
要命的苦难，诉说绝难尽道，
豁出性命看天花搞何花招？！
……

……

浑身疼如火燎，软瘫瘫着炕，
四肢没劲，身腰成“弓”字形状，
万念俱灰，松杉好像弱苗样，
一中毒，尽着灌蜜也没用场，
汤饭不沾唇，破帐徒费时光。

家家号啕大哭，为亲人悲恸，
喊叫心肝宝贝，也只是没用，
因为愁伤面色不像个活人，
爹娘齐声嚷，希望已经落空，
残暴的恶魔夺去了千万人。

我跟谁去讲这个天花蛊君？
这是老天创造的又一灾星，
它实在贪婪，尽想吃青年人，
命定的浩劫，祈祷也归无用，
疆客妄想借助殊荣的神灵。

蛊君扛着令旗在横冲直撞，
一手持矛，一手还拎着箭囊，
使万千青年过早上了荒岗，
当爹妈的哪个不痛断肝肠，
人人都在叫骂，抄他老子娘。

天花的凶残，几句话说不尽，
血流汩汩，浑身长满了疮疖，

草原猛可比坎百拉热三分①，
该死的天花竟是这般凶狠，
面色铁青，头上疮疡通红。

说它是花偏不是，凶残难描状，
一旦染上它，看起来像毒疮，
所流尽浓血，全村变为荒凉，
爸妈的心肝痛裂化成清疡，
只有天花和死神恣肆逞狂。

生了毒疮就糟了，浑身发痒，
一阵又一阵地，血和水流淌，
像死人一样，跌倒在血泊上，
一天总有半数人去了坟场，
瘟君就是这样吃着人发狂。

前来墨玉的信使，何止千百，
人们早听说过，有这种魔鬼，
染病的十八九是青年小孩，
做父母的只有号啕并落泪，
像风一样急驰，热浪传开。

此刻天花挥着拳横冲直撞，
有人翻白眼，有人扭向别方，
让这人嚎哭，那人傻笑颠狂，
有的揪头发，有人扣破面庞，

①坎百拉（Karbala）系巴格达西南的沙漠名。

这个扯衣衫，那个撕开胸膛。

惨叫里，仍有孩子，希望尚存，
看着死去，搭救也归没有用，
任你奔波，死活各占五十分，
瘟疫就是如此，办法只是零，
天花正盛，你的愿望如泡影。

各位请记住，天花病情难描，
不管东西南北，随处它都跑，
晨风请传信，让青年人知道，
一旦染上天花，那就糟透了，
不管三七二一，要把你吞掉。
……
……

毛拉·艾兰木·谢赫牙尔·萨拉赫（Molla Alam Xahyar Salahi 18世纪初）

他是阿克苏的谢赫牙尔即现在的沙雅人，生平不详。仅从回历1153年（即1740）所写的悲剧性叙事长诗（共1500行）《玫瑰与夜莺》（Gül wa Bulbul）而作的估计，诗说：

“为让情人观赏我营造的百花园，
先读我的叙事诗再去观赏游玩。
倘要问我的诗写在何年又何月，
按回历来计算1153年才最正确。”

《玫瑰与夜莺》

诗的故事情节，虽然沿袭新疆中亚一带传统的框架，但是艾兰木·谢赫牙尔却别开生面不同凡响地写成了一部讽刺性的悲剧叙事诗，提出了值得人深思的永恒性主题，故事的转折巧妙，富于教育新意，而不是苦涩的干巴巴的说教。例如夜莺从玫瑰身边不告而别的出走，在维吾尔文学史上，以犀锋犀利，构思机巧，独擅胜场。晨风（Saba）看到耽于爱的苦恼，婉啭啼叫的夜莺，把他介绍给贤惠（Pazilatlik）的玫瑰，彼此相见，非常欢欣。夜莺只说了一声"天啊，我终于见到了心上人！"却悄不吭声地扭头离开，弄得玫瑰懵头昏脑，莫名其妙。原来是，夜莺瞟见玫瑰的身边，有尖刺陪伴，在嫉妒的折磨中，夜莺身心受到了伤害，为了疗痛，不告而别，悄悄离开的。

夜莺日夜兼程，浪迹各处，寻找心上人。告诉百灵，自己对玫瑰怀有的一片忠诚，受到了严重挫伤。但是所遇到的新人，无不态度傲慢，狂妄自大。他们在言谈之间，照例都带着这样的口吻："走遍天下，谁也没有我的嗓音甜，我的舌尖上，流淌着透明的吐字，尽皆珠玑。"前后遇过八个人，都如出一辙：幸福鸟（Humayun），孔雀（Tawus），鹦哥（Xahtuti），鸽子（Kaptar），雏鸠（Kumri），斑鸠（Pahtak），山和尚（Sufi-sufiyang），戴胜（Hupup）。夜莺对他们的好虚荣，孤芳自赏，和俗里俗气的谈吐，一概嗤之以鼻，随即蔑视地走开。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的跋涉，最后，又回到玫瑰身边，称自己是浪遍天涯的人（Mard Jahani）。就在这时，一个没有人性的园丁路过，听到夜莺的歌声，爱之入迷，愿意掏出巨金收购，最后把它装进笼子。晨风来到它的身边，实在爱莫能助。挑三拣四的夜莺到了此时，感到前途暗淡，无可如何，一声长叹之后竟晕厥了。园丁说：

"我倘早知它竟这么死亡，

就不会把金钱白白洒放。"

诗人以其特有的丰富的艺术手法，描绘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把极度的愤慨，压向残酷狡诈的封建统治者。如园丁，他千方百计，收买夜莺，踌躇满志，毫无人性地却把它囚禁笼中，导致它的死亡。所以园丁就是杀害善良，捆缚人民手脚，屠戮无辜，扼死美好事物的刽子手。夜莺象征追求幸福、自由的英雄。所以这是一部悲剧。

麦宗·和田尼（Mahzun Hotani 18世纪前半叶生—？）

诗人的名字，意思是悲忧的和田人，这纯是根据他的诗推猜的：

"身处贫寒之中，叫我麦宗怎么办？

我的老家在迪雅尔，归和田辖管。①"

生平不详，唯知他在诗里提过18世纪的和卓·伊斯哈克（Hoja Ishak②）的名字，估计诗人自已，当生于18世纪前期。他的诗材，主要写两样东西：一为爱情，二为控诉万恶的社会。谈到苦难的时代时，他认为像是"扎在心上的忧愁之匕首"，这显然指的是白山黑山之争，匕首虽然扎在心上，也属无可奈何，就只有去南疆六城各地奔波。等倦游归来，仍觉着唯有家乡美好。他说：

"麦宗啊，归去来兮老家好，

六大城比不上迪雅尔州。"

---

①属和田的艾尔奇县（Elqi）。

②与莎车的和卓·伊斯哈克不是一个人。

古穆纳木（Gumnam）

是维吾尔诗人中最受读者喜爱，而深感困惑与遗憾的一个。因为他的生平，我们几乎了无所知。仅从第二十三首格则尔上，断定他为喀什人：

“请记住，喀什是古穆纳木的宝地，
到处是芳草芊芊，叫人无限高兴。”（26）
“喀什有的是陵园，何必再跑远路朝汉，
门前一撮土也比擦眼的药膏更灵验。”（28）

关于他的家世，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父亲名叫和卓木·库力，是个圣裔，
举止端庄温顺，不折不扣的好奴隶。
每天从大清早，直干到太阳落下山，
手脚稍有不灵快，会被叫骂大半天。”

1963年诗人铁衣甫江发现古穆纳木的诗作后，在当时的《新疆文学》上，发表，介绍并做了今译，立即引起维吾尔古典诗歌爱好者，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这古穆纳木究竟是什么人呢？铁衣甫江认为极可能是《爱苦相依》的作者，穆罕默德·伊明。因为赫尔克提也曾说过，“我的父亲是和卓木·库力”。但穆罕默德·伊明的笔名为赫尔克提，而这里却为古穆纳木，该如何解释？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而有两个笔名呢？凡此种种，费人揣测。铁衣甫江还认为两人的风格类似，或许即是同一人。我则持否定的态度：古穆纳木吸取前辈诸家之长，溶于一身，发展了自己的才华，具赫尔克提，翟梨里之激进，与明丽流畅，而含蓄蕴藉则过之；言情虽无诺比德之浓艳，但率真感人，风趣解颐。且其构思完整，层次分明，语言生动，跌宕有致，摒弃了前此的陈词，自赋新意：

“花岂能映红草原，是我的血泪点染，
哪是星斗满天，是我放眼求索九天。”

求索什么？不用问，是在寻找伊人。

“夜空星星的霎眼，可是珍珠之闪现，

或是为伊赏脸，嵌在天幕上的银钱。”

其天资之厚，似较赫尔克提更高一筹，词藻丰富，浓丽，信手拈来，皆成佳句。

和卓木·库力的问题：两个诗人都说：“我的父亲叫和卓木·库力”，新疆社科院语言所的米尔·苏尔唐同志认为古穆纳木极可能与赫尔克提是弟兄行①。我很赞成。关于古穆纳木是否与巴巴热衣木·麦希热普（Babarihim Maxrap 1640/56—1711）为同一人的问题②，从古穆纳木的格则尔（80），可以得到本证，毋庸啰嗦：

“我发现麦希热普所走的路，是禁欲苦

行，毅然将它抛弃，

因为我并非一味驯顺整天酒醉酩酊，

无所事事的闲人。”

事实上，古穆纳木比年幼于赫尔克提（1634—1724）的巴巴热衣木·麦希热普（1657—1711）还要晚些哩。

古穆纳木诗的内容：在诗人的眼里，喀什的一切都美好。水清山秀，人杰地灵，林泉花木之盛，虽传说里的‘罗克泉’，和木萨拉的玫瑰，也难和喀什的郁金香媲美。它的土壤喷香，有如兰麝，水甘于天泉，石头丽如珠玑，诗人的祖国恋，是实实在在

---

①参阅米尔·苏尔唐1981．3《源泉》上的整理人前言；1986．7（总18期）上关于古穆纳木的简介。

②190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塔什干有人别有用心地把新疆发表的原诗，抽出十多首，硬塞进巴巴热衣木·麦希热普的诗里，请参阅米尔·苏尔唐的有关文章，兹不备述。

的，决不是空洞的抒情，只要看一眼喀什的娇娃，纵有巴达哈伤的殷红玛瑙，也会弃而不顾。

"她们的话语谈吐糖甜，

石榴、苹果，不正是喜笑微微。"

对于爱情，诗人有一套极为出色的理论，即"爱本无家，能以心灵的眼睛观照，处处都是爱。"

对于爱，对于幸福的看法，他和赫尔克提相通，是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的。为了爱情吃苦，实为至大幸福，在爱的历程中，极难避免。伟大诗人纳瓦衣的名句是：

"她侧过脸，泪珠从我的眼里飞弹，

好像太阳落山，满天星斗齐耀闪。"

古穆纳木也不肯甘拜下风，硬是要和他较量，比出个高低，写了第二十三首格则尔，其中有：

"犹如太阳升上九天，月华群星毫无办法，显示自己的本领。

事情正是这样，有哪个美人敢和她相比，随意把风骚卖弄。"

"当我心爱的太阳从脸上轻轻掠起了细纱，

满天的星斗，只得手忙脚乱，悄悄四散躲隐。"

客观地评价，古穆纳木的诗虽佳，毕竟是仿作，和原作有一定的差距。这可从两点上看出：一、时间的速度上，表现得不够快，二、纳瓦衣只用了两个副动词，yapkaq和bolghaq，妙在自然，初无对比意，而先后自见。有如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

艾米尔·胡珊囤·色保尔（Amir Husain Saburi 18—19世纪）

一生写过不少格则尔，带有迭句的协韵双行诗（Tarjiband Masnawi），最著名的一部，就是奉当时喀什执政官祖尔东·哈奇木·伯克（Zuhuridin Hakim bag）之命而努力完成的《哲理诗章》（Makalat）二十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十九世纪之初，深受新思潮影响的祖尔东·哈奇木·伯克熟知色保尔的天赋资禀和创作实情，对他的生活境遇，极表同情，时来慰问。要求他把纳瓦衣艰深的古诗如《鸟语》《五卷诗》（尤其是第一卷诗《正直人的惊愕》），为了便于年青一代人和后辈研读，译写成流畅的文体。诗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下决心从事《哲理诗章》的著述，在序言的缘起部分，谈了此事：

“我绝不会撂开这一伟大的工作，甘愿听从任务的支配，濡墨摇笔，别无他法。履行执政的吩咐，争雄万世。夜莺理应尽其能耐，婉啭弄簧；鹦鹉展露才华构思自己的乐章。倩兮美人，似已在望。愿为她的俏丽再添一笔。”这一番话，讲得至为精采，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才华，和深刻的认识和所负的使命之重大，甘愿为它之实现，尽其全力。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诗人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无负于执政官之厚望。

全诗共二十章，他所谓的 Makala，是典型的哲理或说理诗，出之以带韵的散文。这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Saj′和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亚力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的体裁极相似，纯属议论，说理，以14种禽鸟为形象，用作据以说理的衬托，实际上和禽鸟的本身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联。但是和法国拉封旦和俄国克雷莱夫的寓言诗，也迥异其趣，并不是绕着弯儿说话，而是迳直以诗的语言说理，14种禽

鸟为：

sumrugh（凤凰）	hθpup（戴胜）
tawus（孔雀）	bulbul（夜莺）
kaptar（鸽子）	kaklik（鹌鹑）
xungkar（隼）	burgüt（山鹰）
humayun（幸福鸟）	tuha（母鸡）
tuti（鹦鹉）	pahtak（斑鸠）
karqugha（兔鹰）	muxuk yapilak（猫头鹰）

概括地说，凤凰代表深明大是大非的领导，戴胜表示忠诚富有牺牲精神，要求合理的带路人，鹦鹉表示能达到圣贤所提祟高目标之人。其余的鸟，分别代表反面人物，有如但丁《地狱曲》（Inferno）里形形色色的角色。其中有追求一己之私利者，营营奔走之徒，私欲不遂，则胡作非为者，心狠意恶之徒，囿于无知者，自我扩张主义者，倒霉论者，耽于淫欲者，低能自卑者，受人诅咒者，凡此种种，理所当然，都受到诗人的口诛笔伐和无情批驳。

诗人极力称道和提倡的是意志专一，心不旁骛，为了弄通一条途径，敢于豁出性命去闯荡，除此之外，别无幸福。主张做人应该谦虚，磊落大方，说话不能过头，待人不兴蛮横。不屈从敌人，既卑视敌人的横不讲理，也要识得透敌人的伪装和公允之态，一生为人，要像残月一样，日诸月诸，成为冲破黑暗的满月一轮，万人共仰：

> “细看初升月亮，弯弯的身影，
> 一夜夜过去，终成满月一轮。”

诗人认为将相本无种，汗亦民也，蕴含民贵君轻的思想。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中心轴。直接继承并发挥了前辈诗人赫尔克提，翟梨里的进步传统：

> “皇冠压在顶的人，算不得什么王，

无求于皇冠的人民，比皇帝高尚。”

诗人一生，以十五世纪伟大的纳瓦衣为师，1840年，写成《论纳瓦衣的人道主义》一文，充分赞颂了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的品德，表达了仰止之情。另一方面，对自己也作了一番估价，满怀信心地认为，不至于泯灭：

“即使我的青春飘零，成了败叶残茎，

我的万语千言，也将永在，万古常存”。

《哲理诗章》是一部丰富的宝藏，一般说，哲理入诗，比较难写，易失之谈而成老生常谈，干瘪乏味，但是色保尔却以形象化趣味化的语言，超越了一道道险关。如：

泰吉班德（Tarjiband）

1、我给大家谈谈无常的世界，
　　把人类的故事，从头来数说。

2、听说命运这东西，狡猾刁钻，
　　世界上没有信义，实在讨厌。

3、人的生命，它也并不是永恒，
　　所以贪得无厌的人最可恨。

4、颖慧的人，绝不上命运的当，
　　为何不对它进行一番抵抗？

5、变化不居，是它的拿手好戏，
　　你爱我亲，也是它定的诡计。

6、帝王乞丐，到头来黄土一堆，
　人类的下场，早已作了安排。

7、大人物，小百姓，任谁也都懂，
　但是呀，他们的欲望永无穷。

8、帝王乞丐，老和少，完全一样，
　从不坐下来，为生死而愁觞。

9、皇帝管辖的土地，谁能数清，
　零天面对着几百万的雄兵。

10、多少库房，装满着翡翠珠宝，
　金子银子，快要塞破了地窖。

11、生活享受，总是随要按时到，
　声色狗马弄臣，什么也都有。

12、有多少花容月貌的俏姑娘，
　哪一个不是比天仙还漂亮？！

13、倘能长命百岁，忧愁不来扰！
　一辈子，头痛脑热全都没有！

14、但对老天的赏赐，并不满意，
　谁也不说，一切归根原如此。

15、越是过多地要求，如愿以偿，

越是新的欲望，如笋雨后长。

16、临死，才心焦似火，直撕衣领，
这时，缺短与渴望，全归无用。

17、学者总喜欢吹牛，唯我最高，
柏拉图像个娃娃，有何可骄！

18、学习一本书，临到发表意见，
好像抓住句点，万事也就完。

19、家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存款，
别人对你，也就格外地识度。

20、凉爽大厅，总给你留有上座，
倘你是一个法官，炙手可热。

21、假如你办几个学校，就更好，
逢着放假过节，酒肉按时到。

22、起头的时候，自己未必同意，
但是贪婪，暗中会替你设计。

23、……（同16）

24、狗肉和尚，伪虚地顶礼最勤，
心之所愿，靠伪善罗进手中。

25、要是有人前去，甘愿做门徒，
他反会问你，这该多么胡涂。

26、老百姓拿各色礼物，供祭钱，
而说祈祷，一声感谢也不谈。

27、要是有人捐出地皮，做庙产，
向他致敬，傲气从鼻孔外散。

28、患了病，不求教大夫做检查，
反倒带了钱，请他念个‘杜瓦’①

29、金银财富总向他滚滚涌流，
这世界有如一条龙朝他走。

30、金银财宝，尽管够多，还嫌少，
贪婪追求的，比这更高更高。

32、‘哈吉’连自己的朝觐也出卖，
频频逢人夸耀那五湖四海。

33、到什么环境，像老鹰落座上，
赖了脸皮，说自己比较轩昂。

34、编造有关麦加圣地的传说，
不让别人张嘴，怕已受冷落。

---

①‘杜瓦’系du'a的译音，系禳灾祈祷也。

35、披了和尚的毡单，道貌岸然，
狡猾地，让眼泪滚下两腮边。

36、就凭借这种岸然道貌吓人，
人们的诚地，把礼品给他送。

37、财富这玩儿，越多越合胃口，
贪婪的欲望，像海潮逐浪高。

38、伯克的职位越高，越会逢迎，
盈箧满箱，都是黄金和白银。

40、每月的工资，总有几个元宝。
每天开盛宴，由皇帝掏腰包，

41、身边有千百亲信，前后簇拥，
工作人員密麻麻，像一窝蜂。

42、国家大事，更有专职人員搞，
随便说话，像命令全都参好。

43、一辈子半点苦难，没有经过，
在乞丐面前，装得面善随和。

44、纵然有朝一日，天上落石头，
他也心安理得，百事不用愁。

45、芝麻大一桩小事，何足挂齿，

一官半职，似乎对他不合适。

46、有朝一天，青云直上，官九品，
哪个不喊，“圣裔”，走上前致敬？！

47、农民因有这个灾星，最慌恐，
谁又能对他的残暴，不颤动。

48、全村原摊一块税钱，成了千，
一天二十四小时，怎能收完。

49、不交税钱，甭想喝一调羹水，
不送礼品，有求等于你白来。

50、任谁也不敢袖手，闲站门前，
除过乞丐，毛拉也得事在肩。

51、可怕饕餮欲，大地喂不饱他，
遍地设刺桩，有利就捞一把。

52、最好是，天下钱财完全归我，
世上的肮脏，分给大家一伙。

53、管财会的人员，根本没账本，
给良心、正义，蒙上一块面巾。

54、偷偷把一作十，认十作一百，
经常给百姓，撒出迷雾黑灰。

55、为两枚铜板，要征万千银元，
为一个门坎，不惜农场烧完。

56、不管老百姓，一味纵容坏人，
苦难从不问，自私就是天平。

57、靠住残暴奸诈，你才发了家，
金子银子，千仓万库装不下。

58、贪欲像一条龙，一天天成长，
积聚的财产，越多越要发狂。

59、生命把他赶向末日的边缘，
贪婪和饕餮，跑在末日前边，

60、奸商的元宝，就说累万满箱，
你又何必，伤这份脑筋去想。

61、商业贸易，管什么阿、波国家①，
印度、欧洲、秦②、和阗，全都靠它。

62、帝王乞丐，全缺不了做生意，
俏丽的姑娘，银子样的身体。

---

①阿拉伯、波斯
②秦即中国。

63、任是世界上多贵重的奢品，
　　谁也握不上手，总有你一份。

64、在富有四海的环境，诉贫穷，
　　要尽鬼计花招，为钱为金银。

65、每当人们，从他的店铺买货，
　　是病人售药，是死人卖棺椁。

66、生意茂盛，整天有人声鼎沸，
　　从晚到天明，总是金银倒卖。

× × ×

67、尽管我在上边，控诉了他人，
　　也许，我比他们更要坏几分。

68、假如我生命的春天，已黄萎，
　　但愿我的语言，永远不枯败。

穆合满提·沙底克·卡希喀尔（Muhammat Sadik Kaxkari 1740—1849）

诗人一生，著作极丰，堪称多面手。是诗人，大翻译家，语言学家而兼伦理学家。1740年，生于喀什的农民家庭，从小即谙农事，熟知人民终年的苦辛，留传下来的著作，计有：

早年在经文学院就读期间，应喀什执政官乌斯满·伯夷斯·伯克[1]及其母热希木·大婶之邀写成《伟人纪传》（Tazkira-i

[1]按即乾隆亲信莎车执政官库车人米尔咱·哈底·伯克之子。

Azizan)，和另一部关于同书的缩写本《霍集占传》(Tazkira-Hojigan)。

《艾斯哈堡尔·坎赫布传》(Tazkira-i Ashabu'l Kahb)，记述艾斯哈堡尔·坎赫布一生的轶事趣闻。

《寓言撷萃》(Ziwidatu'l Masayil Dal'a Kayida)和《古风拾遗》(Adabu's Salihin)两书，是禀承当时莎车执政官玉诺思·塔吉·伯克·伊本·伊斯坎旦尔·伯克·伊本·伊明王之命，把米儿咱·韩衣旦尔的波斯文著作《拉施德史》，(1499—1551)以及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加法尔·穆罕默德·伊本·角微亦尔·伊本·翟宜提·塔巴尔①的《塔巴尔史》(Tarihi Tabari)，《伊斯坎旦尔史》(Iskandar-Nama)和《帝王本纪》(Taji Nama-i Xahi)翻译成了维文本。

继纳瓦衣的名著《群英盛会》《爱之轻风》(Nasimu'l Muhabbat)和道兰特夏·撒马儿罕(Dawlatxah Samarkandi)的《Tazkira-i Tuxxu'ara》之后，也为我们写了一本，名《突厥王书》(Xahnama-i Turki)，其中包括重要作家如抒情诗人艾尔希(Arxi)，和卓加罕因〔Hoja Jahan，原名为牙考甫·伊本·达里雅尔(Yakob ibn Daniyal)〕和他的儿子和卓·赛底克·夫图伊(Hoja Sidik Futuhi)，阿洪·毛

①Abu Jaffar Muhammad ibni Juwayir ibni Zayt Tabar的这部著作共有四卷，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加叙加议，塞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共进行了三年，书末有这么一段话：

“我在清静的地方送走了日日夜夜连青草地也未曾踏过，
更不必说欣赏花坛果园或林木佳卉，品尝各式各样鲜果。
整整三年里都是挥汗拚搏不曾有过一天松弛或者间断。
终于才把这部书在没有丝毫干扰的情况下稳安地搞完。”

拉·曼希胡尔（Ahun Molla Maxhur，原名伊不拉引·班里赫'Ibrahim Balihi'），毛拉·米儿阿必定（Molla Mir'abidin），和卓·尼札木定·哈木希（Hoja Nizamdin Hamux）等等。

他的'压酒歌'（Sakinama）尽管或多或少也沿袭了历来的情调，但思想积极，风格情新，值得欣赏：

骗客，请快快端起你那金樽，
听我的话，喝它个大醉酩酊。

我说的可有一丝半点虚假，
该干什么，不干什么，全搁下。

我遭遇过的事情难得数清，
张开口有气无力发不出声。

眼里涌泣着晶莹的泪花花，
意趣索然，心成了石头疙瘩。

频频哭泣，胸肺都快要爆炸，
精神的纸片，已湿，难再捡它。

这话的含义岂能随便说清，
好比要把太阳的功用数尽。

这仿佛帝王还有什么价值，
真理的奥秘贵在让人警惕。

让人吃苦受罪，是不是应该？
让苦难折磨人，是谁家法规？

发育的关键完全在于奶分，
残废人的形成谁又能说清。

这中间吸血鬼也有一份‘功’，
白天黑夜不停地蚕食侵吞。

邪教徒，穆斯林，谁也不爱怜，
论什么好人坏蛋，一概不管。

看，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
自己吃饱了肚子，不管人饥。

天哪，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
人类一出世，就开始了受苦。

有钱的人把欢乐视为至苦，
这个道理谁又能对我诉告。

泄气话也只能说这么一堆，
但愿世界上的人永脱苦海。

来，酾客，结束我们这番谈论
不要一句刚了，又有话接踵。”

又如：

我该诉说哪一桩悲，哪一样愁，
又怎知道，会有什么不幸临头。
真是丧事刚过又有丧事降临，
转瞬之间，毁灭性的灾难又到。
要么敌人从侧面来对我进攻，
置人于死地，多么危险的一招。
千虑之与一得两两正相对称，
无数创伤会带来恶痛的指导。
朋友，贵为王子难道没有愁苦，
亲信，财富能否永远开出保票。

诺饶孜·阿洪·孜亚依（Nuruz Ahun Ziyayi 18—19世纪）

生卒年月俱不详，与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屠尔都夏洪，厄瑞毕，穆合满提·沙底克·卡希喀尔等为同时代的人，且过从甚密，颇受其影响。曾在祖尔东·哈奇木·伯克的幕府担任文书工作14年。于1839年写成《哀言》（Mahzunu'l Wa'izin）4800行，充分发挥了诗人社会人文哲理观点，出之以明朗的文笔。曾经有两年病困床第，生活无着，门前冷落，使他极感悲凉，《哀言》之出，良有以也。《哀言》除了倾诉自己一生东颠西簸，生活辛酸之外；对人世的炎凉冷暖，广泛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也尽情陈述了燃烧在心头的家国之爱：

“真难辨认喀什究竟是花坛，抑草坪青青？
盛开在花畦里的，莫非茉莉正吐芳芬？
当倩香阵阵扑进了你的鼻孔，敢保险，
你会连自己的家乡忘记得一干二净。”

在诗人眼里，故乡喀什，完全是春色满园，一派千花万卉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但是万绿丛里，还得有红点缀，这只有‘知

识'，可以当之。他说：

"知识对于人类胜过至宝，
不管乞丐帝王谁都需要。
今生来世缺不得的财产，
好比热天头顶凉荫一片。"

也就是说，知识也者，须臾不可离，它是个热天遮在你头顶上的一片凉荫，困穷时腰包里最短缺的金钱。诗人在贫病交迫，困卧在床时，深深体认到了这一点。

毛拉·尼雅孜·阿希克
（Molla Niyazi Axiki—？）

关于诗人的一些极简略的材料，是从1841年书法家毛拉·费帝赫·感木鲁（Molla Fatih Komuli）抄写的《尼雅孜诗集》上得知的。诗有残缺，仅存126页，估计是诗人在吐鲁番写成的。据云，清代时，鲁克沁王穆罕默提·艾费瑞东(Muhammad Afaridun）调任喀什王时，便将前此在自己墓府的毛拉·布萨克·尼雅孜（Molla Bosak Niyazi）携之同往，后来，喀什百姓响应赛底克·伯克（Sidik Bag）起事，反抗清廷，穆罕默提·艾费瑞东死于疯。而毛拉·布萨克·尼雅孜杳不知去向。研究家根据当时情况，咸认为他或即毛拉·尼雅孜·阿希克其人乎？

"是毛拉·尼雅孜·阿希克·阿洪，把这部诗集写成，
曾经喝过爱情的琼浆，连前胸也染成了殷红。"

他极端珍视死生不渝的爱情，所以全部的格则尔，差不多都写的是爱情。至于各式各样停止在口头上的，短时的，虚伪的卿卿我我，他认为一文不值：

"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之爱，不值一文，

乌鸦尽管聒叫声声，怎能和孔雀比评。”

“尼雅孜啊，喝酒要喝情人杯里的琼浆，

进什么天堂哦，凑着她的手喝赛天堂！”

尼雅孜的文笔，是细腻的，绚丽的，能寓情于说理，溶理于至情，说理细密，明快，词面清淡而意蕴深厚：

“百花园纵即天堂，没有丽人，千万别去问津，

倘无丽人雍容照眼，任是救生水不值沾唇。

多么想喝几杯呀，遗憾的是席间没有侍酒，

没有金樽和玉觥的饮宴，又怎么能够醉人。

月光一般的姑娘，一心想为你频频来压酒，

可就是没地方去找沁人心脾的，琼浆殷红。

被囚鸟看见笼外的谷粒，偏偏松不开捆缚，

一看见你的黑痣，我就乖乖奔往你的芳心。

啊，别责怪我像扑灯蛾尽在你的头上飞绕，

倘没有扑灯蛾飞来，一定是油干捻子已尽。

没有一星灯彩的房子，好比倾圮了的颓垣，

谁能像木偶躺在敞开而丢失珠宝的盒中。

爱情把我尼雅孜折磨得手足无措诉无由，

打击太严重，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心上人。”

又如：

“没有丽妹的天堂，和荒原相等，

没有崇伟的皇王，金銮亦板凳。

倘然永世吻不上伊人的樱颗，

蒋牟西①的玉觥，要它又有何用？

---

①蒋牟西（Jamxid）意为“太阳”，这里指波斯派西地安（Pixdadian）王朝的第五世使用的七环杯。

没有看到媚眼，猛可死于痴恋，
哪见未曾进酒店，已大醉酩酊。
有了绰约仙子，你才踌躇满怀，
望拥千娇万丽的，反如木头人。
叹息把我像扑灯蛾一样烧毁，
没有飞蛾萦绕一星灯红难明。
此心早迷上了你的黑痣一颗，
别把谷粒堆外边，把我囚笼中。
喂，尼雅孜，别怕被丽迷昏了头，
没有乌羞儿的一生，最是凄清。

夏伊拉洪（Xair Ahun 1767—？） Molla Muhammad Aσdul Alim Ibni Ahun Arzu Muhammad，亦名夏伊拉洪（Xair-Ahun），于1767年，著长篇叙事诗《伊斯兰战记》（Islam Nama），故事主人公，是写两个教长（Sheih）在与卫拉特准噶尔人战争中的闻见，是对准噶尔封建头人的一封控诉书。他还协助一个不太出名的作家。写了一本《偿愿集》（Baznama），记述狩猎之盛，全书，共有七十章。

毛拉·尼牙孜（Molla Niyaz ？—？） 1790年和田诗人Molla Niyaz有《伊玛目纪事》（Tazkirai Imam）。喀什诗人kasimi于1799年有叙事诗《阿师兰汗轶事》（Tazkirai Arslanhan）。另外在他的鼓励下，当时有一位文书写了一本《Mahtum su mula》记述的故事，根据伊敏·吐尔逊先生的看法，认为是远在十四、十五世纪时，即已广为流传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此之后，很有一段时期，文坛寂然，不知是政治上的压力，还是宗教上的禁锢，很可能，两种原

因，交相为用，推波助澜，总之搞创作的人，寥若晨星。甚至有的人，转而去搞仿古，因袭前辈的故事情节；有的从事翻译，虽未见有什么大块文章，倒也出了一些成绩，使寂然的文苑，别有奇花竞放。新鲜血液的输入，使大家耳目为之一新。

毛拉·穆合麦德·土木儿
（Molla Muhammat Tθmür ？—？）

翻译方面，比较著名，而对后世起过一定影响的有：Molla Muhammad Tθmür 1717年从波斯文把名闻世界的印度寓言童话集（Kalila—Dimina）译为维吾尔文，并另起名为《Asar Imamiya》（伊玛目的箴言），这样就巧妙地使一本童话寓言故事，带上了庄严的色彩，决不是嘻嘻哈哈取乐儿的。这里有的是栩栩如生的幻想，教育意义深远脍炙人口的小故事，当时不仅小孩爱不释手，即大人也乐于披阅，迄于今日，其影响的深刻，可以想见一般。

胡珊因·伊本·木萨·塔苏赛
（Husain Ibni Musa Tarsusi ？—？）

Husaynb Mu-sa Tarsusi 翻译了两部著作，一本是波斯文记述古代Achaemenides王朝大流士大帝的《Darapnama》的部分章节，一本是叙述Saypulmu-luk和Badiul Jamal 的《Dastani Saypul Muluk》翻译成维吾尔文。1737年Mirpazil Molla Kiqik Saki 把记述哈瓦汗（Hawand Xah）的名史书《万花园》（Rawza Tus Sapa）的第一卷译为维吾尔文。1750年，Haj Yusuf ibni Molla Uxur Halpam把突厥历史学家Mirza Muhammad Haydar Gorgan Yarkandi以波斯文写成的《拉希德的史集》（Tarihi Raxdi）在喀什译成维吾尔文。这里有不少纯文学的篇什和颂赞传说之类东西。全书分两部：第一部叙述秃黑鲁·帖木尔汗（Tughlik-Tθmurhan）以后直到莎车王朝阿不都热西提汗一

段时期的大事；第二部是诗人的回忆以及莎车玉诺司汗以后的大事。诗人非常重视历史资料之收集及其修订工作。故将十七世纪末Muhmud Jaras所写的记述Sayidhan和他的儿子Abduraxid han的诗，重新予以润色，盖期传之久远也。仿古，借古喻今，托古讽今或立意复兴，那情况是各种式样，千差万异的，原因与立意，也很有名堂，欧洲的文艺复兴，自是空前的，成绩也很辉煌，英之莎士比亚，虽曾借用过前人的故事情节，但所赋予的内容，堪云空前绝后。十八世纪末，维吾尔文学园地里出现的仿古之风，时间虽不怎样悠久，但也时髦了一阵子。比较突出的有Molla Yunus Yarkandi 于1755年摩仿塔吉克诗人Abdurahman Jami（1414—1492）的诗体，终于写成叙事诗《Dastane Yusuf Zulayha》全诗共七十二章，开头数章写爱情、学问、语言，以后才转入玉素甫和祖莱哈两人的爱情。与Jami的原作，无论精神，诗风，都大不相同。诗人Hayiti很可能生于和田，①曾以当时正流行的韵散相间的体裁，写成了一部探讨学术问题的《谦者述怀》（Aza Tartmakning Bayani）。莎车人θmer Baki，1792年，把纳瓦衣的《帕尔哈提·谢琳》和《赖以丽·曼季侬》，以韵散相间的体裁，予以改写，书成之后，以当时莎车县令伊宛芝·伯克（Iwaz Beg）名义发行。此还有Molla Sadik Yarkandi把纳瓦衣的《五卷诗》（Hamsa）从韵文改成了散文。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

艾赛里（Asiri ?—?）

不久以前，新疆于田发现了两个仅有笔名的诗人。他们是əisri，Zumrət直到现在，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时代，了

①根据诗人的“Tabiatka Naqa Nazam Aylaydu Hayriti Ha Stedil·Maqini”（越看这一派风景，越是为马秦哀痛）来推测。

无所知，但就留存的几首诗来看，很有闪光的句子，特译之如下：

艾赛里（Asiri？—？）：格则尔两首：

唉，命运，你对伤心人，过于尖苛而蛮横，
叫这个呕心沥血，另一个夜不能安枕。
你拿美艳做经纬，白天黑夜编织套网，
把鹦鹉优美的谈吐，换做乌鸦的聒鸣。
啊，命运，温情的细肉哪能当铁砧砸打？
玉素甫出售我的诗篇，你说不值一文。
浑浑噩噩的野兽，怎明白生物的珍贵，
恋人多么渴望赫孜勒圣人发出邀请。
忘记了甜蜜的嘴唇，艾沙，活着就痛苦，
人生倘缺少了樱唇，活着该多荒诞不经。
爱情的法典，绝不能这么规定，硬要把
香鬓云鬟的姑娘，嫁给埃塞的白头翁。①
清幽的花园，应该建造亭榭，挂上孔雀，
要是还有空旷，也不妨让给雄鹰驰骋。
闪光多情的嘴唇，比巍郁的宝石更美，
愁思紧锁的心啊，高兴得直要笑出声。
喂，艾赛里，请把你的心曲，深深地培育，
为你的知心人倾吐衷怀，再不要藏隐。

× × ×

自打我来到和田，百花丛里暂把身安，
上无片瓦遮顶，只枯黄树叶簇拥门边。
逢人我总是彬彬有礼，他们个个傲气，
我像蜷缩在山里的一点，四周尽石岩。

①Habaxligh 意为埃塞俄比亚人。

这万花园中金木水火，向我缤纷闪耀，
我有如剥夺了翅翼的孤鸟，难再飞旋。
四只眼睛瞧不够秋景，朋友多，少信用，
寓言讲得好：山景虽好花鹿绝不会贪玩。
对于园里的荆棘，千万可别粗心大意，
一朝有刺扎进你的指甲缝，可就麻烦。
……
……

鄂衣莱提（Ghayrat 18世纪中叶—19世纪初？）

诗人鄂衣莱提生于和田的艾尔奇城（Alqi Xahri），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根据1989年发现的部分手稿，他有一首五行诗，计四十八联句，240行，名“那该多好”（Hopmukin？），始隐约知其线索。他有一个爱人住在莎车，为了探视她，并研究学问，他去那里，共蹲过三年。特从他的“那该多好”里，选译出四节，以见风格之特征：

“……
情人的娇媚多象黑夜里的一星灯红，
谁不巴盼能够多看几眼格外高兴，
倾吐满肚子的愁思永远不会穷尽，
走吧，道路迢迢而負荷又这般沉重，
有一把劈山开道斧那该多么美好。
……
在叶尔羌城里我没有家庭，
趁活着，许我享受你的芳心，
你的出现胜似彩光千万重，
没有皈依者深夜看见吉星，

叹息一声死去那该多美好。

从艾尔奇来这里已经三年，
全部心思都消磨在她上边，
白天黑夜想得我疯疯颠颠，
舌尖上咳唾也有珠玑飞溅，
一声口唤打发我回家多好。

鄂衣莱提没有爱人伤透了脑筋，
只因她懒得一顾我才落魄失魂，
无常世界里唯独我缺少心上人，
好比伊甸园干巴巴不见百花丛，
能从劳累脱身那该有多么美好。”

祖木兰提（Zumrat？—？）

诗人Zumrat的格则尔是这样的：

朋友，请把这一机密深深保存你心底，
近在你身边的爱人，很可能就是死敌。
不要轻易把你的隐私，对她随便公开，
别信任知心话，你要从各方面仔细琢磨，
当夜阑更深谨防身边人，根本无睡意。
不要为她微微媚笑，甘愿上当受骗，
玫瑰虽艳，总有尖刺，深深藏在绿叶底
为了追逐玫瑰，夜莺永远不忘记创伤，
多厉害的一针啊，径直扎进夜莺心底。
人啊，千万别卖弄你已经取得的经验，
这世界舞台上，像你一样的，何止万亿。
只要你一旦亮出处心积虑的诡花招，

好生留心，还有阴谋家藏在暗地里。

祖木兰呀，除了胡达，任谁也别去相信，

真理之外，走遍天涯海角，有恶墙壁立。

我们的诗人，极可能在生前，受过人的陷害打击，太多太深，使他对于人类失掉了信心，处处怀疑，杯弓蛇影，痛定思痛似乎心有馀悸，浓缩了的经验，每一句都像格言谚语，晶莹闪光，启人深思，或警惕。

从艾赛里和祖木兰提两人的语言来估计，他们极可能是十九世纪的人，不会很早。

第十一章　批判现实主义之来临（上）

时代背景

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大大小小的各色帝国主义列强，或互相勾结，暗中捣鬼，或明火执仗，自恃船坚炮利，扑将过来，肆无忌惮地、恣意欺凌、窃掠我国。政治上，治外法权，像一道不可挣脱的枷锁，桎梏着我们；经济上，外国直接插手，在我国领土上，设立工厂，魔爪伸向各处，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敌货充斥，民族工业，无立足生存之可能；外交上，昏庸的清廷，一味屈膝投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俯首贴耳，唯帝国主义的马首是瞻，大好河山，被其蚕食鲸吞，国内处处有租界，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大好河山几无一片干净土。列强的特务间谍，深入我之肝脏，一句话，国将不国，民无以为生。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大帝国，对内却一味高压，无所不用其极。民族地区，如新疆，成了英俄帝国主义窥视角逐之区，魔爪早已长驱直入，炮舰沿内河行驶，横冲直撞，直抵重庆、成都，国家已濒临被其瓜分肢解，从地球上被其抹去的挑战。当此之时，新疆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封建政权或势力，与清廷串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各族人民（尤其维吾尔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白山黑山之争，如火如荼，迄无已时。

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Abdurihim Nazari 1770—1848）

诗人1770出生于喀什疏附县名叫布拉克比希（Bulak Bixi）的一个洗染匠之家。六岁入私

塾，二十进喀什经文学院，钻研波斯、阿拉伯文，旁及书法艺术。这期间，接触了不少东方文学里的巨星，如费道西，萨迪，哈菲兹，尼札米，纳瓦衣以及近期的赫尔克提，翟梨里，和诺比德的作品。对于纳瓦衣，他尤其佩服，所受影响，亦极深。从经文学院出来之后，一度赋闲在家，依靠为人抄写，勉强度日。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认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同情他们，声援他们，与他们脉搏共动。痛恨封建统治者残暴，冷眼怒视社会的黑暗，绝不阿谀，逢迎拍马，终将满腔的愤慨溶进了自己的写作，所以他有极高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现实性，爱憎分明。《热碧亚—赛丁》(1834)，直像一柄匕首，刺向吃人的万恶的封建统治者的心脏，是诗人对万恶社会最强音的怒吼与喝斥，和一声进军令。1830年他六十岁的时候，应清廷在喀什的道尹或执政官祖尔东·哈奇木·伯克之聘，担任门司或文书（Mirzilik Katiplik）工作。祖尔东前后共在位二十年，诗人在其幕下任职十年，由他挂帅领衔组成了一个五人的政务秘书班子，主管办公室（Diwanhana），包括艾米尔·胡珊因·色保尔（Imir Husain Saburi），吐尔地·纳孜木·格力比（Turdi Nazim Gharibi），诺饶孜·阿洪·孜亚依（Nuruzahun Ziyayi）和穆罕麦德·赛底克·卡什喀尔（Muhammad Sadik Kaxkari）等。这十年是诗人一生精力最旺，成就最大，收获最丰的时候，几乎追上维吾尔文学之父纳瓦衣，完成了包括二十五部叙事诗的《爱情组诗集》（Muhabbat Dastanliri），约四万八千多行。

《爱情组诗集》

全诗分三大部分，这即是：一、《生的食粮》，二、《寂寞者记事》，三、《五行诗集》。

一、《生的食粮》（Zadu'l Nejat），是应祖尔东的倡议而写成的，有的版本，称之为《生之珠玑》（Durru'l Nejat），

主要是‘心明’（Muhbil Ruxandil）和‘眼亮’（Mudbir Hudbir）两个虚拟人物的对话录，共计‘眼亮’提了88问，‘心明’做了92答，涉及政府机构的组织，各级官员的公正廉洁，爱民惜民等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除此之外，还收录了《Hawran》（东方），《Mawran》（超验），以及关于宗教伦理的赞颂传说之类的东西，最有趣的是全诗末尾的这么一联：

“我纳扎尔在这人世上真够苦命，

多么渴望品尝一下爱情的酒盅。”

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估计：诗人终其一生，容或没有结过婚；他的名字Nezar(纳扎尔)，盖取‘悲伤’（Ghamlik）之意也。

二、《寂寞者记事》（Ghariplar Hikayati）其中包括一生大多数重要作品（主要为叙事诗），即奉当时在位的穆罕麦德·伊明·伯克（Muhammad Imin Bag）和后来的祖尔东·哈奇木·伯克(Zuhuriddin Hakim Bag)之嘱与布置所完成的诗篇。这些作品，都是血泪的结晶，并非言不由衷的应景点缀，为批判现实主义之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榜样，它们就是家喻户晓的《爱情组诗集》：

《热碧亚—赛丁》（Rabiya-Sa'din）

《瓦穆克—乌祖拉》（Wamuk-Uzra）

《麦宗—古尔尼莎》（Mahzun-Gulnisa）

《麦斯武德—迪尔阿拉》（Mas'ud-Dil'ara）

《帕尔哈提—西琳》（Parhad-Xirin）

《莱丽—麦季侬》（Layli-Majnun）

《伯赫拉木·古尔》（Bahram-Gur wa Dil'aram）

《四个托钵僧》（Qahar Darvix），亦名《解放了的幸福》或《幸福重得》

《设刺子诗人萨迪纪事》(Xayh Sa'di Hakkida Tam sil(

《衣钵承袭记》（Ashabu'l Kap）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八个富于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和传统特征的叙事诗，如《身毒公主偷读艳情诗受责记》等。

三．《五行诗集》（Muhammaslar）

其中许多诗主要仿纳瓦衣曾经使用过的诗体，在维吾尔文学史上，论产量之丰、之大，前有纳瓦衣，后有纳扎尔，《五卷诗》有五万二千行，《爱情组诗集》有四万八千行，纳瓦衣为维吾尔文学奠了基，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差不多所有的诗体，他都使用过，虽非绝后，亦属空前。纳扎尔思想激进，上承赫尔克提，翟梨里之光辉传统，开批判现实主义之先河，其功之伟，可谓旷古代而仅见，全部诗都以阿鲁兹体(Aruz Wazni)写成，为《爱情组诗集》赢得了第二部《五卷诗》之美名。

清廷与地方官府的压迫剥削，日甚一日，'民弗堪其苦'喀什人民遂揭竿而起，祖尔东逃往费尔干纳（Ferghana），诗人愤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 "头上的皇冠，怎么能信赖，
> 对饥民施行仁政，为上策。"

此之后，诗人曾一度应吐鲁番札萨克（亲王）艾费瑞东之请，去鲁克沁住过几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困难中度过，尤其晚年，瘫痪在床上，情况就更惨了。下边对《爱情组诗集》中重要的几部，略加阐述：

1．《帕尔哈提—西琳》

这支故事，远在七、八世纪，业已在中亚一带流传。有不少作家或诗人，都对它下过功夫。最早也最出名的有十一世纪的波斯诗人费道西（940—1020）的《列王记》①十二世纪阿哲儿拜

①有人译为《王书》。

占甘加（Ganja）省的诗人尼札米·甘吉维（Nizami Canjiwi 1140—1209年）的《五卷诗》中的《赫斯罗与西琳》，13世纪印度诗人艾米尔·迪赫里维（Amir Dahliwi 1253—1324年），也曾写过一部《五卷诗》，其中有《西琳与赫斯罗》，15世纪伟大诗人纳瓦衣（1441—1501年）在他《五卷诗》里，把这一题材首次写成了维文叙事诗，约一万二千行。由于他横溢的才华，优美的文笔，在世界上获得了名声。他在前言中说："我的诗篇出自我亲手培植的花坛"，即是说，他的《帕尔哈提—西琳》，纯属创作，而非抄袭前人之作。到了19世纪纳扎尔之手，却以Mutakarib诗体写成，约九千二百行。（纳瓦衣用的是aruz wazni体的瓦飞式'wafr'写成）。

2.《瓦穆克·乌祖拉》

这一部诗的故事情节是悲剧性的，假托发生在信度的迪雅尔（Diyari）。但所揭露，抨击的对象，却是诗人面对的新疆现实和封建制度的腐朽野蛮本质。青年人的爱情，任何人都无权阻挠或横加干涉，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应该受到挑战，彻底予以摧毁。

话说信度迪雅尔的国王，有女丽质天成，身腰端庄，如杉之质，美比黄玫瑰，她的名字叫乌祖拉。有一天在御园散步，观赏花木，忽有一种莫名的情绪控制了身子不由自己，跌进泥塘，弄污了衣衫。回家后，母亲帮她脱下来，交由内廷侍人去洗，洗衣人里有一个名叫瓦穆克的青年。从这件裙子上看到了乌祖拉的容颜，犯了痴，晕过去了。为父的苦苦追问之后，始知儿子是爱上了公主，万分惊恐，这怎么可能，一个下人的儿子，竟会有此狂妄的想法，虽然千劝万劝，费尽了唇舌，希望他打消这个念头，终未奏效，终以此忧郁死去。弥留之际，请求家人把自己的遗体，葬在御园皇家纳凉的亭台阶下（Xasupa），父母亲便想方设法，偷偷按儿子的宿愿办事。翌日，公主照例游园，来到纳凉

台时，一阵阴风，裹住了她。心觉有异，但未告诉什么人，仅环顾了一下凉台附近，突见瓦穆克的面上有灵光外射，一股强劲的爱火袭来，而自己竟像一只大灯蛾，飞绕他的遗体，终于死去……

故事情节，不过如此。但它充分反映出诗人对于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抗议，应该坚决打倒吃人的陈规陋习，残害青年一代的滔天罪恶。爱情绝无什么等级贵贱，它是强烈的，不会以老朽者的偏见行事，谁如不信，请读《瓦穆克一乌祖拉》。

3.《麦斯武德一迪尔阿拉》

这一部诗的本事，讲的是巴塞尔（Basir）的国王弥尔孜邦国（Mirzaban）的王子麦斯武德，和艾赖木巴鄂（Arambagh）国王薛赫巴尔（Xahbal)的公主迪尔阿拉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

故事基本上根据印度传说，麦斯武德王子满十岁的时候，父王给他送了一件锦衣，上边绣有仙女。王子一见爱得入迷，不能自已，成天唉声叹气。国王睹此情景，悔恨不迭，一面打发王子的胞弟萨比提（Sabit）前去问清根由，虽经多方慰解，总不见效。没有办法，只好送他与仙女的家乡巴鄂艾赖木。麦斯武德集合船只，经中国皇帝同意下海。在接近康斯坦丁城海岸的时候，忽起暴风，船倾沉海。但王子因有木板之助，得以不死，登上陆地。不料遇到害人精（Rodupay），经过1001道艰难险阻，始得脱险。又遇恶猴，未死。前去锡兰（Serendip），下决心寻找仙女，一度落入库尔孜木（Kulzam）之手，备尝艰辛，复得巴鄂艾赖木国王之助，携至王宫。麦斯武德一见年甫十三的公主迪尔阿拉，实即自己朝思暮想，踏破铁鞋，到处寻觅的意中人。两人相见甚欢，于是告别谢赫巴尔配瑞国王，满意地回到故国，举行了婚典……

4.《麦宗一古尔尼莎》

这个故事和《麦斯武德一迪尔阿拉》的故事一样，传奇

（Tazkira）的色彩很浓，以至于令人怀疑它们是否为古代神话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无独而有偶，两人一再落难，而又宵获救星，终于得以团圆，不幸之中寓希望，重逢之日灾又生。倘无海枯石烂不变之心，这样的坎坷搓揉，是人所不堪经受的：

传说报答商人和卓·麦斯武德之子麦宗，有一天在上学途中，偶遇本城巨商和卓·赛衣德的姑娘古尔尼莎，一见钟情，得知她读书的学校后，他也决心上那里。有一天，古尔尼莎的父母认为女儿已大，不便外出，要她在家读书，麦宗闻讯，征得师傅的同意与谅解，顶名冒充前去她家教书，勉强过了三几天，由于父亲要他朝觐。只得急忙收拾行装上路，不料行至中途，父亲病逝，只得折回办理丧葬。此时，听说赛衣德在经商途中，遭匪劫掠，落得一文不名，想卖掉女儿。事为宰相加弥兰土儿木鲁克（Jamilatu'l Muluk）所闻，竟以六倍于索价的银两购得。

麦宗知道后，想方设法，来到宰相府。某日，加弥兰土儿木鲁克想入非非，企图奸污她，反被她以匕首刺伤，令仆将她捆住，吊在厨房梁上。麦宗闻讯，指使左右，为了替换，将自己捆起来，后来被人救下。

正当古尔尼莎的生死关头，两个佣人，把紧急情况，通报国王，国王的部下赶来，才救了她。王后颇为同情，对她多方进行治疗，擢任为自己贴身的宫人。麦宗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迫于无奈，只好继续为商，皇后的经济人，透过介绍，与麦宗相识，愿和他谈话，正在进行之际，皇后渴了，当时除了古尔尼莎，没有任何侍者在旁，闻到一声呼唤，古尔尼莎立即端了一杯饮料，进呈皇后。两个情人一旦相见，麦宗一声叹息，晕倒过去，皇后颇不高兴，吩咐左右，把古尔尼莎装箱，扔进河中。

麦宗醒后，听到这一不幸消息，陷于绝望，也跳河寻死，却被一条大鲨鱼吞下。渔人捕得鲨鱼后，正当剖腹破肚之际，发现麦宗竟在鱼腹，救出后，收为义子。

且说古尔尼莎在漂流的过程中，被巴塞尔的船夫捞起，撬开箱子，见里边竟装着一个美人，索性拉到巴札尔上去出售。犹太宰相为了谋利，购下来，又送到婢女市场贩卖，为麦宗发现，经船夫之手，付足了身价，从而赎出了古尔尼莎，双双幸福回家。渡河时，不料船被鲨鱼拱翻。凭了一块木板，终于得救。此日，埃及王正在打猎，遇到古尔尼莎，认为自己的子女。回家后，叫她继承王位。即位后，便及时打听麦宗的下落，张榜全国。

船沉之后，麦宗漂流了七天七夜，幸得木板，平安上岸。时刻想念情人。人们得知，把他带进宫中，二人终于团圆……

5．《爱情组诗集》里有一部型制最小，风格特异，包括七支故事的《七事》（Hapta Dastan），倘译为《七言》，也许更切题一些。诗人在诗之末，有这样的叙述：

“谢天谢地，《七言》终于写完，
仿佛开垦出了一块花坛。”
“倘你感觉新奇，瞅它两眼，
准可看到姹紫嫣红烂漫。”

“我多像一个辛勤的园丁，
在纸上描抹出一片红云。
我希望高明，在看的辰光，
随时指点出花坛的荒脏。”

这表明诗人希望读者能在阅读欣赏的时候，不要忘记指出它的缺点，《七言》究竟写些什么？首为颂（Hamd），依次介绍诗的本事，到了诗末，则以抒情笔法，诠释对本事的评价和议论。《七言》的中心人物，分正反两种，正的代表正派，聪明，宽宏大量，温厚，慷慨大方等。至于反面人物，代表黑心肠，残暴，吝啬小气，顽固，憎厌之类。诗人的衬托对比，非常显明，强

烈，而突出。对封建统治者的挞伐，是猛烈的。对读者的教育意义，极为深刻。

6．《热碧亚—赛丁》

一般评论家俱认为诗人的代表作是《热碧亚—赛丁》。这是根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而写成的，非属虚构。是对吃人的婚姻制度的一篇檄文，由此而开了一代诗风，成为维吾尔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旗手。《热碧亚—赛丁》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1）原诗结构，段落清晰，十分谨严，有一气呵成之感。原诗共分七章，计947行，每章之前，冠以散文提要，先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轮廓，说明故事的线索，交代一下发展的段落，韵散相间，疏落有致。这样，即使不分章节，读者也可清楚地看到诗的整个脉络。原诗采用双行韵，逶迤变换到底，诗句比较整齐。这些，大大增加了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给人的印象是极为自然深刻的：

一阵子，幻想笑出声音，
一阵子，梦境看见真人。
吃饭时伤心，喝水时愁，
抬一次脚，也有千斤忧。
不幸难敲千家的大门，
有错误，悔恨才来访问。

（2）《热碧亚—赛丁》的语言，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通俗易懂，有强烈的感染力。

诗的取材，极为广泛，大有信手拈来，无往而不可入诗之感，状物写情，维妙维肖能化腐朽为神奇；辞汇丰富，除了群众喜闻乐用，栩栩如生的习语外，还有不少外来的阿拉伯波斯语，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异国情调，或时髦的追求，而是早已被广大的

维吾尔族人民吸收，家喻户晓了的语言，甚至今天，依然活在人民的嘴上。许多优美的想象，充沛的激情，正就是透过了这些形象化的语言，才得到充分的表达的。

比如，在最精彩的第七章中，诗人一口气提出了十七个问题，计有芙蓉花、三色槿、花心、鹁鸪、玫瑰、木瓜、乌鸦、麻雀、猫头鹰、孔雀、雄鸡、翡翠、雄鹰、斑鸠、老虎、千山万壑、旻季侬等，把许多人们习见不察的自然现象，生物的外形特征，都与我们的悲剧和充斥人世间的灾难，联系起来，一经入诗，不能不令人赞佩，叹为观止，亏他想得到，说得出。透过凄苦的心情和泪眼，诗人所见，一切都变了形；万物俱在悲痛，这是何等超人的特技啊！比如他说：

三色槿花朵哪来裂缝？
是屠刀砍过了的伤痕。
木瓜为什么灿灿耀金？
是命运法轮，扬起黄粉。
麻雀为什么披着灰单？
告诉我们，生活太艰难。
雄鸡为什么引吭高叫？
为了流逝的时光哀悼。

全诗的语言，除了具有口语化的流畅，优美的形象之外，复多瑰奇的警句，有如吉光片羽，琳琅闪灼诗中。诗人思想，浓缩凝炼，高度概括，使读者掩卷之余，不得不反复回味。

比如在第三章，诗人为了拔高悲剧的气氛，引用了这么一句哲学味极浓，而又能深入浅出的"灾难之来，寰宇为小"。即是显例。

（3）纳扎尔对维吾尔文学伟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诗人的文学修养，基础极为深厚广博，这来自两个方面，即外族的，本族的。我们已在前边作了一些概略介绍。阿拉伯波斯

文化给诗人的影响，显而易见是伟大的。但他对突厥民族的伟大文学传统，涵养更深。我们在披阅《热 碧 亚—赛丁》和 纳 扎尔的其它诗篇时，可以深深感到同维吾尔文 学传 统的一脉 相 承的关系。

强烈的爱国主义是维吾尔文学的传统。早在突厥回鹘在鄂尔浑时期的碑铭文学中，就留下了许多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辅弼过三朝的元宰暾欲谷（650—716）碑（720）上写道“余贤明暾欲谷，深受中国文化熏沐，因当日突厥民族属于中国也”。十八世纪诗人翟梨里说“坐立难安，只因远离祖国的门边”，“祖国花烂漫，溅泪惊心，”“每当静心独处，祖国情思花雨泻，”到了纳扎尔，“祖国”的含意，就更具体了。爱国主义已不是泛泛谈论，而是有血有肉，天经地义的。《热 碧 亚—赛 丁》中 写道：“地球上，数祖国最宝贵”，为了祖国虽灾难压顶，九死一生，他也有响铮铮的筋骨，敢于径直冲上去：“管什么锁枷，镣铐条条。”：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啊！正因为他对祖国怀有这般生死不渝的热爱，爱国主义的激情，自始至终，都洋溢在他的诗篇里，擒摄着读者心灵。

18世纪，是维吾 尔 文 学 史上的一次文艺复兴时期，先后有赫尔克提、翟梨里、诺比德等人次第出现，他们冲破宗教神学的精神桎梏，用自己的笔向封建制度开战。他们的抒情诗敢于抨击和嘲弄封建主义，大胆歌颂纯洁、自由的爱 情，为 争 取婚 姻自由，高声疾呼，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进步性。纳扎尔一脉相承，而视野更见开阔，气魄更见浩瀚。特别是纳扎尔开始运用大部头的叙事诗形式，通过有血有肉的故事，人物抒情，更加鲜明，有力地举起了反封建的大旗，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翟梨里、诺比德的抒情诗甘冒天下大不韪，置宗教神学于不顾，吹响反封建的号角，纳扎尔的叙事诗则是更深刻、更强劲地射向封建主义的重型炮弹。

对于维吾尔文化传统，纳扎尔不但尽情吸收，而且能够化为自己的养分，为创新服务。

诗人在《热碧亚——赛丁》中写道：

我是飞向灯红的小蛾，
象它要在灯火里殒灭。

这不就是我们早在赫尔克提的《爱苦相依》里所欣赏不置的飞蛾扑灯的故事吗？

（4）《热碧亚——赛丁》的不足之处。诗人对人物的塑造不够丰满，没有性格发展。比如对赛丁的描叙，不够深刻，有一晃而过的感觉。

另外，诗人所谈的爱情，有概念化空洞的感觉。他着意描写的是小儿女的一见钟情，你疼我怜，粉朵朵的含苞欲放，诗人虽然也曾不惮其烦，至再至三声言过这份爱情的伟大，但由于停留在空洞的词汇概念上，因而显得较苍白、软弱。爱情没有什么内容，没有壮实发展，怎么能经受得住风狂雨骤呢？

《热碧亚—赛丁》选段：

这世界新娘，仪表堂堂，
花枝招展，静坐着傻想。
太阳从东方，举起明镜，
珍珠嵌耳饰，灿耀七星。
新月给乌丝提供玉簪，
彩云为她裁剪了衣衫。
人们情意满腔来欣赏，
都后悔自己受了欺诳。
活着，谁也是这般逞疯，

相看彼此激动的面容。
好似无羞尔大笑出声，
可新娘，绝不轻易动容。
早已经，预知季节光临，
给行乐人扔出了套绳。
有些比神话甜蜜动人，
当你拣拾起半点一星。
链条会把你拴捆紧紧，
然后再把你百般戏弄。
等待你的是毁灭享受，
你的血溅满她的双手。
芙蓉花怎么这样艳红？
蹇运悲愁的油彩涂成。
三色槿花朵哪来裂缝？
是屠刀砍过了的伤痕，
花心为什么团成“骨朵”（孤独）？
狂欢，把困穷经常嘲笑。
鸠鸽的眼睛为什么发红？
预告玫瑰后，秋将光临。
玫瑰的脸色怎会变黄？
世界不值得，太多冤枉。
木瓜为什么灿烂耀金？
是命运法轮，扬起黄粉。
乌鸦为什么佩带黑纱？
因人世太多折磨、恐吓。
麻雀为什么披着灰单？
告诉我们生活太艰难。
荒原上猫头鹰声声叫，

意味着凄惨，没完没了。
东方白，孔雀“咯咯”邀请，
想和太阳、朝霞，赌输赢。
雄鸡为什么引吭高叫？
为了流逝的时光哀悼。
翡翠天天在水里凫游，
这是要躲开世界争闹。
雄鹰在天空遨游，飞翻，
临歇脚草棚，先要盘旋。
凶猛不是它天生本性，
忠诚还不曾冲进鼻孔。
斑鸠脖项上系着项练，
为的是害害振翅九天。
跟忧思没有半点关系，
而是难忘的惨痛记忆。
老虎为什么遍体条纹？
是万恶世界引起脊梭。
千山万壑间伤痕重重，
那是兽蹄凶爪所枢成。
曼季侬为何头要低垂？
腐朽世界的悲愁难排。
俊俏的新娘，龙钟已老，
丑怪的妖婆，专耍花招。
她的魔术是唤雨呼风，
一阵子欢笑，一阵狺狺。
她的关心，和卑鄙相连，
她为人，反手为云善变。
逢迎阿谀，是拿手好戏，

蹲在阴暗处，等待机会。

来，沙克，我愿把你紧跟，

让咱们静静地，灌几盅。

"纳扎尔"最自信，最自豪，

管什么须枷，条条镣铐。

你能端起一杯，我喝掉，

远离开这罪恶的世道。

7．《巴赫拉木一迪尔阿拉》

诗主要根据早已广泛流传在民间，后来复经纳瓦衣取用，写成《七星图》，亦称《七宫图》，只是故事微有不同，至其精神实质，大相迳庭。这才更改为现名：《巴赫拉木七景》（Hapta Manzari Bahram）①。为了象征天有七重，故在人间建起七宫，一宫彩互为一色，七宫各各不同，一周七日，轮流行幸。去什么宫，国王的服饰，也采用相同的色调；

诗的旨意，看来主要是想在变动不居、幻化无常的世界里，寻求永恒的东西。诗的最后一段，专门表述这一点，所以或多或少，带有辩证因素，具有积极的意义：

"时间这东西，谁能弄得清，

愿人类像诺亚万年永生。

不论帝王乞丐，情侣双双，

不论忠厚诚笃，无人答腔。

---

①本诗的名称，迄未厘定，维族民间，广泛称"Bahram HaPta Manzar"，但是根据现存原诗手稿15、16两页上的几行诗来看，如此称呼，似与原意有违：

"与其称'情人的故事'，

哪胜叫做'爱的叙述'，

倘要树立赫赫功勋，

只有立言，最关要紧"。

谁能在空幻阶梯上镂花，
在金銮宝座上通身盔甲。
如今安在？玉素甫，祖莱哈，
还有那瓦穆克和乌祖拉。
帕尔哈提，麦季侬一去不返，
一个个都迈步走向黄泉。
花坛里，哪有花，永远娉婷，
万紫千红终成遍地残茎。
……
时间的历程上无物不变，
最后只落得灰烬一点点。
不管什么人都得经历爱，
回味起来甜蜜掺有苦涩。
情感里有的是阴晴雷电，
存在和毁灭乃矛盾两面。
有的人并不太迷信时间，
一杯在手喝个天旋地转。
好像爱情也者远在天边，
和我自己没有什么相关。
没有爱情的人不如畜牲，
存在也只等于没有生命。
对于真正爱情应该注意，
是人就得让爱火随着你。
恋人的资本是纯真爱情，
她的装饰便是爱的化身。
不要忘记，爱情也有限极，
无足奇怪，"欲"死爱亦随之。
酾客，请你赶快把酒满斟，

有了酒劲，两颊才生红晕。
我纳扎尔为何这般恓惶，
是爱火把我烧成焦圪塄。
让我痛饮一杯爱的甘露，
在爱的原野上展翅飞舞。
指引我沿着爱情的大道，
径直向前绝不迟延，旁骛。
如饥似渴地迈进那酒坊，
把一切愁思扔到脚两旁，
世人的牵挂无丝毫价值，
恋人们又何必去劳心思。
主啊，请您多关心苦命人，
仁慈的主对此应该费神。
原谅我犯过的所有罪愆，
等呼完最后一口气，再见！
恋人们最喜爱叹息声声，
最通行的护照，至尊至重。
让我在天堂里千年永在，
或者为爱你而永远受罪。
愿此生此世，纯真不虚伪；
虽一粒尘埃，不必去挥挥。
愿我在爱火里万遍烘烤，
连我的名字，也一同完蛋。”

这是很彻底的理论，如此说来，诗人还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哩，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如果这爱情所指为理想，那么它的进步意义就更大了。所以，诗人纳扎尔除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外，对理想的求索是极其执着的。

8．《四个托钵僧》

诗人除了从事写作之外，还在业余，搞一些文学翻译，可算是新鲜事儿，因为佛经翻译已经过去了好多世纪了。这支故事，是十四世纪印度德里作家艾弥尔·赫斯罗（Amir Hisraw）以波斯诗体写成的一部著作。后来在和田翻成回鹘文，可惜的是译者及其译出的时间，已搞不清了。纳扎尔重新捡起这一作品，并付出大量心血，差不多改写了一遍。

9．《莱丽—麦季侬》

这原本是阿拉伯的一个传说，13世纪时，尼札米·甘吉维（1141—1203）写成文学著作，后来又以波斯文诗体形式，纳入他的《五卷诗》，接着波斯文学的园地里，涌现了一系列同名的作品。但15世纪之前，维吾尔文学里，还没有这支故事，纳瓦衣第一次在自己的《五卷诗》里，提出了同名著作，就内容形式，语言技巧和诗歌形象等而论，都远远超过了前人。几百年之后，纳札尔也就这一题材，显露自己的身手，拿出成果，与前辈争雄。在思想性方面，似乎超前人而过之矣。与《热碧亚—赛丁》为维吾尔文学传统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

纳扎尔在《莱丽—麦季侬》里，介绍了八首格则尔，计138行，充分流露出诗人诗歌才华，并以思想家洞烛一切的慧眼看出了这一富有悲剧意义的题材，不仅止于是爱情上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悲剧。他这里所描写的爱情是实现不了的，结局只能是黄萎（Hazan）他说：

情场上怎好分帝王和乞丐，
到头来爱火把躯体也烧毁。
爱情专门要劫走你的理智，
就像火蛇吸气，却吐烧夷液。

这是诗人消极的一面，也够悲剧的，它的创造性也较少。几乎全部否定了爱的积极方面，只怕有些话也说过头了。事实上，诗人唯恐读者不懂，又进一步做了阐述：

“爱情惯会虐待折磨人，
时代也不肯让你欢欣。

世界上谁能如愿以偿，
坚持就意味更多悲伤。

亭亭的腰身终归黄萎，
艰难坎坷丝毫没兴味。”

这只能说是时代烙印的直接反映罢了。

坎兰旦儿（Kalandar 174—？—183—？） 关于诗人的生平，材料至为有限。估计诗集写成或抄书时，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回历1221（1807）虎年的古尔邦节，据出推算，估计他当生于174—（？）年，卒于183—（？）年，诗人的一生，坎坷不幸，很可能还有难言之痛。至于出生地昆都兹（Kunduz）究在什么地方，短时之内，恐怕也难确定下来。后来去了和田，并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从格则尔（60）来看，去和田，不是出于自愿，而且反复申辩，自己清白无辜，这是很可值得深思的：

“我有何罪过，这不公的天道，竟像誓
仇一样，射出石弹，
硬把我从繁花似锦的天堂昆都兹，抛
向和田的那边。”

“我有何罪过”（Ha Gunahim Bar idi）一句话，竟像大曲章里的主题歌式主旋律一样，回还往复，响彻整首格则尔，给读者的印象，强烈之极，如5，18，60等，这样大喊大叫，充分证明诗人心里，定有一番天大的冤屈，悲愤郁积，不得不尔，他竟公开声言他要杀人：

"我的目的就是要白刀子扎进去，红刀
子出来，
等着瞧吧，看敌人的脑袋搬家，还再次
爬起来！！"

诗人的出走，远去和田，原因是够清楚的，必是在他和自己心爱的人中间插进了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又是炙手可热，权势吓人之辈，以莫须有的名义，给诗人戴上了一顶政治帽子，这样，坎兰旦儿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离开家乡和伊人：

"倘在下世能够跟你见面，
短期离开天堂又有何妨。"

有不少格则尔写的是他到了和田之后的新相识热娜（Ra'na），诗人所怕的不是离后之死，而是死之后，自己的爱情也将脱离躯体，表现出一种痴心的观点，他说：

"对于死亡，我一点也不悲伤，只是有
些担心，
一旦我死去，爱情是否也随之扔下我
远行。"，

他一生的格则尔留存下来的有149首，约二十首五行诗，绝大部分诗，叙述歌颂的主题是爱情。控诉时代罪恶和不公正的世道的也不少。他的诗以形象典雅富丽见长，浑厚沉郁，词采斑斓，有类古穆纳木之作，是维吾尔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到来前的先驱。

第十二章 批判现实主义之来临（下）

吐尔地·纳孜木·格力比（Turdi Nazim Gharbi 1802—1862）也叫吐尔都希·阿洪（Turdux Ahuu） 生于喀什梯尔·苏札克村（Til Suzak）的一个手工艺人的家庭。小时在一所初级学校读书，稍后，随父迁到布拉克·比溪（Bulak Bixi），协助家人织布印染，也干一些杂活。这期间，结识了同村的名诗人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并受到赏识，培植和提携。

二十七、八岁时，蒙纳扎尔介绍，进入喀什道尹哈奇木·伯克的幕府，成为枢密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纳扎尔的启迪，和个人的奋发钻研下，学会了阿、波文，一面开始写作。署名格力比（Gharbi）[①]。

《苦难对策》（Kitabigharbi）里有几句诗，提到了Gharbi的由来：

> “我的生活像落寞颓垣的猫头鹰，
> 却在不断追求浩如烟海的学问。
> 决心一辈子孜孜献身学问事业，
> 决不和闲得无聊的人瞎磨岁月。
> 我的生活虽穷愁潦倒有何关系，
> 我的名字叫吐尔地，笔名‘格力比’”。

倘在别人，也许难堪其忧，而格力比本人却不改其乐，这是具有

①格力比（Gharbi）乃贫穷，困顿之谓也。

极大毅力的表现。进了喀什哈奇木·伯克的幕府后，首先在诗人纳札尔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壮大，诗歌写作，进步很快，诗艺技巧，日趋成熟。哈奇木·伯克也多方鼓励他，要他努力完成一本通俗性的作品，探讨三十六行职业，回答58问，结果就是共有1956行的《苦难对策》：

"从此世界上有了一本专论可供欣赏，
不妨叫它《苦难对策》或《穷鬼议论百行》①"

它的主旨，就是要启迪民智，大开老百姓的眼界，让他们也能闻到古拉饮料的透鼻清香（Halayik-Dimighigha Yetkuzup Gulap）让老百姓懂得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的真理，而又出之以抒情，通俗，轻松，流畅的诗歌。这是前无古人的一本书；其中写得最精采生动的数烧砖人舌战各行各业人员对他们的诘难，篇幅也较大。还有对农民的描述，认为是他们把人间变成了乐园：

Zaminining Yuzini Kildi jannat misal

这就说明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对农民的出自灵魂深处的尊敬和喜爱，非徒托空言。尤有进者，诗人体认到在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态平衡方面，他们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说：

Qu Huxu Tayur Tapti andin awal

这行诗的意思是说，"一切走兽，飞禽，都从他们（农民）的劳动成果里，得到欢欣和享受。"总之这本诗集，在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梦溪笔谈》之在汉族文学史上。

沙笛儿·帕尔旺
(Sadir Pahliwan 1798—1871)

沙笛尔·帕勒旺（Sadir Palwan1798—1871．8）生于伊犁毛拉·吐合提圩子（Molla Tohti Yuzi）的贫农家庭。

①即《苦难对策》，因Gharbi一词既是诗人的名字，又有困顿穷愁等意，特作此译，以示风趣。

父名豪希·艾合麦提（Hax Ahmat）。当时他不但是出名的民歌手，而且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具有过人的机智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曾经十三次被捕入狱，但以获得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支持与设法营救，每次都越狱脱逃。成了民间传说和文学史上的传奇式人物。他的民歌，主要是描叙他的生平事迹的；还有一部分歌颂历次伊犁农民的反清起义，如：巴彦岱之战，惠远（Kura）之战。他也是1870年反俄入侵的英雄人物。他创作的许多民歌，广泛流传，家喻户晓，几乎人人成诵。

他的英雄事迹和音韵铿锵的民歌，将传之千古，与历史共在。据说沙笛尔能脱口而出，出口成章，富于比兴，形象生动，通俗幽默，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比如：

“沙笛尔是我，就是我，
不是沙笛尔，是哪个？！
试问这里的大小路，
哪条我没走千百遍？！

沙笛尔名字到处传，
十五岁成了英雄汉，
头一回被敌人抓住，
关进要命的枷笼子。

衙门里关押时间久，
头发像鸡窝一大抱。
为捅开牢墙越狱逃，
肋子骨胜过快砍刀。”

艾合买提·夏·卡里卡希（Ahmat Xah Karikax 19世纪中叶）

艾合买提·夏的诗歌，在维吾尔文学园地中，有如一枝山花，瑰丽绚灿，芳香而又别致，广泛

流传在群众口耳之间，受到热烈喜爱，说明诗之精采。但是迄今为止，不要说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资料，掌握不够充分；即如诗篇，也恐怕还远远没有收全，这该是多大的憾事！祖农·哈笛儿同志发现艾合买提·夏的诗后，做了该做的工作，吐尔迪·萨木萨克同志也做过一些设想和有关情况与线索的说明，但是还很不够。估计诗人为墨玉人。

《慰劳信集》（Salam nama）是以五行诗写成的一部书信体作品。风格奇特，文笔新鲜，趣味隽永，幽默含蓄，伊敏·吐尔逊先生在他的《文学遗产和我们的责任》（Adibiy Miras Wa Wasikilirimiz）一文中，称之为《爱情讽喻篇》（Muh-abbat nama）。因为它主要刻划了一个贪婪，无餍专会行骗的反动僧侣形象：

"碧斯弥勒拉，望你动动恻隐的情感，
呼天抢地，我来请安，
但愿我身体爽适，有朝一日能跟你会面。
从早晨到翌日，总把你怀念，
在阿克苏没有人和我为伴。

出于冒昧的期望，我给你写这封信，
指望趁活着的时辰，能一倾苦衷，
要问原因真是大幸，我没有感冒头痛。
近来你的尊体可好，或是不怎么安宁。
日子过得郁闷无聊，抑是百事如意称心？！

还想罗嗦一句，你现在究竟是多大年岁？
白发苍苍，还是满头乌黑？
家人怎样，还有你的弟兄姐妹？
每顿饭后，肠胃消化好还是坏？

精神充沛，面色奕奕闪光来？

请您细心聆听艾合买提·夏的谈话，
从头到尾，一字一句也不要放过，
我相信你有近亲，也有远家，
为何你的心肠，比石头坚硬可怕，
不明白为什么，有时你又笑哈哈。

我认定你是知心朋友，无比崇拜，
爱的锦带，叫人乐滋滋笑开心扉，
估计你刚从和田来，
特给你寄上大洋五十块，
希望你为我买一匹骏马来。

一年过后，日夜梦思的马才来身边，
没有驴驹个儿大，可脾气儿不是一般。
走着走着，也会停下，任你怎么抽打，
　　它也不管，
卡嚓一声，鞭子断了，只得把它牢牢
　　拴在路边。
天天尽在这些芝麻大事儿上忙乱。

让我详细讲讲它的蠢相，
弯弯的尾巴，尖而枯干，腿瘸腰也瘦僵。
有时蹶腿，有时打喷，整天鼻涕流淌，
每次吃草五袋，走一步，也要张望，
这样的马，没有哪个专县肯抚养。

想骑，就得不停抽打，不止一次我被摔倒地上，爬
不起来，
撒手不管吧，它准踏坏菜园，佣人也挨够了我
的斥责，
正经八儿领它饮水，它却乱跑走不了几步又停
下来，
曾经五次，我想跟别人调换，有十回索性想把
它脱手出卖，
拍板成交，想弗到，它却逃回故家来。

我骑了出差，刚到半路，它横竖再也不肯动弹，
行动比驴子还慢，猛可来到一家门前，
乘过荫凉，贴住树干蹭痒，皮也擦烂，
轰地一声卧倒，抬起来，也不肯立站，
骑了它上什么地方，准会气炸你的肺肝。

路上遇到水渠，拼死儿退后，不肯前迈，
轻轻一颠，也可跨过腿，
即使落进水，蹦蹦也能跳出来。
当我心绪乱麻一堆，肋骨像要迸飞，
一旦好转，麻醉剂，我也敢和你碰杯。

你给我买的这匹马啊，谁也看不惯，
除了乞丐，没有人喜欢，
草料供应尽管不断，干瘪的皮肤，并不
见好转，
它从不肯偎住人体嬉玩，
我为它真正受尽了磨难。

骡马市上，谁曾见过马是这样，
老那么一瘸一颠，抽打也归白搭，
　　照旧懒痒痒。

猛扎子跌倒了，能即时闭起眼打盹，踢它等于
　　挠痒痒。
百没事儿往往停住，不棒打，想多走一步，
　　纯属妄想。
这和纸糊风筝似的玩儿，真叫人心伤。

亲戚友朋，从不开口接洽借用，
只怪它那脾气强，太伤人脑筋，
我有什么办法，只怪自己倒运。
瞧它的蹄子，它的咀，脑袋和鼻子上，总是到
　　处鲜血外渗，
它最大特征，百无一用。

在圈里不停地啃咬门板，
鸡鸭常被活活踢死，牛犊遍体留下血疤伤点，
跑出去，再甭想逮住，夜间还得派人轮流看管，
掏付工钱吧，它一文不值，点滴油水不见，
和它待在一起，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麻烦。

添了草料，它也能慢吃细嚼，
听见鸡叫，就打嚏、溜蹄儿嬉乐，
纳凉时惯爱盹，眵目糊常堆两眼角，
头搭拉地上，浑身给蝇子团成一抹，
世界上有谁会喜爱这样的怪物。

闲没事儿惯常跳啊颠啊地跑出门，
回家时，咀里仍在嚼吃什么，带一股草腥，
见人嚏喷；你想接近，它会又咬又撞冲，
遇到葫芦水桶，准一蹄子踢翻，让水流空，
方园左近的居民，谁不咒诅这尊丧门神。

很想从此不再呕气，找个雇主把它脱手，
瞥见牙行，仰乞话儿，三番五次不离口，
趺趺撞撞进房，老了，走路也没劲儿了。
吃饭还行，……说着话把衣襟拢㨘，
还不曾熬到春天，口袋里的铜钿所剩已经
　　没有多少。

为了及时脱手，每周我都要去赶场，
谁也怕它，不敢走近身旁，
名声太糟，在这和田市场，
一见，总都溜趟，
因此，我的荣誉多少受了损伤。

我万分讨厌它，每天牵出去盼售好价钱，
谁肯给价我就卖，这话我在家已说过几遍，
鞯子上边，再加一副漂亮坐鞍，
就怕脱不了手，才万分伤感，
赶场的人，谁也不愿多看一眼。

我又得饲养两月，白天晚上，草料不断，
干燥的皮肤上，天天用芝麻油搬涂几遍，
草料不熟，照样也能嚼烂，

牙行尽把谎言，津津乐道，夸赞比例加番，
终于硬是脱手，限期交款。

任是珍贵的宝贝哥，三十块大洋，也够讨厌，
想骑着出门，办不到，它当下会软成一团，
落到牛拉大车后边，眼看太阳已经搭山，
瞧它的模样，究能值多少银元？！
好吧，二十块，要不减到十七，也还可洽谈。

这好比天上有十个仙人乘了皮球降凡，球里的
　　空气一下子瘪干，
一个散落人间，九个成了法官，
岂有此理……他说，买马花了大洋五十元，
结结巴巴，是不是果真花了那么多现钱，
终有一天，阁下，终有一天，你愿意掏付
　　类似的价款。

要我申说一番那辛苦啊，岂是一般！
总算脱手了，我从悲凄获得自由的欢颜，
我想伸开胳膊、腿子，好好躺一阵，尽情舒坦，
一辈子，对朋友忠贞不变。

这是毛拉弟兄少有的文雅，无比赢人，
气宇轩昂，你的那颗心啊，我最清楚，
　　滚烫鲜红，
你正在为人的尊严争论，
怎么样，喂，心爱的人，你是否明白我
　　的心情？

你能身处崎岖，闲适，了无反应。

害羞吧，警惕，不要忘怀人类世界，
　　才是正路，
一味捞钱，丧尽廉耻，并不很妙，
你吃了我的一份，还吃别人，那怎么好？！
害人，一面千祈万求，恐是白劳，
日夜不睡觉，到处乱转，还有什么更高的要
　　求？！
为了这匹马，我受到人们的辱骂，
快到末日审判，干过坏事的，准会遇到
　　麻搭，
从一匹马，贪污三十块白元，这多可怕，
我剩下的钱，等于存在你家，
明天天一亮，末日来到，你就该把钱痛快往
　　外缴纳。”

除过这首买马记外，诗人还有一首讽刺诗《被压迫者的哀叹》（Mazlumlar Ahi），全诗共二十一章，从倒数第二节的首句：Ikki yuz baxi, alta on baxi yana ham meng baxımiz。我们可以推出诗当成于回历1260/公元1844年。叙述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社会地位，悲惨赤贫的潦倒处境，以及诗人对他们的深厚同情。

毛拉·毕拉尔·本·毛拉·玉素甫·纳孜木（Molla Bilal bn Molla Yusuf Nazim 1822/24·3—1899）

诗人生于新疆伊犁城内一个贫寒的鞋匠家庭。父名Molla Yusuf，幼时就在他的教育下，接受了一点启蒙教育。不久，父亲去世，孩子们成为孤儿，一共留下

三人，老母多病，小的弟弟尚幼，不能工作，仅由长子贾拉儿定（Jalaliddin）只身撑持门面，生活相当艰苦。幸亏得到纪念秃黑鲁·帖木儿汗名为'阿尔屯鲁户木'的麻扎儿附近的经文学校塾师的盛情帮助，他始能赓续学业。二十二岁时起习作诗歌，从事独立研究。25岁，入伊犁白垩梯尔拉（Baytilla）经文学院深造。因此他钻研学问力求上进的雄心，较前更为强烈了。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音乐。当他27岁的时候，即1851年，写成一本《格则尔》，约有2016行，这里的主题，率皆抒情，例如：

"你在那里，那里就是天堂，
你不在，玫瑰园也是大荒。"　　（格53）

诗人认为妇女是解忧激励人心向上的力量，能把废墟变成天堂，在生活的道路上启迪人前进的智慧的明灯：

"我纳孜木常向她请求，
能给我智慧细语悠悠"。

正因为如此，一离开了伊人，他就感觉迷惘，闻关声声，就不足为奇了：

"叫我咋办！是命运硬把我和她割分，
离开伊人，我只好像夜莺整天嘤鸣。"

但在不少地方，也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经济情况，有所抨击。充分表示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所持的政治观点与态度。但就诗的情调色彩，文笔风格言，都极不同，似乎出诸各个时期，后来才汇集成册。1863（同治2年）起，诗人曾任伊犁第一清真寺的教长（Imam）。同年十月，伊犁三道河子一带，发生反清农民暴动，他和大哥亲自参加了以爱弥儿·阿不都憱苏尔·伯克（Amir Abdurusul Beg）为军事首领所指挥的伊犁近郊的巴彦岱堡之役，（贾拉尔定即牺牲于这一次）从汉文史料的反证，和当时流传下来的民歌，如沙笛尔·帕尔旺所作的《巴彦岱之战》（Bay-andai Uruxi）来判断，这一仗因用火药围攻，打得相当精采；

《巴彦岱之战》

“弟兄们个个蹙眉苦脸，
只有沙笛尔喊声震天，
手里捞着大块的石头，
我们决心挖一条地道，
再把火药高堆起攻打，
让城墙猛栽一个斤斗。

大家都在这样地谈论，
要看这城墙迸上天空。
弟兄们再去冲锋杀拼，
拿刺刀朝着敌人直捅。

这真是一场生死硬拼，
那么多尸体左右横陈，
堆积的齐城墙一样平。
我们的暴动更加起劲，
敌人却已溃败乱轰轰，
和他们上司断了音讯。

将军为首的狗老爷们，
朝四个城门狼奔豕奔。
闹嚷嚷，然像一群乌合，
向着死亡，加速度撞碰。”

继巴彦岱〔按即九城之一的惠远（Kura）〕之后，义军接着又攻下了惠远的第二座清政府的兵营，暴动成功，艾拉汗（Alahan）随即被推选为苏丹，从1867（同治六年）开始，伊

犁的维吾尔有了割据的地方政权，这便是后来所谓的塔兰奇苏丹（Taranqi Sultanlighi），首府为固勒札（Ghulja）。这个政权，前后曾三次易人，即 Maizam Bag Hakim，Molla Xawkat Ahun，和Ala Sultan。主要人物有艾米尔·阿布都饶苏尔·伯克，毛拉·谢甫坎提·阿匍，艾拉·苏尔唐等。

“这次举事中，凡是勇士，都有艾米尔
　　的尊称，
不光是如此，实际是尊重他们为故乡
　　主人，
……
大家翘起大拇指，夸他们个个是熊肝
　　虎胆，
他们总是无比谦逊说：‘没有群众一
　　切扯淡。’
阿布都饶苏尔·伯克，是这般坦率厚
　　道诚实，
任何人敬重他，都对他怀有深情最大
　　友谊
……
这里有阿布都瓦里斯，阿布都尔汉克
　　英雄，
要想把他们罗列，只怕多少纸张也不
　　够用。
比如帕列托·伯克，乌斯满·阿洪，
　　就在那里边，
比如阿斯木·阿洪，也还有纳洪，大
　　家常见面。
又如巴图尔·加玛儿，和那个纳孜

木·毕拉尔，

还得加上玉素甫，阿里，以及沙笛

尔·卡玛儿。”

反面人物有清廷在维族中所培养的忠实走卒，一度担任过喀什哈奇木的麦札木札提（Mazamzat），为了夺权，可以不择手段。还有一个为了敛财求官，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艾合提汗·和卓。正就是他，谋害了艾米尔·阿布都饶苏尔·伯克，而他自己和毛拉·谢甫坎提·阿洪又同遭艾拉汗的暗算。起义者的营垒内部，也是这般的尔虞我诈，加上各势力集团之间错综复杂严峻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之，多少次的起义，流血牺牲所换取来的胜利果实，为沙俄帝国主义者所趁，于1871年5月，入侵的沙俄鹰犬科尔帕考夫斯基所夺走。这首先是内奸布修尔·伯克·杰里尔（Buxur Bag Jelil）里通外国，引狼入室，于是俄国提出“代收代管”的强盗口号，占了伊犁，前后计整整十年。而伊犁政权，败于既成。这真是极大的憾事。

前前后后的起义斗争，诗人都是亲身参加了的，在战火纷飞，如火如荼的战场上，对斗争的实况，历程，作了忠实记录，为《中国大地上的圣战》（Ghazat Dar Mulki Qin）准备了大量素材。他说：

“毕拉尔整天在战火里奔行，

每有所见一一记进笔记本。”

“我想倾吐的尽是惨痛情景，

两眼迸出心头血殷红殷红。

东家的老人在战场上倒下，

西家的小子临死，腔也没搭，

张三跟骨肉从此生离死别，

亲人比自己的性命更重些。

听听都叫人神伤肌靡肉烂，

岂止是神伤而是肝肠寸断。”

诗人自己，由于毕竟带有不少宗教唯心主义观点，对社会上的许多现象，总的矛盾根源的分析，不够准确，描写也是苍白无力，给读者的印象也不深刻。把一切问题，归之上苍的安排，这种宿命的世界观，实在太难索解了。他说："整个世界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屠场。”但是毛拉·毕拉尔仍无愧于是一个有着巨大人民性的诗人，认定农民是肯为改变自己的可怜命运而抗争，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大力扫除沉沉黑夜，呼唤黎明迅速到来的力量，在史册上将永被纪念，他在诗中曾有这样的句子：

"任何人做事总不会平白没有名堂，

懂了名堂还不等于念兹在兹发狂。

我有一言应记取说话不要让落空，

向先进哲人定要好好地学习致敬。”

诗人的第二部长诗，就是1881年的《长帽子玉素甫汗》。刻划的是一个大骗子的故事。长帽子玉素甫汗佯称自己是'圣裔'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百姓，胡作非为，甚至杀人，终于受到惩罚，一败涂地。写来非常可笑，讽刺深刻有力，仅'长帽子'一词，已充分为我们预示了全诗的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这篇叙事诗，现实主义的成分很浓，继承纳瓦衣，鲁提斐，赫尔克提，翟梨里的光辉写实主义传统，而又不失其浪漫主义色彩。

诗人的另一作品，则是民歌体的《Nozugum》，写的是一个反清女英雄Nozugum，她宁可倒下去，决不屈膝投降，以反清遭逮捕，在押解伊犁的途中，披发跣足，衣不蔽体，艰苦备尝，而不以为苦，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的伟岸高大形象。这支故事，已广泛流传在维吾尔人民中间，家喻户晓，大人小孩，或多或少，都可歌唱若干章节。足征诗人的笔力之强劲了：

"自打我离开喀什城，
被褥从没有贴过身，
爹为我收拾过头发，
再没有见过梳子影。

有谁能像我这么样，
困难不过秋风挠痒，
所有的苦头我吃尽，
但愿不落别人头上。

我把住地比作果园，
狼和狐狸跟我陪伴。
一切听从老天安排，
野梢林赛过花果园。

脚杆上锁着铁镣铐，
脖项周围套了枷杠，
有哪一个铁打汉子，
带了我纳祖古逃亡。

不要因为悲伤低头，
沉沉黑夜总会退走。
一轮红日终将升起，
幸福日子就在前头。"

就从上边的几节摘引里，我们充分可以看到诗人笔下的英雄，永生怀念着她的故乡喀什，这种在生人难堪的环境里，犹讴歌故乡的执着，真是感人肺腑，说明了英雄的强烈白炽的爱国主义。她对'困难'的看法，是'不过秋风挠痒''野梢林赛过花果园'。

这和洪湖上的英雄韩英的"砍头不过风吹帽'同一崇高境界。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认定"幸福就在前头'，而此种幸福之获致，只有透过'战斗'。

但是正当义军节节胜利的中途，诗人的声音，似乎没有先前那么昂扬了，是不是有点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私心杂念的倾向抬头，态度消极了起来？因见'红'而退却偃旗息鼓呢？！

当1871年(同治10年)5月沙俄帝国主义者派遣了科尔帕考夫斯基(Kolpakovski)侵略头子，以'代收代管'为名，掩盖自己的卑鄙企图和罪恶的侵略行径，强行占领伊犁。此时，诗人担任教长。此后，过了没有多久，科尔帕考夫斯基，被调回国。继之而来的是班图索夫(H、H、Пантосов)。他一上任，即与毛拉·毕拉尔发生密切关系。除了赠给他一件金银丝滚边的缎料斗蓬外，每月还发20块白元，这可说是一桩殊遇。

但是好景不长，英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阿古柏·伯克于1868年(同治七年)宣布自己为七城王以后，随即向天山北路，节节进逼，终于"攻下固勒札阿拉汗的新居"①。其所以要这样者，因为北方的固勒札苏丹，是他的心腹之患，梦寐难安，必翦灭之，而后快。那么我们的诗人(Alahan汗的歌颂者)是否也统在被憎恨之列，没有例外？这只有待之将来更强有力的翔实史料来作证。

就在这时，左宗棠"饬将士鼓行而西"，浩荡出关，"讨伐侵占疆土之贼，以复我旧土为事"。没有多久，达坂城，托克逊，以吐鲁番三城即下，南八城之门户遂开。阿古柏知大势已去，事无可为，于1878年(光绪四年)服毒而死。此后不二月而南八城尽复。

随着伊犁改订条约于1881年(光绪七年)1月26日在俄京之签订，俄国侵略者不得不滚蛋。国土重光，万人称庆。但是沙俄帝

---

①见V、L、Bales：《左宗棠传》第十一章。

国主义者临撤走之前，大肆散布了一些无耻谣言，蛊惑人心，煽动叛乱，并裹胁了一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叛离祖国，我们的诗人也随之而去，奔向牙尔干[1]。而且一直到死，没有回来。那么他的生活，改善了没有呢？乌斯满·曼曼塔洪诺夫是这么说的：“诗人于1895，离开故乡，走出伊犁，被迫前去牙尔干，在那里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

乌斯满·曼曼塔洪诺夫的话[2]，说得极不老实，虽然挖空了心思，制造假象，妄图颠倒是非，搞乱事实的真象，以欺骗读者。但是真理面前，容不得半点伪装，掺假也办不到，就在睁着眼睛说昏话的同时，他自己已露了马脚：“被迫前去牙尔干”，‘迫’于谁呢？这乌斯满是一清二楚的，只不过他把话（应该说是谜底）不挑明罢了。明明是沙俄煽动，威胁利诱，裹了不少人前去为他们开荒么，看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既已决定了离家远去，
船只造好了停在河边。
白脸沙皇和黑脸皇帝，
沆瀣一气，一鼻孔冒烟。

说是要上那阿拉木图，
去的地方都是荒沙滩。
咀上从来不说老实话，
这些兰眼鬼黄发成团。

千辛万苦经营的果园，
从今以后平白归荒废。

---

①即今苏联ПаНфчлов。

②见乌斯满·曼曼塔洪诺夫《维吾尔古典文学简介》。

故乡家园只有梦魂牵，
句句祝福常留我心扉。”

四十以后，为诗人的晚期，此期间他完成了三部叙事长诗。最后客死俄国。他自己也公开承认，“我所走的道路，原本不错，只因贪于追求，才误入了歧途。”这是很值得咋摸的话。七十岁时，诗人失明了。

曼季里斯（Majlis 19世纪）

他的生平，我们所知，很有限。他的《赛衣富尔木鲁克与班底奥儿嘉玛儿》（Sayfulmuluk wa Badiuljamal），是根据维族的民间传说写成的。原喀山大学1839—40的版本，名《赛衣富尔木鲁克演义》（Kissa-i Sayfulmuluk），有四曲（munajat），118题，1877诗联，作者的名字是从诗的尾声里得知的：

“读这支故事时，记着曼季里斯的名字，
请你为他祝福，让他也感受一点得意。
我的希望就只这点此之外别无可言，
我虽消亡我的话将在人世留存永远。
真是罪过让读者耐住性子寻我苦吃，
为给大家心头撒播一把忠诚的种子。
使用突厥言我演述了这一首叙事篇，
带着浓厚兴趣活泼的韵律把它写完。”

叙事诗里的人物，如主人公赛衣富尔木鲁克王子和班底奥儿嘉玛儿公主，以及姐姬乌尔木鲁克，夏衣·苏莱曼，谢赫瑞札提，赛衣提，赞吉等一系列名称，都是《天方夜谭》（Layla Alayla）即《一千零一夜》里所经见而不陌生，更其值得提出的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东来，阿拉伯文学里的题材，也在维吾尔民族中间盛行起来，家喻户晓，而不再问及来龙去脉了。

全诗的语言，清新流畅，写作技巧娴熟，比如：

“公主者就像那满月一样，
小咀唇似乎涂上了蜜糖。
……
清早间姑娘们花枝招展，
夜莺余兴尚浓跟着婉啭。
公主在席间艳丽得逼人，
云鬓香雾话儿甜味津津。

卷曲的头发轻轻拂腮边，
美目盼兮唇齿芳馥四散。
水汪汪眼睛清泉荡漾，
面庞难说究是月亮，太阳。”

毛拉·夏克尔（Molla Xakir ibni Molla Takir 1802/05—1870）

毛拉·夏克尔生于阿克苏阿衣库尔（Aykul）巴札尔附近。幼时，随祖父去阿富汗的坎大哈（Kündihar）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故乡，过了大半辈子。《胜利纪闻》（Zafar Nama）之完成，是当他晚年流放乌什，六十岁的时候，在短短的五个月内，一气呵成，速度惊人。根据本诗的记载，在此之前，他钻研文史语言，花了大约四十年时间，熟悉了大量资料，所以才能有这一硕果。全诗计4830行。

《胜利记闻》主要叙述乌什起义，对于有关举事的过程和第一手资料，以及作者深厚的同情，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所以长诗的重要，不仅止于文学，即在史学方面，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除《胜利纪闻》外，诗人还有《颂歌》（Hamd），《赞

诗》（Na'itlar）两部。

关于诗人的流放，经过是这样的：

诗人写作长诗，因为怕触怒上层统治集团，会对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胜利纪闻》的最初底稿，是用波斯文写的，誊清后，予以秘密发行，事为官方发觉，将他流放乌什。晚年才以维文改写。没有多久，毛拉·夏克尔在乌什逝世。

《胜利纪闻》：

“五个月的时间，消磨在构思上面，
多少清晨夜晚，为了《胜利纪闻》我埋头挥汗。
时在一千二百八十又三年，
讲述的是三吐鲁番的方圆。
羊儿年的六月艳阳天写完，
恰恰又在一个星期天。
毛拉·夏克尔把这些也插进诗篇，
还给朋友们念过几遍。
对遣辞造句，有什么意见，
诚恳希望指出，不要隐瞒。”
“我爸爸名叫吐合提·夏，
给莫罕提·塔吉·伯克把门把。”
“……也曾做过库车的陵园看守人，
沿门乞讨，跑西又奔东。
……
从没有人上前问他一声好，
怀里紧抱水烟袋，一手提着讨饭桶。
抽烟是他最拿手的本领，
还会把热瓦甫弹拨子挑弄。”

有一段叙述安办敲竹横的丑态，活灵活现：

“安办对哈克木·伯克开了言，

免掉了两滴眼泪，紧接着把情况谈。
喂，赛依提，让我从头表一番：
我身负一笔七百元宝的大债款，
每月得净付两个元宝的利钱，
那些汉族'买卖人'①，真叫难缠。
为了这件事，
我伤透脑筋，不晓得该怎么办。
……
赛依提道：芝麻小事，何用愁肠，
事情已经讲出，别再声张。
……
依我看，先把沙雅、库车的田赋归您，
再向阿克苏摊派新的岁征。"

写景的时候，诗人的文笔，则转入清新绚丽，五彩斑烂，一股浓烈的草原气息，迎面扑来，使人欲醉：

"这里的草原是茫茫绿野，
夜莺竞唱，声声不歇，
清清的泉水，到处涌流，
沁人心脾，乐得你直笑。
河水比冰凌还冰冷，
晶莹白洁，比蜜更甜而芳馨。
羊儿在漫游啃草，
骆驼，牛犊到处呼叫。
鼙鼓在城头重播，
临河浜有茶棚成排，
莫说这是凉饮，这是救生圣水，

---

①原文为汉字'买卖人'的拼音，故仍旧。

牛羊倦困了，常来这边，
伸开腰肢，躺卧半天。
已经来了五六天，
疲劳过后，精力弥漫。”

又如：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巡逻人员马上出发查看。
子夜时分，才到达黑柽树地方，
战士个个酣卧，鼾声轮番震响。
敌人方面，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不来打听这边的军情。
柱子根下睡着十个人，
都说：来客是为‘探信’。
每人身边都放着一条马棒，
既是枕头，和两只耳朵相当。
脚穿皮靴，挎袋里有干粮，
扯起呼噜来，直像炮声响。
他们都四腿朝天躺着，
梦见已把我们虏获。
接着发现了什么新闻，
这位毛拉写好一封情书，要寄爱人。
‘我们已经巡逻过黑柽树地方，
一切静悄悄，没有情况。
不管有没有动静，或一切正常，
都要及时报告，反映实况。’
这是两个夏赫吐拉人在梦里讲话，
其余八位来到了酒家。
走近村边，

这里是鸦静无哇。
一个比一个小心，百倍机警，
梆、梆、梆、敲了三声。”

诗人极善于叙事，描状场景，擒引人爱不忍释，在以前的诗人中，像他一样组织故事情节，流水一样花花直下的作家，还不很多。所以在维吾尔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应为他留出突出的一席之地。

毛拉·曼罕曼提·尼雅孜（Molla Mahammat Niyazi 19世纪中叶）

诗人以十九世纪中叶或稍前，生于英吉沙考纳萨克村（Konasak）的一个贫苦人家。《曼速尔》的开场白里，有关于家世的叙述：

“1273年，故事得分两方面来谈，
古尔邦节十四，星期一恰在兔年。
随着兴儿一写就是整整好几日，
情节是曼罕曼提·尼雅孜构思的。
我家世居英吉沙新城库纳萨村，
倘去做礼拜千万莫忘告诉一声。
喂，弟兄，我实在受够了时代的折磨，
人世的大小事情都要我苦苦思索。”

1855年，写成叙事长诗《曼速尔》（Mansur′），是用波斯文写的诗体演义，出于兴趣，后又翻成了维语。从行文流利的水平看，他的作品，不应止此。

《曼速尔》有两个内容，一是对封建统治者层宗教僧侣，各类骗子的无比愤慨，揭露他们的愚昧，捉弄，迫害，欺骗劳动人民的滔天罪恶，和不公正行为。二是关于“曼速尔与阿纳勒”（Mansur wa Anal）的爱情的叙述。作者对两个青年之间纯

真爱情的赞赏与坚定支持。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诗，所以诗的气氛，活泼而不沉闷，处处夹杂着议论，充分表现出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

诗的末尾部分，写帕德夏处死了自己的至友耐赛米（Nasimi），结果遗体不停地发出呼冤之声，帕德夏亲闻之后，立即冲出官僚，僧侣，巴衣，地主们的包围，意识到这是一桩不公正的冤判，极感内疚，悲痛，前去死者身旁，抚尸嚎啕大哭，鲜血夺眶，乞求原宥自己的错误和罪责，最后按传统习惯，亲手埋葬了至友。下边的两行诗，即写他的内疚和悲痛：

“撕碎了衣裳，胡子全拔光，
眼泪似河淌，抚尸我痛哭。”

毛拉·托合提（Molla Tohti 19世纪）

阿克苏的阿拉勒人(Aral)。他的《控诉》（Arziyat），约成于1840，写的是他对农事，毫无所知，仅凭毛拉之职，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家，无一寸可耕之地。但是赋税奇重，繁于牛毛。有一次，偶尔发现，在阿拉勒的税簿上，竟在他名下，欠公家三斛地的地租。这真是可笑之极。更可笑者，连官太太染指甲的海纳花，也摊派税收。凡不交者，只有弃家他走，不再回来。像这样的世道，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给当时阿克苏的道尹索伦亲王，递了“控诉”。

这份“控诉”，就是19世纪40年代完成的《控诉》的原始稿，凡所记述，主要是30年代以来的历史事件，如农民起义等。除此之外，还抨击了宗教对人民思想之桎梏，使百姓永远落后无知之罪行。他说：

“勾销三斛地在你们不会难于反掌，
可要我交出税款比登天有三倍难。
一想起这笔税款吓得我魂不附体，

请大人高抬贵手勾销这笔冤枉钱。
我没有纳过税整天只在经堂念经，
何必硬说我大地粮债更欠着税款。”

撒里赫·达毛拉·哈奇木·尼札木定·鄂里
(Salih Damolla Hajim Nizamidin Oghli)

很遗憾，诗人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太少。仅知他是阿图什坦赫提云鲁克(Tahtiyun-luk)人，一生写过不少诗，时而用维文，时而用阿拉伯文：

《阿文诗集》(Arabi Diwani)

《语言名义集》(Unwanu Sarip)，用维语写成，讨论阿语和语法。

《珍珠项练》(Ikdul Marjan)

《突厥语训诂》(Tajwid Turki)

《烛台记》(Mixkat Rawilarining Tarjimihali)

《山洪》(Kalkun)，记阿图什发生过的一次罕见水灾。下边所选的一段，即对山洪下泻时奔腾汹涌，势不可挡的情景之描写：

“多像龙腾虎跃山崩豁陷冲出沟门，
雷鸣电劈从大清早一直吼叫轰隆。
满谷遍原漾出堤岸花花花山堆雪，
一霎那撞进村落居民像蚂蚁外拥。
急剧穿行巨流涌泻汪洋弥漫各处，
你追我赶踵相为继激越声响轰隆。
大小树木从根拔起数目只有天知，
渠桥河堤田埂地埝顷刻一一消隐。
……

死神亡幡盖地而下山洪漫沫喷溅，
尸体漂动试问上苍能不能够数清。
倾洞汹涌整整一天呼啸喷泣浪卷，
滔滔巨浪上下涡旋人人战栗失神。
从前也发过山洪却没有这次规模，
和这次相比只可说是小巫见大神。
偌大亚力山大城堡万里金汤永固，
一阵山崩地裂哗啦啦全化作末粉。
大家认末日来到灭顶之灾也难逃，
都禁若寒蝉封了咀心里没有中心。
大难开始惨叫声像天幕扯过人间，
顷刻遮天盖地的瀑布墟落全被吞。
帕夫，体兼，库木巴，阿兹阿，桑园，夏拉，
吐卡，坦蒂云，阿户，布牙麦化作坟坑。”

阴森可怕程度，不亚于但丁的《地狱曲》（Inferno）所记。也是维族文学史上的记灾名文。诗人的家乡坦赫提云即被抹消。

毛拉·赛底克·叶尔羌地（Molla Sidik Yarkand 19世纪）

根据他的主要著作《纳斯尔·米儿咱·穆合麦提·胡珊因·伯克》（Nasri Mirza Muhammat Husain Bag 1813）完成的时间①来估计，尽管还不知道他的生卒年月，但可以肯定，

①根据作者的精心安排，整个书名告诉读者它的完成时间为回历1228，即公元1813：

n = 50	th = 500	r = 200	m = 40
y = 10	r = 200	z = 7	l = 1
m = 40	h = 8	m = 40	d = 4
h = 8	s = 60	s = 10	n = 50

整个加起来为1228（回历），即1813，

是十九世纪的人。他的名字启示我们，他的籍贯当是莎车。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开了以散文写作的滥觞。

摩仿纳瓦衣《五卷诗》的人，历代多有，但都用诗歌体裁，似欲与纳瓦衣较量高低。自赛底克·叶尔羌地出，独辟蹊径，走纯粹散文的路子，这条路是走出来了。他采用通俗易懂的流畅散文，改编《五卷诗》，开散文写作的先河。这在维族文学史上是破题儿第一遭，与18世纪英国查尔斯·兰姆的优美的散文，改写莎剧的情形，完全一样。但也和他们（包括兰姆和他的妹妹）有相异之处。赛底克·叶尔羌地的改写里，除了出之以当时的维语外，还保存了不少原有词汇。对于语言发展之研究，日后维文散文之克臻完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赛底克的散文改写，是非常出色的。对原诗的故事结构，作了新的安排，表现手法，多式多样，情节颇能引人入胜，语言优美。

祖呼尔（Zuhuri＝Zuhurid Din Hakim Bag 18—19世纪）

诗人祖呼尔是吐鲁番王的子嗣，他在19世纪30—40年代为喀什阿奇木·伯克，是一个极佳的抒情诗人，精通阿波语言文字。正因为如此，当他在位期间，做了不少好事，对各类人才，诗人，作家，学者，一例关怀，照顾，鼓励，援助，培育，凡是可能的，都延揽罗致进自己的幕府工作，如日后的大诗人纳札尔，和由他挂帅领衔，组成的五人秘书班子，其中有艾米尔·胡珊因·色保尔，吐尔地·纳孜木（格力比），诺饶孜·阿洪（孜雅依），穆合麦提·萨底克·卡什喀尔等。

就在祖呼尔的亲自过问、倡议与精心布署下，有不少重要作品，相继完成，出世。他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厥功甚伟的文化恩主或组织者。纳扎尔的《爱情组诗集》就是这期间的最大成

果之一。

在格则尔最后两行的署名上，出入很大，有时为祖呼尔，有时为祖呼尔东，有时甚至写xa，或xaha，或桂冠主人（Taj Igisi），更可怪者，有时他署名Pakirlik（穷光旦），Hadis（圣训录），Munis（至友）等等。

后来，南疆地区，尤其喀什一带，接连发生反清起义，尽管他对维族人民的文化事业，文学之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毕竟身为满清在该地区的重要官员之一，迫于人民的压力，逃往费尔干纳。

“如火炭正旺我心头的爱情涌旋烈焰，
几杯殷红的琼浆为你描抹一朵桃颜。
豁出性命才有威权打开灵魂的窗子，
令人忘返的红玛瑙对用刀最有经验。
爱的矢石离开弓弦会揣准你的心窝，
离别的劲风里星星在夜空为你眨眼。
你离开身边全部心思都为您而耗尽，
你的眉睫继之而起挥舞守卫的利刎。
你绝世的丽质有如一面心的探视镜，
只有怜惜的时候才射出闪亮的光线。
离别的烛光劲风里也能和黑夜拌咀。
别离的时分像世界末日到来的一天。
花坛上光艳照人的只有您最最妩媚，
任是在伊甸大家也认为无人比你倩。
夜莺和鹦鹉难分红宝石蜜糖哪样好，
争论的焦点都放在哪个长得最美艳。
祖呼尔你站在眉和睫之间不便说话，
凶手总是操着刎的玉素甫站在旁边”。

穆罕麦德·格力布·夏赫牙尔
（Muhammat Gherid Xahrari 全名应为 Muhammat Doulat Hojayar Oqhli 19世纪）

诗人为阿克苏夏牙尔（Xayar）人。青年时期，曾在宫廷供职。中年时，一心想去天方朝觐，但因当时社会动乱，路途不靖，未能成行。积攒的一些盘缠，被挥霍一空，穷愁潦倒。《趣味论》（Ixtiyak Nama）一书，大约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写成的，涉及范围很广。这充分表示了作者活跃的思想。行文之际，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之指斥，时有流露。当然了，他所采用的是比较稳妥含蓄的手法（Yipik usul birla）。一开头，就是讽刺挖苦：

> "唉你是穷光旦在这世界上只配潦倒终身，
> 愁肠百结像秋天的树叶黄萎而飘转随风。
> 谁在这世界上穷愁潦倒腰包里不名一文，
> 就只能听天由命随上帝的旨意惩罚处分。
> 谁在这世界上四壁独立饿得肚子咕咕叫，
> 到世界末日那天定会受到放行宽大照顾。
> 谁在世界上穷得一无所有两袖灌满清风，
> 到了世界末日那天用不着哭天抢地哼哼。
> 你倘不浪迹他乡只能算半个伊斯兰信徒，
> 你果真浪迹他乡请记着可别把信仰丢掉。"

整部书都用调侃玩世不恭的语气，和诗体，似乎都是真话，但从侧面看，他自已就不一定赞同。总之，他是要启迪读者开窍。书名《趣味论》，表示的意义深长，也就是说，"我的旨意如此，你呢？"

伊不拉引·麦希胡尔
（Ibrahim Maxhur1869？—？）

从他的格则尔，我们可以肯定，他当是莎车人，

"美丽的莎车是万园之园，
明媚的春光啊到处弥漫。
普特斐，木萨，曾在此漫步，
她也给弱者以生命源泉。
从冬到春我徜徉你怀抱，
当百花放人人笑容舒展。
您来了端庄威严气象盛，
喀什惊羡不置咋舌气喘。
我用锦词丽藻把您赞颂，
夜莺麦希胡尔弄簧婉啭。"

他的诗集，原以波斯文或察合台语写成，从大量内容来看，诗人怀才不遇，生活坎坷。对于社会，万分愤慨，对于自己的处境，表达出无可耐何的心情：

命运老妪的纺车虽不断纺出琴弦，
这琴线却发不出愉人的铮铮欢响。
命运坎坷也和我一样创作极艰难，
任令秃笔驰骋依然写不出好诗章。
我虽是百花园的夜莺无立锥之地，
千遍歌唱依旧找不到容身的地方。

在许多诗里，尤其在一首悼诗（Marsiya）里，他怀念一个名叫艾则孜·和卓伯克·本·赛衣提·加拉里定（Azizi Hoja Bag bn Sayid Jallalid-Din）的人。这个艾则孜，正是当时和田莎车一带回历1257年左右的执政者。

"艾则孜·和卓·伯克·本·赛衣提·加拉里定，
已经永远回到真主身边与他相会谈"。

又说：

"啊艾则孜，你语言温顺，如今去了哪方？"

海斯莱提（全名为赛衣提·阿鲁南·和卓·伊善·夏希 Sayd Arib Hoja Ixan Xaxi Hislat 18—19世纪）

为喀什诗人，曾寄居浩罕，这在《诗人文汇》（Majmuatux Xuara）里，有过叙述：

“海斯莱提是喀什噶尔诗人，
放声歌唱也像鹦哥和夜莺。
……
心的纽带怎能从喀什扯断，
学会打禅参坐落脚在浩罕。”

《猫鼠之争》（Bahsai mux-gorbe）是他的主要著作，主旨在于揭露伪善，伪装，欺凌弱小；另一方面，主张团结，不绝念于胜利的希望，敢于斗争。诗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大家仔细听且让我把故事讲分明，
新奇的事儿说一说也真够吓死人。
这支故事真有趣准叫你笑破肚皮，
只要你肯听哈哈笑几声定会安逸。
猫和老鼠相约好两个一起来争论，
大家感觉太稀奇出现这类怪事情。
现在就用顺口溜来为诸位做演述，
争论借用顺口溜一定香甜而可口。”

《猫鼠之争》真是一株奇葩，诙谐里蕴含着极大的痛苦，哈哈里裹着眼泪，有如江奈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两党，争论鸡蛋究竟从大头打好，还是小头打好，争执不下，兵戎相见，一样可笑，此之谓‘干预生活’，‘以小喻大’，书的意义重大，也就在此。

萨达依·米尔·汉三（Sadayi Mir Hasan 1752—？）

根据现存的《Diwani Sadayi》（萨达依诗集）来看，他是喀什布拉克·比希人。

“爱情的海洋不曾见识终于在浪尖上翻船，
未曾开言先从‘喀什噶尔，布拉克，比希，’起讲。

倘说朝拜天子为极大荣光，
难比在布拉克家门口流浪。

我的小名是米尔汉三我姓萨达依，
百无禁忌就像坐在花席子上喜笑喧响。

当我已到耳顺大关白雪落上华发，
听吩咐上班在她面前我比佣人忙。

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当我已是耳顺之年，
我的讲话谁倘认为坦率直爽请记耳边。”

从当时批判现实主义已经在作家中间占压倒之势来看，萨达依·米尔·汉三的声音，不够高亢激越昂扬，脆弱而单薄一些，在某些地方，还有迷信甚或唯心主义的暗影。

艾合买提·和卓木·尼雅孜·鄂里（Ahmat Hojam Niyaz Oqhli 1717—1827）

诗人生于辟展区的柳中县（Lukqun）一个毛拉之家，幼时在柳中经文学校读书，后来有一段时间在该校任教，二十岁起写各种体裁的诗歌，曾从阿文将《Tarihi Ashabo'l Kahip》（七仙友谊记）和《Kassida Burdiya》（胜利颂）译为维文。

1788年写成他的巨著《Rawzatil Znhra》（祖赫拉的伊甸）。内容非常广泛，有爱情，有对知识之追求，写待人接物，处世为人，揭露阴暗，育人教子之道：

“这里没有什么口若悬河能言善辩，
不讲客套平铺直叙写我们的诗篇。
怕大家阅读麻烦特写得通俗而懂，
供青年在联欢会上互相边读边评。
我着意把它修整俨然像百花之园，
还为它起了个名字叫《祖赫拉的伊甸》。”

毛拉·木萨·萨衣拉米（Molla Musa Sayrami 1836. 8. 23—1917. 4） 他的全名是Molla Musa bni Molla Aysa Hoja Sayrami，生于拜城（Bay），萨衣拉木区的阿纳克孜村（Anakiz）图噶衣拉（Toghayla）的一个富有人家，父名 Molla Aysa Hoja bni molla Aziahan Hoja。七岁入经文学校学习，以能背诵haptyak① 阿拉亚尔和纳瓦衣的诗句闻于时。11岁入库车的萨克萨克（Saksak）经文学校，1854以优等生毕业，旋任萨衣拉木区母校教师，1864年南疆各处发生反清起义，建立了政权，推拉西德丁·和卓（Rasidin Hoja）为汗，向四方用兵，当年库车经文学校的恩师毛拉·乌斯满·阿洪·韩勒派提为起义领导人，运动发展迅速，捷报频传，诗人积极参加了西征部队，颇著威信，时仅28岁，这次参加运动，为他日后撰写历史著作，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他前后反对过曾为乌什道尹的托合提·伯克的反扑，以及英俄的走狗阿古柏，1917年4月，病卒故乡阿纳克孜村。

他一生著作极丰，文史哲三方面的专著都有，史学上的成就

①词面的意思为七分之一，指《古兰经》前七章的任何一章。

最大，但也写了不少诗·著作有：

《Tazkiratu'l Awliya》(圣贤传)，1885在阿克苏写成；亦称《Tazkiratu'l Awliya fi Huftahu'l Imani》写回教之进喀什，南疆，与其发展之历史，和起义中牺牲的人物。

《Dar na'at Ashabu'l Kahf》(坎合甫友人颂)1898，阿克苏。

《Tarihi Amniya》(安宁史)1903阿克苏。

《Kasida-i Sidik》(赛底克赞)1903阿克苏。

《Ghazaliyat》(格则尔)阿克苏1907。

《Tarihi Hamidi》(哈米德史)1908阿克苏，本书系对《安宁史》之补充，是姊妹篇，比《安宁史》材料翔实，丰富，精确，文字优美。

《Salam-Nama》(致敬集)，是一本诗体书信集，是写给自己的当家弟兄为Islam Ahun，Kasim Ahun，Hilahun的。

《Tazkira-i Hoja Appak》(阿帕克·和卓传)。

《Parhat wa Xirin》(帕尔哈提与西琳)。

赛衣提·穆合麦提·艾衣提·穆合麦提·鄂里

(Sayit Muhammat Heyit Muhammat Oghli 1820/58—1909)

诗人于1858年(一说为1820年)生在伊犁阿屯河(Altun Ostang)上的卡西(Kax)地方。《苦难纪历》(Xarhi Xikasta Nama 1882)是他的代表作，真实地记述了当时伊犁一带劳动人民的血泪遭遇，和离乡背井之苦，或多或少也从侧面涉及了"塔兰奇苏丹"的复灭经过。

诗人生当世界各色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张牙舞爪，猛扑过来，有的阴谋蚕食，有的急于鲸吞。正是祖国多灾多难，风雨飘摇，不可终朝之时代。

1863（同治二年）十月，先是伊犁三道河子一带，发生了反清的农民暴动。1864年，中俄签订了所谓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从我西北强行割去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是在这一年，伊犁地区的暴动，获得成功。继有名的巴彦岱之战后，艾拉汗（Alahan）随即被遴选为苏丹，从1867年（同治六年）开始，伊犁维吾尔有了割据的地方政权，这便是后来所谓的"塔兰奇苏丹"（Taranqi sultan-lighi），首府为固勒扎。

1870年，英帝国主义者豢养的走狗，阿古柏·伯克从中亚潜来新疆，在喀什立定了脚跟后，开始扩张。1867年（同治六年）在南疆搞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暴戾恣睢，凶焰万丈。果然后来，于1873年北上，夺取了乌鲁木齐、绥来（即今之玛纳斯），还想进一步西取伊犁。沙俄感到阿古柏的这一股政治势力，对于维护自己在北疆的既得利益和南下政策，极为不利；另一方面，也非常害怕英国势力向新疆的渗透与扩张，悍然不顾中国的主权，于1871年五月，俄国七河省巡抚略勒帕科斯克公然出兵，强行占领我伊犁地区各城，对南疆采取包围形势，而且厚颜无耻地说："俄国并无久占之意，祇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绥来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这完全是帝国主义沙俄的一派胡说。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胃口，总是愈来愈大，决不会甘于既得而罢手的。沙俄从我东北，北方，西北夺去16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之后，仍不满足，又继续使用它一贯的侵略故技，明拉暗唆，煽动不明真象的边疆各族劳动人民，胁迫诱裹，令其叛离祖国，前去七河地区。从1881秋末开始，一直到1883结束，共计维族有四万五千多人，回族有四千六百多人，前去牙尔干、阿拉木图的坎提旻、阿克苏、查宁（Qarin）、哈喇苏（Karasu）、考拉木（Koram）、玛勒巴依（Malbay）、阿塔塔木。《苦难纪历》记述的，正是这一次胁迫逃迁中去契莱（Qelak）地方，进行开

悬的一支。诗人自己，由于本人的局限，和当时地区的偏见感染，更其重要而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沙俄和其鹰犬不遗馀力的威胁利诱，造摇挑拨，终于也随同昧于真象的部分群众，或拖儿带女，或弃老遗弱，撕心裂胆，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伊犁，离开了祖国。

在记述的中间，诗人充分表现出他的灵犀未泯，从不作违心的偏袒或妄说，而是实事求是，作了具体的深入分析。只要不戴色镜的人，一眼便可看出，诗人的耿耿此心，和此次逃迁事件的真象。诗人的可贵和爱国心，就在这里。

黄脸真龙不好，白皮沙皇又岂是菩萨？！况且，列宁早经说过，“沙皇是各民族的监狱。”恩格斯说：“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这些话，对于沙皇的本质，揭得何等深刻啊！

Seyit Muhammad Ayit Muhammad是这个时期维吾尔中比较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之一。《苦难记历》（Xarhi Xikasta Nama）按专章分题叙述，重点突出，书名既用了波斯xikasta这个词，故在各章的标题里，一再紧扣住bayan不放，以作呼应。他的诗凝炼端庄而丰满，叙事脉胳整齐清晰，韵律严谨，有类前代诗人诺比德等，唯其内容，偏于写实，辞藻丽而不浮，形象明快多姿。足征诗人文学涵养深厚，独具匠心，不落玫瑰夜莺之陈套。

诗人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但是若把他与同时代作家毛拉·毕拉尔比起来，他的叙事长诗《苦难纪历》具有更伟大的现实主义意义，他说：

“要撇出世居的地方，搬向荒原，岂是简单？
即如运住，吃穿无着，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两岸悬岩，峡路崎岖，哪有山阴道上好看。
宇宙一片漆黑，两只眼睛里纯粹是阴翳。

……

我業依拝已写完五行诗，痛苦不是一般，

希望读者披阅的时侯，从字里行间判断。

老乡都在为搬迁发愁，主麻成了哭丧天。

老老少少无人愿意离开，我也正在焦烦。

难道我要做丢下伊犁搬走的人中之一。”

这首先就是说，诗人自己从内心里不愿意搬离伊犁，这祖上世居的故乡，投向荒原契莱地方（Qelak）：

“到荒野沙滩上去安置家园，谈何容易，

这吃吃喝喝，日用百物又岂随便办的。”

“那边既没有住房，难道我们一齐动手？

岂只无力量开垦，谁去耕种更把水浇？

就算这些都解决，灾难来了该怎么搞，

大家精明何足贵，缺乏实干也归无效，

吃苦岂能超过限度，所以我总不热衷。”

这是非常客观实事求是的考虑，不为苛求，扔下梦牵魂绕的伊犁，去一个陌生而会“受人歧视”的不理想的地点，不是太违常情了吗？况且：

“阿屯河上，我们挥洒过多少汗水，”

“伊犁的山山水水，还有绿洲玫瑰园，

重峦万壑和峰巅，无垠旷野常相忆。

……

……

这样辽阔肥沃的土地，试问哪儿有？

花样的年华，都在这里峥嵘地飞逝。”

还有：

“我的亲朋，祖宗父母的坟茔将永忆，”

“夜莺、池塘、草原，我把你们永远相忆。”

“如今六十已过，赏心乐事不会更多，”

一句话，诗人是不愿搬迁的，这还不明明白白吗？他在《昔日经历》里写到流浪的惨状：

“今日何日，致我在苦难磨折之中沉沦，
忍受悲凄捉弄，在沙野口燥舌焦踽行，
唉，这气喘吁吁，在瑟瑟莽林里远征。”

心头的悲郁，更总折磨人，听诗人说的，

“乡愁的火一直熊熊燃烧，临死难灭熄，”
“实现不了的荒唐梦，使我的面色萎黄。”
“离开了伊犁，愁苦的泪水就不再断线，
没有欢乐的时代，宇宙浓缩成黑漆团。”
“没有停止的叹息，和悲愁永远是近邻。”

眼前还有这些惨景在晃动：

“老弱疾病不好上路，真叫人痛断肝肠，
有许多爷爷奶奶，半身瘫痪卧病在床”
“双目失明，生活琐事，都得瞎摸又乱撞。”

这是多么惨不忍睹的流离图啊，

韩斯坦·阿布都拉洪·谢瑞布·阿洪·鄂里
（Hasta Abdullahun Xirip Ahun Oqhli 1854—1907）

韩斯坦(Hasta)显系诗人的笔名，原名阿布都拉洪·谢瑞布·阿洪·鄂里。1854年，生于莎车。父亲是莎车热斯坦经文学校（Rasta madrisa）的经文教师。对于自己的孩子，从小即加意培养。十七岁时，宗教文学方面的学识，已很渊博，名闻远近。颇受当时蒂尔瓦鄂(Tirwagh）大清真寺教师毛拉·尧雅孜的赏识，并把自己的大女儿比比·哈尼穆（Bibi Hanim）嫁与诗人。韩斯坦才思敏捷，思想深邃，无论骑马出行，大睡后醒，即可即时赋诗。他的诗，内容醒豁，文

笔流畅，但宗教气味稍重。这也许是由于他在经文学校待得过久的缘故吧，但也敢于抨击时弊，主张正义，爰引几句，以见其风格：

"春天了，花开了，我的心儿仍郁结，
从黑夜到黎明，声声叹息不停歇。
离开伊人，难望见祖国你的身影，
杜鹃声声啼声充满殷红的鲜血。
好心肠的青年想拉话夜夜呻唤，
开口只有她，再能去何处暖心窝。
到处是千愁万恨这隐密凭谁诉。
相晤恨太短，难得莞尔欢笑尽说。
姐似番石榴常笑，笑盈盈情满怀，
谁没有欢笑的家，笑语声声怡悦。
可叹人世太多愁苦，悲哀和惨叫，
悔恨复懊恼此心接触，都是悲切。
看到我面容憔悴，从来罕少同情，
忍令我心沉进爱火里烧成焦壳。
好事者，请赐爱的灾难给托钵僧，
我受过的磨折，也叫他试试再说。
甜甜的笑微微漂亮眼睛会说话，
我的心啊多像飞蛾已扑向灯火。
直腰身娇娇体，两相映衬美无比，
一切全凭您解决此心情情言说。
韩斯坦，倘这当中有千折更万难，
'耐性些'，我惊佩自己竟这么洒脱。"

纳克斯（他的全名为 Sawirhun bni Abdulkadir Yinqisari Nakis 19—20世纪） 生于英吉沙的曼底尔斯，库尔比希巷（Madirs Kolbixi）一个毛拉家庭，18岁时去喀什并在其地生活了十年左右，才回原籍，在经文学校任教，这时正当杨增新在新。诗人一生清贫，不慕荣利，不交结权势，著作极丰，每多抨击时弊，前后著作有：

《Bayis Hakim Bag》

《Kutluk Nama》（幸福之书）

《Nakis》

《Mujdu'l Kulup》（精神财富）

《Nolli Daman》（非礼）

《Nasihat Nama Dnsur Bayani》（论忠言）

《Gülzar Binix》（无刺玫瑰园）这是对十七世纪伊朗作家Xayh Ghinaytulla（？—1677）的《Bahar Danix》（知识的春天）的维文翻译。

坦兼理在英吉沙曾与他相晤，畅谈甚深，诗人有诗赠坦，颇获坦之好评。

八十一岁时去世。

胡珊因汗·坦兼理（Husainhan Tajalli 1850—1830） 诗人本名赛衣德·库比定·夏·鄂里·胡珊因（Sayid Kubbidin Xah Oghli Husain），生于叶城县一个医生家庭。幼时在家由父亲亲自教育，稍长，随父去印度，在新德里的经文学校读书。钻研化学之余，兼习阿、波、印地诸语言。后在阿富汗喀布尔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也精通阿富汗的语言和文学。回国后，操医，并继续研究化学，任经文

学校学监，一面从事文学写作。

一生著作极多，主要有《吉光》(Bark Tajalli)和《逝彩》(Sabik Majalli)，这是他的两本抒情诗汇集，1899年，在喀什以石版印刷，流传至广；另有《坦兼理小诗》(Diwanqaye Tajalli)，于20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出版；在塔什干出版的为《俳句》(Bayaz)。

1930年卒于叶城北的卡斯开村(Kaski)。

1899诗人在喀什集合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辈，发出倡议，开办出版社，蒙巴哈吾冬·巴衣(Bahawudun Bay)从经济上的大力支助，创办了石印出版社，名《热源·升华出版社》(Matbai Hurxud, Mattilli Nuri)。同年《吉光逝彩》(Bark Tajalli Sabik Mujalli)出版。这部抒情诗以维文和阿文写成，悼念他的友人穆合麦提·艾拉赫·伊斯兰木。

20世纪初,他摩仿12世纪著名学者则美赫显尔(Zamahxar)的《Tapsiri Kashshap》(释钥)而写下了自己的《Tajdidi Kashshap》(钥之更迭)论文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的诗，还有如下一些：

《颂歌》(Majmuatu'l Kasaid)内有一些，悼亡之作。

《小羊芹献》(Tuhpatu'l Barrayin)除了对伊斯兰的颂歌外，还有一些诗，抨击万恶的时代和不公正的社会。

《白杨礼赞》或称《英雄颂》(Sapdarnama)。

《神秘的爱情》(Tilsim Ixik)

诗人的作品，尤其是抒情诗，写得极好，他的笔下，显然有中外许多诗人的影响。比如11、12世纪波斯名诗人莪默·伽亚谟：

“树荫下，一卷诗章，

一瓶酒，一点干粮，

有你傍着我欢歌，

荒原啊，就是天堂！”

他的先辈诗人毛拉·毕拉尔的：

“你在那里，那里就是天堂，

你不在，玫瑰园也是大荒。”

现在我们来看坦兼理的作品，就不难找到蛛丝马迹了：

“游园而没有你在身边，玫瑰园也只是荒原，

管甚深山，倘有你陪伴荒山野岭即是伊甸。”

这几乎不仅是一个调子，即形象、意境、遣词构句，也极仿佛，似乎在和前辈们一比高低哩。

除了爱情，诗人所歌颂的主题，还有对幸福，知识之追求，以及对于黑白相衬之诗，至擒人们的喜爱，他说：“Kara rang, aktin guzal”。（黑美于白）

俏皮的刽子手是你，我甘愿做你的奴隶，

你有理由施展权威；为你效忠却是我的自愿。

假如你的头发、眉眼，有如谣言，能制人死命，

谣言就是幸福；制人死命，带来最大的香甜。

要求亲吻，是必然的手续，

曼合穆提·卡瑞（Mahmud Kari 生于 Badowlat Yakub Bag 之时—1910） 和田人，是巨商毛拉·谢木塞丁（Molla Xamsidin）之子，随父亲去过不少地方。在阿克苏住了四年之后，又赴浩罕，常有思念故乡的情绪，在自己的诗里，不止一次提到，深情脉脉。《卡瑞诗集》是他在浩罕期间的最佳诗篇，署名为 Molla Mahmud Kari bni Molla Muhammat Xamsidin Kukandi，足证他的晚年，确是在浩罕度过的。

“你把爱情的弦线轻轻拨弹，

奏技比不得香气，弥漫上边。
再投一星火爱情准能点着，
冒出黑烟心肝也烤成肉串。
哀兵最能攻城池掠取俘虏，
把圣殿化为一片废壁残垣。
掀面纱始知原是一个仙人，
连太阳也觉得有些儿羞惭。
山上冰雪封方显出夏季侬，
莱丽美人半路上心思慌乱。
像郁金香我依然愁肠百结，
两道眉弓刺人锋利胜短剑。
像月亮移过了十四的旅程，
不要酒过量弄得天旋地转。
艳丽的花儿啊别错过时辰，
待到世界末日你难交答案。
我卡瑞频频祷念纯为你好，
接纳祝愿之余也把我系念。”

胃咄禄·哈志·肖克（Kutluk Haji Xawki 1876—1930） 1908年随父朝觐，上过爱资哈尔大学（Jamiu'l Azhar dariliolum）。在外国期间，他的心始终在思念苦难中的祖国，和挣扎在杨增新，金树仁暴政之下的同胞，号召他们起来斗争。

“弟兄们起来，全人类都已觉醒，
生在万恶社会认识应该更能清。
我们受够了屈辱怎再呻吟哭叫，
为了死里逃生奴隶定要争翻身。
活在暴君之下没有自由就控诉，

快快睁开眼睛我们要有决心。
还要待何时我们也有血肉躯？
快快睁开眼睛全世界在奋进。
想要自由就战斗痛快地生活，
同胞睁眼看看全世界在行动。
只有醒者能生存昏睡怎控诉，
不要沮丧严冬天已接近尾声。
从梦中醒转如再昏睡太可耻，
为了民族生存全世界在前进。”

这是要求奴隶造反，黎明到来前黑暗里的吼声，曙光已不在远了。就在阿布迪卡笛尔·达毛拉1924死后14年，我们的诗人1938年被盛世才的屠刀杀害了。

（终）